

君  
如  
如

7674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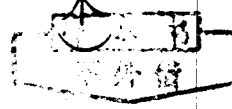
K095.8  
Z  
108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六輯

蜀客庭明  
碧述錄  
滇聞  
荷蘭人侵據澎湖殘檔

(合訂本)



贈書  
宜基  
景漢  
石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21113001124635\*

臺灣文獻叢刊第二六九種

蜀

碧

彭遵泗

## 提要

「蜀碧」四卷，國朝彭遵泗撰。遵泗字磬泉，丹稜人，乾隆丁巳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書紀蜀亂始末及一時死節士女，其曰蜀碧者，取萇弘之血三年化碧意也。起明崇禎元年戊辰，至我朝康熙二年癸卯；末有附記及楊展、劉道貞、鐵脚板、余飛等傳。其書大旨以沈雲祚稱獻逆殘蜀，由風俗之惡，故爲此書，備書死難者姓名，以雪斯恥；而體例冗雜，如載桐城二老事，與蜀事無關；又如賊夢梓潼神以宗弟紅柬來謁諸事，亦太涉神怪也。（「欽定四庫全書」）



## 彭序

蜀碧者，哭蜀也。哭蜀者，所以著楊嗣昌之罪而憫邵捷春之愚，以弔忠魂烈魄於地下也。蜀之險，甲天下，絕其要塞，雖百萬可立挫焉。賊一入寇，秦良玉扼之，向非賂陳奇瑜脫去，則賊之亡久矣。嗣昌委賊於蜀，夫人知之而捷春不知也。撤夔、萬之藩籬，守重慶之門戶，使賊得以出入縱橫而無所忌，此其罪在誰哉？故曰哭蜀者，所以著楊嗣昌之罪而憫邵捷春之愚也。獻賊之三入蜀也，分道屠戮，流血成川，蜀之受禍極矣。當是時，自縉紳以至氓庶，盡節者不可勝數；而閨中婦女，或閉戶自焚、或罵賊以死者無算也。戎馬倥傯，其事不必盡傳；傳者又莫由表述。筆之於書，使後之君子得以考之，則死者可以無憾。故曰哭蜀者，所以弔忠魂烈魄於地下也。曩者，余嘗論其大略，特未暇詳。今余弟磬泉採擇成編，頗爲詳悉，是固余之志也。嗚呼！蜀非有深怨積怒於賊也，而殘忍若此，天實爲之耶？抑人事使然耶？覽是集者，必將有歎息泣下而不能已者已。故曰蜀碧者，哭蜀也。樂齋彭端淑序。

## 自序

史氏丹溪生憶甲申遺事而歎曰：嗟乎！自古殘忍之賊，亡甚獻忠；遭禍之烈，亦未如明季之蜀者也。蜀自獻藩啓封，世有令嗣，休養生息幾三百年；士民之庶，物力之饒，甲乎天下。其間雖經鄆藍播蘭之亂，元氣猶存。故張逆一入，旋即敗歸，未大創也。崇禎十年，闖賊直犯成都，西北半壁，攻無堅城。十三年而獻又繼之，蜀始鶻脆焉。原其故，文燦受給於房、穀，其走挺矣；嗣昌督師於荆、襄，其毒流矣；捷春拒諫於石砬，其隘通矣；士奇遏糧於守軍，其遮撤矣。嗣是陷夔門，破梁萬，走榮貴，敗曾英，血染佛圖，礮穴重慶；瑞王君臣，駢首就戮。當是時，使蜀藩之志果於拒賊，監軍之餉得請即行，其能保有成都乎？不能也。腹心既潰而求全於首領，難矣！獨怪獻逆據蜀後，僭號稱帝，不思收拾人心，而處心積慮成乎其殺，匏奴死、雪鰍死、貫戲死、刳腹死、邊地死；士盡矣，及匠傭；男盡矣，及婦女；民盡矣、及僧道；人盡矣，及犬牛；物盡矣，及兵卒。又焚其殿，碎其砌，毀其屋，堙其井，平其城。二年之內，積骸如山，流血成川；而賊之逞毒，一日封刃，其心不樂也。由前言之，四方是維，天子是毗，誰司兵柄，萬死莫贖！由後言之，天方薦瘡，喪亂弘多，浩劫之來，自有宿也。故西充授首而後，多門之死，不可勝悼矣。夫考古之籍，推蜀之由，張儀之啓疆、公孫之躍馬、譙

縱之迫脅、李特之流亂、劉闢之狂慧、王建之發跡、知祥之踵據、玉珍之草竊，爭城奪地，創霸圖王，而皆撫有蜀民，不敢荼毒。何獻之肆惡，一至此耶！猛虎嗜人，不識好惡；獸心野性，固與人殊也。論者謂獻逆僭號，蜀人不與；誅斬所置郡守牧令，蓄怨積怒，激而成兇。嗚呼！此正蜀人之所以死乎？余幼時固聞獻逆遺事，厥後博採羣書，凡當時忠臣、烈士、節女、義夫可印證者，彙爲「蜀碧」一編，以俟之後。是日也，慘然操觚，悲風四起，余壹不知心之所極，泪簌簌然而屢下也。壬戌八月朔五，丹溪生磬泉〔遵〕泗自敘。

種種破敗、種種屠戮，數十年喪亂情事，括於一敘之中，故足爲此書之弁；而文筆則挾憤憤而含嗚咽矣（蔡修萊跋）！

## 序

先中憲公居永昌，曾著吳三桂傳及滇變記二種，皆紀逆藩之事。越數載，火焚故居，滿目蓬蒿，南中雜說雖行世，視所失稿，僅存十之一耳。滇變距今四十餘載，談往事者，無稽之言，人各一說；無他，地遠事久，以訛傳訛故也。不孝健，當日趨庭，所受教，懼久而忘，因舉所聞猶能記憶者，書之於丹，粗分六表，錄其大概。雖略而不詳，然以視耳食之談，竊自以爲有聞。惜乎速養之秋，不能珥筆，致使今日欲聞其事而無從繼。自今網羅軼事，勒成一書，誅亂賊於既死，以報先人於地下；健雖不敏，不敢不任其責也。

康熙五十八年（歲在庚子）春三月，劉健。

# 蜀碧目錄

## 一卷

起戊辰崇禎元年止癸未……………(一)

## 二卷

起甲申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止本年十二月……………(一七)

## 三卷

起順治二年乙酉止順治四年丁亥……………(三七)

## 四卷

起順治五年戊子止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年癸卯……………(五)

附記十五條……………(六)

楊展傳……………(七)

劉道貞傳	.....	( 七 )
鐵脚板傳	.....	( 七 )
余飛傳	.....	( 九 )
書周鼎昌殺賊事	.....	( 八 )

# 蜀碧卷一

——起戊辰、止癸未

## 丹溪生彭遵泗磬泉編述

戊辰崇禎元年冬十有二月，陝西賊大起。陝西連歲大祲，平涼、延安間饑民相聚爲盜。首亂者王子順、苗美、張聖、姬三兒、王嘉胤、黃虎、小紅狼、一丈膏、龍得水、混江龍、掠地虎、上天猴、闖王、孟良、劉六等、名目甚衆。督撫討之，久無成功。其後併小爲大。李自成、張獻忠虎視鴟張，秦、楚、豫、蜀之間，戰無堅陣，攻無堅城，肝腦塗中原，而明社屋矣。

丹稜學博何修云：天啓間大旱，遵義守令集黃冠禱雨，拜章者伏地彌日，及起，守詢之云，上帝召天下都城隍議事，章出甚遲。問議何事。云戰場始於陝西。至崇禎初年，秦中賊果起。修，明季遵義人。

己巳四川地大震。是後不書四川，所紀皆蜀事也。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秦、蜀二境，擊柝相聞，賊既亂秦，蜀豈無知！而瞿塘、劍閣間，不聞修邊備，實軍儲，袖手以待賊入何與？備敍歲次，痛當事無陰雨之憂也。

甲戌，敘州母豬洞銅鼓鳴，聲聞一晝夜。

二月，流賊張獻忠，始自楚犯蜀。獻忠，陝西膚施人；本將家子，少時從軍犯法，得總兵陳洪範救免，刻桷檀爲洪範像事之。其爲賊也，與羅汝才同起。獻忠身長而瘦，面微黃，鬚一尺六寸，標勁果俠，軍中稱爲黃虎又號八大王。二月，自鄖陽渡漢，犯襄陽，連陷紫陽、平利、白河等邑，遂入四川。

賊陷夔州府，及大寧、大昌、開縣、新寧諸邑。賊至大昌，人皆走避，有羅傑者，獨坐室中，正衣冠，閱書史，賊入罵之，遇害。

賊犯梁山，邑人中書涂原擊走之。原以中書家居，賊至，集鄉勇與戰。箚銃間，伐大松蹙山徑，而用竹畚囊石飛擊之。又以毒矢射賊，中者見血立斃。賊敗退入巴州，爲川兵所破，去攻太平，石砮女士司秦良玉將兵至夔，蜀撫劉漢臣運長壽之米順流濟師，賊知有備，不敢攻，太平圍解。漢臣及按臣黨崇雅，請用涂原，以蜀人治蜀兵，不許。

賊攻保寧不下，走犯廣元，城上發礮石擊之遁。賊攻保寧，推官張一鶚、按臣劉宗祥、川北道夏時亨，共謀守禦，不能下，走攻廣元，圍七晝夜，城上人發礮石擊之，賊



遂遁。

方賊犯彝陵、松滋，入歸巴萬山中，荊州推官劉振纓提施兵從戰香溪壩、平陽壩，斬獲殊衆，而楊正芳有金沙鋪之捷，李卑有蓮花、白溝、二坪之捷，鄧玘有胡地冲之捷，許成名有仙女之捷。當時川撫若董石砭，兵力扼巫夔，不令得入，諸鎮戮力，可望成功。迺施兵以援荆東下，舍之勿追，夔關天險，無一人敢誰何。此賊入蜀之始也。

乙亥

丙子

先是，賊既退秦、楚間，藩封數陷，蜀王泄泄然，不知遠慮。成都令吳繼善，痛哭於王之朝，以書諫曰：高皇帝衆建藩輔，碁置繡錯，數年以來，陪命亡氏，失其國家。此數王者，非真有敗德失道見絕於天也，直以擁富貴之貨，狃便安之計，爲賊所利，而不思自全，此非殿下前車之鑒乎！今楚氛日惡，秦關失守，曹、闖、姚、黃（時姚、黃賊初起）陸梁左右，殿下付之悠悠而不恤。夫全蜀之險，在邊不在腹，若設重戍於夔門劍閣，誠足自固；否則黃牛白帝，亦屬彝庚；黑水陽平，更多歧徑。迺欲坐守門庭，謂爲設險，不可解者一也。往者，藺酋撲滅，獻賊逃遁，止以藺兵力有虧，獻地利不習。今者，荆襄撤其藩籬，秦隴寒其唇齒；揣量賊情，益無瞻忌；而欲援引前事，冀倖將來；不可解者二也。至於錦城之固，不及秦關；白水之險，寧踰湘漢；此可恃以無虞，彼

何爲而失守？且城如孤注，救援先窮；時及嚴冬，長驅尤易；累卵不足喻其危，厝火不足明其急；而猶事泄泄以幸苟免；不可解者三也。爲殿下計，宜召境內各官，諮諏謀議，發帑金以贍戍卒，散朽粟以慰飢民；出明禁以絕廝養蒼頭，蠲積逋以免流離溝瘠；募民兵以守隘，結彘目以資援；政教內修，聲勢旁振；則可易危爲安，轉禍爲福。苟或不然，蜀事誠莫知所終矣。竊爲殿下危之，王不能用（吳，江南人，才辯濶達，有謀略，後殉難於蜀）。

丁丑閏四月，雅州地震。馬湖四土司，地震者二；敘州、建武、瀘州、越雋，皆同日震。

五月，闖賊李自成，自秦州犯蜀，連陷南江、通江等邑，尋退去（自成出身事，見正史，此處從略）。

劍州大水。先一日，沿灘巨石數百皆反覆無定，及水至，民登州堂以避者免，餘俱漂沒。黃腸凶具架屋棟者纍纍。

九月，龍安地震。榮縣黃時太家地鳴，聲聞半里。工科給事中吳宇英言於朝曰：臣鄉以詔書徵發救關中者無已，壯丁死於瘡痍，老弱困於騷動，以此城邑空虛，關梁不戒，賊蹈瑕抵隙，連陷南江、通江二邑，鎮臣侯良柱，猶以賊遁爲功，易視賊占；日地震主兵，又日地鳴者伏屍流血；災不徒設，臣竊憂之（宇英，潼川人）。

十月丙寅，李自成由漢中趨攻廣元，總兵侯良柱戰死。李自成、混天星、過天星等，以十月初三日破漢中之寧羌州，分其軍爲三。一由黃壩攻七盤關，一由梨樹口麥坪入廣元，一由陽平關過青岡坪土門塔，向白水。侯良柱壁廣元，賊至，力戰死於陣，賊結七十營於烏龍山下（良柱陣亡，有屍無首，後削生前官職）。

賊陷昭化，知縣王時化死之。初五日，賊分兵守二郎關。初八日，從淺灘過河，破昭化，知縣王時化不屈死。

賊破劍州，知州徐尙卿及州人楊于鼎等死之。先是初九日，賊攻劍門，州吏士塞石牛道不得過，回屯江口。初十日，疾趨攻劍州，城將破，知州徐尙卿召士民語之曰：城不可守，吾惟有死耳。爾等避之，衆不忍去。尙卿書「城空不可守，仗節爲誰危；苟竄那無計，殊羞孤影隨」數語；匿於懷。于鼎與尙卿共守城，城陷，尙卿自縊死，于鼎率子姪諸生令青等督衆巷戰，奮臂擊賊。賊怒，支解以死，子姪皆被殺（尙卿，福建舉人）。

賊破梓潼。十二日，梓潼破，庠生趙節、妻魏氏被執。給賊曰：家有積金，窖之江邊，願取以行。賊喜，同至園子，潭氏奮身投水死。

賊陷江油，執知縣馬宏源。賊破梓潼，三分其軍。一往縣州，一往鹽亭，一往江油。江油陷，知縣馬宏源被執，不死，尋提問。

賊攻緜竹，諸生王鐸及其妻趙氏死之。賊至緜州，彭明、安縣、羅江、德陽、漢州，聞風先潰。攻緜竹，執諸生王鐸及其妻趙氏，令之跪。鐸大罵不屈，殺之；復脅趙氏；氏亦大罵，賊又殺之。時貢生施奇才妻姜氏，避亂西山，聞賊近，恐其辱也，拔一簪授婢曰：吾不能逃，汝速去。萬一得生，汝主自北歸來，持此語之，我不敢爲家門羞。囑畢，投崖死。

賊焚新都，越一日，焚彭縣。

賊掠郫縣，主簿張應奇死之；攻溫江，丞簿縱繫囚逃。

賊破金堂，典史潘夢科死之。鹽亭一股賊，抄西充，折遂寧，趨潼川，直走金堂，攻破之。夢科不屈死。自是重慶以下，皆戒嚴矣。

賊圍成都二十日，蜀王之墳柏刊焉。

冬十有二月，總督洪承疇、總兵曹變蛟，帥師援蜀，次於廣元。初，巡撫王維章以賊去，而侯良柱撤隘兵也相齟齬。上書言之朝廷，深以爲憂。維章守保寧，良柱守廣元。及廣元破，良柱戰歿，賊直逼成都。維章吾（？）在其下，不及援。按臣陳廷謨雖檄總兵羅尙文集永遵松茂之兵來援，又自以使事訖，新按臣梁士濟已至，意可弛擔，有詔維章、良柱俱落職，戴罪自贖。廷謨降三級。蓋不知良柱之死也。時，輔臣劉宗亮宗人殲於緜竹，告家難，上逮治維章，以傳宗龍代之。

戊寅春正月，洪承疇大敗闖賊於梓潼，賊還走陝西。是役也，賊陷州縣三十六，蜀創甚。

夏六月，秦寇再入蜀。寇由陽平、白水再入蜀，巡撫傅宗龍以滇兵二千與蜀帥羅尙文謀戰守，卻之。

己卯，保寧天鼓鳴。時，成都東嶽廟玉帝像自動不止。

夏五月，以參政邵捷春撫蜀，代傅宗龍也。

秋八月，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賊。先是十一年夏四月，張獻忠僞降於穀城，理臣熊文燦賂黃金躡躡干、珠琲盈斗、他貨累萬，受其降。及是年五月，獻忠復叛，攻殺知縣阮之鈿，漢東大擾。上命閣部楊嗣昌督師討之，賜上方劍，宴於平臺後殿。上手觴嗣昌三爵，賜以詩云：鹽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書用黃色金龍蠟箋，後署云：賜督師輔臣嗣昌。

張獻忠寇蜀，官軍敗績於湯家壩。先是，左良玉罹狹山之敗（在七月），獻忠謀入秦，秦督鄭崇儉率副將張應元、汪之鳳、賀人龍、李國奇扼興安，賊犯興山、太平等縣，屯於永寧關、大巴山分水嶺秦蜀之交界，又從義溪走馬家洞、沙子嶺，以闖合江，從鹿耳坡、高竹坪以窺大寧。蜀撫邵捷春，遣其兵二千人，同副將王之綸、方國安分地拒險。八月，官軍敗績於湯家壩，之綸力戰不支，都司何明沒於陣，裨將多傷。

九月，方國安部將岳宗文、譚鈇破賊於三尖峰。時，又破之於黑水河。張獻忠、羅汝才分其軍，自白水之碧魚口入秦，合江之萬家坡入楚。

冬十有二月，流賊羅汝才犯蜀（汝才，綽號曹操。先，豫中童謠云：鄴臺復鄴臺，曹操今再來。汝才因假以爲號）。

庚辰春，全川地鳴。

夏五月，石砮女士官秦良玉大破羅汝才於夔州。汝才入巫山，爲良玉所扼，遂犯夔州。良玉師至，迺去，已而邀之馬家寨，斬首六百級，又追敗於留馬壩，斬其魁。東山虎復合他將大敗之於譚家坪北平？又破之仙寺嶺，奪汝才大纛，擒其渠副場天等六人，賊走大寧。

六月，安岳紅雨著物，俱赤色。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彝陵。時，張獻忠敗於瑪瑙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迺圍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芻米酪，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興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進師彝陵。嗣昌虛恢自用，又煩瑣無大略，軍行必自裁進止，千里待報，動失機宜。其駐彝陵也，偕幕士飲酒賦詩，一月不進，取華嚴第四卷，謂可詛蝗已旱，公然下教郡邑，且以上聞。朝士聞而歎曰：文若其將敗乎？擁百

萬之衆，戎服講經，其衰已甚，將何以戰。嗣昌，楚人，不欲賊一騎蹂楚。其初至軍，即謀以蜀困賊，謂蜀地險遠，極邊則松潘諸蠻，吾藉將士力蹙賊而致之蜀。蜀能守則守，不能守，棄涪萬松雅之間以陷賊。秦兵斷棧道，臨白水；滇兵屯曲靖，扼白石江；我率六兵掩擊其後，驅入松潘諸蠻中，可制賊死命。又恐蜀之門戶堅，反而決鬪，凡蜀兵之強者，輒調之以飾他備；巡撫邵捷春戲下止弱卒二萬，守重慶。捷春憤曰：令甲失一城，巡撫坐，今以蜀委賊，是督師殺我也。爭之不能得。

時，嗣昌又下檄曰：賊東走大寧、大昌，由彝陵下荆襄者，我當之；西走紫興、房竹，入秦者，左良玉當之。伺四川，走夔門，邵捷春當之。又令蜀撫棄兩省界中三十二隘口，專守夔門；用楚大兵從竹房逼賊於大寧、大昌，勢如圓盤點滴不漏。捷春意其以失地相害也，堅守各隘；會隘將軍思岱、楊茂選者，不相能；思岱陰中茂選，捷春不察，立召茂選，斬之，即以兵屬思岱，一軍皆怨，相率委去。賊遂從此隘入，諸隘駭散，賊直斬夔關，從白馬渡過江，壁達州西關，蹂及蓬縣矣（見研齋文集）。

巡撫邵捷春移秦良玉兵至重慶。時，知綿州陸遜之罷官歸，捷春遣往按行營壘過秦，秦冠帶佩刀出見，左右男妾十餘人，然能制其下，視他將加肅，爲陸置酒。歎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應死，所恨與邵同死耳。遜之請其故。良玉曰：邵公移某自近去。其所駐重慶三四十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固已失地利矣。賊在歸巫萬山之

上，俯瞰吾營，鐵騎建瓴而下，張令破，次及我，我敗，尙能救重慶之急乎？且閣部驅賊入蜀，無知愚皆知之，不及此時爭山奪險，令賊毋敢即我，而坐以設防，此覆軍之道也。

九月，張獻忠陷大昌，總兵張令死之。捷春收兵扼梁山。先是，萬元吉駐巫山，邵捷春駐大昌，相聲援。捷春用其將邵仲光之言，以大昌之上中下馬渡，水淺地平，難持久，迺扼水寨之觀音巖爲第一隘，而夜又巖、三黃嶺、磨子巖、魚河洞、下涌諸處，各分兵三四百人以守。元吉以兵分力弱爲憂。賊以九月，先突觀音巖、三黃嶺，窺下馬渡，無備，破之。元吉急檄諸將邀之於譚家嶺、七箐坎、乾溪，而張奏凱以專兵屯淨壁，捷春用羅洪政、沈應龍二將兵助之。已而獻忠從竹菌坪突過淨壁，進屯開縣。嗣昌聞蜀兵潰，取觀音巖守將邵仲光斬以徇。是時，張令中流矢死，石砮軍亦覆沒，令故奢崇明降將，年七十餘，能馬上用五石弩，中必貫革，忠勇善戰，軍中號神弩將，捷春倚之。然性輕敵，時有賊策一騎，於山呼其壘曰：誰是張將軍，令易之，躍馬出。賊曰：若善弩，今用相報，發矢中項以歿。良玉兵既敗，單騎見捷春曰：事急矣，盡發吾溪洞之卒，可二萬，我自餽其半，半餽之官，足破賊。土官家調兵，用一著一帚者，最急著，以能飯者畢，至帚則掃境盡出也。捷春見嗣昌與己不相能，而蜀無見糧，峒寨之人詎可信，遂謝良玉言，不用，自收其兵扼梁山。時，有降賊自請於捷春曰：某降有日矣，而公



不我用，有疑我心乎？邵曰：軍機大事，汝新從賊來，固不能無疑。賊曰：吾從賊久，恨失身，欲圖報國，公疑則速殺我，否則當早用吾計。今賊大衆既疲，乘饑可滅，倘有他賊以軍糧接濟者，雖百萬衆，無能破之矣。捷春從之。賊盛言諸賊山中所窖金銀處，以動將士，而道上所遇皆餓殍，無人色，其死者剖其腹，盡草樹皮，謂可信。迺盡新募軍者二萬人深入，皆覆沒焉。

捷春退屯綿州。羅汝才既與張獻忠合，獻忠以梁山河水深，不得渡，謀於汝才曰：達州河淺，不如自開縣西走，復東向，而趨達州。是時，方國安招集殘兵保達之郊，獻至不敢爭，賊遂渡河，長驅深入。捷春退屯綿州，扼涪江。

賊趨漢中。趙光遠、賀人龍拒之，復走巴西。捷春既扼涪江，賊聞，疾走劍州，越廣元，將從閬道趨漢中。趙光遠、賀人龍拒之於陽平、百丈二關，不能進，迺踰昭化，復走巴西。張應元合楚、蜀兵邀之於梓潼，戰小利，賊反鬪，被衄，蜀將曹志耀、王光啓、張世福，力戰卻之，降將張一川等陣亡，涪江軍聞之遂潰。

賊屠綿州，捷春歸成都，賊逼成都。賊從綿趨攻內江。內江有土司家將毛文者，設守，賊至，文與戰，大敗之於東瓜崖，殺其渠魁曰曹四。賊因偃旗鼓，疾走成都。成都城龜形，其下皆甃石，惟北角樓用土填築，少瑕。賊夜至，穴城數處，將穿矣，城中出董卜蠻者，與之戰，賊大敗，殺其卒萬人迺遁。

冬十月，參足突入玉井。占曰：虎狼暴害；其時，獻方蹂躪四川，蓋其應也。

十一月，逮邵捷春論死。嗣昌先以六昌失事，糾捷春罪，用監軍道廖大亨代之。捷春爲人清謹，有惠政，士民哭送者載道，舟不得行，競逐散旗官，蜀王疏救，不聽。

楊嗣昌進軍駐重慶。嗣昌幕下評事萬元吉，饗士於保寧，用猛如虎爲正總統，張應元副之。令率其軍，趨綿州，諸將分屯要害，而元吉自問道走射洪，遏蓬溪，以待賊。時，賊屯安岳周里場，知官軍至，宵遁。如虎選騎逐賊，元吉與應元營安岳城下，以截賊歸路。是月也，賊縱掠什邡、綿竹、安縣、德陽、金堂，所至空城而遁。復由水道下簡資。嗣昌徵諸將合擊，皆退縮，賊遂陷榮昌、永川。

十二月，賊陷瀘州，知州蘇瓊死之。瓊，江南進士，城破，正衣冠，向闕拜泣，坐堂上，賊至，不屈死。時，嗣昌在重慶，下令赦汝才罪，降者授官，有擒斬獻忠者賞萬金，爵通侯。次日，堂皇廚福，徧題有「斬閣部頭來者賞銀三錢」。嗣昌瞠視咄叱，疑左右皆賊，勒三日進兵，會雨雪道斷，再戒期視師，三檄賀人龍不至。初，嗣昌憂左良玉跋扈，私許賀代左，爲平賊將軍。已而，良玉有瑪瑙山之捷。謂賀且需後命。良玉聞之，不悅，二將以是怨望。元吉進曰：軍心未一，不可以戰。蓋令前軍躡賊，後軍爲繼，中軍從間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徐候濟師；此萬全策也。嗣昌有驕色。曰：賊易與耳，焉用分兵示弱耶。至是獻忠破瀘州。瀘州城三隅，形銳而面江，止立石跣一路可北

走。元吉請以大軍自南擣其老巢，伏兵旁塞玉蟾寺，蹙賊北竄永川，逆而擊之，可以盡殲。已而抵立石，賊營先移，秦師屯小市廂，隔水而陣，賊渡南溪，秦兵縱之，遂越成都，走漢州、德陽。元吉單騎至藉田鋪，賊渡綿河，入巴州。嗣昌既詘監軍謀不用，將以明年正月自統舟師赴雲陽，檄三軍陸行，疾趨追賊，毋令他佚。諸將迺盡從瀘州躡賊後，賊反而東走，諸路盡空，不可復遏。於是，自巴抵達，及於新開。

辛巳春正月己丑，總兵猛如虎追賊及開縣之黃陵城敗績。參將劉士杰等死之。官兵追賊至黃陵，日晡雨作，參將劉士杰環甲持矛，摧陷賊陣，賊衆披靡，後軍無繼者，賊密抽騎，越竹箐中，乘高大呼馳下，士杰及遊擊郭開、猛如虎之子，先捷力戰，皆死。如虎率牙兵鑿拒，中軍馬智挾之衝突潰圍走，纛符盡失。嗣昌在雲陽聞敗，頓足歎曰：吾不用萬監軍之言，以至於此。賊遂東下。

萬元吉永川之議也，猛如虎先行詢鄉導，無一人應者。元吉輕騎至城中，惟丞簿一、二人，縣令戴堯雲已先期遁。及諸將會於瀘，中軍陳可立擁纛牛頭山，飲倡樂以觀鬪。元吉令之赴賊，背道馳去。如虎所將寧國兵止六百騎，餘皆平賊鎮兵（平賊鎮左良玉），驕悍不法。流言云：想殺我左鎮，跑殺我猛鎮，蓋諸軍隨良玉優游不戰，而如虎逐賊，日馳風雪中，不樂也。未幾，大噪西歸。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嗣昌之軍律如此，宜其凶終也。

元吉以嗣昌薦，起自廢官，欲乘時會，以立功名。當自保寧趨達州，時賊燒絕驛置，七百里不見烟火，單騎崎嶇箐銑間。至江舍騎放舟，始及大軍。故一見督師，即請分兵以爲後；距開縣之敗，元吉親至戰處，爲文以祭陣亡將士劉士杰等，哀動三軍；在夔門收召殘卒，登白帝以望賊騎，歷歷在山谷間。我師川湖諸將，反出其後，無一人禦之者，不覺撫髀流涕而痛昔日吾謀之不用也。

三月，楊嗣昌至荊州之沙市，自殺。嗣昌引兵歸楚，傳箭召潰卒，順流東下，而賊已席捲出川，率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殺督師使者於道，取兵符馳呼襄陽城門入之，夜半從中起，城遂陷。獻忠縛襄王，置堂下，屬之酒。曰：吾欲斷嗣昌頭。嗣昌在遠，今借王頭，俾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努力盡此酒，遂害之。嗣昌羞憤，抵荊州沙市之徐家園，伏毒以死。

壬午夏，達州城濠水盡變爲血，城中井鳴。又劍州民家有滴血，汚其門，城中數萬戶皆同。

冬十月，松潘兵變。松潘邊兵以索餉不給，聚衆數萬爲亂，巡撫陳士奇以禍福諭之，衆迺定。

癸未，大足縣李結實如刀豆，川南李生黃瓜。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此離之兆也。時，民家有儲米箕中者，粒粒躍出，頃刻布地。

又，梓潼縣龍江寺僧晨起汲水，見霞光燭天，潛伺之，少頃有麟浮出潼水，踰時迺隱。未幾，獻逆入。



## 蜀碧卷二

——起甲申、止本年十二月

### 丹溪生彭遵泗磬泉編述

甲申（是年三月十九日，闖賊李自成陷京師，懷宗殉社稷；五月，我大清世祖皇帝鼎燕都，是爲順治元年。歲八月、獻賊陷蜀）春正月，日赤。日中有赤氣數道，下寬上銳，自東指西；又日月無光，赤如血，仰視北斗，皆不復見。

大星出西方，芒燄閃鑠不定。至獻賊滅後迺隱。彭縣白鹿山裂。

張獻忠復自楚寇蜀，正月，夔府陷。先是，崇禎十六年獻忠破江西、廣東諸郡縣，再入岳州，或有進策東下取吳越者，獻忠以左良玉駐武昌，忌之；迺決議入蜀。時，蜀撫陳士奇，性率傲，無他籌略，緣効候代，軍不放糧。十三隘口無分遮者。賊至梅子坡山而饑，以無兵故入之。秦良玉馳援，衆寡不敵，潰。正月，陷夔府。

賊入萬縣，貢生吳獻棗被執，不屈死。獻棗被執，強以爲參軍，不受，賊怒，斷臂解腕而死。其子之英，痛父，亦被磔焉。

時，賊攻梁山，邑人高宗舟（副榜）率鄉勇守北門，城陷，疾歸家，令妻孥皆自盡

，作書付僕，使間道達父所，而身統家奴二十餘人，巷戰被重傷，死。奴輩從之。又執庠生古元直妻譚氏，氏大罵，觸階而死。賊掩其屍而去。

賊屯萬縣。江灘水漲，賊不得上，留屯者三閱月，民皆逃避，賊誘以降者不殺，既出悉驅之入水。

夏四月，參將會英敗賊於忠州。賊至忠州，英率水師迎之，用火攻燒其舟百餘號，賊死以千計，及英等還守涪州，賊遂悉衆屯忠州葫蘆壩。

參將會英及守道劉鱗長與賊戰於涪州，敗績。賊徒健鬪者十餘萬，負載者倍之，置橫陣四十里，左步右騎，翼舟而上。時，英與鱗長守涪州水路，趙榮貴守梁山陸路；賊至，榮貴望風先遁，英接戰而敗退，至五里望州關，賊追及，斫傷其頰。英手殺數人，跳而免，與鱗長走川南。

六月二十日，賊陷重慶，瑞王常浩及巡撫陳士奇以下各官死之。重慶下流四十里，曰銅鑼峽，上江要路，士奇宿重兵以守。六月八日，獻忠入涪，分舟師泝流犯峽，而已則登山疾馳一百五十里，破江津，掠其船，順流而下。十七日，奪佛圖關，賊得關峽，反出其下，兵士驚擾，不能支，遂潰。賊數十萬至城下，士奇等日夜登陴，衣不解帶，以火灌滾礮擊賊，死無數。於是，賊發民墓凶具，負以穴城，而置大礮爲火攻。至二十日夜，黑雲四布，賊於城角藏火藥數十筩，晨起，以火箭齊射藥處，火發地裂，城遂陷。



。王與各官俱遇害。

瑞王常浩，神宗第五子；先自漢中奔蜀，關南道陳羽白與之俱。隴西士大夫多挈妻子以從王來，駐重慶，城陷被執。時，天無雲而雷，賊曰：若再雷者釋之。已而，王不免。王好佛，不近女色。丞監以下，皆化之。吳民有解瑞府糧者，無行費，必厚給貲，使早歸。其死也，乘白氣冉冉而沒，人謂之兵解。

陳士奇，字平人，漳浦人，閩之能文家也。天啓進士。崇禎十五年來撫川，緣劾候代；賊既入夔，將吏謂公曰：卸事撫軍，可以去矣。公曰：賊自我入川來，我去何以對君父，義與封疆共存亡耳。城陷，與關南兵備副使陳纁、知府王行儉、巴縣知縣王錫、指揮顧景俱死。行儉，字質行，江南宜興進士，賊縛於演武場，大罵不絕，賊斃之。錫字古田，江西新建進士，被執，慷慨激烈，與士奇備受五毒，磔死。景聞城陷，入王府，以己所乘馬乘王，鞭而走，遇賊呼曰：賊寧殺我，無犯帝子。賊戕王，景死之。自瑞王以下，死者萬人。是日，天大雷電，晝晦；獻怒，架飛礮向天擊之，天爲之霽（按鄴都林明雋作三忠傳，蓋士奇、行儉及錫也。而巴人劉道開有列傳行世）。

賊斷軍士臂三萬七千餘人。時，重慶軍士尙存三萬七千餘人，賊盡斷其臂而縱之。賊分兵攻合州，諸生董克治起兵拒戰，死之。重慶既陷，賊即分兵掠合州，克治傾家貲、募勇壯，殺賊。賊大至，過於長安坪，與戰不勝，退據碕中，誘以爵位，不動，

相守月餘，賊鑿山梯洞，舉火薰之。凡三千人，感克治風義，至死無一變心者。時比田橫云。入永川，邑人蔣世鉉，集義勇二百人，櫻城固守，後與賊戰於東門，被執，勸之降，瞠目大呼曰：速殺我，不降也。賊寸磔之。邑孝廉梁士騏，遇賊，執之行，欲授以官，大怒，罵賊被殺。

秋八月初九日，賊攻成都，陷之。成都王至澍、太平王至淶、巡撫龍文光、巡按劉之渤及諸文官俱死，賊大殺三日。

賊自重慶趨成都，一路州縣望風瓦解，烽火數百里不絕，咸都大震。蜀王謀遷於滇，按臣劉之渤力持不可。內江王不聽，與之爭，王以六月十三日成行，守門卒洶洶亂，輜重婦女有被掠者，王迺止。之渤與監紀同知方堯相等，請王出財貨，招募死士，向東殺賊。王以祖制爲辭。於是，城中一日數驚，火藥局災，雷震宮殿，大雨雹。王懼，方出財招募，三日，人無應之者，而賊從資簡至矣。是時，新撫龍文光、總兵劉佳印，率三千兵自川北入援，謀守禦，而王宗六姓逸去者半。賊薄城下，佳印出戰敗還，文光見濠洄急，遣郫縣令趙佳焯決都江大堰以益之。時，賊穴城實以火藥，又剗六木長數丈者合之，纏以帛，儲藥向城樓。之渤等厲衆奮擊，賊卻二三里。未幾，雨大作，雷電交加，守陴者不能立。賊縱火攻城，穴西北堰，以大礮擊之，錦江樓崩，木石飛空蔽天，賊蜂擁而入。城破，王率嬪妃沈於宮中八角井。太平王至淶從焉。文光等俱殉難，賊大殺

三日。

成都王至澍，嗣王奉銓長子，萬曆四十三年嗣，城陷自沈於井。邱妃隨王宮人素馨等，相繼從死（志云：王先數日赴社稷壇井側，聞賊入，投之，與此小異）。

初，高皇子蜀獻王好學，帝呼爲蜀秀才，妙選名儒；侍講幄繕寫，購藏圖書甚富，而世傳獻王得鴻寶之書於內府，子孫善黃白治化，然皆積不用。至陷，藩亦能作黃金，因恃其都爲天險，而蜀士大夫以道惡地偏，無復多憂。迨五月，審知國信；七月，傳賊將至，城中人震恐，每夜呼曰：闖至矣！明日又呼曰：獻至矣！王不知所爲，謀以宮人遞於荒，富家亦從孥以出。以劉之渤持之不果。蜀世有共德，王號賢王，特以祖宗之制，不典兵，不與民事，故請餉弗聽，請召募弗聽，賊傳城下，始出金購兵，而人莫應。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喪於賊手矣。哀哉！

太平王至淥，嗣王奉銓第四子，萬曆四十四年封，隨居成都，賊入，同蜀王投井死（或云內江王非）。

龍文光，柳州進士，以川北道擢撫四川，駐節順慶。聞賊趨成都，星馳赴省，圖拒守；城破，投浣花溪死。劉之渤，字羽長，寶雞進士，以御史巡按四川，與文光謀守城，被執，賊以同鄉，欲用之。之渤大罵曰：死賊，我豈從汝耶？賊縛於端禮門外，攢矢射之，不少屈，臨死厲聲曰：寧多劓我一刀，少殺一百姓。賊磔其屍。一時從死者，按

察副使張繼孟、守西道陳其赤、建昌兵備僉事劉士斗、監紀同知方堯相、成都令吳繼善、華陽令沈雲祚、郫縣令趙嘉煒、教授何（失名）、長史鄭安民。

劉士斗，番禺人，以進士任成都推官；之渤特薦建昌兵備僉事。賊將入，之渤趨之行。士斗曰：安危死生同此耳。城陷，死之。堯相，字紹虞，黃岡人，兵餉不繼，與巡按請於蜀藩，不允，遂投王府河，以拯起，次日被執，受害於萬里橋；其絕命詞云：『時危節見古今同，取義成仁且盡忠。江水茫茫願借力，此身飄蕩赴團風』（方家在團風故云）。繼善，江南人；賊未至，上書藩府勸其出餉募兵，纍纍數百言，極痛切，王不用；城破，閤家三十六人同日死難。雲祚，字子凌，太倉人；城陷，與之渤、士斗俱幽於太慈寺，絕粒半月，不死，賊餽之食，誘降，雲祚躍起大罵云：吾欲食賊肉耳，豈食賊粟哉？與二劉同遇害。有幼子荀蔚，方五歲，友人匿之山中，得免。越二十年始歸。嘉煒，浙江監生，令郫縣，賊圍城，濠涸，文光令決都江堰以益之，水甫至，城陷。嘉煒還，遇賊，射之，赴水死。其子慶麒，自浙來，萬里求父屍，三年不獲，遇堰夫向應泰，告以死處。爲三渡口，招魂壘土葬焉。何教授，當城破時，坐明倫堂，鳴鼓集諸生不至，夫婦自縊。

武臣死者劉佳印。佳印，川北總兵，賊走成都，與撫臣文光率三千兵赴援，比至，賊薄城，出戰，敗還；同文光赴浣花溪死。總兵張奏凱，綦江人，守東門，城陷死。絃

南衛世襲指揮同知魯印昌，鎮守成都；合州人羅大爵、山東人劉鎮藩、雅州指揮阮上奇、撫標參將徐明蛟、都司僉書李之珍，或以陷陣死、或以巷戰死。

鄉宦士女殉難者，原任順天府治中莊祖詔同弟致任按察司祖誥。祖誥當賊入，整衣冠，端坐於大堂，大罵賊，遇害。原任東流知縣乾曰貞，賊入城，曰貞拒之，用磚斃一賊而死。明經邱之坊及子庠生祖福居鄉，賊遣人招之，之坊臥於牀，曰：吾受國恩已久，更知誰耶，掉臂復臥，不食死。賊執祖福，叱之跪。祖福曰：朝廷士子，豈爲賊屈乎？大罵而死。諸生王鳴珂妻熊氏被執，賊脅之；氏罵曰：我家婦，肯辱身從汝？賊怒殺之（以上成都縣人）。

致仕大理寺正王秉乾，城陷，驅閤家投井，以身罵賊遇害。原任宣化府同知王履亨，被執至新橋，投江死。生員何繼臯，以僞學官楊允升道諸生應考，大罵自刎死（三人華陽縣人）。

聞蜀藩殉國，死者原任給事中吳宇英、原任工部主事蔡如蕙、舉人江騰龍（俱潼川人）。

不就賊死者，內江張於廉，以彭澤令致仕歸，賊迫就僞職，不從，與妻鍾氏同罵賊死。安縣明經趙鴻偉，子進士昱，賊召入監，不應，全家罹害。安縣監生李資生，宣大總督鑑之子也；賊逼入監，生歎曰：吾爲大臣子，肯屈賊乎？以死自誓。妻董氏，年二

十三，願從夫死，並自經。新繁諸生費經世者，與賊將有舊，賊將欲薦而官之，堅辭，爲賊所殺。資陽諸生楊宏芳，爲賊所得，持扇行歌於道，至西門，從容投石橋潭死。六學士綿州劉宇亮子裔盛，從賊授之官，使回綿移家，其妻王氏曰：賊之官，汝固可作；賊之妻，我斷不爲；自縊死。什邡明經李愛芳二女適宗室朱氏弟兄，城陷，二朱已先期出，賊大搜藩宗，二朱知不免，投水死。李氏姊妹相謂曰：夫死安歸，聯袂溺於江。漢州諸生陳雲鵬，爲賊搜執，欲授以官，不從死之。

賊略崇慶州，知州王勵精死之。勵精，陝西蒲城人，賊破成都，州人聞風先避，其僕勸之去，勵精不可，具朝服，北面拜，復西向，如禮從容，於甬壁書文山孔曰成仁數語。書罷，登樓，以利刃縛柱而露其鋒，儲火藥於樓下，危坐以俟，及報賊騎渡江，縱火藥發，觸刃貫胸以死。賊壯其節，斂葬之。至今所書雨洗風凌，墨痕不滅。

賊入新津，貢生王源長及妻徐氏死之。源長，邑人，崇禎間拔貢，獻至，揭一聯於室云：存心正大光明，夜可焚香告上帝；立身忠孝廉節，日將披赤事明君。爲賊所執，不屈死。妻徐氏從之。有袁氏者，諸生藍燦妻。燦死於賊，氏聞自經。

賊略漢州。舉人江禹澤，妻陶氏，被執，不辱，同兒媳張氏攜手罵賊，引頸就刃。時，張氏婦聞賊逼近將衣服週身縫固，投井死，賊退數日，出其屍，顏色如生。

賊略彭縣，士民祝丕傳，魯城隍等死之。丕傳，邑諸生，孫可望至彭，丕傳負母逃

避樊家場，賊追及，欲殺其母，求以己代，不許，遂大罵，母子罹害。劉昌祚，亦邑諸生，匿山中，被執，不屈死。魯城隍，失其名，城隍其綽號也。賊執至成都，大罵，割其舌，噴血奮詈，賊怒，寸磔死。有業醫徐履端者，賊至，脫衣履置觀音岸上赴水死。劉時雨，妻黃氏，携七歲子避賊於雷打廟，賊至，脅以兵，不從，殺之。邑趙姓，妻官氏，威遠人，賊屠縣，氏先將數女縊死，後自縊。入什邡人顧存志，妻賈氏，焚其室，偕媳縊大火中。

賊陷綿竹，邑人楊國柱，巷戰死；典史卜大經，自縊。國柱，貢生，可賢子也。先是，崇禎庚辰，獻逆獲可賢，挾之曰：汝子國柱守城，召之降則免。可賢佯諾，臨城語其子曰：賊不滿千，汝第堅守，勿以我爲念。賊忿殺之。攻城不克，至是城陷，國柱率士民數萬與賊巷戰，力竭，罵賊死。大經偕其僕溢死廳中。時，邑諸生陶修吉同妻龐氏被縛至中途，龐氏給賊曰：我願往，何縛爲？賊寬之，夫婦俱投崖死。諸生顧天澤，妻留氏，當賊攻城，歎曰：死之遲早，到底不免，此身豈可受辱？抱幼女投井死。邑民文仕舉夫妻同執，賊見其妻勾氏美麗，逼之。氏大罵，賊環碎其衣，罵賊愈厲，賊怒，支解之。其夫乘間亡去。諸生楊元吉妻蕭氏，賊至，語元吉曰：祖宗不可無後，我勢難行，君速避，同死無益也。元吉泣去，賊執蕭氏。氏給之曰：素苦貧，今願相從，賊信爲實，防少間，躍入井死。邑民王宗道，妻袁氏，被執，迫之行，憤怒罵賊，賊殺之。黃

守學，亦邑民，以孝聞，賊圍城，其母柳氏自縊，守學收殮畢曰：吾當從母於地下，亦縊死。

賊略綿州，時關南道劉宇揚妻李氏、侍郎劉宇烈妻張氏、大學士劉宇亮妻宋氏，避西山白崖溝，僞將劉文秀訪得之。三氏相謂曰：吾姑昔日涪水遇盜，懼辱投水死，吾輩終有死期。今日受污，異日何以見姑與夫於泉下？遂同縊。

賊攻仁壽，知縣劉三策、孝廉賈鍾斗、諸生劉士愷等，拒戰死之。三策，饒州舉人，任仁壽令，賊至，誓死守城，多方捍禦，每對紳士云：事迫矣，吾惟有「不動心」三字耳。及城破死之。鍾斗，崇禎己卯孝廉，同諸生劉士愷，率鄉勇共謀守禦，賊大至，力戰不勝，俱死之。

諸生龍明新，復起兵拒賊，被執罵賊死。又執貢生顧鼎鉉。鼎鉉不屈，賊抉其兩目以死。諸生陳素、陳應新、左灼，俱殉難。賊欲污左灼妻閔氏，氏大罵不從，賊殺之。辜氏及笄未嫁，聞賊入境，懷利刃以俟，勢迫，自刎死。

時並研有雷應奇者，素負俠氣，賊至曰：奈何郡縣無一殺賊者，糾義勇拒於高境關，追至桑園，力殺數賊死焉。

賊入汶川，原任教諭高仲選死之。仲選，邑歲貢，原任大足縣教諭，城陷攜其子女投江死。



冬十月初五日，賊陷邛州，川南道胡恒、知州徐孔徒死之。胡恒、竟陵人，官川南，駐節邛州。賊分兵徇邛，恒命幕客汪光翰出調兵，並檄寧越守備楊起泰將兵來援，未至而城陷，恒與其子之驊戰死，妻樊氏、妾成氏、馮氏，之驊妾周氏、僕京兒、駑來、婢女二從死。舉家遇害。惟之驊妻朱氏及幼子叢生得脫。世定後始歸。徐孔徒，江西人，城陷被執，賊知其才，欲生降之，不屈，怒其不順。孔徒曰：不屈固不順，降則爲不忠。吾不敢不忠也。遂死之。

時賊兵屯文筆山，驅士女登城環守，徹夜鳴鉦，有假寐者立斬。每日未曛，即不許舉火。時遣夜不收百，許繞卷升屋，覘有燈光及偶語者收之，左右數十家皆坐。

賊陷蒲江，知縣朱蘊羅死之。蘊羅，湖廣江夏舉人，蒲城陷，率兵巷戰，被執不屈，賊殺之，全家俱死。

邛州舉人劉道貞，起兵拒賊，戰於雅州小關山，大破之。道貞，字墨仙，邛州名士，天啓辛酉舉人，賊陷邛道貞走沈黎，激勵土漢與黎州指揮使曹助合謀起兵，賊至雅州，道貞及助拒戰於小關山，大破其衆，斬首千級，賊敗走，自是嚴道以南不被寇害。

十六日，流賊張獻忠踞藩府，稱帝，僭號大西，改元大順，以成都爲西京。賊僭位，置丞相六部以下等官，命汪兆麟爲左丞相，嚴錫命爲右丞相，南充江鼎鎮爲禮部尙書，彭縣龔完敬爲兵部尙書，封養子大將四人爲王。孫可望平東王，劉文秀撫南王，李定

國安西王，艾能奇定北王。馬元利、劉進忠、狄三品、張能弟化龍等爲將軍。易王府正殿爲承天殿，以府門外屋爲朝房。詔民間皆稱老萬歲。又建東西二府，以可望、定國居之，命皆稱千歲。是日，殿後賜各官朝服，令丞相以下朝罷齊集朝房議事。

賊取井研陳氏女（即相國演女，或云胡氏女），立爲僞后。其迎入也，自南門五里外架橋，高十數丈，踰城直達藩府。左右五綵欄檻，上結綿綳，絡以明珠，象星辰，首尾懸水晶燈籠，象日月，一望如長虹亘天，迷離奪目。諭衆云：天賜后也。封其兄爲國戚。不十日，皇后賜死。其兄亦受極刑（自是令兵馬於城上大橋出入）。

開科取士。中鄉試者八十人，中會試者五十人，以漢州樊姓爲狀元（一云姓劉）榜、探皆具。獻自爲萬言策，歷評古今帝王，西楚霸王爲第一，命頒布學宮。所取狀元，後隨川北，不知所終。或曰：傳臚後賜美女酒緞甫歸，令人就其家斬之，其餘俱以受職死。

賊遣張化龍等陷龍安。府庠生梁道濟，同妻楊氏，避亂山中，賊執之，使跪。道濟曰：我讀聖賢書，豈爲賊屈膝耶？欲犯楊氏。氏罵曰：我名家女，士人妻，爾速殺我隨夫地下足矣。賊縛剛之，夫妻至死，罵不絕口。

賊遣劉進忠、馬元利等略川北。

是時，賊設鑄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內外寺院銅像，鎔液爲錢。其文曰：

「大順通寶」。令民間家懸順民號帖，以大順新錢，釘之帽頂。

諸神像首百煉不化，賊盡棄之。後本朝成都知府冀應熊拾而埋之北關外，題其碣曰「佛冢」。

賊錢肉色光潤精緻，不類常銅。至今得者，作婦女簪花，不減赤金。

又行保甲法甚嚴，諸門各設一兵部二都督，譏呵出入。民之出城者，先期報某甲姓名，以某事往，約某日歸，合符而入，有失期及踰時者，斬。又將各處石碣碑坊悉剷明朝年號，有獻忠二字者，盡去無遺。又禁其下勿得觸諱，郡邑人物，有犯必死。

賊又分其兵一百二十營，虎威豹韜龍韜鷹揚爲宿衛，設都督總督領之。立大營十、小營十二於南門五里外，中置老營，獻自居之名，爲御營。或云獻坐正殿，影見白衣大人射之，頭暈目眩，欲墜座下，不敢坐，常居營中，今其地名御營壩。

時，孫可望取漢中，爲闖將賀珍所敗。獻親往救，過梓潼七曲山，仰視神廟，題額張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號曰始祖高皇帝。獻不知書，其從官進諛，比於李唐之追王混元，自謂文昌之後裔，宜帝巴蜀，誑耀百姓，建太廟於山，鑄像祀之。落成賦詩，其中令右相嚴錫命以下皆和御製，稍遲者斬，詩刻石，置八卦亭內（刻石後爲知縣王維坤碎之，王順治，辛丑進士，長垣人）。

賊將劉進忠等，破安岳，原任兵備副使竇可進死之。進士王起義，起兵拒戰，敗死

。可進，邑人，崇禎庚辰進士，任雲南兵備副使，告歸，安岳陷，被執，罵賊不屈，賊剝其皮磔之。起戡，字如蘇，可進同榜進士，賊至倡義，得萬餘人，與賊戰，敗沒於陣。

。賊陷樂至，烈婦荆娘不辱死。荆娘，邑人，楊文煥之妾也，買於荊州，因以爲名。文煥卒，守節，城陷，爲賊所得，大罵不受辱，賊殺之。

賊陷潼川，孝廉李永葵死之。永葵，崇禎丙子舉人，魁岸善飲，聞賊據蜀，避老安寺，斷葷絕飲，稱病臥牀，賊至，嚴索，得之。令僞官昇至成都，張目不言，引頸受刃。李錦，中州廩生，賊遣僞官考試，佯狂臥地，迫之，遂閉戶自經。

州進士李爲籥妻吳氏，縊死。孝廉黃纘妻張氏、歐如虹妻黃氏、貢生楊先憲妻朱氏，俱被執，罵賊死。時，賊取朱氏首去，先憲刻木首，附屍葬之。

賊至遂寧，原任教諭姚思孝死之。諸生羅璋戰死。思孝，邑明經，內江縣教諭，賊執之，守義不屈，被殺。時，羅璋奉母避山中，賊圍之，力戰，殺數人，母得脫，璋遇害。

賊遂至蓬溪，邑人譚性妻陳氏，被獲，欲污之，大罵，不從，殺之。至射洪，城中人盡逃，有一老儒遽止之，人告以故，老儒曰：焉有此事？待吾問之。登女牆，見賊卒蝟集，疾聲向賊云：清平世界，爾等率衆圍城，欲謀反乎？獨不畏王法耶？言未畢，而

飛矢集喉，斃城上矣。此殆與桐城二老人相似。

賊寇江南，入桐城，人皆走避，一老人自扶杖出見賊，絮語生平窮苦狀，謂不能具主人禮。賊笑曰：若苦如此，何必更住世間，殺之。

又一老人，赴其戚屬，值家洶洶避賊，老人罵曰：汝曹俱出，家中什物，誰與看守？不懼旁人偷竊。汝等俱去，我止於此。未幾，賊大至，焚其室，老人被殺。

賊將劉進忠，入保寧府，據之。先是，闖賊偽節度馬科、黎玉田（明巡撫降賊者）寇蜀，擾亂川北。獻兵至，二人敗走。陝西賀珍統前鋒王老虎、裨將嚴某（後爲江西提督）、沈鄭復師來爭，馬元利敗走，城復失，及珍回，不守，獻命進忠入據之。

保寧有張桓侯（飛）廟，千年矣；初獻，攻城，夜出巡壘，見一黑大人踞城上，手持蛇矛，足浸江中，驚怖失聲。如是者三夜。獻詢知爲侯神，望空遙祭而去。一城獲全。保寧數被兵，而城中人不至斲盡者，侯之庇也。

通江童子，以抗賊死。童子，通江人，賊犯境，邑令李存性守禦甚嚴，賊不能近，佯爲官兵將襲城，道遇童子，給之曰：勿言我兵也。童子佯應之，且走，將及城門，大呼曰：賊至矣。賊殺之。邑令爲具葬於城西，祭之以文。時，邑人王廷輔妻閻氏，聞賊入，遁深林中，被賊搜執，觸樹未死，罵賊，賊怒殺之。羣鳥環屍，哀鳴不散。

賊至東鄉，貢生冉璘及其子宗孔死之，舉家自焚。冉璘，東鄉恩貢，賊至，挈家避

天台寨，賊追及，同子宗孔被執，不屈死。其母楊氏、妻向氏，偕一家老稚登樓自焚。劍州梓潼等處俱陷於賊。賊遣兵徇梓潼，諸生蒲先春妻趙氏投江死。魏元良妻趙氏投繯死。入劍州，諸生李一鴻妻被執，賊逼之，大罵，剮其腹而死。貢生張公選女逃幸石子嶺，賊追及，登石上罵賊，賊撞其齒落盡，仍罵不絕，以刃穿胸死。入昭化，生員賈允昌母李氏、任如永母吳氏，俱爲賊擄，並罵賊死。入廣元，諸生李猶龍抗節不降，爲賊所殺。

賊將馬元利，下順慶守之。

原任禮部郎中李含乙，起兵復廣安州，不克死之。含乙，渠縣人，由進士任禮部郎中，丁憂里居，賊至，破家募士，得數千人，圍廣安城，幾復，適馬元利來爭，力戰被執，死焉。邑人王樹極，從含乙爲裨將。含乙敗，爲賊所獲，樹極已潰圍出，遙見之，反戈殺數人，被執，亦不屈死。

賊陷西充、南充、營山諸邑，原任御史李完、諸生樊明善、陳懷西等死之。李完，西充進士，官御史，致仕歸，賊入西充，死難。樊明善，南充學生，聞京城破，大慟；時，撫軍龍文光駐節順慶，明善喪服詣軍門曰：鼎湖新逝，臣子不共戴天，公聞樊三日矣，而無所施爲耶？文光深謝之。至是，破家禦賊死。陳懷西，南充武生，賊誘之官，懷西曰：寧作明朝武生，豈爲逆賊元老？賊斬之，懸首東門。其子哀痛而死。時，西充

學生馬孫鸞見賊殺懷西，大罵，割舌死，營山諸生王光先，當賊犯城，率義勇戰於北關，被執脅之降，不從，遇害。大竹武生王蘋，聞賊入川，語其父曰：食國家水土，力不能報，畢命可耳。父然之，及賊至，其父拔刀相迎，殺數賊，力竭死，遂擒蘋；蘋罵不絕口，死之。賊破儀隴，有王爾讀者，邑人王臯家僕也。賊追縣令李時開將及之，爾讀奮身禦賊，令奔脫，爾讀被殺。

其時，婦女死者南充黃氏，氏太史黃輝孫女，夫早卒，教子成名，聞賊至，泣語子曰：爾幸遊泮，我終身苦節，值茲寇亂，敢求活耶？我死，汝弗事賊，即報汝父母矣。遂縊。西充杜氏，避賊於張村溝，被獲，詈賊，不從，斷臂以死。孝廉陳辰女，年十六，未字，值賊至，隨父母走避射洪，爲賊所得，強之行，罵賊，賊怒，殺之。貢生張尙選女，年二十，賊據西充與父母同執，賊給以好語，女大怒，罵賊死。儀隴楊氏、岳池劉氏，俱爲賊所獲，不從，死之。巴州廩生楊日昇妻李氏，被虜，奮身投江死。

### 賊掠眉州。

賊陷夾江，置僞官守之。邑貢生黎應大，潛於家，結鄉鄰之倡義者，以圖恢復。事露，賊支解之。子照斗、照達、照鸞，同日遇害。父子至死，罵不絕口。三日後，猶凜凜有生氣。

賊陷嘉定，改爲府，以僞官任元祐守之。賊入州，執庠生郭大年，殺之。大年妻楊

氏曰：願同夫死，迺出幼子付姑，從麗正門城上躍入江中。

入犍爲，舉人周正、陳天祐抗節死。僞守任元祐，促周正之官，正不從，罵賊，被殺。其子成儒與少弟議以家屬托其叔曰：臣死君，子死父，其分也。迺共奔賊營，抱父屍，大哭，賊並殺之。陳天祐夫妻同執，並拒賊死。賊拘其二女，置輿中，昇經學前，二女抗聲曰：我陳氏女也，往與父母同死一處，斷不玷我鄉里。到營門，見父母屍，躡身撞石，指賊大罵，俱遇害。

初賊索諸生，省試邑人彭大同、張廷機並被難。大同妻任氏，設酒殺，要鄉鄰親戚永訣自縊。廷機妻梅氏，投水死。時稱雙節云。

賊分掠榮縣，知縣秦民湯死之。民湯，漢陽人，賊至，被執不屈，叢射而死。

賊陷敘州，原任湖廣布政司尹伸死之。尹伸，字子求，宜賓人，萬曆戊戌進士，歷官陝西提學、湖廣布政司，以節義文章自負，尤工書法。避亂山中，爲賊搜獲，大罵賊，賊重其名，欲生致之，昇至井研，罵曰益厲，賊不堪，殺之。妻邵氏、妾夏氏、長子尹恩、婦楊氏，並盡節。同邑舉人周元孝，亦以不受僞職死。時，諸生熊兆柱，倡義討賊李師武附之。兆柱被獲，大罵曰：天運至此，任爾戕戮，賊剝皮鞞鼓，懸之城門，令出入者擊之，師武被磔。諸生魚嘉鵬，率衆殺僞官，爲賊所縛，拷訊其黨厲聲曰：自我爲之，恨不擒斬獻逆耳。他人何與？賊副死。諸生劉苞、晏正寅、王應世、俱不屈死。



郭大勳閉門罵賊死。李合宗、梁爲憲械至成都，面罵獻忠死。

時，邑人總督樊一衡，方奉永明王命入川討賊，夫人李氏，方伯文續之女也。家居，爲賊搜執，繫諸郡獄，以辱之。夫人大呼曰：我夫奉行天討，誓必殄滅賊類，繫我何懼？厲罵賊，賊殺之，裂其屍，棄之於途。樊一若妾夏氏，年二十，被執，奪刀自殺。賊怒，懸其髮於梁，支解焉。兵部侍郎劉之綸妻楊氏，孀居，賊至，逼之，夫人曰：我命婦也，豈爲賊屈。賊剄其兩乳而死。諸生余智與妻楊氏，俱執，同罵賊死。周壩有渡子者，業操舟，賊至，命之渡，不應，問船所在，亦不應。賊脅以刃，忿怒拳擊賊，賊殺之。

敘州諸屬邑俱陷，筠連人蘇亮工妻卍氏爲賊挾之行，至鳴鳳岡，墜崖死。高縣人陳徵女三姑，避落角洞中，洞破，投水死。珙縣舉人向科，原任江陵縣，里居，賊入，索之，閤家殉難。慶符人張祖周，聞賊至，語友人曰：百年有盡，何貪生爲？投起純潭死。隆昌諸生劉茲，爲賊所殺，執其妻盧氏，強之行。氏給曰：必見夫屍，迺行。及茲死所，抱屍痛哭，大罵賊，死之。廩生范璵妻胡氏，抱幼女逃，被掠，母子俱死。賊入納谿，邑有二王氏，一爲生員閔翼聖妻，避兵蘆鄉，賊劫之，投縲死。一爲生員易衍禹妻，被獲，不受污，投崖死。

賊入瀘州，紳士韓洪鼎、方旭等死之。洪鼎，州人，以孝廉任澤州牧，歸里，賊至

，同原任推官韓大賓，俱不屈死。方旭及方伯元、口薦祚、鍾子英，皆諸生也，賊掠生員，至營中，有泣訴求脫者，旭叱之曰：我輩受國家養士恩三百年矣，恨不能噬賊肉以報國，尚欲覩顏求活乎？丈夫死即死耳。乞憐何益？賊怒，支解之。伯元亦罵賊被殺，薦祚投水死。子英聞賊至，歎曰：我讀聖賢書，何忍立此世乎？與其妻攜手沈於江。

瀘州衛指揮使王萬春，起兵拒賊，敗死。萬春見賊入所至多降，忿怒，率屯兵拒賊，轉戰數日，兵敗就擒，不屈，並其家死之。

七寶寺僧晞容，糾衆破賊於豹子洞。賊攻豹子洞，晞容奮臂曰：洞中數百生靈，豈可坐視其死？糾鄉勇五百人，拒戰，身先衝殺，賊大敗，洞圍解。於是，簡練精悍，與之相持。先後殺賊千計。一日，賊突至，遂爲所害。先是，瀘有湯名揚者，天啓間闖寇起，集義勇百餘，隨大司馬朱燮元征討，以功授松潘守將。時有邊警，名揚自龍安轉戰，三百里間，築砦堡十數，拒寇累績至副將，流賊入蜀，撫鎮檄名揚爲前鋒，遇僞帥虎頭卜，數戰敗之，賊悉衆圍於二郎關，援兵不至，卒饑戰且死。名揚身被數十鎗，猶舉刀殺賊。賊爭磔之，事聞，賜蔭祠祀焉。

# 蜀碧卷三

## 丹溪生彭導泗磬泉編述

### ——起乙酉、止丁亥

乙酉順治二年（時賊竊據全蜀）春正月，舉人劉道貞以兵復邛，不克，賊滅其家。初，道貞敗賊於小關山，賊還據邛，至是，道貞謀恢復，命子睽度以兵來爭，賊搜獲道貞妻王氏，環刀械頸，令招其子。王氏大罵不從，賊分其屍，投之城外。舉家百口俱死。睽度亦以戰歿（睽度妻馮氏，有詩名，詩見邛志）。

時，賊脅綿州諸生葉大賓牧邛。大賓佯受之，密通紳士軍民相時舉事。始以計給賊將曰：蒲江要害，聞有警須調兵往，賊信之，分其衆千餘去。翌日，又曰：大邑隸邛，係將軍責，恐有變，亦宜調兵往，反分其衆千餘去。賊衆既分，大賓矯令殺賊，帥潰，其卒三千保護州民萬餘，奪西門而去。

三月，故明諸臣起兵攻敘州，取之。初，閣部巴縣王應熊，奉永明王命，總督川湖雲貴軍務，耑辦川寇。時，諸郡准遵義爲王祥所守未破，應熊入居之，縞素誓師，開幕府，傳檄討賊，而總督宜賓樊一蘅適至，命諸郡舊將會師大舉，起甘良臣爲總統，副以

侯天錫、屠龍，合參將楊晨，遊擊馬應試，余朝宗所攜潰卒，得三萬人。是年三月，攻敘州，斬賊數千級，走僞都督張化龍，復其城。馮雙禮來爭，又敗之。孫可望來援，相持一月，一蘄糧盡，退屯古蘭州；展退屯江津，賊迺截朱化龍於羊子嶺。化龍率番兵衝擊之，賊驚潰遁去。是時，副將會英，參政劉鱗長及部將于大海、李占春、張天相等，方破賊於重慶，屬兵十餘萬來，奉一蘄節制。

李研齋長祥記云：獻忠陷成都，蜀殘甲並草澤間諸忠勇，合兵中江、射洪間，約十餘萬，阻山壁水，整飭甲冑。獻忠忌之。時，閣部王應熊駐師遵義，去中江、射洪千餘里，呼應不及。王又愼惜名器，蜀之來言情與請筭付者，多不遂意，軍中舊官稱官，他惟稱義士，無以臨衆，忽傳山中有王，內江王也，使人視之，容貌顧盼，英雄異常，軍中大喜，思得王監國，不受閣部節制，共往迎王。王至，歡呼相賀。因請視事。王不得已，任之，遂於軍中設官職，定尊卑，安養百姓，訓勵士馬，十餘萬衆，無不帖然者。軍中亦爲王建行宮，選后妃，備宮女，募內侍。又拔戰士充卸營，亡何，賊至，出師與戰，大敗，數戰數敗，軍中搖動。王迺自將兵出戰，大捷，賊益兵來，王又出戰，又大捷。生擒數百人，降千餘人。王皆編入御營中。一日，獻忠自以大隊至，對壘未合戰，御營兵噪，各營驚亂。獻自外攻擊，御營從內殺出，十餘萬兵，斬艾奔竄盡矣。內江王，蓋賊也，獻使之來，僞爲王，以破壞我師者。

雅州知州王國臣，以州降賊。國臣，西安人，初通闖將馬嶺繼，又歸獻忠。先與下南道胡寅不睦，將執以與賊，寅逃入土司高克禮家，而土司楊姓者，與高世仇，互相攻殺，楊之喬又欲因亂弑兄，之明降賊，遂執胡寅，並家口數十人，送獻忠殺之。

天全六番招討使楊之明、成都進士朱倬尹、川北舉人鄭延爵，起兵拒賊，敗績，俱死之。之明等合謀起兵，與賊戰於雅州飛仙關，兵衄，俱擒，爲賊劓於會城南門外。延爵逃至總岡山，收兵再戰，沒於陣。

黎州宣慰司馬京及弟亭，起兵討賊。初，賊以蜀人易制，惟黎雅間土司難於驟服，用降人爲招誘，鑄金印齎之，易其章。馬京者，漢將馬岱後也，年十六，得印，擲之地，誓衆不服。時，僞遊擊苗姓率衆赴黎雅任，京密令通把調集番衆與亭攻之，擒僞弁七十餘人，於演武廳申明大義，斬首祭旗，起兵討賊。

馬京、馬亭及土千戶李華宇、指揮丁應選、富莊七姓與賊戰於龍觀川，大破之，斬其僞帥方總兵。京兄弟起兵，令白通使及白寰翠招致富莊七姓子弟頭人姜、黃、奈、李、蔡、包、張等土千戶。李華宇者，年八十矣，亦率衆至，京即以七姓畀之。而海棠堡指揮使丁應選、寧越守備楊起泰，以觀察胡恒之檄，引兵入援，聞恒死，遂與京兄弟合，得兵萬餘，至雅州觀川對岸，與賊大戰，殺數千人，陣擒僞帥方總兵，斬之。賊敗歸，京遂恢復黎雅。

賊大殺僞從官。初，孫可望自漢中還，時僞官連名狀逐之於郊，可望不敢隱，陳之，獻怒其沿故朝陋習，按名棒殺二百人。忽一日，殺從官三百，或言其太甚。獻曰：文官怕没人做耶？因朝會拜伏，呼葵數十下殿，葵嗅者，引出斬之，名曰天殺。又創爲生剝人法。若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僞兵書龔完敬，以道不治，用前法剝剔，實以藁衣冠，以狗於市。一祭酒某，以生辰受諸生禮，僅值千錢，其誅法一如完敬。召諸生集而觀之。僞禮書江鼎鎮，以郊天祝版不敬，杖之百，閣門自經死。右相嚴錫命，家在緜州，獻過其地，見宅第壯麗，即命斬之。

賊大殺紳士，賊各州邑安置僞官，查檢鄉紳學校，詭云選舉，用軍令嚴催上道，不至者孥戮，並坐比隣。既集，令之由東門入，西門出，盡斬之。

賊集諸生，出新製黃旗，縱橫各一丈，令書滿幅大帥字，畫欲如斗，又一筆揮成，能者免死。夾江生員王志道縛草爲筆，以大缸貯墨，濡濡三日，提出直書，不爽毫髮。獻熟視曰：爾有才如此，他日圖我者必爾也。立用祭旗（志道，字念泰，夾江學生，工書，死時，年二十七，余外曾祖也）。

賊詭稱試士，於貢院前，左右設長繩，離地四尺，按名序立，凡身過繩者悉驅至西門外青羊宮殺之，前後近萬人。筆硯委積如山。時惟二十年幼，不及繩，留作書記，一忘其名，一嘉定歐養直也（後賊奔川北，挾之以行，鳳凰山之敗，脫身歸，流寓丹稜，

與余叔祖連姻，所作紀亂一書，載獻事頗詳，今無存矣。又詭試武生。時，禁民間畜馬，武生之至者，命集教場，出廐馬最羸劣者千餘，驅之使騎，甫乘，合營大噪，發巨礮、振金鼓，馬奔人墮，踐踏成泥，賊撫掌大笑。

一云：賊稱帝成都，以出兵數敗，攘袂瞑目，思咀嚼蜀人，會朝天關獲諸生顏天漢等通書，自成大怒，因殺士於青羊宮。

或云：獻兒時隨父販棗至內江，以驢繫紳坊，糞溺汚石柱，紳僕罵之，鞭獻父，喝令以手掬付他所。時，獻在旁，怒目不敢爭，臨去誓云：我復來時，盡殺爾等，方洩我恨。

或云：獻忠敗於郎陽，竄伏深山，饑窘，聞某寺僧饒錢穀，劫之，時有諸生數十在寺肄業，皆避去，而寺僧擅拳勇者百餘人，相與謀曰：我等出敵，彼敗終不忘情，不如嫁禍他人也。遂著諸生巾禦賊。賊大敗，死者頗衆，以是積怨士子，遷戮於蜀。

蜀民共起殺僞守牧令判等官。賊所破郡邑，置守牧令判等官，緝捕百姓。時四方兵大起，民之荼毒未盡者，斬木揭竿，糾集殺賊。一時僞官或刺於庭，或生畀之火，或投之水，幾於殆盡。

秋七月，賊屠成、龍二屬州邑。初，賊自爲聖諭，大言云：天以萬物與人，人無一

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命右相嚴錫命作註解發明之，刻諸石。至是，與僞相汪兆麟，謀遣馬元利、張能奇等分剿成、龍所屬州邑，並長吏誅之。兵到處，有烟火者，將吏必斬。其偏裨不忍行刑，多自經於道路。有一縣人，先期聞之，向酒家索醉聽死。酒家一日累千金，初大喜，繼又大慟，皆叉手委股以就割剝，無一人得或免者。

僞撫南劉文秀屠邛州。文秀復至邛，取遺民萬餘家，悉屠之。又殺僧道千人。於是行盡剿法，立搜山、望烟等頭目，踪跡高山大谷有匿崖洞者，舉火薰之。邛、蒲二百里盪爲血肉之場矣。

劉文秀入丹稜，屠之。賊陷丹稜，踞其署，驅城中民於西門外濟橋殺之，屍與橋平，水爲之壅。又遣兵搜鄉，以長繩聯絡男婦，每數十爲一羣，賊前後各一人，跨刀執杖，擁至江陵廟殲焉。遂剽北門山爲教場，操兵三月而去。

先大父五吾公，諱萬崑，時謀拒賊，僞持牛酒偵賊營，閉軍止焉，縛見酋，以計免，且給賊旗持歸，聚壯勇守險阨，賊入鄉者輒殺之。一日，有打糧賊三百人突至，設伏擒獲，誅之於三溪口。賊不敢近，一鄉獲全。

賊入洪雅。邑人祝之茂妻楊氏、之至妻妾二陳氏、之恒妻宿氏、之郊妻王氏、少女祝氏，皆庠生祝錢之媳與女也。避亂山中，爲賊所劫，六氏拜別父母，俱投水死。

邑人余飛率衆破賊於花溪。花溪去縣四十里，背枕飛仙關，前面青衣水，極爲險要



，賊至，飛誓衆拒之，預伏壯勇數百人於山谷，而以羸弱者誘賊。賊逐入隘中，伏發，急不得出。飛奮勇截殺，斬獲二千人，賊大沮喪，沿江遁。

賊攻南安鎮，千總周鼎昌大破之，奔還成都。賊由青衣江下夾江，攻南安鎮，邑人周鼎昌以千總奉閣部王應熊檄來保鄉里，豎木爲城，率衆拒守，賊攻不下，因作浮橋爲長圍計。鼎昌令善泅者潛泳水中，而腰鎌以斷橋絡，賊將卒沈水中，餘賊反奔南岸，鼎昌蹙攻之，賊大敗北，其所擄掠，喪亡幾盡，奔還成都，不復至。

賊除成都居民。初，賊陷成都，大殺三日，以孫可望諫少止。因列兵爲甬道，簡閱其民，壯男少婦，選入營中，民間父子夫婦皆失散，無復聚者。已而遣兵四出，脅令歸誠，所在郡邑，建官分理，征輸苛暴，殘殺日滋。民心憤畏，合謀拒賊，遂殺僞官。獻遂詐言於衆曰：有天書夜墜庭中，命我剿絕蜀人，違者罪不細，因聯百姓十人爲一縛，驅至中園盡殺之（中園，先主昔日練兵處也）。

冬十有二月，賊殺醫僧匠役。太醫院有舊製銅人，賊以楮幕其關節，召諸醫至，考驗鍼砭，內有一穴，差者立死，一時業醫者皆盡。

太慈寺僧近千人，初因藏一宗室，闔寺俱斬。至是，並拘會城內外寺院僧道戮之。初蜀，織工甲天下，特設織錦坊，供御用，而蜀始封。獻王好學，招致天下名刻書傭，集成都，故蜀多巧匠。至此盡於賊手，無一存者。或曰：孫可望獨留錦工十三家，

後隨奔雲南，今通海緞，其遺製也。

丙戌順治三年（是歲十二月，獻忠伏誅）。春正月初五日，賊將狄三品等屠眉州。先是，乙酉十月，賊遣僞帥狄三品等驅眉。是年正月初五日，忽下令驅城中人集道姑巷原田壩上，至則以兵圍之數重，凡五千餘人，悉殺之。

時，賊入川南，先期傳令云：除城盡剿，民不悟，以爲入城可免也。扶老挈幼，求避城中，故賊至得聚而殺之。而城中居人，或知其故，預有免脫者。

眉民陳登皞，倡義破賊於醴泉河，又破之於東館，賊遁。登皞，眉州里民，混字鐵脚板，憤賊酷，裂衣爲旗，招集四鄉遺民，得數千，樹柵醴泉河上，賊攻之，登皞率衆，白梃鋤耨，一戰殺賊三百。賊懼，從間道潛移東館。登皞復遣壯士持酒米雞豚迎於道。賊納之營中，夜半，襲賊營，壯士從中鼓噪殺出，賊大駭競奔，復斬首數百級。賊遠遁。登皞自是以鐵勝名營，倡義者悉歸之。二年中無一騎敢犯境者。後爲嘉定向成功所殺。成功亦當時起兵拒賊人也。

三月，參將楊展恢復川南。初，賊取嘉定，置僞官守之。展起師，潛身入犍爲，擒殺僞令，州人聞，爭開門迎展，僞太守逃去，展遂取嘉定。獻遣劉文秀、狄三品來攻，爲展所敗，退回成都。展遂合遊擊馬應試，盡復嘉、眉、邛、雅諸州邑。於時，故總兵賈聯登及中軍楊維棟取資、簡，侯天錫、高明佐取瀘州，李占春、于大海守涪陵，其他

據城邑奉調者，洪、雅則曹勛及監軍范文光，松、茂則監軍僉事詹天顏，夔、萬則譚宏、譚誼，樊一衡移駐納谿，居中調度，與督師應熊會瀘州，檄諸路刻期並進，獻始畏懼。

賊殺所獲婦女小兒。賊以婦女累人心。悉令殺之。有孕者剖腹，以驗男女；又取小兒每數百爲一羣，圍以火城，貫以矛戟，視其奔走呼號以爲樂。

賊分道搜殺四路遺民：賊以遺民逐殺僞官，而四方兵漸日益迫，忿然曰：川人尙未盡耶？自我得之，自我滅之，不留毫末貽他人也。於是，令僞帥孫可望等四將軍，分道出屠，窮鄉僻壤，深崖峻谷，無不搜及，得男手足二百雙者，授把總；女倍之。官以次進階。可望等或日殺四五縣不等，童稚手足不計，止計壯男女手足，寅出酉還，比賞格，有踰十倍者，獎以爲能。有一卒日殺數百人，立擢至都督。嗣後賊營公侯伯甚多，皆屠川民積功所致也。正月出，五月回，上功疏，可望一起殺男女若干萬，文秀一路殺男女若干萬，定國一路殺男女若干萬，能奇一路殺男女若干萬。獻忠自領者，名爲御營老府，其數自計之，人不得而知也。又有振武、南廠、七星、治平、虎賁、虎威、中廠、八卦、三奇、隆興、金戈、天討、神策、三才、太平、志正、龍韜、虎略、決勝、宣威、果勇等營，分屠川南川北，而王尙禮在成都復收近城未盡之民，填之江中。蜀民於此，眞無子遺矣。

賊檢殺衛軍及各營新兵。獻賊復檢各衛軍及各營新兵年十五歲以上者殺之。各起會計所殺衛軍七十五萬有奇，兵二十三萬六千有奇，家口三十二萬。自成都北威鳳山起，至南門。桐子園，綿亘七十餘里，屍積若喬嶽然。

賊攻川南諸州縣，俱大敗而回，洩怒士卒，以婦女財物累衆軍心，不肯致死，移營之日，有金銀必棄，有婦女必殺，其留屯久者，或已成夫妻，有子女，軍行發令，輒大慟，毀中園一浮圖，穴其下，置礮崩之，兵之壓而死者萬人。又伐木造船數千，由山路曳入水，或數十里，或百里，稍怠而休者立死。若闔營犯法，裝大艦沈之江中。於是，左右親信各生畏心矣。南門營、中六營兵懼誅，開門散走，差豹韜等四營追及於大儀，三千餘人盡坑之。

獻忠欲北行入陝，惡其黨太多。曰：吾初起草澤，從者五百人，所至無敵。今日益多，前年出漢中，爲賀珍所敗，非爲將者習富貴不用命，即爲兵者有所貪戀懷二心。吾欲止留發難時舊人，即家口多者亦汰之，則人人自輕便，所向無前。汪兆麟怨史之曰：恐兵知而先諫奈何？不若先立法責之，各將軍都督等多置邏者，以伺察營伍有偶語者及微過，俱置之法，並連坐。如此，則殺之有名，無覺者矣。密議已定，諸營尙未知，猶習故態，角射酗酒，縱博嬉笑，怒罵如平時。邏者至，輒收治，自誣服，並及其家。是日所殺即十萬餘人。於是，人人惴惴，無敢出一言者。邏者無所得，每於夜靜踰垣穴壁

，入伏雷下及牀第幃幕間竊聽，但有笑語，即躍出收繫，並其家屠之。

賊大殺僞都督總兵等官。僞總兵溫自讓，延川人，不忍無辜戮其下，棄妻子，夜率所部百餘遁去。獻自引驍騎追之，自讓走脫，所部兵俱自殺。他如僞右軍都督米脂張君用、八卦營汝州王明、振武營麻城洪正隆、隆興營涇陽郭允、三奇營鳳陽宋官、永定營合肥郭尙義、三才營山東婁文、干城營六安汪萬象、援剿營寶雞彭心見、決勝營周尙賢、定遠營張成中、廠營萬縣杜興文、英勇營黃崗張其在、天威營開封王見明、龍韜營麻城商元及志義、天討、金戈、神策、虎威、虎賁、豹韜、虎略等營總兵失其名，俱以搜括無功坐狗庇誅殺，或剝皮死，並其家口部落盡斬於河。

賊嗜殺，出天性，偶夜靜無事，忽云此時無可殺者，遂令殺其妻及愛妾數十人，惟一子亦殺之，令素嚴，無敢爭者。晨興，召諸妻妾左右以告，則又怒其不言。舉左右奴隸數百人，悉殺之。嘗怒目視一童子辟易，病二日死，其殘虐如此。又禁不得私藏金銀，有至一兩者家坐誅，十兩者生剝其皮。人或沈井中，或窖幽室，被獲亦按連坐法；告捕者即以其家妻妾馬匹給之。於是，豪奴悍婢，爭訟其主焉。

賊天性特與人殊，恒醉柔而醒暴。一日不流血滿前，其心不樂。嘗厭苦朝會，擲所御冠，舉足蹈其中，索侍者帽，著之迺快。

殺人之令，有以語犯死者，有以事犯死者，有令健卒羅織而按戶以死者，有言事小

兒夜行街巷聽人陰談白堊識其門而收之以死者，一小兒聞人俚語曰：張家長、李家短，具陳之獻。獻笑曰：此我家勝自成之兆也。遽命釋焉。

殺人之名，割手足謂之匏奴，分夾脊謂之邊地，鎗其背於空中謂之雪鰓，以火城圍

炙小兒謂之貫劇，抽善走之筋、斫婦人之足、碎人肝以飼馬、張人皮以懸市。又剝皮者，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鳥展翅，率踰日始絕，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

賊盡墮州邑城。遣僞將分墮之。

按磔牛犬。時令取犬牛盡磔之，毋爲後人遺種。

參將楊展大破賊於江口，焚其舟，賊奔還。獻聞展兵勢甚盛，大懼，率兵十數萬，裝金寶數千艘，順流東下，與展決戰。且欲乘勢走楚，變姓名，作巨商也。展聞逆於彭山之江口，縱火大戰，燒沈其舟，賊奔北，士卒輜重喪亡幾盡。復走還成都。展取所遺金寶，以益軍儲，自是富強甲諸將（至今居民時於江底獲大鞘，其金銀鐫有各州邑名號）。

王祥、曾英以兵趨成都。王祥，綦江人，勇悍著聞，爲九圍子隘官，守邊義，賊不敢窺。至是，與曾英進兵討賊，賊益畏蜀將，遂決意行矣。

賊毀藩府，走川北。獻自江口敗還，勢不振，又聞王祥、曾英近資簡，決走川北，

將所餘蜀府金銀鑄餅，及瑤寶等物，用法移錦江，錮其流，穿穴數仞實之，因盡殺鑿工，下土石掩蓋，然後決堤放流，使後來者不得發。名曰錮金。又盡毀宮殿，墮砌堙井，焚市肆而逃。時府殿下有盤龍石柱二，名擎天柱，賊行，取紗羅等物雜裹數十層，以油浸之。三日後舉火，烈焰冲天，竟一晝夜而柱枯折。

楊展追賊於漢州，不及，封遺骨而還。展聞賊遁，急引兵追之，至漢州，賊已去遠，因盡收暴莽骸骨叢葬焉。識其禍曰：余奉命討賊，提師過此，憐爾白骨之慘，用加黃壤之封。

冬十有二月，王師西征，追賊於鳳凰山，擊之，獻忠伏誅。賊保寧守將劉進忠部下多蜀人，獻至惡之，謀坑其衆，漏言於闖者，進忠大恐。獻忠又下僞詔用秦人鄙語罵進忠，進忠忿怒，時我朝肅王方奉命西征至漢中，進忠赴師迎降。王問獻忠所在。曰：在南充、西充交界金山鋪，去此千餘里，馳五晝夜可及。王命導師疾行，至西充之鳳凰山，會大霧，王潛勒軍登山，賊諜者知之以告。獻素驕，又以進忠守朝天關，不虞大兵之至也。斬諜者以徇。曰：此羣盜求食耳。敵兵豈能越朝天關耶？少頃，又告，又斬之。三報，亦斬。王謂得之，揮鐵騎促賊營。時方辰食，獻衣飛蟒，半臂，含飯，率牙將數十人，倉皇出視。進忠指善射者韋京雅布蘭射之，一矢中其喉，拔矢視之，曰：果然大兵也。逃伏積薪下，我兵尋得，曳出縛之，王迺拔佩刀仰而祝天曰：獻忠罪惡滔天，毒流

萬姓；子受天子命奉行天誅，謹敢爲百姓復仇。祝訖，親加刃於獻，磔殺之。尸之轅門，士女往斫之，骨肉糜爛殆盡。獻臨誅，猶怒目視其部下之降者。四養子兵潰東走。一說獻忠被射時，拔箭在手，向陣大言曰：咱生在燕子嶺，死在鳳凰山，伏蛟而斃。

獻在成都，忽謂今入厄運，三年中莫可支吾，獨有遯世埋名入深山苦修數載可免耳。過此，仍橫行天下。欲入武當爲道士，不果，伏誅，時年四十一。

初，成都東門外沿江十里，有鎖江橋，橋畔有迴瀾塔，萬曆中布政使余一龍所建。獻登其上，見內城宮殿，語從官云：橋是弓，塔是箭，彎弓正射承天殿，遽命毀之，就其地修築將臺，穿空取磚，至四丈餘，得一古碑，上有篆文云：修塔余一龍，拆塔張獻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川北，毒氣播川東。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炎興元年諸葛孔明記。至肅王督師攻獻於西充射殺之，迺知吹簫不用竹，蓋肅字也。

獻初破武昌，有大志，不甚殘殺，改府曰天授，江夏縣爲上江縣。鑄西王之寶。嘗題詩黃鶴樓，令其下和之。以周文江爲兵部尙書，張其尊爲前軍都督，李時榮爲巡撫，謝鳳洲爲守道，蕭彥爲巡道，陳六馭爲學道，給僞勅印，各予賞賜有差。開科取七十八人，補二十一州縣，詐收人心，未若入蜀之酷烈也。

甲申十一月初十，賊忽驅人至成都東門外洪順橋殺之，舉刃時迅雷奮擊者三。



獻怒指天曰：爾放我下界殺人，今迺以雷嚇我耶？用三礮還擊之。是日死骸激水，橋爲之折（或曰：即今九眼橋，獻所復修者）。

獻敗時，有姪某潛身削髮，隱於灌縣之三十六峰，號疤和尚。世定後，時時出遊，各伯楚錫公珩遇之，問賊曩事云：獻忠初起，原圖脫禍，無意殺人，至湖廣率同輩五六，夜盜武當山大廟金頂鬚上，見王靈官持鞭喝云：快去，備非上帝放汝收生，定打殺汝。因此自負爲奉天殺人云（獻姪面有火藥燒痕，故號疤和尚，問其名，終不答。康熙四十年，其人尙在）。

或云殺諸生時，每人給一元寶金頂於首，東入西出，斬一生，取一寶回，笑曰：從寶頭孕殺爾，還是我的。

賊每屠一方，標記所殺人數儲竹園中，人頭幾大堆，人手掌幾大堆，人耳鼻幾大堆，所過處皆有記。

賊遇病弱者，多割鼻斫手；斫手之令，男左女右，若誤伸者，兩手俱斫。好小兒幼女，棄道旁，觀馬足，或擲之空中，以刃迎之。

賊酷好朋友，遇相知，徹夜歡飲不懈；及去，厚贈之，而預遣人伏中途，斬其首，歸納櫝中，載之以隨。軍中獨飲不樂，令人啓櫝曰：請好友來取頭，遍列席間，持盞酌勸，款洽若對生人者。名爲聚首歡宴。

賊斫婦女小足，疊纍成峰，與愛妾酣飲其下，忽仰視云，更得一足，合尖方好。妾舉足劇曰：此何如？獻云：使得，立命斫之。

一云：賊偶沾瘡疾，對天曰：疾愈，富貢朝天蠟燭二盤。衆不解也。比疾起，令斫婦女小足，堆積兩峰，將焚之，必欲以最窄者置於上，遍斬無當意者，忽見己之妾足最窄，遂斫之，溉以油燃之，其臭達天，獻爲樂。

賊殺人時，有峨眉張姓者，爲賊殺於南關外，頸裂而喉未殊，伏積屍中，夜定後，見有呵道來者，威儀赫奕，儼如王公，既至，令吏持冊按名點屍，每一呼死者，提頭起立點畢去。張訝其無名，起詢從者云，府都城隍也，張隨蘇沿堰渠伏行數十里，天明逸去。至康熙六十年尚存，頸上刀痕宛然，人呼爲張斫頸。子孫甚衆，亦有登庠者，每向人言獻時事。

或云：賊欲屠保寧，府屬禪僧破山爲民請命，賊令持犬豕肉以進。曰：和尚噉此者從汝。破山曰：老僧爲百萬生靈，忍惜如來一戒乎？遂嘗數臠，賊因免之。

賊所過處，公廨、民居、園林、亭館、寺觀、樓閣，悉爲瓦礫，所存者惟文昌、關帝二祠。蓋關帝，秦人所尊，而文昌則彼推尊爲太祖高皇帝者也。故重修七曲山大廟，又建關帝祠於東，皆極鉅麗。

或云：獻過梓潼，夢文昌帝君傲之，欲致祭，令士人爲文獻，不解，輒殺之。

蜀士被禍甚衆，後屢易皆不屬意。獻大聲曰：咱自做，咱念爾輩書之。其文曰：咱老子姓張，爾也姓張，累甚嚇咱老子，咱與爾聯了宗罷。尙享。今川人常以爲笑。又云：獻初過梓潼，夜夢人以宗弟紅束來謁，誠以勿殺邑民。晨起，詢人曰：此文昌帝君也。神姓張。獻云：咱一家兄弟人，何忍殺之，梓潼得全。

羅江縣南落鳳坡，有漢龍鳳二公祠祀武侯、龐士元。獻將張可望燬之，夜夢士元爲厲，懼而新之，壯麗倍往日。

初，張獻忠破荊州，召惠府樂戶十數行酒，內瓊枝者，色藝出羣，獻命之名曰：我雖賤，豈肯以歌侑酒賊觴，毅然弗從，以刃挾之。曰：汝技止此耳，我不畏死，奈我何哉！獻忠嚮之，喂犬。

同時，有曼仙者，獻忠亦召至，極逞技能，刻意逢迎，獻忠大悅，寵倖無比。獻忠每夜將寢，必豪飲，曼仙侍，置毒於酒，滿斟酒以奉。獻忠妮之，以手挽其頸曰：汝先飲此。卻之不得，立飲而斃。獻忠始覺，碎裂其屍。

夾江有僞令王某者，進新荔枝於賊，剖其中，漬之以鹽。獻大怒，令近侍王珂就縣署斬之，既遣，左右曰：彼鄉人也，不識好惡，罪不至死。獻遽云：你說的是，即傳旨去。其旨爲奉天承運皇帝的曰：王珂你回來，饒了夾江那個龜知縣罷（僞詔，資陽有人藏之，今存）。

獻忠有號曰敬軒，在房穀受招時自取也（見於破耶陽日方岳宗之呼）。有云：百姓剖獻屍，見其心黑如墨，或傳其心扁而無肝。

獻埋屍處叢草如棘，誤觸之，輒成大難。又常有黑虎守墳，噬人，人皆遠之。敘州有人避賊，逃入深山，草木食既久，與麋鹿無異，後見官兵，以爲賊復至也，驚走上山，行步如飛，追者莫及，其身皆有毛云。

邛蒲、丹稜間，當賊過時，有數人逃入深箐中，夜出，見一黑人跨山而下，至死人叢拾其頭，兩手扶裂吸髓而去。明起視之，無遺腦矣。蓋夜叉之屬也。

寄園寄所寄云：獻忠開科取士，會試進士得一百二十人，狀元張大受，華陽縣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頗善弓馬，羣臣諂獻忠，咸進表疏稱賀。謂皇上龍飛，首科得天下奇才爲鼎元，此實天降大賢助陛下，不日四海一統，即此可卜也。獻忠大悅，召大受，其人果儀表豐偉，氣象軒昂，兼之年齒少壯，服飾華美，獻忠一見大悅，左右見獻忠欣悅，又從旁交口稱譽，以爲奇士，古今所未有。獻喜不勝，賞賜金幣刀馬至十餘種。次日，大受入朝謝恩，面見獻忠，左右文武復從旁譽其聰明學問及詩文畫一切技藝。獻忠愈喜，召入宮，賜宴，諸臣陪宴，歡樂竟日，臨散，以席間金銀器皿盡賜之。次早，大受復入朝謝恩，叩首畢，諸臣復再拜曰：陛下龍飛之始，天賜賢人，輔佐聖明，此國運昌明，萬年丕休之象，陛下當圖其像，傳播

遠方，使知我國得人，如此奇異，則敵可不戰而服矣。獻忠大悅，遂召畫工，圖其形像。又大宴羣臣，盡歡。羣臣席間又極口稱譽，獻忠復賞賜美女十人，甲第一區，家丁二十人。次日，獻忠坐朝，文武兩班方集，鴻臚寺上奏，新狀元午門外謝聖恩畢，將入朝面謝聖恩。獻忠忽頓蹙曰：這驢養的，啗老子愛得他緊，但一見他，心上就愛得過不的，啗老子有些怕看見他，你們快些與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來見啗老子。凡流賊以殺人爲打發，如盡殺其衆，則謂之收拾也。諸臣承命，即刻便將大受綁去殺之，並傳令將大受全家及所賜美女、家丁盡數斬戮，不留人（此事蜀中少傳）。

蜀中古跡盡燬於賊，惟李衛公籌邊樓在保縣城中，賊未至，故至今猶存。

僞平東孫可望等東走，復陷重慶，守將會英死之。初，英起兵合州，以涇陽李占春、項城于大海爲左右，二人皆英腹心舊將，以勇聞。一鼓克復重慶，而邑紳刀化神集土人助英，共結陣塗山下，水陸聯進四十里。獻聞之，顧劉文秀曰：楊展不足忌，重慶要害，地不可失，因遣文秀往爭之。英令占春、大海逆之多功城，文秀大敗而還。至是，大兵誅獻，僞平東可望四將之兵潰而東下。時英守重慶，賊突至佛圖關，出英不意攻之，英中矢而顛於渝河以歿。李占春、于大海收殘卒二千，退入涪州。英，福建人，以偏裨著功夔門，累績至總兵，永明王假制封平蜀侯，威名爲賊所憚，起兵時欲屯田重慶，

督師王應熊不許，有識者惜之。

孫可望陷綦江。有四姑羅氏女，年十四，其父六道，引匿老鶴沱邊，被搜，投水死。邑人翁臺妻康氏，爲賊所獲，不辱，殺之。

督師王應熊卒於畢節。可望等兵至，應熊力不支，遁入永寧，旋卒於畢節衛。一子陽禧，死亂兵中，竟無後。應熊，巴縣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其行述具載明史。

丁亥順治四年（是歲，明孽各分據蜀）春正月，孫可望等陷遵義。初，賊據全川，惟遵義未下，爲王祥所守，及獻誅，可望等四僞將東走，大兵追之，以糧盡引還，賊遂陷遵義。

樊一衡再駐江上。我師既還，王祥等入保、順二郡，一衡復駐兵江上，爲收蜀計。上書永明王。王以爲戶、兵二部尙書，加太子太傅。諸將祥等進爵有差。時，于大海據雲陽，李占春據涪州，袁韜據重慶，譚詣據巫山，譚文據萬縣，譚宏據天字城，侯天錫據永寧，馬應試據瀘州，王祥據遵義，楊展據嘉定，朱化龍、曹勳等各據地自擅，而宗室朱容藩，故偏沅撫李乾德以總制至，楊喬然、江爾文以巡撫至，各署置官。於是，全川盡附永明王。

孫可望攻永寧，知州曾異撰死之。異撰，榮昌舉人，知永寧州，賊至，州人望風欲遁。時，江津進士程玉明、貢生龔懋勳在州署，謀於異撰曰：州據盤江天險，扼吭金滇

，棄之不守，非人臣義也。異撰因激兵士竭力拒守，賊大至，城陷，閤室自焚，玉明、懋勳俱投火死。自是，黔西諸郡望風瓦解。

孫可望入雲南。可望既下貴州諸郡邑，遂直趨雲南，取會城，據之（滇事別見）。時，蜀人死於滇者，巡按羅國瓛、夏衍虞、王運開及弟運閱。

國瓛，嘉定人，崇禎癸未進士，巡按雲南。衍虞，江津舉人，曲靖司李署道事。雲南破，衍虞與國瓛書，約義舉兵，事覺，二人俱盡室死。

王運開，字亘籙，夾江人，崇禎庚午孝廉，爲永昌推官。可望兵攻永昌，運開結同官協力禦守，以圖外應，城陷，整衣冠，向北再拜死之。

運閱，字亨籙，壬午舉人，蜀亂，往滇避禍，且以省兄，及至永昌陷，運開死，迺口占曰：行來漸近永昌府，吾兄英靈如欲語，弟兄不作兩截人，魂魄同歸見父母。遂投江死，滇人至今以雙忠稱之。





## 蜀碧卷四

丹溪生彭導泗磬泉編述

### 起順治戊子、止仁皇帝康熙二年癸卯

先是，崇禎中，川賊有姚天動、黃龍，聚黨劫掠，巡撫陳士奇及道臣陳其赤、葛徵奇、郡守王行儉、巴令王錫、營將趙榮貴等，設奇夾擊，斬賊一千七百有奇，生擒渠魁馬超、一斗麻、代天王等二十餘人，賊奔脫他徙，而沔縣人袁韜，因姦嬖事發，逃投響馬賊馬潮、胡九思等，繼踵姚、黃，日事掠殺，及獻入，遂乘勢據蓬州、儀隴、南部各地方，殺老幼，擄精壯，掘墓開墳，生死無得免者。數年間，烏合愈衆，分爲十二大隊。時，歲饑，賊以人爲食。順治二年，我巡撫李國英大破諸賊於遂寧之曠虛壩，九思、潮等走死，韜以殘卒數百奔川東，歸樊一衝。

諸賊或稱四家，或稱十三家，袁韜、武大定及夔州譚文、譚詣、譚宏、巫山劉體純、酆城胡明道、金城姚玉川、施州衛王光興，皆甚著。其王有進、景果勒、張顯、劉惟靈、白蛟龍、楊炳英、李世傑等，莫可稽考，總所謂十三家賊也。

又獻忠未敗，李自成之衆先潰出關，袁宗第、賀珍之徒，偕郝搖旗、李本榮、黨守

素、李永亨等約結十三家，出入巴渠、巫峽間，則所謂西山寇也。

又各州縣亂民，號土暴子，以打衙蠹爲名，凡胥吏之有聲者，糾衆擒之，或投之水，或畀諸火，甚則鬻食其肉。官司束手，無可如何。而一時紳士家豪奴悍僕，戕滅其主，起而相應，深山大谷中，豎寨柵，標旗幟，攻劫鄉里，以人爲糧。其惡殆與獻等。其時，川南、川北畏土暴子甚於流賊也。

戊子順治五年（明孽尙分據蜀）蜀大饑，人相食。先是，丙戌、丁亥，連歲海饑，至是彌甚。赤地千里，糲米一斗價二十金，蕎麥一斗價七八金，久之亦無賣者。蒿芹、木葉，取食殆盡。時有裹珍珠二升易一麵不得而殆，有持數百金買一飽不得而死。於是人皆相食，道路餓殍，剝取殆盡，無所得，父子、兄弟、夫妻，轉相賊殺。其食人之法，亦有如下。羹羊、饒把、火和、骨爛等名目，雞肋篇所載云云也。

外王父遜菴先生云：往時避寇山中，經過一茅屋，突烟騰起，疑爲居人，直入，見釜中所煮皆入手掌腿足等物，駭愕失聲。時幸主者出外，不然難免。

家老僕云：宅外里許，有餓死於道者，某某謀夜定剝之，至則止存一頭，先爲人所攫矣。余兒時見親故中，老叟數人，目黃如蠟，詢之，皆啖人肝所致者。

眉州民有陳六玉、劉尙等，居城南外五里賀家橋，有李三樹，熟而不取，計以誑行人，使之竊李，掩擒殺食，前後所食甚衆。庚寅年事定，被害民陳五春首於官

，捕大玉等斬之，民始安枕。

其時，瘧疫流行，有六頭瘟，頭發腫赤，六幾如斗；有馬眼睛，雙眸黃六，森然挺露；有馬蹄瘟，自膝至脛，青腫如一，狀似馬蹄。三病，中者不救。

又鬼魅白晝出見，與人爭道，夜則聚於室中，噪聒不休。其名夢魂魔者，人方就枕，隱隱有物，攝魂去，旁有覺者，疾呼可活，少頃難救。抹臉魔者，黃昏時，面皮自脫若剝削，然不知所之。二物來時，形影模糊，死者甚衆，蓋殺劫之餘也（故老云：夢魂魔可以趕逐，而抹臉魔必明火震鼓以守之，最難防備）。

又遭亂既久，城中雜樹鬱鬱成林，人家遺犬，食賊所殺人肉，多鋸牙若猛獸，羣聚爲寨，利刀不能攻，爲害滋甚。又多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然穿屋顛，踰城樓而下，搜其人，必重傷，斃即棄去，不盡食也。白晝入城市，遺民數十家，日報爲虎所害，有經數日而一縣之人俱盡殘者。

諸將相攻。時，全川未附諸將，據地自擅，故巡撫李乾德者少遇異人，授天書，善占驗，諸將中惟許袁韜、武大定。韜故姚、黃餘孽、大定則小紅狼別也。乾德欲與就功，結二人爲心腹。先是，李占春部將董子金有萬縣湖灘之戰，韜亦返鬪，入佛圖關，規重慶爲己功，長至六會，韜自以位高，踞李上，占春不平，心惡之。乾德又陰爲搆難，占春遂並惡乾德。乾德夜坐船屋，仰視星氣咄咄，謂今夕主急兵，徒步走匿崖谷。頃之

，占春襲袁不克，搜乾德船，無所得，取其孥以爲質。韜聞乾德亡，大哭，既迎至，甚喜。占春是日亦歸其孥。袁、武遂居重慶。占春駐涪州之西平壩，四面阻水，結萬將營，賓客多歸之。于大海壁忠州花陵河，與李膺齒。遵義守將王祥忌於李之盛，而又欲爲好於袁也，詐請占春議事，伏兵執之，軍中守者懈，占春踰垣出，殺追者，一日夜歸其壩上營，祥尋與韜兩相責望，而楊展亦與祥有隙，遣子璟新攻之。璟新先襲殺馬應試，與祥戰敗歸，因是諸將相惡。

袁韜、武大定歸楊展。袁、武久駐重慶，士卒饑，李乾德遣人說展，與合兵，因其餉，展喜納之，誓爲兄弟，徙韜屯犍爲，大定屯青神，厚給其貲，共犄角以防賊。

己丑順治六年（是歲，明孽相圖，賊復自滇入蜀），朱容藩自稱楚世子，建行臺於夔州，稱制拜封。時，楊喬然已進總督，范文光巡撫川南，呂大器以大學士來督師，皆惡容藩，共謀誅之。

李乾德使降賊袁韜、武大定刺楊展。李占春素與展善，展以銀萬兩、米萬石餽之，袁、武不說，乾德怨展遇己簡略，陰勸袁、武圖展，三人合謀。會展壽，詭稱介置宴於犍爲請之，展坦然不疑，以一僮隨往，既至，三人益爲恭謹，疊相酬勸，展連飛數十觥，大醉，昇之密室，令力士刺之。展起家武科，以進士第三人及第，智勇冠諸將。獻賊深畏之。川西東之起兵者，倚爲長城，既死，人心解體，士無固志矣。是時，已進爵華

陽伯。

袁韜、武大定圍嘉定三月，陷之。袁、武賺殺展，以兵圍嘉定。展子璟新力拒之。三月，城陷，璟新以親丁三百騎逃出，其妻陳氏指袁、武罵曰：爾等窮來依我，我先人處以縣邑，資以多財，何負於爾，迺圖我家，真喪心犬彘也。袁、武殺之，悉併展之貲與衆，乾德遂勸袁、武保據嘉定（景新，崇禎壬午武舉，展長子）。

時，州生員帥正邦母馮氏守寡，有姿，袁、武強迫入贅，馮氏舉簪自刺死。

李占春聞展被害，率兵爲展報仇，不勝。而歸。曹勛，與展刎頸交，時亦默然而阻。樊一蘅投書責乾德曰：嘉陵、峨眉間，二三遺民，不與獻忠之難者，楊將軍力也。且背施忘好，而取人杯酒之間，天下其謂我何？乾德笑以爲救時大計，詎豎儒所能知耶！然蜀紳士無不切齒乾德者。

初，王應熊既歿，兵部尙書呂大器奉永明王命來川，至涪州，與將軍李占春深相結，楊展及于大海、胡雲鳳、袁韜、武大定、譚宏、譚詣、譚文以下皆受約束。大器因歷遍諸鎮，謂監軍道陳計長曰：楊展志大而疎，袁韜、武大定忍而好殺，王祥庸懦不足仗，事尚可爲乎？後忽於石砮司夜遁，走黔之獨山州，鬱鬱疽發背卒。

庚寅順治七年（賊與明孽各分據蜀），朱容藩敗死榮陽。容藩據夔府，自稱天下兵馬副元帥，呂大器檄李占春、于大海討之，容藩窘，迺北依二譚兵，以攻石砮。占春來

援，容藩兵敗，走死滎陽。

秋九月，孫可望復遣兵圖蜀。可望在滇，聞袁韜、武大定賊害楊展，將圖蜀，迺上書永明王，爲展訟寃，使王自奇將兵向川南，而別遣劉文秀、白文選取遵義。

劉文秀攻王祥於烏江，祥敗，自刎死。文秀、文選等以兵至烏江，王祥力戰，不勝，自刎死。文秀降其衆二十萬，盡收遵義地。初，獻入蜀，畏祥不敢窺遵義，前後拒守凡八年。至是敗死，聞者惜之。時已晉爵綦江伯。

劉文秀渡金沙江，攻建昌。原任長沙知縣高明死之。文秀遣別將盧名臣，取重慶，而已引兵渡金沙江，攻建昌。高明集士民拒於焦家屯，賊兵勢衆，力不敵。歎曰：我受朝廷官，豈可從賊乎？遂盡室自焚死。

劉文秀攻陷越雋。寇攻城，指揮王自敏、妻周氏知不免，謂所親唐氏曰：前後等死耳。他日恐其遲也，遂挽唐氏閤室自焚。同時王氏、俞氏、宋氏、唐氏俱赴火死，皆受聘於人而未嫁者。

劉文秀攻黎州，土于戶馬亭、李華宇等戰死。初，亭、華宇及楊起泰等，佐馬京破賊於龍觀川，賊敗去沈黎，不被寇者數年，京卒，亭襲爲千戶。文秀至，竭力拒守，被執，不屈死。華宇苦戰，爲賊擒，副之。時年八十四。指揮丁應選亦以年老亡於陣，前共起兵富莊姜、黃、李、奈、蔡、包、張七姓子弟頭人俱戰死，無一降者（起泰亦先以

老病卒)。

劉文秀攻陷榮經，知縣黃儒死之。儒，福建舉人，城陷，巷戰，被獲，不屈，賊磔於縣之開善寺。

劉文秀襲曹助於雅州，取之。助，初敗賊於雅州，保據其境，與楊展相聲援。展死，助勢孤，而劉道貞先以病卒，范文光因惡李乾德殺展，入山不視事，助左右無人，文秀突至，出助不意，取之。

劉文秀屯兵於天生城，城在洪雅花溪口，賊至踞之。時，余飛單騎出覘，爲賊所圍，力殺十數人，死陣中。

辛卯順治八年(明孽與賊尙分據蜀)，文秀大敗袁韜、武大定於嘉定，降之。初，王自奇兵至川南，袁、武拒之，及聞文秀至，撤兵還戰，六戰六勝，有輕賊心，俄而文秀以大兵壓其前，自奇從後泝流尾擊，一戰，韜與大定大敗，悉就擒，降於賊，賊遂取嘉定。

李乾德被執，載舟中，不食者數日，屈月波澤，語弟升德曰：吾父死於獻也，吾不可以再辱，遂偕升德並閭家人俱赴水死。乾德殺楊展，蜀人惡之，其死也，無稱之者。且曰：賊復入川，實彼召之，雖死能蔽其辜乎？

重慶復陷於賊。文秀既取嘉定，舉兵東下，而前破遵義時所遭別將盧名臣者入涪州

，李占春逆戰於羣豬寺口而敗。於大海在忠州力不支，遂共放舟出夔門，走荆楚，降於王師。諸將盡散，無一人敢應敵者。譚宏、譚詣、譚文皆降文秀。

壬辰順治九年（是歲，王師征蜀，川南平）正月，劉文秀復還雲南。文秀還雲南，令白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

三月，王師南征，下嘉定。我師至，鎮國、文選俱敗，挾曹勛走，巡撫川南范文光賦詩一章，仰藥死。時，安縣道詹天顏兵敗被執，亦死之。文光，內江舉人，先官南京戶部員外天顏，龍巖人，起家選貢生。

先是，師至眉州，向成功有衆五千，據守石佛棧，大兵攻之，破其柵，成功中流矢死，眉州平。

秋九月，樊一蘅卒。一蘅初以戶、兵二部尙書加太子太傅，督諸文武，恢復全川，及諸將相攻，令多不行，而袁、武殺楊展，王祥敗死烏江，列鎮兵多散，所保惟敘州一郡，不得志，遂謝事居山中。再聞范文光、詹天顏、朱化龍相繼死，憂鬱遘疾卒。

癸己順治十年（是歲，王師破賊，川北平），王師大破賊將劉文秀於保寧。文秀及白文選率兵來攻，大兵奮擊，破其象陣，文秀等大敗，遁去。

王師平蜀。自甲午以後，蜀地漸歸版圖，而諸賊之負固者，猶出入重夔、巴峽間。及順治十六年己亥，譚宏、譚詣共殺譚文，文安之率劉體純、袁宗第、李來亨等十六營



，由水道襲重慶，聞之欲討，宏、詣二人懼，率所部來降。未幾，大兵取重慶、敘州、馬湖等屬，時三郡爲賊將盧名臣所據，我梅勒章京葛朝忠、總兵陳德、楊正泰，水陸並進，攻破佛圖關，直抵賊巢，擒斬無數。降牟勝，赦而用之，獻孽之擾蜀者盡矣。

初，闖賊餘孽李赤心，竄死廣西南寧間，其子來亨代領其衆，走川東，分據川湖間，耕田自給，而先潰出關之郝搖旗（名永忠）、袁宗第及劉二虎等，共依結之。時，獻黨雖盡，永忠等尙據巴東。康熙元年壬寅冬十二月，我總督李國英奉旨，統秦、豫、廣三省兵將會四川進剿，師駐萬縣，賊棄夔州。國英兵至夔，道路榛莽，伐山開徑以入。二年癸卯元日，進奪羊耳山，宗第遁入深箐，我師屯七里壩，宗第屯茶園坪，山勢陡絕，諸將攀藤而上。宗第敗走巴東，大兵追及巫山，遂據其城。衆議移守夔門，督師計巫山地勢卑狹，雖馳驟不便，可利固守。於是，深溝堅壘，具礮石，城下樹梅花椿，椿外挑品字坑，賊至不得進。又於城外高處，立敵樓以防偵探，具甫備，郝永忠、劉體純合數萬衆攻巫山甚急，我兵出戰，體純等敗走。適陝西會剿兵至陳家坡，奪老木寨，體純自縊，大兵乘勝追至黃草坪，永忠、宗第皆授首。惟李來亨居茅麓山，高險難攻。我兵四面圍之，來亨出入地，名通梁，路徑懸絕，我師蒙霧直上，遂奪通梁。來亨力窮勢迫，八月初六日焚其妻子，自縊。茅麓山破，馬騰雲、拓天寶、王光興俱納款投誠。至是，闖孽之在蜀所謂中山寇者，悉盡。全蜀收入版圖，一統萬世，蜀人始獲享昇平之福矣。

附記

江津曹立卿，府學生也，賦性端方，爲鄉里所矜式。煤山之變，公聞之，北向泣血，悲憤成疾，及賊據川，懸僞職，逼勒士紳，公誓死不從，疾劇，戒子恢曰：吾家世受國恩，汝又弱冠登賢書，茲六節攸關之日，失身取義，止爭些子。吾一生自反無愧，可謂得全。爾勉之。爲間曰：我此時若存一貪生念，便如烈火燒身，想到守身全節，即入清涼境界，囑畢而逝。

夾江宿士敏，字元魯，崇禎丙子孝廉，賊官至邑，迫之出，佯應之，治裝赴省，至干佛崖，策馬投江，賊信其已死，不復問，已而潛過江岸，乘夜走雅州山中，易姓名以節終。

宋文翼，字怒飛，丹稜人，以應貢入國學，授蜀藩長史。甲申，巡撫陳士奇、巡按劉之渤重其才，授以監軍事，及獻破成都，歸隱深山不出。

郝孟旋，川西舉人，嘗起兵復雅州，復與邛州劉道貞合兵攻邛，不克，退守沈黎，後不知所終。

汪光翰，字文卿，婺源人；竟陵胡恒官川南道，光翰爲幕客。獻兵至臨邛，恒命光翰出調兵，並檄寧越守備楊起泰將兵援邛，未至，而城陷，與其子士驊戰死，闔門百口

遇害，惟士驊妻朱氏洎幼子戕生得脫，匿民間，隨士驊母舅陳君美者，轉徙榮經縣降賊。武大定駐嘉定，聞朱氏有殊色，劫致之，朱汚面毀容以免。堅操撫孤。光翰，閬關夷獠中，得朱氏母子所在，事之甚謹。值劍南大饑，斗米十金，光翰不避刀俎，多方保護之。母子迺得全。自是或服賈，或課蒙，或爲僧，獲稍贏餘，以給饘粥，二十餘年不倦。朱教子極嚴，戕生亦讀書知自奮，能文章矣。蜀平，狹路通，光翰迺躬送朱氏母子歸竟陵。於是，楚蜀莫不高朱之節，誦光翰之義，以爲忠臣孝子之報云。又有鍾之綬者，字楷士，亦竟陵人，從胡公入蜀，遊峩眉，遂不歸。聞胡公父子殉義，迺自瓦屋山至榮經，與光翰同撫孤兒，歷八年所，入滇至昆陽死。

王承祖，劍州御史梁之棟僕也；獻據蜀，之棟子田璧知不免，止一五歲兒名繩武，召承祖夫婦屬之曰：一線之脈，盡寄於汝。其善保之。梁氏一家俱遇害，承祖負繩武及己子走，賊追及，棄己子而匿繩武巖穴中，得脫。後土賊起，知繩武所在，欲率其貲，承祖負之，乞食山中，及賊息始出。承祖爲之耕耘婚娶，延師教訓，至本朝庚子，舉於鄉。

曹椿，明末名士也。獻逆後，奉永明王命，來宰夾江。其時，四野蕭條，烟戶鮮少，椿至招流亡，撫餘燼，又急收士人，以時訓課，嘗見城外大明寺考錄儒童詩云：高樓野望影蕭蕭，盡日無僧伴寂寥。寺號大明知一統，梁懸萬曆紀先朝。治軍久已霜生鬢，

課士猶然劍繫腰。濁酒一杯聊自適，平原芳草倍魂銷。時縣署燬於賊，故於此試士；公所作有鴟血集，皆亡國之音云。

李甲，湖廣蒲圻人，由舉人知雙流縣。崇禎甲申，委署建昌監理廳，至榮經，值賊犯雅安，義師戰潰，甲隨師奔走，力竭死，一僕守甲喪數年，楚路通，始載以歸。

富順盧元卿，字調元，天啓丁卯解元，累官陝西寧夏道，闖賊陷秦，托迹黃冠，潛遁秦徽間，自題云：生平志氣凌霄漢，自許惟憑忠孝心。家國陸沈身板蕩，空拋血淚寄兒孫。卒，葬於隴徽，人慕義祀之。

雷雨津，字起劍，井研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兵部，嘗過楚，題洞庭廟云：我是人龍君亦龍，吾今胡爲乎泥中？憑君借得青驄雨，手攬風雲滿太空。甲申從張公玉笥監軍死（其子廷，後知吳江縣）。

李俊英，南部人，府學生；姚、黃賊掠南部，俊英泣涕誓衆起兵，旬日得千人，禦賊江岸，屢戰俱捷，賊不敢南，日久糧匱，其弟泣告曰：我等冒矢石，城中人相繼遁去，無援矣，曷暫退！俊英叱之曰：寧爲君父死，不爲一身生。自是毋敢言退者。賊計窘，將引還，會同事有忌俊英者，噪而南奔，賊得從下游渡，圍之數重，俊英奮勇突圍，多殺傷，不得出，遷至江岸，投水死。

劉養貞，大邑人，以進士任湖廣漢陽府推官，陞部郎；闖賊犯都，懷宗崩國，養貞

爲持服，早暮悲號不輟，食貧邸舍；以賣卜爲生。人呼爲劉孝子，病終於燕京。

萬曆末年，民間好葉子戲，圖宋時山東羣盜宋江姓名於牌而鬪之。至崇禎時大盛，法以百貫活城爲勝負，曰闖、曰獻、曰大順，其後皆驗云。

崇禎十七年正月，銅仁連界掘出古碑，有字三行，云東也流，西也流，流到天南有盡頭。張也敗，李也敗，敗出一箇好世界。或以爲武侯所遺云。

彭垞，字子白，永川人，崇禎時以進士爲給事中，闖入京，脅降，不從，自刎死。顧鉉，號青城，成都人，崇禎時進士，爲給事中。闖入，自刎未絕，復被執毒拷，罵賊死。

### 哀蜀藩

天社星隳古社壇，杜鵑聲盡石苔癢；井花清冷無人汲，留得丹心萬古寒（張象華）。  
邊徼錫封憐少子，蜀王臺殿獨崔嵬。誰從輦路鳴鞭過，猶記宣門拜刺來。晉井寒泉沈鳳羽，天堦白日走龍媒。短檣桃李家家發，畫角聲中杜宇哀。

陸海塵飛井絡昏，錦城茅屋半江村。遺宮日落牛羊過，野市人稀虎豹蹲。橙樹冥冥香徑遠，海棠馥馥翠雲繁。摩訶但有支機石，尙共銅駝臥草根（呂潛）。



## 楊展傳

前明總兵晉華陽伯楊展者，字玉樑，嘉定人也。長七尺有咫，性倜儻，負文武姿，尤工騎射。少應童子試，參政廖大亨一見，器之曰：此將材也。亟獎拔之。舉崇禎己卯武科。北上挾強弓大矢，驅一衛獨行，遇賊劫其橐，展笑曰：爾欲利吾有耶？吾與爾鬪射，約退百步外，執號箭爲的，吾射不中，聽汝取之，賊如言，一發破其幹，賊驚拜去。臨試，闖貴人有馬，兇悍難制，挽以鐵韁，號於庭曰：能騎者，予第。衆愕踏鮮應。展持弓矢，排衆突前，奪馬騰躍而上，縱送回旋，九發矢九中，走馬揚聲曰：四川楊展也。闖貴駭服。展名遂震京師。於是，成進士第三人，授遊擊將軍。時，秦寇方熾，朝廷深重武臣，尋陞展參將，以憂家居，值蜀亂，鄉盜縱橫，嘗與族子踏月江邊，隔岸影見人行，諦視，曰：此賊也。射之應弦而斃。覘其人，果素掠鄉里者。人以是畏服之。甲申，獻逆據成都，僭號改元，遣僞將四略，展起兵犍爲，會閩邵王應熊檄至，即從總督樊一蘅及遊擊馬應試、余朝宗等攻敘州，力戰復其城，走僞都督張化龍，又擊敗馮雙禮，遂次第收嘉、眉諸邑。於是，黎州指揮曹勳、副使范文光，起洪雅，土司馬京起榮經，爲展聲援。遺民潰卒、多歸之，衆至數萬。時，獻賊遣狄三品、劉文秀等來侵，大敗還，授總兵，歲饑，人相食，展遣使告羅黔楚，自紳士以下至弟子員，皆給資。農

民予牛種，使擇地而耕，願從我者補伍百工，雜流各以藝就養，孤貧無告者廩之，又置竹筏數千於同河，以濟榮、威、富之避難者，俾居思經、瓦屋諸山，而令其子璟新屯田於峩眉，歲獲粟數千。蜀南賴之。獻忠忿展盡取故地，又怒川人之不服己也，大殺成都居民，率衆百萬，蔽江而下。展起兵逆之，戰於彭山，分左右翼衝拒，而別遣小舸載火器以攻賊舟，兵交風大作，賊舟火，展身先士卒，殪前鋒數人，賊崩敗，反走，江口兩岸逼仄，前後數千艘，首尾相銜，驟不能退，風烈火猛，勢若燎原，展急登岸促攻，鎗銃弩矢，百道俱發，賊舟盡焚，士卒糜爛幾盡，所掠金玉珠寶及銀輜數千百，悉沈水底。獻從別道逃免。旋奔川北，展追至漢州，封其屍而還。是時，展威名大振，蜀之起兵拒賊者，皆倚爲長城。袁韜、武大定者，窮困來奔，韜故姚、黃十三家賊，而大定則小紅狼別部也。展愛其勇，推心任之，命大定守青神，韜守犍爲，鼎足備賊。徧沅巡撫李乾德，初以總制來蜀，獨許袁、武，深相結。至是，韜與總兵李占春相惡，展素厚占春，時通餽遺，韜不悅，乾德因說韜殺展，大定亦忌展富，三人合謀，請展詣犍，介展壽，展欲往，其子璟新諫曰：近觀二人，意殊怨望，須察之。不聽，及出，乘所愛白馬，回轂其衣者三。展厲聲曰：吾不懼獻忠，豈懼他人耶？蓋展破賊多自矜，又過任人，而乾德以展遇己簡略，夜日怨韜除展，展不悟，佩劍攜一僮扁舟南下，袁、武迎之，僞爲恭謹者。展坦然入帳，浮大卮痛飲，日暮沉醉，袁、武將展劍畀入別室，使勇士往刺之。



。展寐後，目不交睫，睛光炯炯射人，操刀者三至不敢動。展僅云：無畏也。遂縛展。展覺知有變，佯呼曰：酒渴甚，予我水飲。僅止之，遂遇害。展素精五行遁術，得水可免。其死也。實僅促之云。時年四十有五，順治己丑歲。華陽伯，則破獻時永明王所晉爵勅也。袁、武既殺展，引兵圍嘉定三月，破其城，璟新逃去，妻陳氏罵賊死，其家殘焉。時僞帥孫可望者，方據滇，聞展死，使王自奇將兵向川南，而別遣劉文秀等渡金沙江，取曹勳，而襲其後。袁、武方拒，自奇聞之，還與文秀戰，大敗，俱降賊。乾德赴水死。賊再據蜀。初，督師應熊以賊襲殺平蜀侯曾英，走畢節死；兵部尚書呂大器，自柳州至，永明王即命代之。大器遍歷諸鎮，太息謂參軍陳計長曰：楊展志大而疎，袁韜、武大定忍而好殺，王祥庸懦不足仗，蜀事尚可爲乎？然自展死後，諸將解體，賊復入，無敢抗者。於是，烽火蹂躪又十餘年而後定。至今談展事者，猶追念喟息，稱楊侯不  
衰云。

史氏丹溪生曰：泗王父五吾公少。適嘉定，與楊侯公子璟新交，公子兄事王父，及難作，孤身來歸，袁、武踪跡亦至。王父耳授公子策，貽駿馬遣之，而身詣賊酋，告以故。復令人導道追公子。至新津；公子先渡江，斬舟人沈船於水，賊遙望不得渡，以故公子免，而余家亦無所害。余因識楊侯事甚詳，觀其經理流亡與其所以殺敵致果，洵乎文武兼才也。而取人杯酒，自壞長城，西充之罪，庸可追乎？公

子之去也，投誠我師，授參將，後復父仇，擅殺落職，家居十餘年，以壽終。

楊侯存亡，實關西蜀，此傳不徒作也。其排場比次，直追班、馬，陳、范諸公，不免以詞氣累其體矣。固是史才（蔡修萊跋）。

### 劉道貞傳

劉道貞，字墨仙，天啓辛酉孝廉也。其族世襲黎州指揮，獨道貞家臨邛，爲邛人，以文學顯。初時，州有登科者，建旌坊，虐使其鄉，又簡富民入戶，歲收脾烟雜課，名曰免差。官不能難，沿爲紳例。里中苦之。至道貞，盡謝去。曰：吾忍以一科累桑梓哉？州人高其德。道貞敦行古直，其學六經外，百氏內典，無所不窺。尤刻意兵家言。崇禎甲申，獻逆踞成都，遣兵四出，道貞語子睽度曰：邛州控制黎雅、建昌，爲川南門戶，沿邊土司，可聯以守，惜猝不及備耳。未幾，僞參將張略地至邛，道貞策殺之，棄家走沈黎，激勵土漢李衛等共抗賊，而身自資軍於曹勳。曹勳者，亦黎州世襲指揮也。先奉調守成都，竄於門，賊入止焉。同輩皆斬，次及勳，勳遽呼奮起，絕其縛，還奪行刑者刀，殺數人，涇江中脫亡。至是，起師洪雅。道貞之去邛也。賊帥狄三品、王復臣再至，巡道胡恆檄寧越都司楊起泰入援，未至而城破。恆及州牧徐孔徒死之。賊趨陷雅州稱江，下攻洪雅，勳率衆保拒小關山。山去邑西南四十里，連岡嶙峋，中一徑，葦石錯

雜。賊至，不得過，盡驅騎兵薄隘口。道貞時以李衛軍來，謀遣睨度等由山右伏行，渡青衣江，轉襲賊後，賊陣動；曹勳自上望之，挺刃下趣賊，力斬數十騎，貞援枹鼓以從，賊返走，騎兵闕塞，睨度等自下揮短刀仰面疾攻，絕其徑，賊衆數千悉墮糜斬中，復臣等踐死人，竄匿深箐以免。賊入蜀後，所至摧陷，無敢撓者，至是，始畏蜀人。又以勳前絕縛殺行刑者亡也，益憚之，號曰曹軍，而目道貞伯溫先生云。於是，道貞曰：寇膽喪矣，乘此追亡，臨邛可復也。令睨度引軍疾馳，逐賊而西，川舉人郝孟旋新起師，復雅，斬僞牧，合而之東，圍邛數日，幾克，會賊大帥劉文秀以重兵至，勢不敵，退歸。天全六番招討使高克禮、楊之銘者，兩氏構怨，高款於獻，銘弟僑欲乘亂弑兄，與高合，而銘方連成都進士朱捧伊、川北舉人鄭延爵兵共討賊，僑先導賊至，敗銘等於飛仙關，虜殺之。雅州牧王國臣以城降。州復陷。道貞時駐黎城，料土兵，募壯勇，謀進取策。聞之憤懣嘔血，臥疾不起。泣語勳曰：吾以一書生，破家討賊，意借公忠勇之氣，報朝廷三百年養士之恩，今若此，死有餘恨矣。願公勉力，無隳前功。丙戌春正月，道貞卒於黎城。公爲人廉幹縝密。時四方師起，羽檄交馳，外應內謀，事無留滯。又番漢把目等戰歸，自出金帛禮酒曲勞之。人爭爲用。嚴道以南，二年不罹寇害者，公佐勳之力也。初走沉黎，妻王氏率家屬避西山；賊搜執之，及睨度圍邛，環刀械頸置城上，令招其子。夫人罵賊不從，賊怒，磔其屍，置之城外。舉家百口殉焉。後一年，睨度軍

軍遇賊，同孟旋力戰以死。其妻馮氏，有詩名，載邛乘。

史氏丹溪生曰：儒者習稱道德，恥談兵，臨難縮縮無所施之，以其術爲世詬病。先生用一旅師，扼險出奇，摧破巨寇，智勇之略，豈不以其學與！或謂先生喜逃禪，芥視死生禍福，范仲閻之誅曰，討仇終有恨，學佛竟無成。嗚呼！此其所以爲先生乎？余至臨邛，訪其軼行。詠歎。忠臣孝子義夫烈婦，劉氏之門備矣。皎皎乎潛水崦山永終古也。

墨仙大節，吾蜀士夫有不能盡知者，曲爲傳出。一門忠烈，炳炳娘娘，百世下令人感慨嗚咽。昌黎所云發潛德之幽光者此也（兄儀一）。

### 鐵脚板傳（附向成功）

鐵脚板者，眉之鄙民也，姓陳，名登皞，生有膽識，膂力過人，家貧獵獸自給，常赤足逐鹿豕，奔新斬叢竹中，里許而足不傷。人目之曰：此鐵脚板也。登皞曰：呼我甚當，以是足不著履，行滕止及脛，終身如常。獻賊據成都，遣僞將狄三品等略眉，先期傳示云：除城盡剿民，不悟，攜老幼入城。乙酉正月五日，賊驅城中人至原田上盡殺之。又搜戮四鄉居民。登皞突起，忿言曰：洗頸待死，與抗賊殺死等死。奈何袖手待盡耶？遂裂白衣爲旗，招各山亡命少壯，大書於上曰：敢與殘忍流賊張獻忠爲敵者，從我。

數日內，不期而集者千人。登皞持獵械，負柴弓竹矢，赤足先趨；千人者，各執白梃相隨。據城西醴泉河，斬木列柵，標所書白旗於前，名曰鐵勝。鐵勝者，取己勝賊之義也。遂與賊持，前後殺獲甚衆，賊大懼，取道潛移東館，登皞又令民兵數百，具羊酒僞爲投順者，迎賊帥；賊納之營中，夜半，登皞率衆大至，鳴金鼓火攻賊營，數百人從中噪而應之，內外夾擊，賊衆大亂，死者不可計數，迺遁去。於是，眉之多月鎮、斑竹、王二郎壩諸村，各聚衆自守，皆名其營爲鐵勝。賊聞之，不敢逼，而鐵脚板之名大播。南川、嘉定向成功亦起師拒賊者，有衆五千，欲節轄，登皞不從，率兵圍之。甘溪口，登皞勢弱，不敵，力戰死之。眉之人賴登皞之庇，思其功，皆稱鐵脚板也。成功既殺登皞，駐兵石佛跼，修木城，鑿壕塹，招集三萬餘人，分五營四哨抗拒官兵。丁亥三月二十八日，我朝肅王以大兵至，攻破木城，成功中流矢死。其黨迺平。

史氏丹溪生曰：陳登皞不忍桑梓之難，冒萬死抒公忿，跡其所爲，一方之廣涉也。向成功可謂頑民矣，其殺登皞，意何爲乎？毋亦好上人忘利害，迺其鄉之風氣然與！

白衣一書，足褫賊魄，而布置殺賊，何智與膽俱也。古云：亂世多才，信然（蔡修萊）。

## 余飛傳

洪雅西四十里，有鄉曰花溪，背枕飛仙閣，其前大小關山屏峙溪口，其外限以青衣江，江濤洶湧，急不能渡。其地土泉肥衍，其人饒財穀，重去其鄉，殆天所設以衛養居民者也。甲申，獻賊至，土人余飛聚衆詢之曰：賊來生乎？死乎？曰：死。順賊榮乎？辱乎？曰：辱。逃可免乎？曰：不敢知。曰：如是，飛策決矣。飛觀吾鄉地險而穀足，無匪人竄伏其間，計惟以死抗賊耳。衆曰：惟命。蓋飛勇健以俠義稱，言出人莫敢違也。飛刑牲瀝酒，誓衆於神曰：我等與賊義不兩全，有一人從賊者殺其人，有一家順賊者誅其家，誓畢，戶抽壯勇，年二十及四十者得數千人，塞阨保險，造刀仗鳥銃，疊大石數十叢，葦繫長繩，備飛擊之用。賊至，飛選勇士伏左右山谷中，山崗遍樹旗幟，又決大堰之水灌田，而自以羸弱迎敵溪口。其時，賊氣甚銳，目無飛，戰方合，飛即陽北，賊追逐入溪，左右伏發，翼而擊之，飛反戈衝突，賊大敗。顧望山間旗，疑不敢上。沿田蹊走，徑狹騎步蜂擁，陷田中，不能出。擒斬二千人。其遁者爲鳥銃飛石所斃又過半。賊氣沮喪，遠徙去。飛退賊後，益修險阨。寇來則戰，去則耕。如是者二年。其後僞撫南劉文秀駐兵天生城，飛單騎出覘，被圍，不能脫力，斬十數人，死陣中。飛死，衆遵其法，團營自保。時越險擾賊，得賊諜輒殺之。賊終不能加。至今居民猶勝國時土著云。

飛誓言凜凜有烈士風，而設奇殺敵，動合機宜，吳公差強人意，隱隱一敵國也（蔡修萊）。

## 書周鼎昌殺賊事

獻逆據蜀之三年丙戌春正月，僞撫南劉文秀率兵十萬，由丹稜、洪雅入夾江，欲搜西山諸路，並剿峩眉。督師王應熊聞之，授周鼎昌副將給卒千餘，俾間道援鄉井。鼎昌者，夾江南安鎮人也，比至，賊壁青衣江，連營三十里，警斥堠，構浮橋，去南安一望矣。鼎昌急豎柵，剝大木爲礮，隔岸飛擊賊塘，斃賊人馬甚衆。又編亂草爲筏，筏狀如蓑笠，大數圍，鬚鬆散漫，而隆突其頂。頂中空，旁貫以繩，擇善泅百人，人與一筏，筏鈎腰鑣，藏首空中，繫繩於背，入水筏浮其上，人伏其下，遠望如敗草飄流，不疑有人也。近浮橋，百人者齊用鑣截絡而以鈎分橋梁；橋解，守橋者盡溺，賊覺，急射之，矢格於草，不能入。餘兵判爲兩岸，其浮入西岸者，鼎昌促圍攻之，斬獲無遺。賊不得志，奔還南安，賴以全活。邑之來避難者，千有餘家。

草筏破浮橋，甚怪，其形容情狀，真如目睹，寫生手也（蔡修萊）。





## 後敘

余覽東林沈雲祚傳後，稱獻逆殘蜀，由風俗之惡，天降大罰。嗟乎！何言之悖也。自古亂蜀者非蜀人，昔賢論之詳矣。初，賊起秦中，延及晉、及豫、及楚、及大江之南北，十年之間，朱殷萬里，婦稚幾盡；彼豈其風俗之醇而天道無知，使爲善者獲禍與？明自熹宗不君，逆璫煽虐，天心厭之；懷宗不務行寬大收人心，而先後用濫體仁、周延儒、楊嗣昌等爲之內外，致賊勢坐大，土崩瓦解，以底於亡。嗚呼！上實召戎，民則何罪？而謂蜀俗惡受罰何與？當蜀之陷也，士大夫湛胸粉首，寢戈復仇者彙彙矣。而內之婦人女子，聯袂自沈；外之土司編氓，倡義討賊；將毋風俗之惡而猶有是與？余故採其遺事，表而出之，使世之覽者，知降此鞠誼，非關人事，毋令吾蜀獨蒙惡聲也。



# 客演述

雲間顧山貞撰

戊辰毅宗崇禎元年，陝西延安府保定縣杜木川有耕夫聞空中聲，仰視之，見火一簇從天而下，急避入巖中，火即墜前數十步，光燄蓬勃，塵土湧起十餘丈。耕夫趨歸，呼衆往視，土皆焦灼，尙熾熱不可近。明日，勸得一物，如春石而黑色，錯雜銀屑，上有文若蝌蚪書。衆共破石，分藏之。是年凶，民貧，揭竿爲亂，亂首曰掌盤子，潘某爲之，衆最多，因號潘十萬。潘衆雖多，然無器械，僅奪糧救困而已。延安副將薛某討破之，殺數萬人，潘某亦死；其餘衆未散，各以黨爲小掌盤子。又有勳衛馬某者，身長大，喜鬪，人謂之馬將軍。與博徒游，輸金錢多，久而不匱。博徒異之，察探其所自來，蓋爲盜也。以弓矢劫商賈於路，北方所謂響馬賊是矣。博徒遂多從之。一日，某監司被劫，捕盜甚急，有司知盜在博徒中，發兵捕之。博徒窘，遂與官兵鬪，殺傷官兵。有司以叛聞，而衆益不敢歸。於是掠人爲盜，盜日益衆，其名有神一魁、王嘉胤、苗美、黃龍、紫金梁、不沾泥、點燈子、衝天一字王、大天王、獨行狼、一根柴、秋圪臺、可天飛、蝎子塊、豺塌天、老回回、掃地王、八大王、八隊、七隊、闖將、過天星、混天星、滿天星、上天猴。其小者尙以百數，如一座城、一頂盔、老元寶之輩，不可勝記。

己巳二年，陝西兵備劉應選擊賊，殺五百餘人。其渠魁死者，亦甚衆，餘皆走四川。

庚午三年三月，賊自龍安府至劍州江口，又走毛裕渡。官兵襲之，頗有殺傷。是年，設駐鎮府於廣元，以保寧府同知守之。

辛未四年，賊陷開縣。

壬申五年，賊陷新寧。

癸酉六年，賊陷大寧。時朝廷遣將征討，數年以來互有勝負，諸賊中頗多饑民博徒思還鄉井者，陝西總督某招降數千人。一日縱之採樵，去其弓刀，潛遣兵數千，伏山谷中，欲盡殺之；降者覺之，各舉石擊官兵，或拔木爲仗，奮擊官兵，官兵敗走，賊自此遂絕無歸附之心矣。

諸賊爲亂累年，或戰死、或降、或自死，其衆悉併於李自成、張獻忠；卽賊首有存者，亦屬二賊部下。自成卽闖將，獻忠卽八大王也。自成米脂縣人，爲縣驛馬夫，勇猛有膽略，嘗醉臥於縉紳艾氏石坊下。艾氏惡之，囑縣令逐之，自成遂投反者馬將軍，爲其門下役。尋領八隊，號闖王。其後陷京師，僭帝號。未幾，敗死。獻忠膚施縣人，爲延安捕快。性凶暴，嘗以事受笞繫獄。久之得出，窮無所歸，乃從苗美、王嘉胤爲亂。戰輒先登，獨領一隊，號八大王，其後遂爲川患云。

獻忠等發難於陝西延安府，而蔓延於各省，望屋而食，奔走不停，未嘗據城邑爲巢穴，故曰流賊。獻忠嘗降於川湖總督陳奇瑜，請屯房縣；已而復叛，流入陝西。

甲戌七年二月，獻忠爲官兵所敗，自陝西平利縣復犯四川。既見川中山水阻險，不可馳逐，恐官兵圍而殲之，乃自達州儀隴縣出白水江，仍奔陝西；而漢中之民爲賊所掠者，遂留川川東、北山谷間爲賊。其名掌盤子者，爲黃龍、搖天動，故世謂之搖黃賊。賊每擊人，逼令從己；年餘心服，乃解其縛。又面頰上刺「大王」、「天王」等字，使不得歸，歸卽爲有司所獲。久之，黨遂衆。掌盤子者十三人，曰尊天王袁韜、曰整齊王、曰震天王白蛟龍、曰黑虎混天星、曰必反王劉維明、曰二哨楊三、曰托天王、曰馬超、曰那十萬、曰順虎過天星、曰黃鶴子、曰九條龍、曰搖天動，以通江、達州、巴州爲巢穴，而蔓延於岳池、廣元、定遠、合州、巴縣。凡川東之北岸，任其出沒。擄掠人口，則責人取贖。當播種時，則斂兵暫退，及收成後則復來；以爲人不耕種，則無從而掠也。初不攻城劫寨，亦不恣殺。因土人强悍，鄉兵四起，相約殺賊，而賊遂逢人卽殺。川中多石洞，可容數百人，百姓藏匿其中；賊圍之，積火於外，烟入其中，人中烟氣卽死，賊於是入洞殺掠無遺。久之，馬漸多，器械漸精，且有火器，川人附之日衆，遂攻城劫寨，而岳池、鄰水等縣無堅城矣。

初，流賊至滇中留數月，掠人甚衆，有逃歸者。關南道劉某斬數人，欲滅其來。於

是被掠不敢歸。其歸者畏捕，仍走山谷間，此搖黃賊所自始也。撫川者初不以爲意，既而賊勢浩大，頗有懼色，使總統趙榮貴禦之；互有勝負，竟不能滅。

巡撫劉漢儒以賊入川，謫戍。

丁丑十年十月，張獻忠復入四川，分兵兩路：一由劍閣犯潼、綿，一由龍安犯遂寧。劍閣無備，劍州生員聶明杲督鄉勇守之；賊捕民爲嚮導，從關後小路繞出。明杲戰死，賊長驅而入；所過州縣，多望風奔竄。獨吏部文選司主事呂大器募兵守遂寧，賊亦不攻，竟犯成都。攻圍二十餘日，城上多方禦之，不能陷，乃遁去。賊攻城時，援兵皆在數百里外，無一騎至城下。獨副將張令引數千人據漢州，當賊衝，拒賊數萬，多有斬獲。四川總兵侯良柱以援兵抵成都，賊已退至金堂淮口，良柱追之，戰於潼、綿間，兵敗而死；副總兵劉乾象到貴，亦死於陣，一軍皆沒。時巡撫王爲章（一名維）駐保寧。先是，梁山有朱廷益者，善幻術，爲章任之以爲軍前參謀，使別將一軍，賊至不能擊。御史柳寅東劾爲章失機，爲章逮繫；廷益論死，斃成都獄中。

總督洪承疇追賊入川，使曹變蛟駐劍州，左光先駐保寧。

戊寅十一年正月，賊遁入漢中。

以傅宗龍巡撫四川。宗龍雲南人，初至成都，民間訛言巡撫於六月二十四日欲爲火把會。火把會者，雲南之俗，至六月二十四日燎火庭中聚飲，令人相撲跌爲樂，蓋古角

抵戲也。至秋，民心乃安。

新繁縣西郊外，佛寺石像自動。

八月，四川總兵劉鎮藩遣王朝陽至儀隴縣擊搖黃賊。餉少，兵遂叛去。九月，鎮藩麾下楊展，撫叛兵於廣元之百丈關，卽以展爲參將統之。

己卯十二年，設立夔州府十三隘以禦賊，一隘一將；十三隘，一大將統之。以傅宗龍爲總督，加兵部尙書；命邵捷春巡撫四川。

庚辰十三年正月，成都郭外北城街泥像自動。邵捷春祝之，若城保全，迎神入城。後賊果退，迎入城中夏蓮池，祀焉。

張獻忠流入湖廣，盤踞竹山、房縣山中，督師楊嗣昌合兵圍之。令大將左良玉駐襄陽，以伺賊走鄖陽；令邵捷春守夔關，以伺賊走四川。若賊走夷陵，則嗣昌當之；謂之圓盤。捷春至夔州，以屬縣大昌、大寧與竹山、房縣接壤，爲隘二十二處。若兩縣之隘不守，當以失封疆得罪，遂不守夔關，而守諸隘。隘將覃思岱、楊茂選不協，思岱譖茂選，捷春信之，斬茂選，令思岱並將其兵。兵怒，散去。五月，賊卽從此入，諸隘皆潰。賊乘夜犯夔關，直抵夔州城下。副將張令拒戰於羊耳山，敗沒於陣。嗣昌使贊畫主事萬元吉援之，會石砮女帥秦良玉亦引兵至，元吉與之合；賊遂由新寧、開縣奔達州，復入漢中。

楊嗣昌奏邵捷春失機，有詔逮問。

十月，獻忠與羅汝才自漢中復犯四川，陷梓潼。副將郭某自他道至劍州，得賊謀；謀紿言賊已進綿州，而賊乃伏梓潼七曲山後。官兵至上亭鋪，賊邀擊，官兵敗；郭某奔劍州會口，賊復入梓潼。總兵方國安自廣元追賊至梓潼，賊出城，官兵追過南門；賊佯敗，官兵入城；未及半，賊劫輜重而去。官兵梓潼，賀人龍、趙光遠、鐵某大軍繼至，賊遂走綿州，城守。賊渡河走瀘州，官兵追至瀘州，賊僞燃火順流而下，官兵追之。賊復乘間走綿州，至浮橋，有牛遮道，賊擊斬牛。綿州城內閉，賊走梓潼，官兵追及之，殺賊五、六百人，擒老弱數百人，殺羅汝才弟。獻忠復犯官兵，至靈陽廟，奪老弱，走劍閣，自廣元入漢中。賊所過州縣，官民多竄伏。金堂知縣程大典署漢州，獨城守；新都知縣黃翊聖，亦城守，民賴以安。

邵捷春有惠政，都人甚德之。及被逮，其校尉居貢院中，百姓萬餘人往擊之，校尉踰牆走。捷春先遣校尉行，而後自間道詣闕，竟論死獄中。方亂民圍校尉時，司道官諭之，不聽。華陽知縣某跪請解散，民詬詈不止。自是，下頻輕其上矣。

以廖大亨巡撫四川。

彭縣多逋賦，縣令某以償衙役工食令衙役自索之。除夕，索甚急，民皆怨苦。

辛巳十四年正月，彭縣豪民王綱仁紀倡議除衙蠹，鳴鑼集衆，盡燬衙役家。各州縣



聞風而起，曰除五蠹。一曰衛蠹，謂州縣吏胥卑快也；二曰府蠹，謂投獻王府武斷鄉曲者也；三曰豪蠹，謂民間強悍者也；四曰宦蠹，謂縉紳家豪奴惡僕也；五曰學蠹，謂生員包攬詞訟生事害人者也。或捶擊死者、或糜爛於鼎釜者、或活埋於土窖者，不可勝記。惟新都令黃翊聖、金堂令程大典有善政，故民未變。若新繁、彭山等縣，多蔓延不解。至發兵征討，乃罷。成都亦揭竿擁衆，呼噪城下。院司多方撫慰，不從；令都司引鎮遠營兵開門擊之，衆潰，乃就撫。

廖大亨以民變謫戍，以提學副使陳士奇巡撫四川。

癸未十六年十一月，李自成陷陝西。漢中總兵趙光遠劫瑞王入四川，關南道陳纁從；至保寧，陳士奇與巡按劉之渤、上巡道葛奇祚等迎之，遣光遠還漢中，而奉王駐重慶。奇祚居心寬厚，蒞事精勤。每巡州縣，爲民興利除害，愷惻動人。吏民有一善，必稱揚之；有過則諭之使改，不遽責也。時百姓不肯迎瑞王，抑鬱成病；及王入重慶，乃曰：『吾事畢矣！』竟死。囊無餘物，士民斂錢殮之。

十二月，張獻忠由荊州復犯四川，陳士奇駐重慶以禦之。先是，士奇以兵餉不足，屢撤夔州十三隘守兵。至是，賊衆數十萬水陸並進，鮮有抗之者。劉之渤疏劾陳士奇，詔以川北道龍文光代士奇之職。

甲申十七年（清順治元年）二月，賊陷夔門。參將曾英守巫山縣皮市隘，戰敗，退

守涪州，斷賊水路。三月，賊陷萬縣。

四月十六日，武舉人朱彝之自京師奔還成都，始知李自成已陷京師，而訛傳上幸通州。二十四日，衆議奉蜀王監國，以楊鏘、齊瓊芳、楊臺、劉道貞爲相。劉之渤不可，遂不果。

五月，張獻忠進犯重慶（重慶鐵壁金城，素稱天險。左有合江、右有瀘江，匯流而瀉夔關；自瞿塘三峽以達荊州，所謂川江者是也）。所經之地，兵不留行。至鄆都，恐土司秦寡婦扼險，先使人偵之。秦氏守境，不敢出，乃竟向忠州。副將趙榮貴拒戰，不克，退守梁山，斷賊陸路。獻忠使孫可望（原名旺，訛作望，獻忠養以爲子，故又名張可旺）擊之，戰於白兔亭，榮貴復敗。六月初七日，賊至涪州，曾英拒戰，獻忠又擊破之。於是自涪州以上，如入無人之境，竟無與抗者矣。

初，李自成使馬珂入川，攻陷順慶，執知府杜某，欲殺之；賂以萬金，不允。杜某有孀媳，爲涂副使女，有殊色；珂妻弟某知之，求納爲婦。涂氏聞之，卽自縊。杜某妻急解之，且跪請曰：『勉自活以全我一家命』！卽夕成婚，珂以杜某知廣安州。原任詞臣江鼎鎮率先降賊，青衣行酒，進美人以悅之，得不死。其他鄉紳官吏俱被刑，尋死者甚多。珂奉自成年號，搖黃不能與抗，亦不附從，仍奉大明年號，設險自守。至是，馬珂聞獻忠將至，卽棄城遁去。

新撫龍文光入順慶時，獻忠已將達重慶。重慶告急，文光檄援兵至順慶聽點，然後發行，則重慶已被圍矣。十八日，賊據佛圖關，陳士奇尚在重慶，援兵亦有至者。諸將請背城一戰，士奇不許；曰：『若輩欲走耳！』悉令入城，使副將卞顯爵駐轉角樓，統兵固守。賊四面攻城，多穿地道，發城外塚，取棺板頂頭上以禦矢石。一人傷，卽補一人以進，稍退轉卽斬。地道既通，灌以火藥。火藥發，城立潰。二十三日，賊焚轉角樓，顯爵戰死，城遂陷。賊既入城，士民袖手就戮。間有遁出城者，遇賊卽死，或擠入水中。獻忠坐操場，拘集文武各官，時各官多魚服求生。賊懸重賞購百姓認之，各官遂無得脫者。賊遣人至瑞王府索王，王妃劉氏投井死。王被執，求水不可得。又繫重慶知府王行儉，至庫取錢糧。尋召士奇等，謂曰：『朝廷皆由汝等敗壞！十三隘如有守兵，我遲進數日，汝等亦可預備。今如此，不剛何待！』並行儉等俱發凌遲。巴縣知縣王錫六言曰：『我輩應死，毋枉殺百姓！』遂皆死。賊衆引瑞王入，獻忠下座，歎息曰：『我兵強於李自成。汝既畏自成而離漢中，亦宜知我兵至而去重慶。今安坐不動，受我顯戮，豈非命乎！』亦發凌遲，令刺王喉速死，盛以棺。百姓俱斫右手，無一免者；黠者欲以左手相欺，並左手亦不免。各州縣畏其暴，惟恐加兵，皆望風送款。賊卽擇其魁傑者，授以知縣之職，發兵送之，仍行殺掠；官民之降者，仍不能免。知廣安州杜某，亦殺死。

定遠縣有米三千石，例解昭化。時昭化已爲賊藪，定遠令高作霖度不能達，請於龍文光，以未解順慶可通融銷算；如以昭化遠而順慶近，則腳價當如數扣還。文光援舊例不許，其米竟齎盜糧。

獻忠遣人招江津鄉官刁化龍，不至。

七月初四日，獻忠使劉廷舉守重慶，自引兵犯成都，盡焚其舟於瀘州，分三路進。龍文光自順慶援成都，調總兵劉鎮藩並威茂道兵、董、卜、韓、胡土兵，守城。

順慶叛降獻忠，獻忠使張都督殷承祚守之。

成都援兵四集，獻忠使其衆僞爲援兵，混入城中，龍文光不能辨。八月初七日，賊四面攻城，較重慶更力。文光、之渤等悉發庫藏，募死士縋城下殺賊。賊攻圍不輟，凡三日。賊兵內應，鐘鼓樓火發，守兵驚走，賊登城，文光、鎮藩皆戰死，蜀王及妃嬪皆赴井死。蜀世子平某、內江王奉鏹、巡按劉之渤、推官劉士斗、華陽知縣沈雲祚，皆被執。賊封平某爲太平公，旣而殺之。之渤等皆不屈，賊再三慰諭。以之渤爲巡撫，之渤不可，但爲百姓請命，遂皆死。十一日，獻忠盡驅成都軍民於中園，將屠之。其黨汪兆齡進曰：『成都是本根基業，不宜縱殺！』乃止。十五日，獻忠自稱秦王，國號大西，改元大順。卽以蜀王府爲宮殿，設立五府、六部等衙門，以汪兆齡爲東閣大學士、原任通州知州嚴錫命爲文華殿大學士、養子張可望爲平南監軍、張文秀爲平南先鋒、張定國

爲前軍都督、張能奇爲平南將軍，分兵四出掠地，全川騷動。

九月，馬珂尙在綿州，張能奇擊之，不克。獻忠自將擊之，珂敗走漢中，獻忠還成都。

十月，張定國陷保寧。

張可望陷龍安，使王運行守之；自引兵犯茂州，陷之。松潘副總兵朱化龍、管糧通判萬文相擊走之，遂復茂州。化龍又與龍安署印同知詹天顏共復龍安，斬王運行。

張能奇陷雅州。先是，雅州知州王國臣與上南兵巡道胡恒有隙。會上南守道建昌道官皆缺，恒帶兩道印，從邛州過雅州，將入建昌城，邊兵送之。聞獻忠已陷成都，兵譟，奪餉散去。國臣乃拘恒，劫其三印，遣使降獻忠；又下衛指揮使阮士奇、生員洪其惠於獄。雅州生員傅元修走天全六番，說正招討高躋泰，令出兵擊國臣；躋泰許之，使高君錫、姜奇峯攻雅州，國臣遁入成都。君錫等迎恒及士奇，其惠入始陽。始陽躋泰地也。獻忠以國臣爲茶馬御史，與張能奇犯雅州，陷之。進攻躋泰，至飛仙關；躋泰懼，即以胡恒、士奇及朱奉鉞（奉鉞、胡恒時已爲僧）與賊，賊引去。三人至成都，皆被害。時建昌行營將周雙橋李倅、海棠堡守備丁如龍、越雋衛指揮使王自明得胡恒檄，各以兵出迎；而恆已爲賊所獲，遂駐大渡河所，與掌印千戶沈雲龍、黎川安撫使馬京及蠻莊七姓謀擊賊，無應之者。會四川總鎮坐營參將曹勳自成都敗歸，衆推爲帥，共守榮經縣。居

數日，富順鎮國將軍平柵（蜀王母弟、富順王之次子）間道至榮經，勳與諸將及原任南京戶部員外范文光、舉人劉道貞、程翔鳳、生員傅元修、傅元覽、張士麟、唐默、鍾之綬、胡大生、洪其仁、洪其信等共立平柵爲蜀王，號召義兵；勳爲副總兵，統領諸將。

赧帝旣立，詔故相王應熊經略川湖雲貴四省軍務，專辦蜀寇；應熊卽以文光爲監軍道、道貞爲兵部職方司主事、翔鳳爲監紀推官。勳率諸將向雅州，大破賊於龍鶴山。賊退入雅州，諸將乘勝至城下，賊出戰，勳敗歸榮經；賊復攻之，勳再敗，退守大渡河所之大關山。賊攻之，不克。勳選驍騎擊賊，斬首數百級，賊潰去。勳入榮經；賊復攻之，勳敗，榮經陷。自是，惟守小關山。此二關，乃相公嶺之險隘處也，范文光嘗名爲忠孝路焉。

獻忠遣使四出，趣地方官員及鄉紳朝見；百姓藏匿官員者凌遲，鄉紳不來朝見者亦如是。其求朱姓更急。蜀府宗支多在灌縣，乃發兵圍之，不論宗室細民皆殺之。其餘降官，各授以職。降賊江鼎鎮復降獻忠，獻忠以爲禮部尙書、考試總裁，自以爲榮。會迎春，賊問出何門？賊國號西，欲其言西門，鼎鎮則言出東門。賊怫然，問出何典？曰：『出「大明會典」』。賊大怒曰：『汝尙知有大明乎！』責一百棍。有門生何某者請代，責五十。明日，飛騎提何某一家五十人與鼎鎮一門，對面就刑死。嚴錫命受知於賊，條陳甚多。嘗言：『陛下繼嗣不廣，皆由兵間所掠女子，不足以配聖德。今有故相陳演女

，才德色俱全，宜正坤位』。賊即以陳氏爲后，演子爲翰林學士。一日下令云：『陳娘娘欲齋僧，大僧銀十兩、小僧銀六兩』。以黃封封銀櫃，昇入寺中，諸僧皆喜。更有小兒求僧曰：『我願割髮作沙彌，得六金，當以半謝！』僧唯唯。及期，大小僧幾萬人入寺領銀，賊閉寺門，每十僧貫以一繩，盡殺之。一日，迎狀元，儀衛甚盛，各進士迎歸，鼓樂喧闐，忽取一進士斬之。有一教諭，老年矣，加陞侍郎，方揚揚得意，自謂開國元功。不數日，仍見殺。某縣令朱某亦歸順，願就教職，冀以免禍。及就職未期月，而全家被戮。鄉紳朝見者，並拘其家屬，使同行。至則盡殺之，不留種。又命各教官率生員來試，並命教官之婦率生員之婦同來點驗；至亦盡殺之。其大家婦女皆發娼院，復盡殺之；並殺優人。賊將有先知此令者，盡召優娼，恣行權樂；方淫媾流連，而身首已異處矣。獻忠嘗臨操場閱兵，呼官兵爲毛賊。有擒至者，卽加捆縛，丟一人於沸水大鑊中，做古鼎烹法也；餘皆凌遲。所獲官吏，皆指爲貪官，叱令剝皮；頃刻而全皮俱下，與肉不相黏，稍有黏者，謂不如法，卽以剝皮之人令善剝者剝之。有鄉紳爲惡奴所訟，自言今日必死，當容一言。賊曰：『不必多言，自有死法！』乃按之於地，用釘釘其手足，以石滾軸滾之，頃刻遂成肉醬。其暴戾如此！

獻忠自言親見天神與語曰：『天以萬物與人，人以一物與天』，遂刊行各州縣；再續二語云：『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卽以爲聖諭碑。

獻忠之陷重慶也，未嘗留重兵守達州；守備馬乾攻拔之，賊將劉廷舉走。

成都之陷，援兵多死。惟劉鎮藩之兵得脫者有二千餘人，營於新津縣寶山漁鼓橋，無所統屬，欲得劉鎮藩之裨將而奉焉。裨將之最有名者，惟曹勳、楊展；時二人俱爲賊所擒，至中園而幸免，勳由崇慶州走大渡河所，展由新津走嘉定。衆得展，遂奉爲將。展令衆從他道至敘州，自至嘉定取妻子來會。展歸而嘉定已降賊，惟羅徽堡千總廖佐與峨眉人楊世泰率堡兵及鄉勇千人守峨眉縣，展與其子璟新部署兵將進營於敘州南岸。十二月，賊犯敘州，至東關，展欲渡江與戰，衆懼而走，展不能禁。賊遂陷敘州，追展至蘆備；展謂諸將曰：『不戰則賊追我日深矣！』乃伏兵九箐以待之。賊亦見長山大谷，恐誘之，竟引去。展營於永寧衛而往謁王應熊於遵義，應熊仍以爲參將。展於是居永寧，休養兵士。

獻忠既據成都，曾英自涪州趨江津，又與建昌道劉麟長至綦江，並將刁化神之兵號召諸少年，劫掠富紳大賈以充兵餉。窮兵投之以就食，富民亦多投之以避難，軍聲普振。賊將殷承祚守順慶，素有歸順意，英使人招之；爲獻忠所得，叱令剝皮。使者呼曰：『兩國交兵，不斬來使！』賊赦之，斷一手，去一耳、一目，割半鼻、半脣，給一令箭，遣還。其後順慶竟歸順，英使熊應瑞、馮有慶守之。

乙酉報帝弘光元年（附魯監國、清順治二年；六月以後，唐王隆武元年）正月，英



引兵至重慶，一時蠢起之衆皆歸之，衆至數萬，船千艘；難民相依，又數萬人，泊於塗山一岸，重慶屹然成重鎮。英取遂寧之鹽以贍軍，故糧足而兵盛。劉廷舉之遁也，往見獻忠，獻忠遣兵三萬犯重慶。二月，至合州，據多功城爲壘。十八日，賊遣精甲出佛圖關陸路、大軍由合州水路，夾攻重慶。先是，英聞賊至，令老弱與難民下涪州，進小江口，留銳卒於重慶待賊。及見賊兩路至，急遣余大海當水路、張天相當陸路，戒勿輕戰。自以輕騎五百，間道擊多功城，破之。卽取賊旗幟，遶出賊後，大破之於重慶亭溪，賊潰去，英威名大著；王應熊以爲副總兵，非其望也。英營伍日盛，凡諸營不與同心者，卽併之；亦不復稟應熊號令。日與所親議應熊長短，且多結鄉紳，藉之以財通朝廷用事者，詆應熊而稱己長。及唐王卽位，遂驟封平寇侯，氣益驕。

三月初六日，楊展自永寧攻敘州，距城五十里營於乾溪，令守備馬應試引偏師夜渡雪灘頭。平明，展軍至南岸，賊拒應試於頭壩，應試擊破之，展渡河，斷賊浮橋，賊驚走。應試追之，多溺死，生擒二千餘人，遂復敘州，仍營於南岸。賊將馮雙禮復陷敘州，其別將屯於東江外白塔山。二十八日，展渡江，擊白塔山，而令川貴參將侯天錫引蘇寶猱兵擊雙禮。展旣渡，謂將士曰：『今日須以死戰破賊！』乃盡焚其舟，使張滕、余朝宗攻山左賊，曹章、郭崇烈攻山右賊，姚之楨、李朝貴攻山後賊，展自當其前。曹章先登，之楨敗而復勝；賊不能支，遂大潰。時猱兵爲雙禮所敗，展乘勝又破雙禮，追三

十里，又復敘州。

四月，李自成部將一隻虎陷太平、東鄉、達州、夔州、新寧等處，尋遁入湖廣。十三日，張可望復犯敘州。時原任總兵甘良臣領毛裕鎮兵數百，副總兵余奎亦引兵千餘人、船千餘艘自津江來，與楊展會。展遂引二千人至蔡壩，擊可望，敗績。後五日，可望攻展，展復敗，賊追至乾溪。展兵多從余奎船下江津，展與牙將數百人奔永寧。可望追至永寧，陷樂英寨；寨，屠寅故穴也。展等退守仁懷縣之土城，賊追至土城；展等退守小關，賊又陷小關。展等入山峽中，衆饑，殺馬而食。甘良臣與參將王祥謀從箐中走遵義，章與向成功、黃國美曰：『我舍大隊而入遵義，若大隊爲人所有，則我進退無據，不如間道往江津』。於是，良臣、王祥入遵義，展與章竊出賊壘，渡合江，始得食。五月，至江津兔谿，遇賊軍，不得進。王應熊命展入遵義，又命取永寧；會皮熊、侯天錫已取永寧，展遂駐魚腹關。

七月，唐王以馬乾巡撫四川西北、樊一衡巡撫四川東南。一衡衰老無能爲，見諸將驕橫、不奉法，惟仰屋長歎而已；乾果於任事，多招勇壯禦賊，然西北屢經殘破，軍食必取給於東南，竟莫有應者。

獻忠在成都日求人殺之。先殺衛所指揮千戶百戶後，殺僧道工匠醫生，皆令州縣解至成都，殺而投其屍於南門外大橋下。各州縣怨之，多起兵自固，不奉獻忠號令。時曾

英屯重慶、朱化龍屯茂州、楊展屯永寧、曹勳屯大渡河所；時趙榮貴已降清，屯於龍安。其小者亦擁衆，誅賊官吏，而清兵又將擊之。賊益忿怒，於是盡屠州縣百姓。十月，賊令保寧守將劉進孝屠保寧，引兵還潼川；後數日，張能奇復屠保寧，無一噍類。

楊展大破賊將梁一訓於納溪縣，溺死者無算。十一日，賊上南道郝孟旋來歸。孟旋茂州舉人，爲賊所執，尋授以官。孟旋有才略，嘗思立功，佯爲賊用，而多募兵以自衛。曹勳、范文光守小關，孟旋欲通之，未有便；程翔鳳與孟旋有舊，以書招之，孟旋大喜。雅州諸生已爲獻忠召入成都，未至，孟旋急使人招之，及諸生於邛州。諸生既還，孟旋遂殺賊之在雅州者，稱明正朔，安慰軍民；請翔鳳與之盟，號其兵曰匡正營，而以雅州付文光與勳焉。行營兵久困於雅州，入城大掠，城中一空。孟旋以其衆擊邛州，不克；尋取花溪，爲人所殺。

十二月十五日，獻忠殺進士、舉人、貢監、生員一萬七千餘人於成都東門外。先是，賊以特科，使州縣送人應試；自進士至生員，俱不得隱匿。既至，聚於玉局觀，以兵衛之。有疑其變者，僞以他事逸去，亦得全一、二人。既而，移入城中大慈寺。至是，照牌點名，出則盡殺之，投屍江中，人謂之泣魂牌。時賊兵皆聚成都，其在外者，或召入潼州，日遣心腹將領勁兵屠各州縣。兵到則揚言萬歲爺卽至，官民皆集操場奉迎；而別遣一隊入城，殺婦女嬰兒。城內城外，一時俱發，男婦老幼無得脫者。其殺鄉居人，

則謂塘撥，亦不使一人得脫。所遣諸將，以所殺之多寡爲功。首級重，不可攜，男子割勢，婦人則剗其陰肉及乳頭。有不及取者，則但以人手爲驗。驗功之所，手積如山。

丙戌唐王隆武二年（魯監國元年、清順治三年），清使肅王擊獻忠。獻忠聞之，自引兵至平陽關，遇清兵與戰，大敗而還。時川西、川北州縣皆爲賊所屠，成都百姓亦不自安；會獻忠敗還，益懷異志。獻忠覺之，恐人圖己，一晝夜，易其處十二、三，或潛伏寺院佛像後、或扮兵卒徧遊酒肆妓院，聽人私語。於是盡屠其民。一日，獻忠獨坐食饅頭，忽空中下數萬手來奪饅頭。一日，獨坐院中，忽聞琴瑟簫管之聲。獻忠怒，拔刀斬之；見無頭女子數十人，各弄樂器。獻忠大駭，昏撲於地。又成都城中，至黃昏後，輒聞人偶語。往視之，則皆空屋也。賊兵夜出，則鬼擊之。獻忠惡其不祥，遂出城，居東門外中園。中園者，蜀王之外園也，中有梨花數千本；成都俗，嘗以三月三日於此走馬爲樂。獻忠既陷成都，盡伐梨樹，作宮室馳道，練兵於此，號爲御營；至是居焉。賊兵之樵採者，盡入城中，拆毀房屋以爲薪。又發兵四出，搜各州縣山野，不論老幼男女，逢人便殺；如是半載。八月，獻忠毀成都城，焚蜀王宮殿，並焚未盡之民房。凡石柱亭欄，皆毀之；大不能毀者，更聚薪燒裂之。成都有大城小城，本張儀所築，漢昭烈帝修之。甃以巨石，貫以鐵絙，壯麗甲天下。宮殿之盛，亦不減京師。至是，盡爲瓦礫矣。獻忠又令其衆遍收川兵殺之，及其妻子男女，惟十歲以下者僅留一、二。四川之禍，屠

城、屠堡、屠山、屠野、屠全省，甚至千里無人，空如沙漠；自亙古以來，未嘗有也！

獻忠有子尚幼，乘醉撲殺之。謂養子可望曰：『我亦一英雄，終不令幼子爲人擒；爾終爲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統，天意必不絕之；我死，爾急歸明，毋爲不義！』可望頓首受命。獻忠遂以可望爲平東將軍、張文秀（本姓劉）爲撫南將軍、張定國（本姓李）爲安西將軍、張能奇（本姓艾）爲定北將軍（俱獻忠養子），各統兵十餘萬，棄成都北走（一云，獻忠末年，有道人諛之曰：『陛下本天人，今當遺棄一切，仍歸天上』。獻忠大悅，卽盡殺其妻子，既又殺其大臣，可望四人大懼，各率兵二十三萬自川南至雲南降於永明王）。時四川總兵賈登聯屯中江縣，賊攻破之，全軍皆沒，登聯僅以身免。

九月，獻忠犯順慶，順慶守將熊應瑞、馮有慶頗驍勇，每相謂曰：『賊將來，不足慮也！』及獻忠親至，二人有懼色，固守三日而城陷。知府史覲宸死之；官民五、六十萬人皆爲賊所屠。賊懸示城中，呼川人爲蜀獠，謂『朕待蜀獠最好，而蜀獠每每要反，負朕之極，故盡殺之』。獻忠既屠順慶，屯於西充縣全鎮鋪，大治舟楫，將走湖廣。十一月，清兵至保寧，賊將劉進忠降之。十二月十一日，進忠爲嚮導，引清將雅布蘭覘賊。時獻忠尚有兵六十萬，旌旗塞野，而不知清兵已至。諜者言之，輒怒曰：『搖黃賊耳！』卽斬之。清兵近營，諜者又言，獻忠又斬之。清兵已在前，諜者又言，獻忠乃衣飛龍蟒半臂，不披甲，腰插三矢，率牙將出營覘敵，而清兵已及營門，僅隔一溪。進忠望見

獻忠，指曰：『此卽八大王也！』獻忠方引弓，雅布蘭射之，中獻忠脅下，遂墜馬死。清人大呼曰：『獻賊死矣！』發兵追殺。衆抱賊屍，以錦褥埋地中。孫可望等四人代領其衆，遁去。清兵既殺獻忠，復發其尸於成都北門，梟其首。獻忠埋屍處所生草，人足觸之，輒生大疽。又有黑虎噬人，人不敢過其地，每從他道避行焉。其凶戾之氣，死後尙如此。初獻忠既棄成都，楊展、曹勳卽引兵據其地，勳留守。展北追賊至保寧，已爲清兵所據。展還成都，清使譚太追之。趙榮貴攻成都，展以成都毀壞，不可守，乃退守嘉定州；勳守雅州。

孫可望等奔重慶，臨江欲渡。平寇侯曾英屯南岸，渡江擊之，反爲所扼；營中火發，左右營皆潰，英僅以身免。賊遂奪船渡江，英舟戰再敗，急引船南下，而賊反率舟師圍之。英連發數矢，殺賊數人，矢盡，溺於河；部將李占春、于大海（占春號鶴子、大海號老虎，爲曾英左右翼騎將。占春驍勇尤甚，英以爲子）率餘衆奔涪州。可望等既渡大江，休兵三日，墮重慶城；由遵義奔貴州，巡撫范爌降之。先是，唐王有詔：『獻忠所害者兄弟，非君父也；若降，免罪立功』。而張定國、張能奇自以爲賊不能成大事，尤欲歸順；及至遵義，能奇問汪兆齡曰：『今老萬歲已死，我等計將安出？』兆齡不知其欲降也，應曰：『將軍輩只照舊行事可矣！』能奇怒曰：『昔老萬歲在成都，汝爲宰相，不能輔之治國，惟勸之殺人，以至人心危懼，不肯歸從，天下俱名我輩爲賊。今日

皇皇無之，汝尙欲我輩復作賊耶！即拔刀斬之，而四分獻忠牙兵，同入貴州。

初，搖黃十三家各設險自固。及獻忠屠戮之後，無所掠食；有仍歸陝西者，有奔入湖廣者，有爲清兵所殺者。尊天王袁韜降清，尋復投王應熊，應熊以爲都督，使屯涪州。其在川南富順等處地方者，亦皆來降於應熊云。

丁亥永明王永曆元年（清順治四年）正月，封王應熊長壽伯。

以錢邦芭巡撫四川。

四川大饑，民相食，有夫妻父子互食者。蓋甲申以來，大亂三年，民皆逃竄，無人耕種，而宿糧棄廢又盡，故饑荒至此。時米皆出土司雅州；尙有大渡河所越嶲徧接濟，而斗米猶十數金。嘉定州則斗米三十金，成都、重慶俱五十金。保寧則清兵運陝之米接濟，然猶每斗六十金。成都人多逃入雅州，採野菜而食；亦多流入土司者。死亡滿路；屍纒倒地，卽爲人割去，雖斬之不可止。良家婦女，望門而投，亦無應者。成都食人尤甚，強者聚衆數百掠人而食，若屠羊豕然。綿州大學士劉宇亮少子，亦爲強盜所食。

清將趙榮貴圍朱化龍於茂州，化龍固守三日，食盡而陷。榮貴復叛清，與化龍盟而去，屯於龍安。方茂州圍時，男子肉每斤七錢、女子肉每斤八錢，塚中枯骨皆掘出爲屑以食焉。

清兵將犯重慶，王應熊檄馬乾趨內江；左右曰：『清兵正在內江，何可當其鋒！』

乾曰：『遇敵而死，吾分也！』遂趨內江。與清兵遇，力戰而死，重慶遂陷。舊按臣瞿昶、守將賈登、侯天錫、鄧九韶、王廷獻等，皆降。天錫復遣使招應熊，應熊斬其使，遁入仁懷縣土城，抑鬱而死。

時王祥屯遵義綏陽縣，余大海、李占春屯涪州，譚文屯萬縣，譚宏屯夔州，譚詣屯巫山縣，副將胡雲鳳屯忠州。雲鳳以舟載妻子泊於夔州，譚詣部將鄧希明劫之，雲鳳妾投水死。雲鳳怒，欲報仇。而搖黃之降王應熊者，屯夔州北岸，少糧三月矣；雲鳳與約，於萬縣小溪口過渡，搖黃從之，遂過南岸。譚文奔雲陽。

三月，清兵至遵義，王祥固守綏陽。清兵圍之，不能克。

詔閣臣呂大器督師四川。大器與丁魁楚不合，故出之。

初，賀珍據漢中，清兵至，即引兵數百騎南奔至夔州求渡，知府程大典不可。時有蜀府德陽王宗室在夔州，同知李習達欲輔之，遂潛通珍，以小舟渡之，屯於夔州之南岸。五月，一隻虎從巫山縣渡江，譚詣水師潰。賀珍復過北岸，居下關城；未幾，一隻虎南陷建始縣。

六月，清兵至涪州，破袁韜於江口。韜棄輜重，走入牛皮箐；李占春、余大海亦戰敗，奔夔州。七月，湖南巡撫朱容藩（一作容藩，楚宗也）爲清兵所迫，自施州衛至建始；一隻虎降之，容藩即使屯建始。自至夔州，部署李占春、余大海兵馬。時川東夔州



一帶與朝廷消息不通，又王應熊新喪，諸將無主，故多歸容藩。清兵深入至遵義，王祥守綏陽，攻之，不克；使人招貴州總兵皮熊，又不至。降將侯天錫復歸正，於是殺賈聯登十餘人，將還重慶。八月初九日，王祥整兵出戰，清兵大敗。清兵悉奔重慶，祥復遵義，軍聲大振。祥妻號上祖，警敏多權略；祥出攻遵義也，上祖率婦人數千皆男扮，別爲一隊，間道會祥。中道獲敵人數十，內有平民被劫者，分別而遣之；既而曰：『姑繫之，俟我與元帥會而後釋焉。不然，彼或以虛實告敵，敵來追我矣』。及入遵義，乃盡縱之。祥嘗營宮室，使上祖觀之；上祖曰：『甚善！但少鐵索數根，賊來，則當曳以行耳』！祥大慚。

九月，清兵水陸俱下，攻於中州無風渡。朱容藩使占春、大海以舟師禦之，往來如飛。清兵不習水戰，又風雨大作、山岸泥滑，馬不能逞，占春、大海以步兵蹙之，清兵大潰，焚舟千餘，獲輜重器械無算，遂自達州小路退入保寧。

侯天錫、李正開擊清兵於瀘州，破之，復馬湖。

十月，朱容藩督占春、大海、三譚及搖黃呼景陳三家之兵將復重慶，會原任偏沅巡撫李乾德亦與袁韜自涪州來，王祥又追清將柏永馥，俱至重慶。十五日，共擊清兵，大破之，清兵悉奔保寧，遂復重慶。適冬至節拜龍亭，容藩自以室宗而功高，位在乾德上；乾德又自以國家舊臣而容藩後起，不爲下。容藩賴占春之大破清兵，而威名始著，愛

之。乾德久居袁韜軍中，與之昵。韜與占春復不協，勒兵相攻，占春不勝，怒回涪州，兵威大挫；而韜亦無糧，惟掠民間食以自給。

初，楊展以乏糧大興屯田。清兵犯嘉定，展堅守五日，清兵解去。時清兵饑疲，而展軍亦無糧，不能追。至是，屯田成熟，上南軍民足食，展即遣楊榮芳、李一進、陳應宗、黃國美恢復成都。會全勝、萬煥亦破清兵於資陽、簡州；十一月，遂復成都。清將梁一訓驅殘民數千，北走至綿州，又盡殺之，成都人殆盡；一訓本賊將降清，清以爲安綿道者也。

王命臣、馮啓擊清兵於大西橋，破之，復順慶。

十二月，趙榮貴自龍安引兵會武大定於慶元，大破清兵，復保寧；清帥某遁去，全川皆復。

以楊喬然爲四川總制。

武大定奉秦王四子入川，趙榮貴與之不合，秦王子以大定爲靖虜將軍。

時兵、旱累年，百姓存者百不及一，或城內外多爲虎狼所居。榮昌知縣張懋賞主僕八人赴任，方入城，蒿草滿地，不見一人。日未暮，羣虎攔至，攫食五人。

戊子二年（清順治五年）二月，朱容藩還夔州，李占春屯涪江，余大海屯雲陽，譚詣屯巫山，譚宏、譚文屯萬縣天紫城，袁韜屯重慶寨山坪，楊展屯嘉定，曹勳屯雅州、

榮經，趙榮貴屯龍安，朱化龍屯茂州，侯天錫屯永寧，馬應試屯蘆衛，王祥屯遵義，各守其地，殘民少安。

六月，容藩聚兵十萬，欲據蜀稱王，先自立爲楚王世子，加天下兵馬副元帥。改忠州爲大定府，號其城內爲承運門。鑄侯伯將軍督撫印，徧送川中文武。關南道張京先降賊，賊敗，逃匿大寧；與容藩有舊，首進稱帝之說，容藩大悅。呂大器至涪江，與李占春力阻之，容藩不聽；卽於夔州設行營，先卽楚王位，旋改吳王。有進士涂原者，拜且泣。或曰：『此吉事，何泣爲！』原曰：『中原無主，今遇眞主，早正位一日，則早慰天一日之望；吾心懇切，不覺泣耳！』人皆哂之。容藩以張京爲吏部尙書，程正典（夔州知府，富於財；人利之，故以爲戶部）爲戶部尙書，太子賓客劉道開爲軍諮祭酒。有一宗室婦，極淫蕩，流寓夔門，容藩留之於內，欲以爲妃；張京力勸之，衆不可，乃止。容藩性忌刻，宗室流寓夔州者，皆殺。時諸將自三譚外，無相從者。余大海在夔門，亦從衆謁見。張京以爲天子登極，諸侯不可無貢獻，密諭大海率先進貢，卽爲開國元勳；大海進見，高唱曰：『靖海侯（容藩僞封）進寶！』鴻臚官問：『何寶？』大海：『奇貨駱駝！』容藩面瘦背駝，素有駱駝之號，故以諛之。未幾，楊喬然、錢邦芭等移檄諸將，共誅滅之。

楊展屯嘉定，略有川西南州縣，自什邡縣以西、敘州府以南皆奉展號令。展所至得

銀，或於地窟、或於江中河口，不啻數百萬。他人求之則無有，展甫至，則又得之。時值饑荒，展用以賑濟，全活甚多。詔封華陽侯。袁韜饑，與李乾德歸展；武大定既與趙榮貴不合，亦歸展。九月，展使大定屯眉州、韜屯隴爲縣，皆給以糧。初，王祥之勝於遵義也，兵至樂英寨，寨爲展次子所據，祥掠以歸；既而釋之。展由是怨祥，未發也。會祥攻貴州，不克而還；貴州人約展共襲之。展亦與樊一衡謀立富順王某，遂令長子璟新將諸將擊祥；諸將皆悍，不受節制。璟新又年少不知兵，至蘆衛，獲馬應試，殺之。璟至永寧，侯天錫堅守不下，攻之不克；王祥遣兵援之。一日，大霧，祥兵乘霧出戰，璟新大敗而還，展威名大損。展性驕矜，不假人以權。袁韜、大定、乾德皆不悅，共欲圖展。展覺之，然不以爲意；三人竟殺展，分據其地（展被執，請入山爲僧，袁韜欲釋之；乾德曰：『縛虎易，縱虎難』！遂殺之。其後乾德戰敗，語人曰：『吾今日親見楊展入舟中，冤孽相尋，夫復奚恨』！遂赴水死）。呂大器至遵義，王祥方以兵威迫脅土司，設三十六營，頗驕蹇不奉法；大器不能堪，仍還廣西，鬱鬱歿於途。王祥以禮葬之，厚撫其孤。祥性驕奢，然亦矜名節；王應熊之喪，亦嘗以禮葬之。卽縱兵剽掠，每在敵境；其本方百姓，未嘗以兵擾之。時永曆帝遠居廣西，徒擁虛號；而祥獨勤貢獻，不敢失禮，其妻上祖亦進貢於後宮；搢紳欲赴行在者，必傾囊以贈之；朝廷封爲忠國公。

初，孫可望之奔貴州也，巡撫范爌旣降，羣縣多望風送款，遂以定番爲巢穴。休兵

半年，進犯雲南，二年間盡陷雲南郡縣。

己丑三年（清順治六年），孫可望自立爲秦王，復引兵自貴州犯四川。時闖賊降將高必正等皆爲朝廷効力，可望皆擊殺之。

初，容藩既敗，張京投河督堵胤錫，胤錫盡削其官；乃投賀珍，僞爲勅書印綬，煽惑文武。珍覺而逐之，遂投可望，稱臣拜舞，首進王蜀之說；可望大喜，復其官。京又進颯風圖曰：『颯風王業根本，願殿下爲天子，如周家有道之長！』可望左右，皆明室舊臣，皆深惡之。可望有親信某，京時皐隸也，認爲師生，藉其力以免禍。

庚寅四年（清順治七年），孫可望將犯遵義，先遣溫總鎮與王祥議和。溫舊爲川帥，祥曾在其麾下；今在可望營，最用事，而祥見之，倨甚，且呼可望爲賊。溫還，促可望進兵，祥敗走，可望追之。祥曰：『吾終不可辱於賊！』遂自剄。其妻上祖被擒，亦不屈，可望賜之死。上祖沐浴盛裝，望闕叩拜，又拜其夫死之處，乃就縊。未絕，以手招左右曰：『扣太緊，不可絕，可鬆其扣！』左右從之，遂死。可望又擊匡國公裴熊於貴筑，破之；值艾能奇病死，可望又併其衆，聲勢益張。

辛卯五年（清順治八年），可望挾永曆帝入安龍所，諸將無不歸命。號召川中諸將，李占春以可望殺其父（謂曾英），獨不爲下；可望使人招之，輒斬其使。有勸之降者，則罵曰：『彼殺我父、幽我主，而我降之，是爲不忠不孝，禽獸等矣！』可望進兵擊

之，占春固守涪州，力戰七日而潰；與余大海走湖廣，欲降清。流民從者數萬，中道絕食，流民俱怨占春不早降可望而流離至此，占春大慚；呼酒，對妻子痛飲，至夜半，單騎入華山爲道士（後三年、清使人招之，不得已至武昌，終不受官。大海降清）。楊喬然與李占春同心守蜀，及占春敗，可望使人招喬然，喬然謁見，因請歸里；可望許之。李乾德、袁韜、武大定據川南州縣，可望使白文選攻之；乾德等大敗，韜與大定皆降。乾德率妻子走威茂，中道被掠，妻子皆縊死。乾德至威茂，威茂人縛送文選，文選厚待之，欲引見可望。乾德曰：『吾終不能向賊求生！』遂投河死；弟翼德亦同死。

壬辰六年（清順治九年），清使平西王吳三桂略四川，攻陷保寧；趙榮貴戰敗，爲三桂所殺。三桂深入至敘州，孫可望使劉文秀拒之。文秀攻拔敘州，三桂退保保寧。文秀乘勝追之，三桂按兵不動。文秀渡河索戰，依山爲壘，其鋒甚銳；三桂以輕騎挑之，誘使下山。文秀失勢，遂大敗，僅以身免。四川郡縣，盡歸清矣。

癸巳七年（清順治十年），可望自引兵至岔口，復敗還，遂駐貴州。

丙申十年（清順治十三年），李定國與可望有隙，迎帝入雲南府，劉文秀等皆附之。丁酉十一年（清順治十四年）八月，可望誓師普定，以馮雙禮守貴陽，自引兵犯雲南。九月，可望潰；還至普定，守將馬進忠閉門不納，令城上發礮擊之。或曰：『此國主！』進忠曰：『國主誓師而出，計兵十六萬，今止數十人。此必是賊！』可望大窘，

急趨貴陽。馮雙禮又揚言進兵，已迫促；可望護家口先行，已爲斷後。可望遂棄城，走至寶慶，乞降於清；清封爲義王。

十月，劉文秀等追可望至貴陽，馮雙禮迎降，遂復貴州。

戊戌十二年（清順治十五年），清復使吳三桂與定西將軍墨勒根蝦由四川一路、靖寇大將軍羅托由湖廣一路、征南將軍趙布太由廣西一路，期於二月二十五日三路進師，共取貴州。旣又遣信郡王多羅自都門趨貴州，仍分三路進取雲南；羅托還駐荊州。時三桂屯漢中，由沔縣、戴安、寧羌至朝天驛，順流而下。三月四日，抵保寧，集舟艦、載軍糈，以重慶水陸交衝，請增兵五千，以程廷俊爲重慶總兵。七日，過南部、西充。十四日，至合州。合州有江，自陽平合瞿河而下，江而寬濶，水勢洶湧，清兵跨馬渡河，重慶總兵杜子香望風奔潰，清兵遂由銅梁璧山進發。四月三日，陷重慶，使人招原任總制楊喬然，喬然服毒而死。

時川、湖界中如房、竹、歸化、大昌、大寧則有塔天保、郝搖旗、李來亨、袁忠第、黨守素、賀珍，施州衛則有王光興，長壽、萬縣則有劉體純、譚詣、譚宏、譚文、向希堯，達東則有楊秉胤、徐邦定等，結連嘯聚，俱未附清。清乃以嚴自明領重兵鎮重慶，與程廷俊協同固守；大兵遂渡黃葛江，歷東溪、安穩、松坎、新站、夜郎。其間如滴溜、三坡、紅關、石壺關，上摩九天、下臨重淵，一夫守險，千人不得過；李定國先遣

劉正國據險拒之。二十五日，清兵抵三坡，正國自水西奔雲南，於是自桐梓至四渡站，守將郭李愛、劉董才、王明池、朱守全、王劉倉、王友臣等皆降清。三十日，清兵陷遵義。五月三日，進至新站、烏江。十一日，襲破楊武大於開州倒流水。於是水西宣慰司安坤、西陽宣慰司冉奇、鑣藺宣撫使奢保壽等皆降清。興寧伯王興亦降清，吳三桂賜以盜甲名馬，逾於常格。

七月二日，譚詣、譚宏、譚文攻重慶，不克。詣、宏與文有隙，共殺之，請降於清，清以詣爲向化侯，宏爲慕義侯（自是以後，凡川東據險自固者，多降清矣）。吳三桂終以重慶爲虞，使川撫高民瞻駐重慶，又調建昌總兵王明德赴重慶協守；檄嚴自明俟明德到日，卽領所部赴遵義。二十八日，墨勒根蝦病死，趙布太與線國安陷獨山州。

多羅入貴州境，約三桂議事，三桂自遵義馳赴之。十月五日，會多羅於平越府之楊老堡，遂與經略洪承疇等共訂師期。

帝賜李定國黃鉞，同馮雙禮等扼盤江河、據雞公背，經營貴州；又使白文選同鎮將竇民望等守七星關，進抵生界，距遵義數十里，牽制清兵，以應定國。吳三桂聞之，兼程遵還義。十一月十日，統藩十四旗及援剿總兵沈應時、馬寧等自遵義出師。十二日，文選自生界退守七星關。關極險峻，兩山壁立，水洶湧，號天生橋；三桂前在遵義，細問土人，已得其詳。十二月三日，營於水西苗獠，不言所向。次日，忽由天生橋小路抄



烏撒軍民府，扼七星關大路。文選大驚，棄關，走可渡橋；又焚橋，走霑益州。李定國見多羅自中路來，亦退守盤江河，連戰於羅炎河、涼水井，皆敗。又聞趙布太將至，遂率大軍奔雲南。

吳三桂至烏撒，收降文選餘衆，設官安撫，貴州悉陷。

馮雙禮、狄三品等自金沙江奔四川建昌衛，三桂發檄招之；且密授三品方略，使諭川南諸將歸附。

王化龍守茂州（卽唐維州），獨不降清；三桂發兵攻之，力屈被擒，竟見殺；同知唐天顏亦死之。化龍有所乘馬，見化龍死，亦悲嘶跳躍而死；四川悉陷。

野史氏曰：崇禎初，流賊自秦入蜀，搖黃繼之，蜀已騷動。然十七年間，賊五出入，未爲大害也。迨獻忠陷成都，一、二年間屠戮川民，靡有孑遺；雖石虎、符生之殘，黃巢朱溫之暴，亦不至若此之甚。曾英、王祥之徒，集烏合之衆倡義討賊，至死不回，可謂義士！然戰爭之苦，未嘗不爲民累，況其間又有馬珂之陷順慶、容藩之帝夔州乎？戮官、戮民，宗室獻賊，餘毒未盡，又有此以甚之；生民塗炭，於斯而極！獻賊旣敗清兵，橫行川中；王祥、李占春整兵再戰，楊展、曹勳敗而復勝，而馬乾德輩或戰死疆場，或委蛇強將之間，冀其一效；於是清兵遠遁，全蜀稍寧。未幾，孫可望復犯四川，王祥、占春之屬相繼敗死，蜀中空虛；清兵乘之，遂

據其地。夫蜀素稱天險，自武侯治蜀以來，廢興不一。然據之者必歷數十年而後敗，未有一年之中獻賊、闖賊、□□、搖黃以及亂民、悍宗相繼而起，此往彼來，如今日之甚者也。豈天未厭亂，則地利亦不足恃哉！明季兩京陷沒，各有淪亡；而生靈之禍，蜀爲尤甚，是可悲矣！貴州僻在一隅，非必爭之地；然共主在滇、而亂賊在蜀，窺祭器者必由之，亦遂與蜀俱亡。悲夫！

## 蜀記

甲申六月，四川聞京師之變，威宗烈皇帝殉難後，中原無主。

是時，流寇張獻忠號八大王。先是，穀城就撫復叛，破襄陽，殺襄王。督師閣部楊嗣昌，自以剿撫無功，致賊猖獗，遂仰藥死。獻忠焚劫楚地，大肆殺戮。聞闖賊李自成陷京師，獻忠遂欲稱雄並立，乃由夔巫逆流而上，水陸並犯，於甲申六月攻蜀之重慶，不數日，城陷。蜀撫陳士奇率師禦賊，不克，被執；囚見獻忠，罵不絕口，賊斷其手足，剜目割舌，死之。

重慶知府王行儉、巴縣知縣王錫，前後被執。

先是，縛錫至賊營，獻忠喝令跪，錫面不改色，怒目相視。未幾，縛行儉至，見賊，左右吆喝如雷，頗有懼色。錫厲聲曰：『老大人受朝廷厚恩，不爲朝廷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此膝一屈，不可復伸。時勢至此，偷生何爲！』賊怒，手刃之；行儉亦遇害。

時漢中瑞王因賊□秦地，偕宮眷避賊，欲入成都依蜀王；行至重慶，與士奇等同日遇害。臨刃之時，雷電交作，天愁地慘，執刃賊兵擊死數人。獻忠聞雷聲，以銃相角。

城內外紳士軍民男婦不下數百萬，盡遭慘戮；卽間有苟全者，皆剝去兩手、削去耳鼻。

不踰月，獻忠率賊兵直薄成都。是時，成都城內，帶甲尙有三萬。蜀王集院司道府各官及在城紳士，於七月內齊赴承運殿議，假言先帝駕幸通州，頒有密詔，調天下勤王之師；官民踴躍，轟動滿城。蜀巡方劉之渤，陝西寶雞人，率多官俯伏殿前；及蜀王欲假詔監國也，之渤遂佛然而起，由承運左門出，又出端禮門，遂躍入金水河中，大呼曰：『吾得見二祖列宗於地下矣！』左右救回公署。之渤閉門三日，城守懈弛，賊奸細遂乘機潛入蓉城，俱扮作乞丐、醫卜、客商之狀，投大慈、延慶等寺中；賊之內應，已遍滿街巷矣。越四日，司道各官齊赴察院，踵門哀求；之渤方出視事，復至蜀王府中議戰守之策。衆官向蜀王請餉。王曰：『孤庫中錢糧有數，只有承運殿一所，老先生等拆去變賣充餉』。之渤厲聲曰：『殿下！承運殿無人買得起，惟有李自成是受主』。蜀王終不悟。衆官既無錢糧，縱有良、平，無能爲矣；遂各回署。或議派之郡王鄉紳者，而郡王鄉紳已於按院閉門時逃去。不數日，獻忠大隊至，之渤等率衆固守。賊擁衆四面攻打，城內施放銃礮，傷賊首闖世王，餘賊無數。圍困數日，奸細在內放火，獻忠於城外西北角淘坑窖數百丈，直透城腳，窖內填塞火藥萬桶，透引線出窖外，舉火一發，勢如山崩，城牆磚石飛揚半空，城遂陷。賊挑驍騎先伏於窖之左右，各離窖三百餘丈；見城一陷，由陷處奮勇齊上，城內軍民狂奔。內應賊手執大斧斫開東門，賊大衆馳驟而入；不

分老幼良賤，皆殺之。三日後，方招安。

是日，蜀國主同正妃跳入宮內琉璃井中。按院劉之渤被執，推官劉士斗、華陽知縣沈雲祚俱著公服南面自鴆死。一時司道各官混死者甚多，不能悉記。惟成都知縣吳繼善，南直人，丁丑進士，左手執印、右手攜妾，於馬前乞降；獻忠收入營內，旋加僞禮部尙書。

三日後，於琉璃井中出蜀王與妃尸，獻忠手刃之，被創者三處，方遣賊將舁出東門，沈之江中。蜀世子，年十八矣；同世子妃、世孫三人、郡主二人（各七八歲、十餘歲不等）俱被生擒，盡發心腹賊將各看養。衆賊將合詞勸進，獻忠著冕服，卽皇帝位，僞國號大西，改元大順，改成都爲西京；用汪兆齡爲僞東閣大學士，生員胡默爲吏部尙書，副榜王國寧戶部尙書，吳繼善禮部尙書，進士龔完敬兵部尙書，道士李時英刑部尙書，箭匠王應龍工部尙書，其都通大太常光祿科道各衙門皆全設，不計姓名。以賊將王尙禮爲中軍提督五城兵馬都督，竇民望爲僞皇城都指揮使，馮雙禮爲後軍都督，賊義子張定國爲前軍都督，馬元利爲左軍都督，張化龍爲右軍都督，義子張可望爲平南監軍，張文秀爲平南先鋒，張能奇爲平南將軍，俱加宮保，節制天下文武。蜀世子爲太平公；未幾鴆殺，以世子妃發娼。開科取士，四書一、經一、論一、策一、表一、判五，以一場爲率，應召者不下數千。取某州劣生龔濟民爲狀元；因其名稱獻忠意，故首拔焉。採花

熊某，什邡縣童生，年近耳順；至是應僞召，中探花，喜欲狂。越數日，禮部呈卷，探花對策，內有「西蜀一隅之地，遊其中者如井底蛙，不足與大有爲」等語。僞東閣汪兆齡白獻忠，獻忠大怒，以其譏己，立命副之。其實熊本意欲獻忠發奮爲天下雄，不可以得蜀遂滿志也。禁軍民絕交遊，雖父子夫妻同室親骨肉，不敢私發一言。冠婚喪祭，不敢鼓樂用酒，不敢同席對坐。至酉時卽閉戶就臥，不敢張燈私語。如有一家犯者，上連九家、下連九家，盡皆處死。凡擄到鄉紳宗室士子，不論老幼，一到卽斬；家產抄沒入官，妻妾婦女盡發樂戶。每四日，令五城兵馬司驗在城居民一次，或出外貿易未歸者、或以他事偶出者、或有病臥牀者，卽指爲細作，目爲歹人。凡同街住鄰里人等，卽時皆斬，婦女入樂戶。城內街道作十餘丈寬，坦直如矢，可容五十騎並行；兩旁有房屋相礙者，立時拆毀，毀民居不下百萬餘。成都四門，設心腹賊將把守；城內居民，不許出城。城外貿易人等進城，各給年貌印牌，人面頰左右，用一圖書，方許進城。及出城，先驗面頰，再驗原給年貌印牌。或因天熱流汗，抹去圖書；雖有腰牌，必疑爲奸細，卽帶至兵馬司處，酷刑審問姓名居址並家屬姓名數目，隨將本人梟斬，卽將本人家屬開列，行牌該地方官盡行提解到省，不分是非，一齊俱斬。獻忠又立查事人役，每日差出賊兵數千，扮作乞丐、貿易等事混入民間，往來如織，軍民莫辨。凡見民戲謔笑語及私談家務者，卽誣以閒話二字，掣到王尙禮處，除本家盡戮外，仍按連坐之法，株連動以百千

計。

有湖廣黃州生員夏大武，被獻忠強勒入營，授都督；隨入蜀，見賊行事，私語曰：『大丈夫不可無博浪一擊！』左右以報獻忠，卽命副之；一家五十餘口，俱就戮焉。

有重慶知州潘□□，丁丑進士，賊檄催繳印，州士民迫之出見。潘曰：『本州有地方之職，生死榮辱，本州一人受之；諸公何必爲本州抱杞憂也！』言罷，復給之曰：『諸公且退，容將錢糧文冊攢造齊備，擇日赴省投降』。衆士民方退，潘回署，與妻妾家人父子痛飲大醉；至晚，出州前照壁上，寫云：『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擲筆於地，拂袖入，左右以爲醉言也。潘進內，縱火自焚，一家人口俱燒死。新都知縣掛印於縣堂，棄妻子，變姓名，遯跡於田間，被民擒解，獻忠副之。

是年十月，闖賊發明朝投賊總兵馬苛，領賊萬餘，內有降丁蒙古四千，由階文一帶襲川；苛行至保寧，聞獻忠占踞益州，卽屯兵保寧。獻忠聞之，發義子平南先鋒張文秀領兵萬餘迎敵，獻忠亦親督禁丁尾其後。行至綿州，遇馬苛，列陣相待，文秀卽揮兵奮擊，苛大敗，僅以身免，連夜遁去，俘獲蒙古一千五百有奇。獻忠大喜，遂改綿州爲得勝州。令文秀駐鎮廣元，扼漢中入蜀要路；命義子張能奇駐保寧、右軍都督馬元利駐順慶，命義子平南監軍張可望進川南，分派已定。惟川東重慶一帶係明將曾英集義兵恢復扼禦，賊不敢窺。

次年乙酉孟冬，闖賊自山海敗績，奔陝西，有潰卒近萬，由褒城出，欲入川投獻忠。先是，廣元兵馬各逞□邀功，遂不候將令，竟出漢中。忽遇明將賀珍統三千餘衆，內馬騎五百，預設伏以待。文秀至，突出奮擊，賊大敗，生擒者不計，文秀僅以身免。是年，張能奇、馬元利將保寧、順慶川北一帶百姓盡剿無遺，擄玉帛、子女數百萬回成都。文秀亦將廣元城內五日一驗、三日一點，如有逃亡事故，亦照獻忠成都連坐法；不滿一月，廣元百姓無噍類矣。獻忠遂將廣元、保寧、順慶等處防兵，皆撤回成都。論功行賞，以張可望剿川南有功，掛平東將軍印。以張文秀出漢中喪師失律，降遊擊，仍掛撫南將軍印。張定國亦同出漢中，兵敗先逃者，定國也，捆打一百，降千總，仍掛安西將軍印。張能奇以駐防無功，致賊將劉進忠逃遁，降參將，仍掛定北將軍印。白文選陞前軍都督，王復臣陞水軍左都督，王自羽陞水軍右都督。將收來馬苛蒙古一千五百，盡斬於南門成都江中。

先是，明進士吳宇英抗不附賊，獻忠恨甚，佯授以撫北御史之職，欲招降之。宇英盡將宦橐家財，散同鄉親友，募死士三千餘人，避入神仙洞中。獻忠大怒，遣文秀困之。三月糧盡，全家縊洞中；義兵數千，皆死賊手。

忽有自東南來者，贖聖皇帝卽位南京詔至，改元弘光，川北士民，俱將大順年號用馬糞塗抹，改弘光年號。一時起義者，保寧李崇彥、順慶殷承祚，各擁民兵數萬，俱被



獻忠以計誘殺。有明進士江鼎鎮，四川西充人；執至成都，強授禮部侍郎，不得已，勉受事。回署，集全家妻妾子女七十九人，縱火自焚，一夜灰燼。獻忠恨其負己，令軍士拾骸骨，揚之南門外江中。

先是，明丁丑進士龔完敬，號潛石，彭縣人，任雲南臨安府推官，丁艱在籍；獻忠入蜀，完敬遠避山中。獻忠嚴責地方官擒解至成都，將入城門，用小刀自刎，不死；賊將以雞皮蒙之，延醫調治，創愈，賊將械繫見獻忠，以其事告。獻忠給之曰：『此忠臣也！』擢爲兵部尙書。完敬私語家人曰：『吾受先帝厚恩，先帝爲社稷死，我不能爲先帝死，乃萬占一大罪人也。昨被執，自刎，自分可以報先帝矣，不意復留人世！且祖太以風燭之年，同執至此，是我貽母以憂也。恐我一死，祖太無靠，此虎穴何以自保！今我受職亦死，不受職亦死』。其弟完熙曰：『兄既不能盡忠，亦當盡孝，事難兩全！』會獻忠盡拘成都五衛指揮千百戶應襲舍人赴成都，著兵部面行考核，選拔將材；令完敬主其事，司官俱不許與。是日，雲集兵部衙門正爾考試，至巳時，獻忠遣僞指揮柴子槐齎僞敕至，完敬接入開讀，令將各衛盡於兵部衙門處斬；完敬不知所措，俯伏不能起。子槐遂傳兵士入，俱綁縛斬首，屍積如山，血水流滿丹墀。子槐回命云：『各指揮千百人等奉旨正法，有兵部尙書龔完敬，讀旨後俯伏不能起』。獻忠笑曰：『這樣不濟事的文呆子，如何幹大事！』汪兆齡前奏曰：『以臣觀完敬，實無心爲我本朝。此人不可久』

留』。獻忠曰：『朕自知道，不消你說』。未幾，張可望擄羅干莘新官至，獻忠傳僞旨於兵部衙門賜宴，勅閣部汪兆齡陪。兆齡至，見兵部衙門內茂草成林，前殺指揮等血跡尚在；兆齡出，疏參完敬。獻忠大怒，命錦衣衛拏完敬，至法場剝皮，實以草，遊示川西一帶，全家盡殺。

獻忠每於宮中，白晝見鬼；宮中婦女，多被鬼魅死者。獻忠不悅，意欲棄蜀北行。汪兆齡進曰：『上汗馬血戰，撫有此土，奈何一旦棄之？且川蜀沃野千里，天府之國；其地可以耕，其人可以戰。今上帶甲百萬，再養銳二、三年，何難並驅中原』。獻忠曰：『陝西係咱家鄉，古來建都，多在長安。俗云秦強蜀富，咱今將四川官照舊設下，領些兵馬到了陝西，將邊上好漢多收些，西寧、河州一帶搶些好馬，兵精馬強。若要錢糧，只消發一道旨意來取，怕他不解。你文呆子，只曉得享現成自在福，你還不知道咱當日做響馬時，只有十三個人起手，東蕩西除、南征北討，今日一般的掙個皇帝到手。況而今李瞎子坐了北京，天下大勢，他踞了一大半了。除了咱，誰是他對手？你我只在四川坐著，叫他明日將陝西占去，又將南京占了，咱在四川一窪地方，進也進不得、退也退不得，到後來就像後漢三國時的樣子，咱做了劉玄德罷了。誰人做諸葛軍師？誰人替咱六出祁山？而今成都城內百姓，百十萬還有。咱的意思，要將咱在南直廬州、舒城、安慶、太湖、宿松、河南鄧州、光山、湖廣襄陽、武昌、蘄、黃、漢、岳、長、寶、

荊州並蜀川搶來的金銀尚有千百萬，都盡行發出去；見一個百姓，不管大小，每人賞他一個元寶，叫他們各人逃命去。咱們到了陝西，要往四川，還是咱的百姓」。兆齡曰：「皇上此言差矣。四川山水最險，人性刁惡；皇上入川未滿二年，恩信未結。今舍之而去，彼必嘯聚爲亂，北拒劍閣、東扼瞿塘，川兵素稱慍悍，那時恢復必費手矣。依臣愚見，莫若將城內百姓，無分良賤老幼，盡行剿殺。過此殘臘，命內四路、外四路將軍都督各統兵馬分東西南北，凡府州縣城百姓俱殺絕，房屋燒了；復發兵各山各鄉，不分日夜，分頭剿殺。立定賞格：凡剝男子手二百餘雙者，兵加把總，官進一級。剝女子手四百餘雙者，亦照前列陞賞；幼小子女不算功。不如數者，以背叛、懷二心之罪加之。如房屋、穀米燒毀不盡者，其罰如前。如此，將全川成一赤地，土著不能嘯聚。卽別有覬覦此地者，目擊荒烟蔓草，不能久駐。皇上舍之而去，臣等各將兵俱無留戀矣」。獻忠大喜曰：「卿真忠臣也。此計甚善」。卽傳令內、外八路將領各領兵進城，搜縛在城百姓，俱押出南門，斬入江中，命先縛男子，婦女俱留在後。是時正值九月十五日，月明如晝，衆賊申時進城，搜縛百姓。凡男人，兩人縛一人，齊出南門外江邊，隨到隨殺。從十五日申時殺起，至十七日申時殺完。江水盡紅，屍積如山，水淹至城腳丈餘，湧塞不流；獻忠命水手撐大船十餘隻，至下流推屍順流，方得流通。血腥之氣，聞數十里。男人殺盡後，將老幼婦女盡趕出城外，每賊一人，引婦女數百，至江邊驅令自跳。號哭

之聲，聞數十里。其城內財寶金帛，堆積無數；各賊不敢私分毫，盡繳獻忠，令王尙禮收庫。獻忠又慮州之東西南北府州縣，若驟然發兵去剿，未必無漏網之人；且恐其中有嘯聚結夥者，反致勞師。兆齡曰：『古云士爲四民之首，這鄉紳秀才以及釋道醫卜堪輿之輩，皆係民望。今莫若設立科舉之法，行文各道，不拘鄉紳貢監生員童生一切術士，齊調赴成都，假言皇上遴選真才，不拘資格，隨才器使。凡府州縣紳士人等係民望者，俱令地方官拘進城內住，立十家牌，令各屬教官三日一點，如有一名託故不入城。及其本身入城、家口寄住鄉山者，卽時拏解正法。俟各處紳士齊集，然後設法殺之；則首倡作亂之人盡去，百姓雖多，各自爲心、自保自家，自然嘯聚不起。皇上然後發兵四出，依臣前奏，分頭剿殺，根株未有不盡者』。獻忠卽命速行。及至十月中旬，各紳士前後俱到，一家有父母祖孫齊來者、有隨帶子姪應召者；送考教官不下千餘員，隨行僕從不下萬餘人。獻忠命俱收大慈寺中，每日用驍賊千餘保守寺門，每日兆齡點一次，寺內又令四城兵馬正副二員隨帶甲士千人，日夜巡緝。有同坐偶語者，卽令兵馬司登時綁出東門斬首。到十一月初九日，獻忠差僞中書一員，捧僞旨到寺云：『歲當除夕，各生在寺守候日久。朕萬幾不暇，遜才不及，今勅各屬教官將諸生□領肄業，俟來年春和，你部再行調取赴省』，諸紳士皆知其詐，然旣入羅網，有翼難飛，聽之而已。次日黎明，僞閣部汪兆齡戎裝入寺中，正坐，持牌一面，上書某處紳士生童隨牌出寺門；各賊俱全繫

披掛，手執利刃棍棒，圍繞數層，將諸生圍於街中，隨牌驅逐疾走，由東門出，到城外卓錦橋。獻忠帶甲士萬餘，橫踞橋中，□□羅拜橋下。拜未畢，即時亂刀砍死，棄屍橋下，順流而去。如此依次出、依次殺，從寅時殺起，至申時殺完，約數萬有餘。兆齡復請降旨行文各省，誣被殺諸生以到省應考，見羈日久，口出怨言，意欲爲亂；令各屬地方官將各生家口親戚，齊械繫赴省問罪。獻忠准奏，即令兆齡行文拘取。不一月間，盡解到成都。內有紳士眷屬，被賊差沿途淫污、不堪凌辱，或投河投井、或自縊自刎，屍填溝壑，無敢掩瘞。其解到家口盡斬，其數不止三十餘萬。

至次年丙戌正月初十日，獻忠傳令將川中各衛所軍餘並收川營兵，除年十四以上者留營，其餘成丁老弱，不拘男婦，盡命殺之。自初十日起，至十五日止，各路呈報殺過川兵冊開：衛軍七十五萬有奇，家口不計；川兵二十三萬有奇，家口三十二萬餘。成都北門外威鳳山起、至南門桐子園止，綿亘七十餘里，屍骨堆積，臭聞百里外。十六日，命平東將軍張可望、撫南將軍張文秀、安西將軍張定國、定北將軍張能奇各領賊兵，分頭四出；獻忠統領僞指揮千百戶、僞禁丁羽林之衆二十餘萬，督陣分發成都府三十六州縣地方，剿殺百姓，限三月盡復命。可望等星夜前往，每日屠戮四、五城，或七、八城；不過旬日，三十六州縣俱已屠完，每一城戶口多者千百萬、少者亦數百萬。城旣屠畢，乃發各賊往諸山箐、各鄉村，處處搜殺；所到之處，草木種絕，江河斷流。其幼男幼

女至三、四歲以外者，俱要過刀斷命。若半歲、一二歲者，或投之井中、或投之火內、或棄道旁、或襯馬足；或擲之半空，下用鎗頭迎穿其腹，以此爲樂。每日寅時發兵出門，搜殺至酉時回營驗功。所剝手掌，每賊二百雙；比兆齡所定賞格，竟有踰百十倍者，可望等獎爲好漢，彙名報獻忠，躡等陞賞。有一卒能殺百姓千餘，卽至左右都督。所以後來賊營公侯伯將軍，不可勝計，皆斬馘川蜀百姓首級之功也。後剿至五月回成都，各上功疏：平東一路，殺百姓男人五千九百八十八萬零，女人九千五百萬零，幼子女及屠城之數不計。撫南一路，殺百姓男人九千九百六十餘萬，婦女八千六百六十餘萬零，幼子女及屠城之數不計。安西一路，殺男人七千九百餘萬，女人八千八百餘萬，幼子女及屠城之數不計。定北一路，殺男人七千六百餘萬，女人九千四百餘萬，幼子女及屠城之數不計。獻忠自領者，名御府老營，其數獻忠自記，在外不得而知。尚有王尙禮在成都搜殺近城四面百姓，填之江中者不計。猶有振武、南廠、七星、虎賁、治平、虎威，中廠、八卦、三奇、隆興、金戈、天討、神策、三才、太平、志義、正兵、龍韜、豹韜、虎略、決勝、宣威等營分剿川北、川南兩道斬殺之數，不得悉數，大約如可望等所報數。剿沈巴畢，復命各將軍分頭四出，燒房屋、糧草；前發放火兵丁，後隨遣心腹賊尾跡密查。如某一路某處房屋燒毀，尙有尺寸之木、未成灰燼，領兵與放火兵俱剝皮。某一路燒糧草兵丁，某處遺有米銀一撮、草數束者，亦如前法。而營兵慘死，又不下二萬

餘。有前營一哨頭，號飛山虎，在眉州獲一幼子，年十三歲，甚聰明，面龐嬌秀；飛賊知爲鄉紳之子，忽起惻隱之心，不忍殺之。然恐同行諸賊出首，又不敢留養；是夜三更，暗縱之，藏於密林中。次日，又被搜山賊捉獲；幼子言曰：『我是晚間某帳房放我出來！』冀此賊亦如前宥之也。不意此賊竟攜入各營遍認，此子走入飛山虎帳中。衆賊遂挾飛山虎出首，獻忠大怒，命副之。飛山虎大呼「張獻忠」！罵不絕口。獻忠命斷其舌，敲落門牙，剗去兩目，剖腹取出心肝，方死。

六月，獻忠對衆曰：『朕今將全川土寇削平，心腹之患除矣，朕決意北行。然到蜀定鼎三年，豈可無遺記留後。朕欲立碑高九尺，取朕居九五之位；寬四尺，言朕平定四方之意。』命內閣嚴錫命撰文，命工部王應龍監工督造，限一月報完。錫命具文以進。錫命，四川綿州人，丁丑進士。獻忠至綿州，追殺馬苛時，錫命首降；擢爲內閣大學士，見必稱嚴先生，禮貌甚優，錫命遂傾心焉。及碑成，獻忠擇七月二十二日建立，命工部官：碑面向北背南，錫命固爭曰：『人君當正南面而立，何故向北？』遂主向南背北。獻忠以其違旨，命廷杖一百二十。三日，死，投屍城外砂礫中。

一日，獻忠召四路將軍張可望、四路都督馮雙禮、內外各營總兵王士奇、僞閣部汪兆齡曰：『咱自榆林起手，過黃河，走山西、河南、南直、湖廣等處，其時隨咱的好漢

五百人。如高大府、猛如虎、孫軍門、丁啓睿、左良玉、羅代、黃闖子這樣排軍，一來就是一萬、二萬，被這五百人殺得七斷八續的，那個不怕咱八大王之名。後來楊嗣昌統了天下兵馬來剿，咱雖然在穀城招安，不過是借招安名色，便於收咱們瑪瑙山失散的人，咱眼裏何曾有他那督師來。這是你衆人眼見的。而今收了這許多兵馬到了四川，前年出漢中去，被賀珍幾百殘兵就殺敗了。也不知是你們衆頭腦貪富，不肯用命；也不知這些新兵懷二心，不肯向前。咱想來兵在精而不在多，何故要這許多的無用蠻子，幹甚麼？倒不如將這些半路收的雜人，盡行殺了，還是將咱陝西榆林、延安、固原、寧夏這一帶起根的舊人留下。其中有家口多的，令亦殺了。各人伶伶俐俐的，要東就東、要西就西，有何不可。你等以爲何如？』汪兆齡曰：『皇上之言最善。但而今皇上兵至百萬，內收的排兵，也有老狗狗的、一斗粟的、曹操的、闖王的、瓦皆的、石踢天的、闖踢天的、混十萬的，也有南直、河南一帶擄入營的，百姓人心不一；萬一機事不密，衆兵預先鼓譟，將如之何？以臣愚見，莫若責內外各路將軍都督，日夜發心腹舊人稽查營伍，凡有私言私語或馬匹瘦弱及有纖毫過失者，不論曲直真假，卽命縛之，仍按連坐之法，一人犯事，責之管隊十長、五長及本兵同隊之人，盡斬。如此，形迹不露，殺亦有名。不過一、二月，此輩不愁不盡。每過十日、半月，令刑部以各路各營犯罪被殺之人，彙數上聞。如有徇庇容留，斬殺數少者，認領兵官以同謀反叛之罪；在皇上裁之』。獻忠



有方沉吟間，王尙禮同刑部尙書李時英奏曰：『兆齡所奏，眞弭亂之法，望皇上急勅行之。』獻忠卽面諭內外各路將軍都督，照此法定限，每日查犯兵彙奏。衆將唯唯而退，回營卽照此法行。

初，各營官兵不知其故，或嬉笑怒罵，射箭賭賽者；或三五成羣，男女混坐，暑伏天氣脫帽露頂、單衣跣足；或同婦女避涼樹下，或領兵將官暑月食前方丈，侍從雁行；或博奕消閒，或彈唱釋悶，或偃臥牀褥、憇息桌案者。查事人到，盡皆綁縛，任憑誣坐罪名；次日帶至獻忠前，俱命斬之，仍收其家屬，盡赴市曹。八路賊首，是日殺無罪官兵連家屬共十萬餘人。此後衆兵重足而立，合營肅靜。八路賊首，無隙可乘，又慮罪及己身，將各查事人役喚入密室，切責其稽查不密。衆役無奈，每於夜深，挖牆壁，入人室內，暗伏牀下竊聽，或上房屋潛窺人家。如有低聲暗語或哂笑戲謔，查事人卽自牀下突出或自房上墜下，立刻將全家盡縛。次日白之獻忠，亦如前連坐法。不數日，又傳令不許私藏金銀，如有私藏至一兩者，全家斬，有藏至十兩者，本犯剝皮，全家斬首。各兵聞之，將器皿銀兩等物俱投井廁，或窟之幽室。獻忠遂命心腹人前往各營，凡見井廁，俱用長竿撈獲。其時按連坐之法，八路被殺、被剝官兵並家屬又三萬有餘。各將領私立賞格，凡官兵銀兩窖下等物，如有家人出首者，卽加以官職，仍以本王妻妾馬匹什物盡賞之。此令一出，各家刁奴悍僕曾被家長捶楚詈罵者，卽將家主所窖藏之物，盡白於

官。或平素有家務小事，亦必表暴。其時死者又不下二三萬人。

有僞南廠營總兵溫自讓，陝西延州人，獨不下收括之令，又恐獻忠加罪，遂棄妻妾三人、生子二人，（皆六、七歲）、女三人（十歲、十五歲、十八歲），於黑夜傾心腹家人百餘遁去。獻忠自率驍騎千人，窮追三百里。自讓逃脫，餘卒被擒回省，盡行剝皮。又有僞八卦營總兵王明，河南汝州人；振武營總兵洪正龍，湖廣麻城人，崇禎戊辰進士；隆興營總兵郭嘉胤，陝西涇陽人；三奇營總兵宋官，南直鳳陽人；決勝營總兵周尙賢、永定營總兵郭尙義，南直合肥人；三才營總兵婁文，山東人；干城營總兵汪萬象，南直六安人；援剿營總兵彭心見，陝西寶雞人；右軍都督張君用，陝西米脂人；遠定營總兵張成，陝西定邊人；中廠營總兵杜興文，四川萬縣人；英勇營總兵張其在，湖廣黃崗諸生；天威營總兵王見鳴，河南開封人；龍韜營總兵商元，湖廣武生；並志義、天討、金戈、神策、虎威、虎賁、豹韜、虎略等營總兵，不記姓名：俱以搜括無功，坐徇庇謀逆，盡行剝皮。其家口與南廠全營家口並官兵皆斬南河，共有一萬五千餘人。

獻忠又私與兆齡謀曰：『今各營爲患之人，十誅二、三，尙有各營副參遊守大小官員，皆明朝市井無賴棍徒，乘天下之亂，或募兵數百自起者、或有行劫江湖聚積亡命者、或係越獄重犯更名應召者，此輩心性不一，向背不常，非若你我父子之兵，甘苦可共、患難可同。渠見今日殺這些人，未免心寒，日後爲患，定是此輩；何法除之？』兆齡

曰：『皇上所慮極是。依臣之見，前剿洗地方各路功冊雖已投到，皇上尚未按功行賞。今何不傳各路將領，凡係兵丁俱留營中，不必擅動，止令帶有職大小各官齊赴教場，候聽皇上陞賞。就便殺之，方無遺漏』。獻忠卽降僞旨，於七月初二日，親下演武場賞功，各營大小官員各揚威耀武以待。次日，有張文秀監督一路馬元利部下僞參將賀斗、火器僞遊擊胡明、守備王四，見僞旨皆疑恐；斗謂其妻曰：『明日皇上賞功，爾又不知爲何家誥命夫人了』。其妻曰：『皇上賞功，你斬百姓甚多，有功之人；不陞副將，定是總兵。且又得厚賞，何故出此言』？斗曰：『此舉定不是賞功。皇上見這些各官俱是邊關上當日喫糧好漢，不是他起手舊人，意欲盡殺。恐一時激變，故以賞功爲名。此行必不利，我死後，你豈不是別人家誥命夫人。你只看這一月來，殺的這些人，誰犯甚麼法來，可曾殺他起根放響馬的一個舊人否？都是半路上跟隨他的人。故此不值錢，殺之不值，卽此可見。你婦人家那裏曉得』！其妻曰：『似此當如之何』？賀斗曰：『我如今也顧不得你了；我於明朝乘他們出營上朝，我雜於衆人中，出營門逃去。若命該絕，或投江，或跳井，或自縊，亦得個全屍；何故受他人剝皮之慘！你若念夫婦恩愛，不肯辱身事人，卽在家自縊，以全你名。惟你主意，我不好強你』。婦人聽畢，抱頭暗泣至二更，懸樑自縊。賀斗假推出營查更，卽同胡明、王四逃去。至教場內查點各官，方知三人逃脫，欲追無及矣。獻忠大怒，將張文秀、馬元利、盧明臣等各重責一百。其內、外

八路候賞功大小各官，共五千七百餘員，俱盡剝皮，從頸窩後剝至臀尾，如門扇樣，不令之死，趕出營外；有卽時死者、有延至三兩日死者、有忍痛不過弔死者，號哭之聲，聞數十里。仍遣指揮二百餘人，持偽令分頭往各營收被殺各官家屬，就於各營內處斬，報數一萬三千二百有零。

獻忠日惟以殺戮爲事，全無悔心；又恐衆叛親離，問計兆齡，求弭亂之法。兆齡曰：「此等荷戈執戟之輩，惟知喫飯穿衣，有甚知識。假寫數言，名爲天旨以惑之，若輩自服矣。」獻忠問何謂天旨？兆齡曰：「容臣做來，須遇暴風雷雨之日，方可行。」於是月十五夜三更時，忽然陰雲四布，雷電交作，雨若傾盆，至次日卯辰時方止，城內外水深丈餘，傍河兩岸漂沒營房數千。獻忠、兆齡傳牌曉諭內、外八路將領官兵人等，內云：「七月十五夜三更」大雨；至天明，皇上御殿，見天旨降下，上書「世間不忠不孝，造孽太重，人心不合天心，大劫已到，不必憐息」可見皇上向來斬殺軍民人等，俱自造之孽，法網難逃，皇上真是代天行道。你官民人等，當洗心滌慮，以回天怒。如後再有罹法網者，皇上奉天誅之，其勿恨怒」。衆官不知獻賊詐術，其後有斬戮者，皆信爲天誅。從此，獻忠慘毒較前更加百倍。八路將領，逢惡助虐，良心盡喪。

一日，獻忠傳示各路將領云：「目下要起身陝西去，你各兵俱有家口，若無馬匹，難以跋涉。你各兵將領回營，自行查驗，令各路自引妻小，當官驗視，每人給與馬騾，

以便前往』。八路將領回營，如法點驗，各兵帶領家眷聽點，逐一點齊，傳令各兵將本妻自行殺死。如本夫戀戀不忍砍者，即將夫妻同斬；或已經斬訖，其夫淚落眼紅或掘土掩妻屍者，亦綁斃剝死。各路又斬婦女近五萬餘。獻忠又傳令各營兵丁小子進城，將成都城牆挖倒；半月，止將堞口剷平。旋命放火燒城內房屋。城內王府、宦宅、衙門、寺觀，獻忠命以青布浸油纏柱，又實硫磺燄硝引火之物於椽之內，然後縱火延燒。自八月初六日起，直至二十一、二，方燒完。內有糧米未經灰燼者，又傳各兵背負，揚入河中；又復命各兵下河，蹠踏入沙泥中二、三尺，必要泥米相和，不許顆粒露沙泥上方止。又命撫南將軍張文秀將南直、河南、湖廣、江西一帶搶獲金珠銀寶共四、五十船，俱載離成都。三日至彭山縣口，沈入江中。又恐駕船各兵內有遁去竊取者，盡命殺死於江岸。其後爲明錦江侯楊展撈出，振救川南嘉定一帶，皆獻忠棄江之物也。

獻忠將成都一帶川之西南北俱剿殺燒毀，千里赤地，人影絕跡。擇九月十六日離成都，率賊北行。

是時賊營男婦，尙有百餘萬。由漢川、金堂、什邡、綿竹一帶躡荒前進。間有一、二子遺皆衣棕食草，隱避土穴之中；亦必尋踪步跡，找殺至盡方止。其營內之人，大半係耕讀之良民，脅從爲賊，其間豈無父母；或因帶疾難行，潛藏溝澗者；或筋力罷乏，難遂馳驟者；至晚，領兵官查點不到，卽誣爲逃走，將未到各人名下眷屬親友，株連盡

殺。此時同營之人，卽至親骨肉，視若陌路，誰敢相認。每日或行百里，屍連百里；或行七、八十里，屍橫七、八十里。至西充縣，估計在營兵丁男婦，尙不下五十萬。獻忠猶謂人多累贅，又設法殺之。命工部王應龍於大山中採伐木植板片，打造大戰船數千隻。船成，命各營兵士備繩索，往山內扛擡下河。造船處離河有四十餘里，川北地方步步皆山、寸寸皆澗，或有逢山磕損、遇石擦礙處，督率之賊卽叱爲無用，暗記姓名，回營白獻忠，盡殺之。又立過隊之法，凡各營兵婦口大小人等俱赴獻忠面前，魚貫而行；命驍賊數人，手執大棍，兩邊挑選，所過之人不拘男婦，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其抽下之人，名曰四班隊。過畢，將抽出男婦盡行斬殺，有夫在而妻死者，有父在而子死者、子存而母去者，誰敢回首相盼！十日之內，又殺去數萬餘。

越數日，傳各營兵丁小子，盡往各山村採取糧草；每人不拘大小，各令自負二大斗。有馬騾者，除二斗外，復令繳淨米三斗。回營，各管兵賊首量驗，或有少一升、少四五合者盡殺，株連隊長同居之人，又殺不止萬餘。此法立有月餘，營內大小兵丁婦女小子，所存者僅五、六萬人。獻忠猶未已，一日午後，忽傳四將軍張可望、張定國、張文秀、張能奇、僞閣部汪兆齡、僞提督王尙禮、僞刑部李時英入帳密議曰：『我係上界一星，玉皇差我下界，收此等造孽衆生。我自歷疆場，經過陝西、河南、南直、湖廣、江西、四川等省，殺過男婦，也不能詳記。今在營內這幹當兵的，俱是孽障。彼十分中已

殺過六、七分，而今還有三分未盡；我要將這些人一總盡除，方可去繳天旨。我屈指算來，從今十一月初一日起，到中甸十五日後，便一人不殺了。你衆人將伶俐好漢，各挑足三百，俱不必留家口，每人只留好健步小子一、二人，或三、四人，其餘俱殺完了。跟我從龍安進去，仍舊去放響馬，搶著穿吃，還好過日子。衆人面面相覷，無言可對，只得回營依計行。此半月內，各營前後左右，不論山澗之中、平川曠野之地，白骨成邱、屍積遍地者，不下數萬。

剛至十一月十六日，清肅王領大隊人馬掩至西充。是日，天昏地暗，霧氣迷空，彼此對面不見，咫尺聞聲。瞭哨兵士喊叫後營路有盔甲聲，馬嘶人嚷；獻忠將瞭哨兵立拏數人斬首，謂其煽惑軍心。不踰時，大兵已到，離營不遠；獻忠自謂天下無敵，誰敢到此送死，遂跨馬挾弓矢，獨騎前往。至地名鳳凰坡，即遇正黃旗大隊，獻忠方欲張弓，左脅已中一矢；剛勒轉馬首，背上連中二矢，即墜馬下。後有偽提督王尙禮、偽指揮竇民望、偽千戶胡守貴急馳至，獻忠氣已絕矣。三賊猶將獻忠屍背駝一箭地，因大兵跟追甚緊，方棄去。

是時四偽將軍張可望等、偽閣部汪兆齡，猶率領僞文武東西鵠立，冀獻忠回。須臾，清兵突至，塵土蔽天；可望等驚惶失措，然人人峨冠博帶，逡巡不敢去。及清兵馳至獻忠營前，衆賊見旗號盔甲、語言象貌，知是關外兵，四散狼奔。東班中止逃出汪兆齡

、王應龍二人，西班牙中張可望等各搶馬匹擁獻忠僞皇后丁氏、白氏、劉氏、陳氏，拚命逃出，其餘俱斃鋒刃下。所遺婦人、女子、騾馬、財帛、輜重無數，清兵大喜，遂不復遠追；可望等得以收拾餘衆及家口萬餘由順慶奔逃，一路地方俱係獻忠剿殺過數次者，百里無烟，殘逆倉卒鼠竄，身無粒米，沿路殺馬充饑。二、三日後，馬食盡，乃食人肉；一人仆地，不片刻，衆人分割立盡。甚至將遠年皮靴及馬韁鞵轡煮食。如此者七日餘。一日行至渠河，張能奇領賊百餘，護獻忠妻妾百餘人斷後。有明平寇伯曾英，發兵千餘出外偵探賊息，卒與能奇遇。乍接戰，能奇雖饑疲之餘，然以窮寇致死，無不一以當十，曾兵遂敗。能奇趣前行，可望、定國、文秀等各驅殘卒隨後接應，不分晝夜，兩日餘，至重慶府江北嘴下營。

是時平寇伯兵見賊不滿千餘，又皆面黑身廝，馬匹、旗號、盔甲、雜物，皆大狼狽，遂不以介意，將江中戰艦移至江南岸城邊一帶及出奇門、南鄭坪等處，衆賊無計可施，但下馬偃臥而已。斯時爲平寇計，惟嚴守兩岸，挑銳卒數千，由下流登岸，襲賊大營，使賊首尾不相顧。縱不殲盡根株，亦可破賊之膽，坐待其斃，以全億萬之命。詎意將卒驕矜，輕視殘賊，以爲賊不餓死、必逃遁，萬不能久住，不知張文秀慣於水戰，下水面，手持弓矢，口啣利刃，疾馳如履平地，不論江河湖海，頃刻可涉數里。是時文秀隔岸見重慶城內，人烟輻輳，車馬出入如織，貿易市肆如常，各兵縱飲，因言「彼不以



咱們爲意，所恃者長江之險耳。今我兵深入，斷炊十餘日矣，前無進路、後無退路，與其餓死山澗中，泯泯無聞，不若冒死決戰。我欲驚水過江，倘掠得大小船一隻，卽咱們活路』。言訖，遂左手挾弓、右手持箭，口啣利刃，踉蹌跳入江中。可望等環止之不及，文秀飄然由水面而去。文秀手下近侍數人徐湖、楊世國、傅法、呂布、陳勝等亦尾文秀後，同入江中；逕至朝天門江岸，汨沒江中。英船上兵見之，大笑云：『此數賊自送死』！不踰時，洎至大船尾，斫斷鐵貓，從梁眼內爬入船艙，立殺數人；船上衆兵，無一舉刃相向，皆跳入江。文秀等六人將船內輜重、婦女盡棄江中，遂掠大船一隻回北岸。可望等羅拜稱慶，卽令衆賊挑健漢百餘人，全裝披掛，各持長鎗、撓鈎、弓箭、烏鎗，一齊上船，遶江上下，衝突轉戰。官兵見此兇狠，已望風而靡。平寇伯隨督左右將領親丁駕船數十隻，四面圍裹，困賊江心。平寇伯手持畫弓，立桅後發矢，被賊將王自奇一箭正中前胸；英應弦而倒，落於江中。衆官見主將被殺，盡皆四散。衆賊愈奮，如入無人之境。曾兵可二十萬、婦女小子不下三十萬，頃刻瓦解。重慶城內外居民，經獻賊屠戮後，曾英陸續招徠生聚者男婦不下二十餘萬，復罹此慘殺。所獲糧食、輜重，不可勝紀。賊衆之饑餓將死者，至此頓有起色矣。

正休息間，有僞閣部汪兆齡單騎馳至，不自悔艾，尙倚昔日獻忠之勢，自負臺鼎之尊，馬上揚言曰：『你四將軍，今日樂矣！萬歲身屍何處』？張能奇手持弓矢，大聲詈

曰：『你這變奴才，不過一囤圍死囚；雖係萬歲留你，亦虧咱衆人破斬水城，救你出來。爲你是世家公子，特地保舉做個閣老。你全不做好人、行好事，一味殺人取寵。咱們疆場上苦了一生，掙下千軍萬馬，被你今日一言、明日一語，誑得殺個七零八落。四川全省百姓，與咱們運糧、送草、當差、納糧，何等效順！萬歲要賞銀放科，被你伶牙俐舌唆誑，殺得精光。前日敗陣出來，險些不把咱們這幾個殘人殘馬餓死，都是你造下的孽帳。你而今還要自尊自大，使你那勢要。咱今就此斷送了你，鬼門關上有千百萬冤魂等你索命哩！』言訖，兆齡猶欲強辨，被能奇一箭射中眼眶，跌於馬下；眼珠迸出，七孔流血。能奇、定國飛奔馬前，拔刀亂砍，立刻剝爲肉泥。

可望等燒盡重慶城中房屋，又欲將城垣踏平；因重慶城係生成石壁，半面在江、半面在山，明王珍曾踞此僭號，止於上面加砌梁石。可望等驅各賊將城梁盡推入江中，於平地盤踞數日，始商議由遵義入黔固守。於是由綦江進發，所至擄掠焚殺如前。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到綦江，住三日，衆賊心變，各欲落草爲寇，可望等商止亂之策。適寵婢名老脚，河南鄧州人，懷孕，是月分娩，可望遂借此爲囿；次日，出牌傳諭各營曰：『皇上汗馬血戰二十餘年，撫有西土，皆賴衆將士戮力同心所致也。方欲馳騁燕趙，還定三秦，爲天下除殘去暴，開萬世不拔之基；不意創業未半，中道崩殂。幸上天不絕仁者之後，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子時，中宮誕生太子；爾等各營大小將領傳諭兵丁人等，各宜同

心協力，共扶幼主，克成大事。各人富貴功名，未可量也。』一曉諭之後，各賊俱歡聲滿營。出首不服可望提調者，僞都督張成功、僞總兵王十萬、僞都指揮關索。關索於未首之先，已率衆遁去；可望將成功、王十萬各捆打百八十棍，衆賊帖然。時值除日，各賊駐紮綦江。六日後，方知獻忠婢生者係女，隨產卽死矣。

丁亥正月初三日，自綦江起行。初十，抵遵義府，道府各官、生員耆老俱焚香豬酒糧草，遠迎十里。可望等住遵義十日，秋毫不犯。二十二日，自遵義起身，向貴州。行至烏江，有明定番伯皮熊將楊吉領黔兵三千紮烏江南岸高山頂上，恃江險，欺賊不能渡也。文秀又如渡重慶江之法，領水兵十餘人，鷺水直抵南岸，楊吉不戰而潰。可望大驅賊衆，於兩山砍伐竹木，一夜扯搭浮橋；衆賊魚貫過江，徑奔貴陽。先是，貴陽城內，有巡撫某、都司陳某、布政唐勳並定番伯皮熊，民兵守城；聞烏江師潰，遂棄城走。皮熊走平越府，離省三站；都司陳、布政唐攜家並貴陽紳士軍民走定番州，離省兩日餘。四山苗仲見省城官府紳士軍民盡逃，乘機入城搶擄，焚燒房屋。可望等進城，貴陽風景，未經兵火；雖被苗仲搶劫，亦不過米豆、牲畜之屬，其世家巨族高敞房舍無恙。傳令搶掠三日，乃出示招安軍民，入城居住。越數日，發賊兵搜搶青巖、龍里、高堡、大箐、威清、平霸、安順一帶地方，不論男女大小盡行殺戮；卽存留十之二、三者，皆剝去兩手、割去耳鼻者矣。



# 庭聞錄卷一

## 南昌劉健述

### 乞師逐寇

吳三桂字月所，先世由徽州至高郵，流寓遼東，因家焉。父驥；母祖氏，祖大壽之同懷也。三桂自少爲邊將，勇而敢戰。嘗逐一騎，射之，騎墮地佯死，三桂下馬欲取其首，騎揮佩刀刃之。桂中鼻，血流被面；卒斬其首，攜之歸。總監高起潛，三桂義父也。大喜曰：眞我兒也。上其功，得優敘。自此累遷至總兵官，鎮寧遠。

吳驥字兩環，以寧遠前屯中後所籍，登天啓二年壬戌科武進士，累官都指揮使，鎮寧遠。

崇禎四年，遼東巡撫邱禾嘉請城大凌河，朝命遼帥祖大壽帥勁旅護版築役。八月，我大清兵至，圍大凌河，絕大壽餉道，邱禾嘉督總兵宋偉及驥救之。

二十七日，戰於長山，大清兵先突偉營；營固，攻不能入，前鋒多死；移攻驥，驥師潰，南奔。偉力戰至晡，亦奔。治敗軍罪，驥坐削職。

是冬閏十一月，登州游擊孔有德帥兵援遼，兵謀於吳橋反。陷登州，圍萊州固守。

五年六月，戶部右侍郎劉重慶、四川道御史王萬象並疏請關寧兵援萊州。

初九日，詔總監中宮高起潛督總兵金國奇等剿賊，令驥從征立功。

八月十九日，驥從諸將敗賊於沙河。

三十日，又敗於白馬，入登州。

九月初一日，圍登州。

十一月，復驥原官；金國奇卒，即以驥代之。

六年二月十三日，孔有德遁出海外。

六日，復大城。

十八日，復水城。

七月，敍功，授驥都督同知，廕一子錦衣百戶世襲。

十七年春，流賊李自成自秦犯晉，所至皆破，畿輔大震。

二月初二日，薊督王永吉請撤關外四城。謂前後屯失守，寧遠孤懸二百里外，四面阻敵，防禦極難，且寇氛日迫，三輔震驚。宜撤寧遠，令吳三桂統邊兵守山海關；即京師有警，關門之援可旦夕而至也。帝問閣臣陳演、魏藻德等。演私念上有急，故行永吉計；事定而以棄地責我，又奈何！且揭持「一寸山河一寸金」之說。帝諭演曰：棄寧遠、守關城，誠屬下策，然非得已。於是，復集科道九卿會議德政殿，聚訟不能決。主永

吉議者，惟大學士范景文、兵部尚書張縉彥、兵部侍郎金之俊、左都御史李邦華、翰林學士倪元璐。吏科給事中吳麟徵爭尤力，謂寧遠孤城，其勢必棄，今日棄之爲棄地，他日棄之爲棄人。棄地已不可，棄地兼棄人更不可。吳三桂勇將宜收用，勿委之敵人。今寇旦夕至，若使來捍京師，一舉兩得。又疏：邊臣不可令有懼心，尤不可令有死心。臣讀三桂疏，言切情危，若有格格不忍言之意，臣知其有懼心。始以裹屍自任，終爲父弟乞恩，臣知其〔有〕死心。今寇勢方張，不早徙近捍禦，京師何以恃乎！疏再上，閣中堅執如初。

時，吳驥爲中軍府都督，羣臣請召見，熟計其宜。驥備陳邊兵精銳，三桂才可辦賊狀。帝欲從之，而廷議不一。永吉之策，竟格不行。及賊鋒日逼，始決計調兵。

三月初五日，封三桂平西伯，詔徙寧遠之衆，入援京師。數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

二十日，至豐潤聞變，還師山海關。吳驥既降賊，三桂亦以所部之衆西行赴降。道遇家人，來自京師者，詰問，得父被執狀。莞爾曰：此脅我降耳，何患！復問陳姬無恙乎？陳姬，名沅，字圓圓，吳門名妓，得之戚畹田宏遇者也。色美而善歌，三桂嬖之。賊執驥，圓圓爲僞將軍劉宗敏所掠。家人以告。三桂怒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見人耶！遂揮衆返，縱掠而來。

陳沅之事，言者多殊。陸次雲陳沅傳，以奪沅者爲李自成，不知其爲宗敏也。傳文雖詳，考究未確。其點綴處，尤多已甚之詞。又有云：崇禎辛巳年，田宏遇進香普陀，道經蘇州，購沅以歸。三桂奉命出鎮，宏遇餞之，出沅佐觴，三桂悅之，以爲請，宏遇許俟終年。後果送至驪宅，驪不敢受，仍歸田氏，而客以報。三桂時有入衛之命，疾駛赴京，欲乘便取沅。中途聞劉宗敏踞宏遇宅，挾沅日事酣宴，遂大怒，出關乞師。有又云：吳妓陳沅、顧壽，並名噪一時，田宏遇以重價市壽，而沅名更高，不易得。會其婿以細故得罪，欲求好，無以通媚，百計購沅以獻，宏遇善之如初。未幾，宏遇卒，驪入都，三桂使人持千金隨驪市沅，既得，驪遣送寧遠。京師陷，劉宗敏踞宏遇宅，聞沅、壽名，索之。壽從優人私逸，而沅先爲三桂購去。宗敏於是斬優人七，而擊驪索沅。驪具言送寧遠已久，宗敏不信，拷掠備至。二說彼此微異。至謂三桂入衛之時方欲取沅，與謂沅在寧遠者，皆非也；惟吳梅村圓圓曲爲得其真。當日梅村詩出，三桂大慙，厚賄求毀板。梅村不許。三桂雖橫，卒無如何也。

自成聞三桂之來而復返也，命僞相牛金星假驪書招之曰：爾以皇命特簡，得專闖任，非有累戰功也。不過謂強敵在前，非有異恩激勸，不足以誘致英士；此管子所以行賞罰之令，而漢高見韓、彭則予重任之類也。今爾徒飾軍容，怯懦觀望，使李兵長驅深入，既無批吭搗虛之謀，復無形格勢禁之力。事勢已失，天命難回，吾君已矣，爾父命在須臾。嗚呼！識時務者可以知所變計也。昔徐元直棄漢歸魏，不爲不忠；伍子胥違楚適吳，不爲不孝。然以二者揣之，爲子胥難，爲元直易。我爲爾計，不若反手啣璧，貫鏑



昇棺，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位，而猶全孝子之名。萬一徒恃憤驕，全無節制，主客之勢既殊，衆寡之形不敵，頓甲堅城，一朝殲盡，使爾父無辜並受戮辱，身名俱喪，臣子均矣，不亦大可慟哉！語云：知子莫若父，吾不能爲趙奢，爾殆有疑於括也。降將唐通亦遣書招之。三桂不答。上書於父，略曰：桂以父廕，熟聞義訓，得待罪戎行，日夜厲志，冀得一當，以酬主眷。屬邊警方亟，寧遠爲國門戶，淪陷幾盡，桂方力圖恢復，以爲李賊猖獗，不久即當撲滅，恐往復道路，兩失事機，故爾暫稽時日。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吾父督理御營，勢非小弱，巍巍萬雉，何至一二日便至失墮！使桂捲甲赴闕，事已後期，悲恨何極！側聞主上宴駕，臣民慘辱，不勝毗裂！猶憶吾父素負忠義，六勢雖去，猶當奮槌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闕下，以殉國難，使桂亦縞素號慟，伏劍復仇，不濟則以死繼之，豈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夫元直在苒，爲母罪人；陵苞二親，並著英烈。我父矯矯王臣，反愧巾幗女子。父既不能爲忠臣，兒安能爲孝子乎？桂與父訣，請自今日。父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之，桂不顧也。傳檄遠近，討賊復仇，招集潰散及唐通降兵約二萬人，以衆寡不敵爲慮；有進乞師策者，遂遣副將郭雲龍、楊坤、孫文煥請兵於大清。時和碩睿親王湯鵬泰行九，稱攝政王，西征；師次翁後，得三桂請，大喜許諾。

四月十三日，自成命牛金星居守，自率劉宗敏等以精兵數十萬東擊三桂，並挾永王

、定王及吳驥以行。

十八日，賊兵犯關城，圍之數匝。關東二里許，有羅城外拒；賊慮三桂東遁，出二萬騎從關西一片石轉東，夾攻關外城。三桂堅壁拒守，遣人趣大清援兵，睿王兼程進，命英王蟒蛇蟠行八將萬騎爲左翼，由西水關入，豫王阿吉奇行十將萬騎爲右翼，由東水關入，自以大兵隨後。繼使宿將祖大壽帥精甲駐秋喜嶺，高張旗幟爲聲援。三桂選死士五百人突圍出，謁睿王，情詞懇切，聲與淚俱，一軍爲之動容。三桂即壁中雍髮，與睿王鑽刀定盟而返。

二十一日，開關出戰，敗之；賊分道並進，會日暮乃罷。

二十二日，復戰，賊知邊兵勁，成敗待此一決，驅其衆死鬪。三桂悉銳而出，無不以一當十，殺傷過半；賊恃其衆，鼓勇迭進，挾二王於廟岡立馬觀戰。賊衆我寡，三面受敵，我兵東西馳突，賊衆亦左縈而右拂之，陣數十交，圍開復合，自成按轡岡上，見有騎兵出三桂旁突陣而入者，自成麾後軍益進。或曰：彼騎兵非關寧兵，必滿洲兵也，宜避之。騎兵銳甚，所至莫當。自成策馬走，諸賊畏令嚴，未敢退。忽塵開，見辮而甲者，咸驚呼曰：滿兵來矣。拉然崩潰。是日，戰初合，滿兵蓄銳不發，苦戰至日昧，三桂軍幾不支。滿兵乃分左右翼鼓勇而前，以逸擊勞，遂大克捷，陣斬賊大帥十五人，殺賊兵數萬，奪軍資無算。自成潰敗，奔至永平，使降臣張若麟詣三桂軍議和。明日，三

桂追至永平，又敗之，自成殺吳驥於永平城西二十里范家莊。

二十六日，狼狽近都門，盡戮吳氏家屬三十四口，尸諸王於二條胡同。

二十七日，宵遁。

二十九日，餘黨焚宮殿及各城門樓，出阜城門西奔。

五月初一日，京城爲大行發喪，設位都城隍廟，諸商乃合資爲吳氏發喪，遺屍悉以厚襯殮之。是日，輦下喧傳，三桂從賊中奪太子以入，入即太子嗣立，延頸以待。而三桂兵至榆河，睿王檄其追賊；請入都，不許。乃於道中命人求陳沆，而自從蘆溝橋逐賊而西。

初二日，過琉璃河，追及慶都，又敗之。又及於正定，自成暫駐玉皇閣，方具食，聞三桂追至，不食而走，逐北至固關班帥。

是月初七日，國朝勅封吳三桂爲平西王。

移兵部咨：爲查取應敍官員事。准貴部咨前事內開：凡副將以下、守備以上，前關門對壘有功，各據實詳開送部，以憑覆敍等因，准此。勘得本年四月內，逆關馬步數十萬長驅窺關，本藩忠義激昂，誓不與賊俱生，父母身家擧置度外，不待言矣。仍多方鼓舞聯絡，幸遼鎮文武官兵同心戮力，倡之於前；而關門各將士並能協和鼓勵，應之於後。四月二十一、二兩日，戰者守者，均矢肝腦塗地之心，用能摧堅破壘，淨掃妖氛。此一役也，立肇造大定之基，揆厥勛勞，原非淺

鮮。今貴部移咨覆敍，本藩轉行確察，據各鎮協冊報前來，謹備冊咨送。內如總兵何進忠，捐軀突陣，立功彪炳，應與格外酬異。此外如副將楊坤、游擊郭雲龍、參將孫文煥，効力最多，並應優異敘陞。又如監紀同知童遠行、陳全國，摧鋒借箸，以文吏而兼武弁之勞，其功更難泯滅。業經揭送內院轉送吏部，擬與優加京銜在案。茲特再爲拈出，用邀破格陞賞之聖恩。又查游擊魯澄、副將陳時登、夏登仕、胡亮，保關禦寇，宣力並著；而登仕、胡亮當關門撫道投賊求生之時，獨能同仇戰守，忠義可嘉。且四弁智勇兼資，俱屬有用之材，今均置空閒之地，更覺可惜。天造草昧，需人孔亟，查缺優補，亦以酌前勳後之道也。統祈貴部立爲優酌，擢用施行。

又咨：爲敍功事。准貴部咨開云云等因，准此。照得我國家應天順人，定鼎燕京，不期月間，率士來王，已成車書一統之治。揆厥始基，實肇造於關門之一戰；而慶都之追勳，觸暑星馳，摧鋒陷陣，亦不可泯之勞勩。本藩謬荷天恩，已叨王爵矣。顧一時同心僂力共成其功者，查遼鎮文武將吏諸生千有餘員，其間有同謀歸命者、有遠請王師者、有當先迎駕者、有陷陣先登者、有効死守堞者，又有以一人而兼數勞者；雖功有大小、秩有崇卑，其歸命投誠以宣力於朝廷、策勳於開創則一也。計功行賞，均宜叨沐榮褒，第念寵襲殊恩，不敢多冒。前本藩就文武將吏中敍其功績尤著者，造冊先咨貴部，用邀不次之賞。其稍遜於此者，正在另冊咨請。皆本藩特疏奏明，奉有速與酌議之諭旨，前咨內預行拈出在案。今復准貴部移咨，欲本藩分別同謀、先迎與戰守各款項，具叙其難、其慎、不僭、不濫之至意。查當日同謀歸命、又兼督戰守者，則同知童遠行也，前冊另款開列矣。又遠請王師兼任戰守者，則副將楊坤、郭雲龍、孫文煥也，前冊亦另款開列

矣。此外冊開之總兵、副將、參、游、都、守等二百四十八員，同知參謀三員，則皆順天歸命先登血戰應居首功者也。至云某年月日、某地戰守，此在攝政王目擊，亦貴部之所心悉，本藩不敢贅陳瑣屑。若夫各官之職銜，文武大小，本藩一照各官歷題實銜，分別開列；間有部冊不符者，亦係本藩筭加。蓋當日明祚斬絕，本藩總統兩鎮，值人心皇皇靡定之秋，其與本藩同肝膽而歸順清朝，捨性命而捍禦逆闖；倘非動以望外之功名，萬不能有濟。今追溯成功之機，全賴此著。本藩又不得不申說明白，仰邀同仁之視也。總之，關門、慶都之役，人人用命，戰係實戰，功係實功。既爲開國首功，又與尋常戰守之功大有分別，破格陞襲，賞一勳百，關係重大，貴部必能見及於此矣。除續敕有功各官應加流銜者冊敕送外，今再備造文武清冊二本，擬合咨覆。爲此，合咨貴部，請照事理宜賜題覆，應與優陞世襲撰給敕書者，與世襲敕書文職應超等擢用者，即與轉咨吏部超等擢用施行。



# 庭聞錄卷二

南昌劉健述

## 鎮秦狗蜀

順治二年，三桂帥師入陝西，由西安駐漢中府。

三年，流賊張獻忠踞四川西充縣，日肆殺掠，將士人人自危。其下劉進忠導我師擊之，肅王豪格射獻忠，中其乳，墜馬死。其養子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等收敗卒，奔重慶。

四年，可望等自綦江奔遵義，三桂偕肅王入川，分兵狗地，下重慶及遵義，可望由黔入滇。賊衆雖走，川中兵四起，最強如楊展、王祥、李占春、余大海、袁韜、武大定、曾公子等各有衆數萬，擁兵聚餉，互相聯絡。我師亦以川中殘破，北還順慶，三桂乃駐漢中。

五年，大同鎮總兵姜瓖反，兵勢甚盛，西連榆林、寧夏、甘肅三總兵同時並起，全秦震動。榆林兵南下西安，時秦督孟喬方年未三十，請師漢中。三桂倍道赴援，不旬日而至西安，屯營南教場。喬方託疾不出見，厚犒師。三桂笑曰：疑我矣。夜半拔營北行

，與榆林兵遇於浦城。暹明合戰，殺傷相當。日午，三桂率鐵騎數百冒矢石摧鋒陷陣，榆林兵敗走。三桂急追之，不數日，至城下；又急攻，數日而拔，屠其城。榆林六姓尤、杜、种，皆世將也，殺戮殆盡。得士大夫所與瓊等往來書，按誅者又數十家。

楊展等始相睦，後有隙，日治兵相攻。孫可望既入滇，盡收雲、貴之衆，勢復大震，窺川、陝。

六年，袁韜、武大定殺楊展。

七年，可望使白文選攻遵義，殺之。王祥又聲殺楊展之罪，使劉文秀、王自奇擊袁韜、武大定，擒之。

八年，可望使盧名臣取涪州，李占春、余大海拒戰敗績，遂來歸。可望留兵守川西。

九年二月，三桂偕定西將軍墨勒蝦自漢中發兵，分東西兩路入川，屯川南。時御史郝浴巡按四川，三桂挾王爵驕恣，部下尤淫殺不法；浴性嚴正，三桂忌之，輒禁止沿途塘報。浴疏言：臣忝爲朝廷耳目，而壅遏若此，安用臣爲！三桂益銜之。

四月，孫可望使劉文秀、白文選、張先壁寇四川。

十月，大敗劉文秀於保寧。初，三桂取敘州，都統白含貞取重慶，含貞及總兵白廣生被擒。文秀犯敘州，三桂以其勢甚，不敢戰；比戰，圍三桂於陣中數匝，都統楊坤方



戰救免，三桂奔綿州。文秀乘勝由嘉定直犯成都，追三桂於保寧；至梓潼，劍閣總兵嚴自明回軍力戰，先擊張先壁。先壁敗退，入文秀軍。袁韜、武大定亦退軍，軍亂，遂六敗奔潰。



# 庭聞錄卷三

南昌劉健述

## 收滇入緬

順治十五年春，三桂請南征。初，張獻忠死，餘黨推孫可望爲長，受約束，獨李定國常與之抗。可望惡其倔強，常以事故杖之百，定國恨甚。

定國，字一人，綏德州義讓里棘鍼人。爲人勇幹剛直，目不知書。有昆明金公趾者，知其可動，取世俗所傳三國志演義，時時爲之誦說；定國樂聞之。已遂明斥可望爲董卓、曹操，而期定國以諸葛武侯。定國大感悟，謂公趾曰：孔明何敢望，關、張、伯約之所爲，不敢不勉。自是益與可望左。

壬辰歲，入廣西，不復稟命。可望遣馮雙鯉襲之，定國覆其軍。

乙未歲，定國攻廣東新會，爲南平王尙可喜所敗，走南寧。時永曆在安隆，可望患定國之入安隆也，遣關有才等以精甲四萬扼之田州；定國襲破有才，收其兵。

丙申歲，至安隆，奉永曆入雲南。

丁酉，可望大舉擊定國，其部白文選、馬進忠、馬惟興、馬寶等密與定國約，陣而

不戰，俾定國全力擊中軍，以故可望舉軍皆沒。定國使劉文秀追可望，文秀縱之；可望得旋貴州，走湖南，詣經略洪承疇投降。入都，封義王，具言雲南可取狀。三桂欲自以爲功，上疏曰：孫、李治兵相攻，今可望投誠歸化，變亂之際，人心未定，大兵宜速進貴州，此卞莊刺虎之時也。疏上，報可。乃分兵三路：中路經略洪承疇、信郡王鐸尼，由湖廣入；東路征南將軍趙布太、固山線國安，由廣西入；西路三桂，由四川入。

二月二十五日，三桂發兵漢中府。

三月初四日，至合州。

四月初三日，至重慶。

二十五日，至三坡紅關石臺關（？）將軍劉鎮國踞險設伏以守；敗之。

晦日，克遵義，獲糧三萬餘石，招降郭李愛等，得兵五千有奇、象一。

五月十一日，入貴州。時貴苦饑，糧餉不繼，士馬疲困；還軍息鋒。

十七日，敗總兵梁亦英於開州倒流水，得象二、馬五百有奇。

六月望，水西宣慰司安坤、蘭州宣慰司奢保受降。

二十三日，興寧伯王興、將軍總兵劉董才、王劉蒼、王明池、朱守、全友臣、朱尙文、張伏成、楊士誠、李友才、張宏、羅志奇、李貞虎、周永福、馬成德等以七千餘人降。時，白文選率文安伯竇名望、荆江伯張光翠、將軍鄒自貴、張國用、王安、趙得勝

王汝霖、塔新策、高應鳳、劉之復、總兵周名望、高正魁、潘正龍、陳發、秦斗全、王有德、鄧先祚、高世傑、張斗霖、黃之宮、陳勇、武國用、王國勛等以兵四萬守七星關，文選令王興等還駐舊營。於是，興等來歸。

七月，三桂還遵義。督師大學士文安之、劉體純、袁宗第、李來亨、譚詣、譚宏、譚仁等一十六營以水師襲重慶，三桂還禦之。白文選以三桂之還，遂自七星關進營生界，窺遵義。

十月，大兵三路俱集，戒期入滇。李定國以西路已有白文選，乃令祁三昇出中路，壁鷄公之背；而自出東路，扼黃草壩。

十一月初十日，三桂自遵義進兵，白文選保七星關。

十二月，三桂敗白文選於七星關。地險峻，前臨麻哈江，兩岸石壁陡峭，中僅一小橋以濟；其南岸石城木柵，徧排巨礮，積糧以守。三桂知其險，不可攻，乃由水路至西溪河，得捷徑。初二日，至以烈。凌晨，渡關下流至天生橋，抄出文選背，文選驚潰。追至烏撒，降兵千餘，獲象六。馬寶守可渡河，文選敗走，馬寶亦與俱奔。李定國軍盤江，泗城土官岑繼祿導大兵入，定國回軍拒戰，敗績，祁三昇亦奔。定國等奉永曆西走。

十六年正月初三日，三桂入滇城，信郡王鐸尼、將軍趙布太會師。  
二月初三日，三桂發羅次，西追。

初九日，至鎮南州。

初十日，敗總兵王國助於普棚山，擒十一人，獲馬四十匹。李定國之奔也，以白文選斷後；文選度不支，率張光翠等西走。

十三日，距玉龍關二十里，我師追及，擒呂三貴，獲鞏昌王印一，孔雀尾繖、鎗金龍繖各一，象三、馬一百四十。

十五日，自永平疾趨至鐵索橋，橋爲文選所斷，明日爲筏以渡。

十七日，渡瀾滄江。

十八日，至永昌。

二十一日，過潞江。江水瀾，且多瘴氣。越江二十里爲磨盤山（一應（？）高黎貢，本高崙岡之僞也。高四百里，彎而涉巔，可望崑崙；視星宿海大僅丈許，宛如在山下者然）。徑隘箐深，屈曲僅容單騎。定國思三桂累勝窮追，必不戒，立柵數量，設伏其間，以竇名望爲初伏、高文貴爲二伏、王璽爲三伏，令曰：俟敵至三伏，山巔舉礮，首尾橫擊之，片甲不令其逃也。三桂遂北，數百里無夫一守，以爲定國去遠，渡江上山，隊伍散亂。將入伏中，降官盧桂生以有伏告，而前軀已入二伏。三桂急退，以精甲蹂伏兵；名望不得已出戰，二伏亦趨下應之，戰於山間，短刀肉薄，固山額眞沙里布等人俱陣亡，竇名望、王璽亦戰死（竇名望，蘄水人。短小勁悍，每臨陣，輒飲酒數升，去堯

鏊而出。是日戰酣，謂人曰：我姓竇，而山名磨盤，天下有豆入磨而不腐者乎？今日是我死日也。復飲酒免胄而出，手刃百餘人乃死。定國坐山巔，聞信礮失序，驚駭。忽飛礮落其前，擊土塊滿面，乃奔。時伏兵僅六千人，我兵上山者已萬二千餘；及搜伏兵，矢礮兩發，伏兵不得號，不敢發，死於林箐中者三分之二。號發而起僅二千人，而我兵上山殺戮盡絕。

二十三日，三桂西追。二十四日，至騰越。二十五日，過南甸，至孟村；距騰越一百二十里，有關曰天朝，中原地盡於此。懲磨盤山之敗，不復追。

二十六日，定國走銅壁關。永曆先行入緬，與定國相失，定國遂收餘兵走孟定。

三月，李定國聞白文選在木邦，移兵與會，率廣國公賀九儀等入緬迎永曆——時在阿瓦舊城，阿瓦新舊兩城中隔一江，相去七、八里，攻其城外，城已破，緬爲乞降，而陰調兵修守具。文選不能攻，乃返，仍口木邦。定國移猛緬，金騰道張應井來歸，以原官用；總兵曹延生來歸，改瀾滄兵備。三桂還駐姚安，以王在極爲金滄守道、盧桂生爲大理府知府、倪巽生爲姚安知府、米總爲順寧知府。

閏三月十八日，延長伯朱養恩、總兵龍海、副將吳宗秀以三千人自嘉定出建昌，詣羅次軍前降。又建昌德安侯狄三品、將軍艾承業、張明志、丁有才、總兵陳萬保執慶王馮雙鯉，以兵二千人來降。

四月十一日，副將孫崇雅、遊擊陳報國、郭之芳、張玉、葉世先、張應虎以兵二千餘人，自南甸來降。

十六日，降將王安、王汝霖、黃之寶叛走建昌，三桂返滇城。

五月十六日，敍國公馬惟興、淮國公馬寶與將軍塔新策、李貴、焦宏曹、賀天雲、曹福德、單泰徵以衆四千三百三十七人、馬一千四百七十一匹自瀾滄江外來降，又漢陽王馬焦忠子自德來降。

二十八日，公安伯李如柏、宜川伯高啓龍、總兵劉鎮國、都督僉事王朝欽各以衆二千餘人、馬三千匹自麗江邊外來降。

六月，奏留西洋大礮。以滇中初關，窺伺猶多，請留礮以備不虞。懷仁侯吳子聖、孟津伯魏勇龔永昌，執張應井；岐山侯王會、總兵楊成、趙武、史文、鄧望功、萬致元、韓敬、韓天福、王朝興、曠世宰、胡九鼎以衆四千一百十五人來降。又京閣大學士張佐宸、戶部尙書龔彝、兵部尙書孫順、侍郎萬年策、大理少卿劉泌、兵科都給事胡顯降。

七月，元江土知府那嵩謀反。嵩字維嶽，元江土司之族屬，世掌他郎寨。土司絕嗣，嵩殺其族之長老未龍，遂襲知元江府。性淫侈，好兵，遣「弟」崙侵緬之晉洱，遂踞其地。永曆入緬，又欲平緬甸爲一省，有不測可爲却步計。文安侯馬吉翔尼之，不果。永曆加嵩巡撫，以其子燾襲知府，加其弟崙佐明將軍、曄懷明將軍；黔國公沐天波又以



次子忠亮贅嵩之女。嵩感激，誓以身許。至是，與燾等定計舉事，招留總兵孫應斗、賴世助，陰約降將高應鳳、朱養恩及石屏總兵許名臣、士官龍贊揚及迤東土司。

八月初七日，將軍都督楊國明以衆千餘降。

二十一日，朱養恩叛走。

二十四日，揚武伯廖魚以兵六百、馬一百五十四降。

九月，那嵩反。高應鳳、許名臣殺石屏知州奔元江，嵩遂舉兵。初十日，發兵攻石屏。時提督張勇駐臨安，距石屏僅七十里；名臣患其來援，僞爲三桂檄召勇赴昆明。勇欲往，而名臣怨家發其家，合篆文，果小異，遂止不行。

二十一日，三桂發昆明。

二十六日，至曲江驛。名臣與龍贊揚奔元江。

二十八日，將軍揚武、劉啓明以官九十、兵三千八百九十六名、馬二千二百、象四自騰越邊外來降。

十月朔，三桂至石屏，那嵩遣朱養恩屯兵老武山爲外援，又設伏大竹箐以待。石屏士官龍世榮知其謀，導大兵別取道荆竹林，繞出伏兵後。

初九日，至元江，壁於江東。我兵勢甚盛，恩不敢援。

十二日夜，嵩出兵劫營，鏖戰而退；遂掘濠，立木城困之。又造浮橋，遏水路。

二十一日，總兵馬秉忠出西門搏戰。

二十八日，懷仁侯吳子聖以兵六百十四名、二馬百十五匹降。

十一月初四日，攻元江，不克。

初五日，嵩出兵戰於城下。

初六日，攻城東北，破之。初，三桂使降將楊威立城下，說嵩令獻高應鳳、許名臣，許仍故爵士。名臣請自縛，出就死。嵩不可，曰：吾三人共事，豈以生死易心乎？積薪樓下，雜以硝磺引火物，以死自矢。三桂射書於江，令兵民縛嵩出降，否且屠城。嵩亦射書至城外，備列三桂入關以來罪狀，且署其舊銜曰「山海關總兵吳三桂開拆」。三桂大怒。奮力急攻。城破，嵩自北門馳歸，與妻妾登樓舉火自焚，那燾、沐忠亮亦各赴其室自焚。那燾、許名臣、許世助、許甲貴，俱自殺。生擒高應鳳、孫應斗、周長統、馬秉忠四人。嵩之反也，初應鳳請，約李定國兵至永昌；三桂往禦，然後糾合迤東土司以襲其後，則三桂腹背受敵，而滇城可得也。嵩不從。及嵩遣人報定國，定國方與景線構兵，跌足嘆曰：何不稍待耶？蓋怪其早也。經略洪承疇東還，三桂請自固之策。承疇曰：不可使滇一日無事也。三桂頓首受教。

十七年正月，三桂受總管命，鎮雲南；上疏乞沐氏舊莊。

二月二十日，奏曰：臣三桂請進緬，奉旨：一則曰若勢有不可行，慎勿強行；再則曰：斟酌

而行。臣竊以爲逆渠李定國挾永曆逃命出邊，是滇土雖收，而滇局未結；邊患一日不息，兵馬一日不寧。軍費益繁，睿慮益切。臣荷恩深重，叨列維藩。南服新經開闢，人心向背難知。糧食不充，事多牽繫；在當日內重而外輕也。拜疏之後，果有元江之事，土司徧地動搖；仗我皇上威靈，一舉掃蕩。由此著謀觀望之輩，始知逆天之法難逃，人心始覺貼然。然逆渠在邊，終爲隱禍；在今日內緩而外急也。臣恭承上諭，一則曰若勢不可行，慎勿強行；再則曰務必籌劃斟酌而行。大哉天語，詳慎備至。臣智慮粗疎，言無可採。惟是再三籌斟，竊以爲邊孽不殄，實有三患二難；臣請畢陳其說。其永曆在緬，而僞王李定國、白文選、僞公侯賀九儀、祁三昇等分駐三宣、六慰、孟良一帶，藉永曆以惑衆心。倘不乘此天威震赫之時，大舉入緬以盡根株，萬一此輩立定脚跟，整敗亡之衆窺我邊防，奮思一逞，比及大兵到時，彼已退藏。兵撤復至，迭擾無休；此其患在門戶也。土司反復無定，惟利是趨。有知我兵不動，逆黨假永曆以號召內外諸蠻，餌以高爵重祿，萬一如前日元江之事，一被煽動，遍地烽起；此其患在肘腋也。投誠官兵，雖已次第安插，然革面恐未革心，永曆在緬，於中豈無繫念！萬一邊關有警，若輩生心；此其患在腠理也。今滇中兵馬雲集，糧草問之民間。無論各省銀兩起解愆期，難以接濟；有銀到滇召買，不一而足。民室苦於懸磬，市中米價日增。公私交困，措餉之難如此。凡召買糧草，民間須搬運交納；如此年年交納、歲歲輸將，民力盡用官糧，耕作半荒於南畝。人無生趣，勢必逃亡；培養之難又如此。

也。臣澈底打算，惟有及時進兵，早收全局。誠使外憂一淨，則邊境無伺隙之患、土司無簧惑之端，降人無觀望之志，地方漸得蘇息，民力稍可寬舒，一舉而數利存焉。竊謂救時之方，計在如此。謂臣言可採，勅行臣等遵奉行事。臣擬今歲八月間同固山額真卓羅統兵到邊養馬，待霜降瘴息，大舉出邊，直進緬國。明年二月，百草萌芽，即須旋師還境。但自省城邊上一路糧草，應於雲南設法支給。又在邊上養馬，必得四、五十日儘力喂養圓膘，須供得兩月路程，方可行動。出邊之日，每人自捐一月口糧。臣通計大兵、綠旗兵、投誠兵、土司猓灑兵及四項苦特勒約共十萬餘口，以在邊養馬、出邊捐糧作八、九十日算各支不等，約該米七萬餘石。此內如投誠官兵與隨帶人口，先於安插之日已給月米，節次題明，又經戶部撥給官兵十六年餉銀在案，今應一例隨軍支給糧餉。其餘綠旗苦特勒，原不支糧，今出兵遠征，官兵必帶苦特勒隨往邊外，無糧何以養活？應予出邊之日爲始，將苦特勒照例給米，俟回到滇省，再行停支。又有土司猓灑目兵，原未食糧餉，應於調到之日，照例給米，並酌給鹽菜銀兩與所帶苦特勒一例給米，以勵其行，回日方行停支。此兩項雖算在十萬口之內，但原非食糧之數；米係外增，自出兵之日起支之糧，又在到邊七萬石之外；此蓋就出邊外而言也。如明春回兵，除馬匹仍須收放，積下一月口糧在邊接濟，大約前後共得十萬石；此項糧米不取外，請發銀專待。戶部原議撥給雲南十六年買米銀兩並十七年俸餉豆草銀兩，催解到滇，臣分發邊上召買以備支給另行開銷外，至於滿漢約有馬六萬餘匹，

作喂養五十日算，以米、豆、大麥三色兼搭，每日得倉升八升，共該二十四萬石。若以今市價論，需銀無數。如穀熟收之日，市價稍平，臣大約酌量米、豆、大麥各價不等，多牽算每斗約作八、九分，該銀二十餘萬兩。又馬日支草二束，共該六百萬束。若以今日市價論，每該七八分、一錢不等，需銀甚多。俟秋成後，臣鼓勵士民召買，每束量給草價、腳銀二三分，約該銀十、七八萬兩。大約此舉共得銀二百二十三萬餘兩，乃可以告成事。雖所費如此，然一勞永逸，宜無不可也云云。

又請給印筭邊外土司，收爲我用。又請錄用投誠將官總兵十員，以馬寶、李如璧、黃起龍、劉之復、塔新策、王會、劉稱、馬惟興、吳子聖、楊威等充之；遊擊十員，以曹福德、蔡得春、劉國泰、王然、羅思忠、韓天福、王朝興、張善、張從仁、鄧望功等充之；守備十員，以賈文學、顧進陞、余應倬、高明、何祥圖、鄭啓明、孫志高、江瓊、田可久、馬之貞等充之。



# 庭聞錄卷四

南昌劉健述

## 開藩專制

康熙元年十一月十一日，詔加吳三桂爵平西親王。

二年，奏繳大將軍印。有內大臣諭三桂子額駙應熊曰：他日永曆在緬邊方多故，故予若父將印，重事權也。今天下大定矣，據之不還，何爲者？三桂不得已，具疏上之，怏怏不懌。

三年，水西土酋安坤謀反。順治十五年，坤既歸命。康熙元年，有常金印者，自云開平王後；自粵至，與坤謀不軌。又有劉永寧、倪生龍、丁調鼎、李化龍等至阿堵牛，復言海上已立新君，國號平順，晉王李定國尚在，諭令起兵。坤聚衆數萬，以叔如鼎爲總統，通貴州土司羅大順等約共取雲南。坤師張默之妻父皮熊，亦使蜀人陳進才等各路經散劄付。總兵沈應時獲進才，已報三桂督雲、貴兵兩路進討。

皮熊，本江西羅聯芳也，爵匡國公；爲孫可望所敗，遂祝髮水西可卜河。

三月初一日，自率滇師由畢節七星關取道米羅歸宗，直入果勇，令總兵劉之復駐兵

大方遏其衝。檄貴州提督李本深統貴州四鎮兵，由大方之六歸河會剿，屯糧三岔河，期首尾夾攻。而檄貴州進兵文誤書「六歸」爲「陸廣」，於是本深駐兵陸廣，黔、蜀所調糧儲亦盡屯陸廣鎮西，以致兩路聲援皆隔絕不通。三桂軍於龍場，見糧將絕、外援不至，永順總兵劉安邦力戰死；軍亂，夷勢益張。適水西土目安如鼎遣人偵黔營虛實，爲本深所獲，始知滇兵被困；乃使爲鄉導，鼓勇進兵，副將白守彥手斬夷目以罵於陣。以罵者，坤之驍將也。旣斬，夷衆遂潰。總兵李如璧亦率精兵直入，兩路始合爲一。旣敗之於阿作峒，又敗之於初得峒。九月，又敗之於紅巖峒。坤率其妻子奔弄箐，由烏撒至蒙烏；蒙不納，即遣漢託曾經賈印請降。三桂不許，分兵追擊，生擒坤於大方之杓。

十月，又擒皮熊於烏撒。時，皮熊年已八十餘，面賁三桂，三桂不能答。皮熊飽食十五日而死。是年，吳應熊給假省父。四月至滇，十月還都。有錢邦芑者，字開少，丹徒人，官都察院，初由閩至粵，旣由粵至滇。滇破，祝髮雞足山，號大錯和尚。應熊省親遇之於貴州道中，出語不遜，應熊執之，以見三桂。三桂笑曰：是欲辱我以求死所耳。吾兒正墮其計矣。命亟釋之。

四年正月，誅安坤及張默、丁調鼎、倪生龍等。水西旣平，奏請建郡。

疏曰：竊惟南方蠻種，惟滇、黔最多；而貴州土司，獨水西最大。按水西古號羅甸鬼國，相傳始自唐堯，明臣王守仁辨爲倣象遺裔。雖未詳孰是，大都享有茲土，傳襲已深。生聚相沿，至



漢浸大；歷唐、宋、元、明之世，日益以繁。緣其地廣族多，遂得雄長諸郡。溯稽往代，叛服無常。三省接壤苗蠻，莫不稟承頤旨。此於滇爲咽喉之病，於蜀爲戶牖之狼，於黔爲盤結腹心之蠱毒也。先是，故明天啓年間，蠻長安邦彥構難發端，因黔一載，城中殺人爲食，市坊壘骨如山。酋首西寇馬龍，欲洗兵滇海；東抄遵、永，更圖牧馬成都。是時，六詔如坐井中，聲氣終年永絕。滇人不得已之計，乃請開間道粵西。往事之害如此。顧當年曾調六、七省兵馬，費千百萬金錢，大加剿伐，先後垂二十年，竟未能克。邊臣失策，始以撫，終以叛，致蠻焰滋長，養成驕大。由此，負尉陀王粵之志，懷夜郎小漢之心，蔑視紀綱，全無顧忌。至我朝開拓黔地，安坤荷寵獨優。詎吠堯之犬，頓生變志，謀禍封疆。臣奉張天討之靈，直搗老狐之窟，渠魁斯繫，黨羽全芟。是役也，告成事於一年，銷憂危於三省。良以兇蠻餘孽，至安坤而罪始盈科。顧如屢代難除，俟我上而功成伐暴，從此南方永靖，寶蒙皇上恩施，拜手揚休，歌咏罔替矣。惟是武功已奏京觀，已土其土、斯人其人；盛世開疆，堂典設流之制，臣請得而陳之。議照滇、黔十郡，要不過中通一線，此外則皆生苗部落，是故有常之賦無多。誠以水西絕長補短，較之約敵全黔十分之六。今裂其土以爲部，撫其民以供耕，可增如許軍糧，聊佐公家萬一之計。即黔之爲省，亦得稍展幅幘。是向之害黔者，今且益矣。此則全盤形勢之大概也。查水西地有十一則溪，度量延袤之形，其地可置四府州縣。但恐大創之後，人民死損甚多；兼值草昧之初，一切尙難臆揣。今應先設三府，以試其治可乎！臣擬將隴膠、的都、垛你、阿架四則溪，設爲一府，治於比喇；將法戈、大著、木膀、架勒四則溪，設爲一府，治於水西城。各領以流官、知府，悉隸貴州布政司。倘後地廣人多，三府難治，或應再爲添設，臣當另議具題。此則創制設流之概也。若夫應設官長，與其

冗也寧簡，但期足供職事而已。除原設分巡畢節道原以控制各土司，今水西已平，應改爲整飭三府分巡貴寧道兼管永寧、赤里等衛，駐節比喇外，其三府，臣擬每府各設知府一員通判一員、經歷一員、司獄一員、儒學教授一員。內比喇一府，再設推官一員承理三府刑名大案，俾有責成。庶綱舉目張，事無缺略。於是乎，列郡之制已成。至於酌時宜以定賦、因地利以科糧，與夫衙門經費之需、郵驛夫馬之額，此當另爲措置，容臣次第奏聞。此則建官分治之概也。恭請廟謨俯垂鑒定，俾後世遵爲成憲，遐邇奉作大經。所有文武職官、恭候命下，另爲題請。再所設三府，不便以比喇、大方、水西爲稱，宜改新名，用示我朝展土之烈。恭懇皇上每府賜定一名，聽部臣鑄給關防印信，頒發轉給施行。

三月，進東土酋寧州祿昌賢、新興王耀祖、嶧峨祿益、王楊祖、王弄山、王朔、蒙自李日新、李世璠、李世屏、八寨李成林糾合納樓、普率、教化張長壽、枯木龍元慶、倘甸葉向陽、葉正昌、石屏龍韜、龍飛揚、元江那烈、路南秦祖根、陸涼資洪、彌勒昂祖、維摩沈兆麟及王承祖、王義、王先任、王先倫等，因三桂征水西未返，乘機欲由澂江、廣西諸路襲雲南。先分兵掠地，祿昌賢陷寧州，執知州曹某，犯昆陽、晉寧、三泊，王朔、李世屏、普率、李成林、張長壽犯臨安，秦祖根擁開國公趙印選，彌勒龍韜、龍飛揚犯石屏，李世璠犯蒙自，執知縣潘訓，祿益、王揚祖陷嶧峨，與舉人董奇聲、楊細暗通，執知縣孫衍慶。祿昌賢復遣夷日犯河西，於城外呼舉人蘇若頌、諸生蘇若某爲

內應，守備嚴有義、知縣胡時鞞擒斬若頊等，餘酋分犯廣西維摩等處，滇城震動。總督卞三元、巡撫袁懋功、提督張國柱發兵分討，復嶲峨，祿益等遁走，擒奇馨及其父。三桂亦自水西遣趙得勝援石屏、王輔臣援彌勒，生擒趙印選。

四月，宜良竹子山賊李忠義等聚衆犯城，三桂使都統何進忠、副都統高拱震、總兵趙得勝三道進剿，平之。王耀祖僭稱大慶元年，遣姪先任、王義招江外僞興陽侯齊正、總兵馬麟甲、李明陽等，犯易門；有奸民徐元勛、楊佩遠等爲內應，城陷，執知縣胡邦靖，靖被害。三桂將討寧州，以耀祖狡黠諸酋，最先剿之，陣擒耀祖。其弟揚祖自嶲峨據鐵爐關，堵扼滇省要道，三桂遣副都統石國柱敗揚祖，自以大兵馳易門，陣斬馬麟甲、李明陽，遂困其城。

十七日，復易門，擒齊正、王義，斬僞軍師益傳信及徐元勛、楊佩遠等。

五月，三桂返雲南。

七月，再剿迤東叛酋。易門、寧州、嶲峨雖復，李世藩、李日森仍據蒙自，祿昌賢、祿益依之。沈應麟據維摩，龍韜入樂育，與那烈、龍飛揚合。王朔據老寨，李成林據八寨，龍元慶據枯木，葉向陽、葉正昌據倘甸，聚衆相結，約攻滇城。三桂留左都統吳應期同巡撫袁懋功居守，使副都統高得捷、高拱震、王屏藩、總兵王輔臣、閔鎮等剿蒙自，使總兵沈應時、馬惟興等先討沈應麟，次進老寨，堵諸酋逸後路，使總兵趙得勝等

由元江、落空討那烈、龍飛揚。三桂親率六兵與卞三元、張國柱從臨安阿迷進。

十七日，高得捷等進師蒙自，敗李世藩、葉正昌，復縣城，得知縣潘訓。又敗李日森於發果山。

八月初五日，遣左纛章京胡國柱直搗老巢，敗王朔、祿昌賢；王朔走霧露結，昌賢走八寨。二十八日，三桂由王美山抵教化。

是月，以落下人衆，食鹽不足，議每月增煮黑井鹽十二萬三千斤，加課二千兩。

九月十二日，三桂由枯木進取牛羊，龍元慶遁，依土酋儂得功。遣兵追之，又遁入交趾。高拱震追剿蒙自諸夷，李世藩、葉向陽、葉正昌走大江沼。李日森走打巫白，被旋彼擒（？）。吳國貴由大江沼追賊至勒古簿，擒李世藩，斬葉正昌。沈應時至維摩，自度不支，從法古龍域突應，應麟要擊，擒之。

十月，趙得勝師至落恐，龍韜等納更山，得勝掩擊，斬韜，擒那烈、龍飛揚、馬寧，兵至八寨。祿昌賢據龍蔭山，守備黨發奪路登山，斬昌賢、吳國貴（？）、王朔於霧露結，馬惟興斬張長孝於邱北。李成林走交趾，交人殺之，迤東悉平。逮沐忠顯妻龍氏並子神保赴京。初，天波以長子忠顯贅石屏土官龍世榮第三女，隨世榮居；又隨出降，居滇城。張琦之獄，詞涉忠顯，忠顯知不免，謂妻曰：我今蹈不測，汝孕已四月，善自保，生子可無絕先人後矣。令內官勝九德、僕白君愛引之出；以三月二十八日，詐言東

岳進香，逃匿昆陽州。忠顯雖免死，亦赴都，龍氏攜婢夏蓮偕行，人莫有知者。居昆陽六日，走新興，匿九德兄飛熊家。飛熊死，又徙其弟飛豹家。其年八月，龍氏生男，九德等名之曰神保。王耀祖反，使段尙賢以衣幣迎之；及戰不利，縱之法冲白乃家，已又令君愛匿之滕老五家。耀祖敗，得其聯絡諸酋書，有「今沐氏有子在，事成奉以爲主」之語；三桂始知土酋之反，爲神保也。令新興知州楊彥格捕獲神保母子，斬九德、君愛及滕老五、楊騰龍，磔王耀祖、沈應麟於市。忠顯先在都，無恙；妻子至，遣戍寧古塔。是年，作新府。三桂居劉文秀故宅，以其狹小。是年填萊海子之半作新府。萊海子者，三桂縊永曆既死、復焚其屍，揚灰之處也。

五年，雲南鄉試，平西藩下中式者一百六十三名，後奉旨准三名附雲南舉人末。三桂自誇藩下子弟彬彬多文學之才，主司迎合其意，有口尚乳臭、未入棘院，填榜敘名而登賢書者。初，三桂入滇，羽書旁午，朝廷假以便宜，不復中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財，戶部不得稽遲。是年，截其用人題補之權，遷除悉歸部選；轉餉雖如故額，不得仍前之多。除吏亦具疏詳謝，中實怨望。至部選官，皆指爲外人云。

六年三月，奏蒙古千都台吉聚兵麗江、北勝，請移兵捍禦。

閏四月，詔圈撥雲南府屬州縣衛所給平西藩下兵丁口糧。圈地之役，百姓例應他徙開墾。明年，巡撫袁懋功奏稱：滇報極薄，百姓極貧，今一旦驅往別境，窮困顛連，不

可盡狀。請令其佃種原田，照業主例納租，免其遷移。疏上，報可。

五月，奏蒙古干都台吉遣人至北勝洲乞赴滇省通省。

六月，蒙古據麗江中甸地，西番二寶法王哈馬、臨清、搭丁等來奔，令居南關外古城。

九月，巡邊。

疏稱：蒙古移兵奪的，離麗江、北勝否遠，另自中甸出麗江，或由永寧走北勝，偪我門戶，一舉足而入堂簾。我兵既少，萬難捍禦，若待蒙番壓境，方議發兵，相去一千四、五百里，安能救危疆於一日乎？萬一事出意外，敵人闖入邊境，□惟省城動搖，全滇土司未免各懷幸亂之心。一旦變從中起，內外受敵，兼辦殊難。計宜先發制人，庶幾事當有濟。今擬留在都統胡應期固守省城，臣親到彼中酌形勢，相機堵剿。

二十八日，啓行。十一月，至大理，奏稱：蒙古撤兵奪的，分札三道。隆冬冰雪已深，敵人料不能至，已分布各營官兵固守門戶，臣暫旋師。十七日，班師洱海。

七年，請以原賜沐民莊田七百頃併入圈內。

七月，奏蒙古據中甸。執麗江土知府木懿，奏其受蒙古僞封，遷赴省城，以其長子請嗣職，人以爲冤。

八年，營新城。

九年，巡撫都御史朱公國治蒞任，遼東（？）。

十年，巡邊，北勝鎮將趙報西番人入寇雲南。自土酋平後，內地寧謐，諸番部落治兵構怨，不過自相仇殺，初無有犯中國心。邊將生事挑畔，番人游騎間至邊外，亦未嘗大舉深入也。趙某輩（？）吳三桂意，妄報邊警。三桂挾封疆以重，張皇邊事，自負萬里長城。鎮將欺督撫、三桂欺朝廷，懷「藏弓烹狗」之慮，深「市權固位」之念；重勞王師，傷財所不顧矣。

十一年，先中憲公以束鹿知縣擢雲南府同知。十一月，蒞任。新任官，知縣以上，例謁王府；有才望素著及儀表偉顯者，百計羅致，令投身藩下，蓄爲私人。先中憲受事三日後，循例入謁。待便坐，細問家世履歷，已而默然，目矚先公，不轉瞬顧。謂胡國柱曰：科甲中有此一人，大奇。命具飲饌。坐踰二十刻，乃出。明日，國柱代王報謁，隨遣客道意。先公曰：我投身久矣，若不知耶？客愕然問故。先公曰：己亥年，廷試之日，太和殿中投身矣。客掩耳走。當客來時，袖出馮某投身契一紙云：立賣身婚書楚雄府知府馮某，本藉浙江臨海縣人。今同母某買賣到平西王藩下，當日得受身價銀一萬七千兩。後署媒人胡國柱。

先公未至滇，馮某等已先以才品告三桂，故禮待優異。凡賣身者，皆師事國柱；先公嘗言：滇中有三好，吳三桂好爲人主，士大夫好爲人奴，胡國柱好爲人師。

冬至後三日，雷電、雨雹、風雪，一時兼作。西北方天門開，中有人馬紛紛格戰之狀。

十二月，按察使李公輿元蒞，遼東人。

十二年正月，奉旨：平西藩下逃人，俱歸有司審理，章京不得干預。平西助莊某布，管莊員役盡屬豺狼，殺人奪貨毫無畏忌。訟牒命、盜兩案，甲兵居其大半，有司不敢問。又勒平民爲餘丁，不從，則曰：是我逃人也。誘人稱貸，責重息；稍有毫髮負，亦以逃人誣之。有司俱不敢問。中丞朱公欲大振作，而屬吏因循不之應。新任臬司李公，素以風力自持；部檄既下，稔先公強項，屬爲審事官。凡甲兵有罪，輒論如法，不少貸；平民，判使歸農者數百人。

三月初五日，北門城樓東脊鴟吻中出白烟，高五丈、闊四尺。察之，乃蛟也；以泥塗，乃已。是時，物異最多：西寺塔頂銅鳳有聲呼之，數日不止；斷其首，方已。又來一異鳥，展翼方丈餘，三桂遣排鎗手擊殺之；狀貌怪異，博物者不能知其名。又羅次縣山素荒，野獸登牧；忽見羣羊數百徧散嶺谷，噬者、奔者、臥者，各自爲偶。縣人怪之，上山競觀；萋草蒼然，一無所見。

七月初三日，疏請撤兵。朝廷患尾大，稍示裁抑，仍不自責，輒生怨望。

三桂專制滇中，十有四載，位尊權重，收召人才，樹立黨羽，命吏不爲用者，輒尼去之。凌



雪諸土司，草薶禽獮，陽居拓地之功，而陰擅其利。諸水陸要衝，徧置私人權斂市貨，潛積硝磺諸禁物。詭稱邊警，要挾軍需，以示餉不可裁。日練士馬，利器械。雲南十鎮大帥及貴州提督李本深、四川總兵吳之茂、陝西提督王輔臣輩皆舊部將，爲之腹心。應熊尙主京師，朝事大小，飛騎報聞。久益跋扈，所爲多不法。

三月十二日，平南王尙可喜請還遼東，許之。三桂不自安，亦具疏僞請。天子知其奸，溫旨答之曰：王自歸誠以來，克竭忠盡，僇力行間，功績茂著；鎮守巖疆，宣威歲久。覽奏撤兵安插，恭謹可嘉。今雲南已經底定，王下官兵家口作何遷移安插，戶、兵二部確議以聞。部議：三桂及所部五十三參領、佐領官兵家口，應准遷移。疏下議政王具勒大臣集議。一議：吳三桂宣勞已久，今已具疏請撤，應將所屬官兵家口俱行遷移。至於雲南，有苗蠻土司雜居，且係控禦西陲要地，應遣滿漢官兵鎮守；俟駐防官兵到日，三桂起程。一議：三桂鎮守雲南以來，地方寧謐，若將三桂遷移，必須遣兵鎮守，兵馬往來，驛遞必致苦累。且雲南有苗蠻土司雜居，若撥滿洲官兵鎮守必須四千，少則力薄，多則京城兵力又減，相應仍令三桂鎮守可也。上命議政王具勒大臣同九卿科道確議畫一，會議仍以前兩端具奏。奉旨：吳三桂請撤，情詞懇切，著率所屬官兵、家口俱行搬移；其滿洲官兵，不必遣發。如有用滿洲官兵之處，該藩奏請。於是，兵部言三桂所屬綠旗援濟前、後、左、右四鎮官兵一萬二千名仍留武定、曲靖、楚雄等處，令督臣統

轄。報可。三桂本挾雲南，要旨慰留，冀得世守藩封如沐氏故事，永踞滇中。命下，愕然，氣沮。其黨憤憤不平，謂王功高，今又奪滇；愆愆舉事。三桂亦自負才武不出世，地險財富，所屬親軍與兩迤諸鎮將健卒皆百戰之銳，素得其死力，即他直省平日所植黨，兵起當無不從命。且開國諸宿將多先後物故，無足抗顏行者。遂決計反。

八月十五日，欽命禮部侍郎折爾肯護理三桂移家。詔曰：自古帝王平定天下，咸賴師武臣力。及濤宇寧謐，必振旅班師，休息士卒，俾封疆重臣優游頤養，賞延亦襮，籠固江山，誠鉅典也。王夙篤忠貞，克據猷略；宣勞僇力，鎮守巖疆，釋朕南顧之憂，厥功茂焉。但念王年齒已高，師徒暴露，久駐遐荒，眷懷良切。近以地方底定，允王所請，搬移安插。茲特遣禮部侍郎折爾肯等前往宣諭朕意，王其率官兵束裝北上，慰朕眷注；庶幾旦夕覲止，君臣偕樂，永保無疆之休。至一應安插事宜，已飭所司籌劃周詳，王到日，即有寧宇，毋以爲念。欽哉。

九月，詔預給藩下官兵六月俸餉。

初七日，欽差折爾肯至，兩迤助莊民迎於歸化寺，以保留請。折宗伯曰：吳王自請移家，若輩何人，敢云保留！屬有司捕責倡首者。三桂集諸士，議舉兵之名。劉茂選謂：明亡未久，人心思奮；宜立明後，奉以東征。老臣宿將，無不願爲前驅矣。方光琛云：出關乞師，力不足也，此可解爲明；永曆已竄蠻夷中，必擒而殺之，此不可解矣。今

以王兵力恢復明土，甚易；但不知成功之後，果能從赤松子游乎？事勢所迫，萬不能終守臣節。篋子坡之事，再一行之，又再行之乎？三桂聽之悚然，遂不從茂遐策。

十月朔，三桂鑄印，其文曰「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鑄工乃清軍廳吏畢某之子也。先中憲公知之，密白中丞朱公曰：「事急矣，宜商之折宗伯會疏展期，以緩其反。密請重兵速扼川西、鎮遠、常德等處，濟之山中，使不得爲出柙虎；縱有不測，亦易制也。中丞不能用。」

十一月，三桂佯示行期，雲南知府高顯辰（字欽思，深州人）出交水，爲夫馬、芻糧備。

十八日，遣騎執高公於交水。



# 庭聞錄卷五

## 南昌劉健述

### 稱兵滅族

康熙癸丑十二月二十二日，三桂於是日昧爽，召各官赴王府會議。中丞朱公率衆往，賊黨不候令，害之，刃三下乃死；餘皆被執。朱中丞、李臬司及先中憲素爲賊黨切齒，三桂使其子飛騎傳諭，不得輕殺。至則中丞已身首殊，臬司與先公衣冠皆毀，將加刃矣；聞令乃止。有頃，胡國柱出曰：各官釋縛供職，臬司、軍廳二人押赴審事堂。先公曰：死則死耳，何事可審！國柱笑曰：需後命。至審事堂，與僞刑曹楊彥光、傳奇棟列坐。李公慷慨激烈，罵不絕口。彥光曰：公休矣，且俟劉先生一言。奇棟曰：先生與旗員異；先生明朝世家，今日恢復，宜效命。先公曰：若誤矣！順治元年，若輩迎王師入關。十八年，又執永曆於緬甸。前明之亡，誰實爲之。在明亡明、事清叛清，兩朝亂賊，天地不容！我恨力不能誅，乃欲我污此七尺哉！初，公之入滇也，三桂愛其才，因不入其黨，是以啣恨。及爲審事官執法不撓，賊黨側目，日譖於三桂，恨益甚。至是，籍先公署，圖書之外，惟衣二笥、米二石、錢三千文、馬一匹、蒼頭二人，餘無有

也。三桂怒，責左右曰：汝曹素訟此人貪，今貪如是，幾爲汝曹所誤！謂國柱曰：劉某廉幹，大事不可無此人；其爲我諭降。中夜，使至審事堂諭意。先公怒叱之。彼曰：不從，禍且不測。先公瞋目大呼，揮鐵索擲之。不得已，反命。三桂慍曰：倔強至此耶！謂國柱曰：是當予以殊苦而降之。

二十七日，逮赴三市街，與知府高公並杖四十，戍高公永昌衛、先公騰衝衛，繫李公於獄。僞署郭壯國爲雲南留守大將軍，胡國柱、吳應正金吾左右將軍，得捷(?)左右翼將軍，吳國貴、張國柱親軍前後將軍，吳應期、夏國相親軍左右將軍，王屏藩、衛樸驃騎前後將軍，陶繼志、張足法驃騎左右將軍，馬寶、杜輝驍騎前後將軍，王會、高啓龍驍騎左右將軍，羅維明、田進學鐵騎前後將軍，范齊韓、廖進中鐵騎左右將軍。解布政司崔之暎印，以楚濂知府馮甦代之。以琅井提舉來度爲糧儲道、彰化南爲雲南知府。使吳國貴、夏國相領步騎前驅。滇中先有謠曰：不是春，不是秋，捉刀斷盡道僧頭。

十二月初一日，三桂東行。是日，營歸化寺。

初五日，貴陽兵譁，總督甘公文焜自度不支，謀東扼鎮遠。知府張惟堅、副將江義先已受逆命，阻公毋東。兩人猶豫不決，有守備某，以考試懷恨，力勸從賊，且自請阻公。公之未顯也，曾問終身於朱山人。山人曰：一路功名到吉祥。公被阻，逡巡度橋，見吉祥寺，愕然曰：前定矣。遂自縊。子筆帖式雅圖華善，從死。

二十六日，詔削三桂爵。諭雲貴文武官員軍民曰：逆賊吳三桂窮蹙來歸，我世祖章皇帝念其輸款投誠，授之軍旅，錫封王爵，盟勒山河。其所屬將弁，崇階世職，恩賚有加。開闢滇南，傾心倚任。迨及朕躬，特隆異數，晉爵親王；重奇干城，實託心膂，殊恩優禮，振古所無。詎意三桂性類奇窮，中懷疑詐；寵極生驕，潛圖不軌。本年七月內自請搬移，朕以三桂出於誠心，且念其年齒衰邁，師徒遠戍已久，遂允奏請，令其休息；仍飭所司安插周至，務俾得所。議特遣大臣前往宣諭朕懷。朕之待三桂，可爲隆情至德，蔑以加矣。今覽川湖總督蔡毓榮等奏疏，稱三桂徑行反叛。背累朝豢養之恩，逞一旦鴟張之勢，橫施兇逆，塗炭生靈，理法難容，神人共憤。今削官爵，特遣寧南靖寇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統領禁旅，前往撲滅；兵威所至，剋期蕩平。但念地方官民人等身在賊境，或心存忠義，不能自拔；或被賊驅迫，畏罪懷疑。六兵一至，玉石不分，朕心深爲不忍。爰頒赦書，通行曉諭：爾等各宜安分自保，毋聽誘脅；即或誤從賊黨，但能悔罪歸誠，悉赦已往，不復究治。至爾等父子、兄弟、親族人等現在直省出仕居住者，已有諭旨俱令各安職業，並不株連，爾等毋懷疑慮。如有能擒斬三桂頭獻軍前者，即以其爵秩之；有能誅縛其下渠魁及以兵馬城池歸命自效者，論功從優敘錄；朕不失言。汝等皆朕赤子，忠孝天性，人孰無之！從逆從順，吉凶判然；各審宜度，勿貽後悔。地方官，即廣爲宣布施行。

二十八日，三桂至貴州，提督李本深爲貴州總管六將軍。巡撫曹申吉先削髮遁，召見，與潘超先、張文惠等俱以原官用。

十三年正月，三桂自稱周王。有某生者，上書極諫。大略謂宜奉明朝，釋前平西伯，縞素待罪，以告天下；則忠臣義士，孰不傾心！今義旗再舉，便以開國，是解天下體也。自此，人窺王志，無復望其景從矣。遣吳國貴等犯楚、王屏藩犯蜀。

十二日，三桂發貴陽。二十日，至鎮遠。

二月，賊師入湖南，廣西撫蠻將軍孫延齡反，應三桂。孫延齡妻孔四貞，定南王孔有德女也。有德沒，朝廷以延齡爲將軍，攝理王府事。（有德子士訓，三桂之壻，爲李定國所戮，故以延齡攝軍事）延齡起家素微，庸劣無能，攝桂威，不敢抗；又時擅殺人犯法。十二年春，都統王永年發其罪狀，詔奪其官。滇變後，上復以廣西境鄰貴州，重念有德舊勞，特起延齡統兵固守。延齡既恨永年刺骨，又怨前之奪爵也，受三桂命，二月十八日詐集諸將議事，殺永年於坐及副都統三十餘人，遂勒兵圍巡撫署，以僞命脅中丞馬公鎮雄降（公字錫藩，遼東人）公朝服北向，再拜曰：臣無狀，僅一死謝國！即拒戶自經。家人蹋扉入，救之，得不死。已乃遣其子世濟詣闕上變有聞，又遣各攜次子世永、孫國楨乘夜穴垣出閭道赴都。賊知公不可屈，而子孫入朝乞師者且相繼，益恚且懼。賊兄延基率兵排闥入，環立露刃睨公。公引所佩刀自刎不死，血灑遍體。賊率前抱



持救之，奪其刀。力創救者，右手墮三指。賊昇公出，並驅其家屬幽別室中，賊逐發兵平樂。

三月初九日，兵部尙書王熙請誅逆子。

疏略曰：逆賊吳三桂負恩反叛，肆虐滇黔，毒流蜀楚，散佈偽割，煽惑人心。今大兵已抵荆南，刻期進剿，除兇授首，在指日間。獨自逆子吳應熊，素憑勢位，黨羽衆多；擅利散財，蓄養亡命依附之輩，實繁有徒。今既被羈守，凡彼匪類蔓引瓜連，但得一日偷生，豈有甘心受死！即如種種流言，訛傳不止，奸謀百出，未易周防。大寇在外，大惡在內，不早爲果斷，貽害非輕。爲今之計，惟速將應熊正法，傳旨湖南、四川諸處。老賊聞之，必且魂迷意亂，氣沮神昏；羣賊聞之，內失所援，自然解體。即兵士百姓聞之，公義所激，勇氣倍增。至應熊親隨人等繫縲之中，益成死黨；聞發禁刑部者不下五、六百人，人衆則難防，時久則易玩。速敕法部考訊別情，罪重則立決，次者分給各旗。消除內變之根源，掃蕩逆賊之隱禍，洵今日第一要著也。

疏上，應熊伏誅。三桂善持兩端，反後頗中悔。及聞應熊訃，時方飲，停杯洒淚曰：今日乃真騎虎矣。廣東副總兵張星耀反附三桂，縱兵大掠；副都統麟吉圖自肇慶北行，以所將卒五百人破之，星耀走江西。

五月，夏國相陷江西萍鄉縣。縣爲湖南入江西之要道，賊窺江西，先陷之。

九月，先中憲公抵騰衝衛，衛守備楊某編入沈大伍中。

十四年，郭壯圖括莊民爲兵。夏國相築土城於萍鄉，又環城築礮臺十餘所，發掘冢

墓，暴骨如莽。高得捷寇吉安，其屬二千人，副將韓大任、陳堯元各二千人，皆先鋒也。城守單弱，遂陷。

七月十三日，高公顯震卒於戍。馬雄自廣西犯廣東，陷高州府，又陷電白縣；廣東總督金光祖帥師禦之，軍於儒峒。

十二月，儒峒師潰。江西副總兵於奮起叛降賊，恩平、陽江相繼陷沒。

十五年正月十六日，馬雄兵至新會，耀兵於圭、峰諸山，平南王尚可喜遣標員趙天元、謝厥扶等以水師拒之於江門。

二月二十二日，安親王復萍鄉。大兵至，賊拒戰於城東流江橋，把總張德以奇兵三百人由間道襲城，夏國相奔湖南。安親王追及於長沙，馬寶拒守，三桂自將援長沙。

十五日，趙天元劫諸將降馬雄。時，總兵張偉駐新會，游擊芮夢龍叛，以城降。

三月初一日，安王進師逼長沙，賊率九千人營於瀏陽門外，大兵先與王緒結陣自固。我師繞緒壁，烟塵蔽日；三桂坐譙樓，遙望諸軍如已歿，倉皇莫爲計。有頃，聞緒壁發礮三聲，壁中沸起，白刃排空，濤翻雪舞，呼聲動天地，軍威大振。賊宿衛兵氣驕甚，爭出赴戰；我師大敗之，追薄城下，賊游兵力戰始退。是日，勝負略相當，逆賊吳應正中矢死。馬雄屠新會各村，殺掠男女無算，勢且逼廣州。尚可喜子俺達公尙之信被廢，怨望，矯父命叛降賊，殺父客金光；以爲向之抗衡久持不下者，此人爲之也。上表三桂

，自稱暫署輔德將軍；移檄郡縣，使皆納款。而馬雄移駐肇慶，遣將分守衝要。黃天元裨將黃有功大掠番禺，謝厥扶殺之；天元訴於馬雄，與厥扶治兵相攻。之信右厥扶，陰助其餉。由是，雄與信有隙，不敢窺廣州。

八月，頒僞赦移置先公於永昌。

是年，高得捷死於吉安。得捷老於兵間，所將卒銳甚，能以擊多。孤軍踞吉安，間以百餘騎出戰，我師輒挫。一日，於副將色勒故宅獲窖金數萬兩，大任以告胡國柱；國柱遺書得捷曰：我兵乏餉，公所得幸假以佐軍。公立大功，何患不富！他日償公者，且百倍也。得捷快快，恨大任之責己。先是，得捷主兵，大任等奉令惟謹；已賊進大任爲揚威將軍，位與得捷並，遂不爲口。得捷受侮於後進，鬱成疾死。

十六年四月，我師復吉安。高得捷死，韓大任專柄，日以詩酒自娛，口不言兵。簡親王率江西總督董衛國等十萬之衆環城而軍，城外眞君山、天華山、城岡山、螺子山，壁壘旌旗，連雲灌水；大任震懾兵威，嬰城自守。久之，我兵進逼大覺寺，城中饑，勢且不支。賊衆忿激請戰，大任不許；請掠兵，又不許。總兵魯某固請，大任許以百人出，試奪大覺寺；往，輒勝。城中見先往勝，不俟令，鼓噪而出，直奔螺子山。簡親王不意賊猝至，倉皇棄營走。賊入壘掠飲食，縱酒大醉，捆載而返；將及城，朦朧中訛驚曰：追兵至矣！踉蹌而奔，踐踏死尸，墮濠死者無算；驚潰之後，不敢復出。三桂聞其急

，遣馬寶、陶繼志、王緒以九千人援之。馬寶先遣諜從水關入報，大任謂諜曰：「我聞馬帥已降清朝，汝來，真僞不可知。諜曰：馬帥慮此矣，臨行囑以「棒槌」二字示信。大任默然良久曰：馬帥如真赴援者，至城下免胄有髮在，我當出會。遣之出。寶等進師，阻水不能達城下；城中寂然，無一礮相應，疑不敢前，退師安福。將軍厄楚帥師三萬追之。厄楚方敢戰，先擊王緒軍，斫營直入；寶與繼志救緒，敗厄楚，還師湖南。

夏四月，大任宵遁，夜分渡河；既濟，發礮嚴鼓，我師以爲劫營，驚擾終夜。平旦，始知其遁，以其兵精，不敢追。大任至寧都，上鄉土賊謝士禮等附之；已皆潰散。十月十四日，拔營走福建，詣康王軍前降。

吉安之寇，召之者郡人劉某；令大任之降康王，則孫旭爲之也。旭，湖州人。少而機警，稍知書；入武學，中某科武舉。耿精忠反，總督姚啓聖募士入閩，旭往應募；貌既修偉，又有口才，啓聖悅之。旭請招某山寇，寇受撫，偕旭至縣，縣令以賓禮待之。縣有捕役素恨旭，白令曰：旭所招盜，名在捕中有年矣。按縣牘，良然。於是，執旭及盜鞫訊具服，解赴浙省臬司獄。時，軍書旁午，囚多淹禁，旭與解役私相結之，移旭還鄉；出北新關，遂與解役逸。凡七日而至建昌府，詣樂燦軍。樂燦者，耿逆之大帥也，奉逆命，寇江西。旭改爲王懷明，自言聚兵爲義師，不幸而敗。燦及參軍周發祥信之，爲具衣冠，署僞職。燦敗，發祥以殘卒千人歸大任。大任求幕客，發祥以旭應；一旦相契，遂用事，權領一軍。大兵圍城，簡王、安王皆招降，大任猶豫。時，康王偕姚啓聖經略閩事，旭欲大任就姚啓聖，諸招降者皆阻不允。贛州折爾肯還，魏祥來招降

。祥字善伯，寧都人，號易堂，負重名。旭忌其才，恐大任爲所動，則奪我閩約，構祥於大任。大任入其言，怒曰：二王招我，我且未許；折爾肯何人，乃欲以藩臬爲餌乎！命旭收祥，榜掠慘毒；發祥爭之不能，竟殺之。旭日說大任入閩，大任亦以諸招降前已皆不允，非閩不可；遂從旭言，降於閩。旭以招降功議敘，當以道員用，給假歸里。一門血屬，死無孑遺，廬舍亦焚毀一空；旭自傷，遂祝髮爲僧，號諦灰，住持浙江靈隱寺。雍正三年，以募化入閩死。

秋七月，胡國柱、馬寶等犯韶州，鎮南將軍蟒吉圖、都統穆成格帥師擊之。賊遣張星耀爲鄉導，領兵數萬，餽糧攻具甚備，志在必得。蟒吉圖自廣州馳視北城爲最衝，厚築土牆，遣一軍駐白土村，以衛廣州餉道；又檄江寧將軍額楚赴援。部署略定，賊師至，晝夜急攻；城中固守，賊不得入。軍糧復從廣州至，吉圖夜縋民出城，浚濠通水，以爲固守，衆志益堅。賊距筆峰山俯瞰城中，礮凡下，屋瓦皆震，女牆口壞，守陣者無容足處；而新築土牆甚堅，兵皆退保，穆成格又使聯竹急護之。自七月至九月，賊攻城不息，後援兵四集，乘夜渡江，襲蓮花嶺，以逼援師。會額楚將萬人北來，與賊遇，大戰；蟒吉圖將兵自城內出，與夾擊之。總督標兵亦至，橫衝其壘，遂大破賊，山爲之赤。賊潰還六營，渡江爭舟，墮水死者數千。

十月，吳世琮帥兵入桂林。初，孫延齡詔事三桂無所不至，後有隙，三桂僞寵之，而延齡不知也。是月，世琮執延齡殺之，徙其家於昆明，遂收廣西巡撫馬鎮雄及其幼子

、家僕。公之被拘也，坐臥一室者四年。三桂以書招公，公手裂書，抵之地。及是，見收。世琮責公降，公怒叱之。世琮移之他所，令人更相說誘，公瞋目不應。予以飲食，則頓食擊器，罵不絕口。世琮怒，令牽去，以刃夾諸人，坐之地；先殺其幼子世洪，次子世泰、家僕諸兆以下九人。次乃及公，公恬然引頸受刃。時十月十二日也。夫人李氏與二女二姐、五姐及妾顧氏、劉氏、子世濟之婦董氏、妾苗氏，聞變皆自經，闔門先後死者凡四十三人。公既死，賊怒猶不解，暴其屍田野中四十餘日。賊將趙天元過之，睨公面勃然如生，驚而拜曰：忠臣也！解衣覆屍，瘞之廣福寺。後守備某亦以李夫人及其子女遺骨護其旁。

十七年正月，撫蠻滅寇將軍廣西巡撫傅宏烈與寧南將軍蟒吉圖、都統王國棟、總兵班際盛恢復梧州。乘時下賀縣、富川、昭平，進攻平樂；僞總兵魏某、王某等率兵拒敵，見我師衆，不敢戰，退守入城。

十六日，大兵至城下，賊堅守，又發猓獠兵伏西查街，詭開南門樵汲；我兵攻之，伏發，反爲所敗。乃環城築壘以困之，分屯西北岸。

十二日，僞將軍吳世琮率兵五千來援。時我大兵屯鰲魚堡，列營凡六，世琮對江設一壘。

二月初一日，賊前鋒劉士龍由荔浦江乘小舟突至南江口，我兵始猶堅壁不出，賊奮

力環攻，諸營乃稍出敵，羅定協都司吳錫綬以孤軍拒更鼓灘，挫其鋒，殺傷相當。而他營之出敵者，忽先退，錫綬獨帥所部力戰，衆寡不敵，與千總謝得功等七人及步卒八百皆戰死。滿漢大兵避駐北岸，以江水湍急，竟莫敢濟。於是，賊兵縱火連燒七、八營，平樂副將徐援列陣匯塘灣，他營兵俱棄柵奔竄，援勢孤，亦走。是夜，各營退出榕津。明日，賊收所棄芻糗輜重，無心追襲。我兵復退至鍾山鎮，招撫督捕理事官麻勒吉挽留諸軍不得，走梧州。世琮遣李自安復陷富川、賀縣，蔣世傑復陷招平，又遣徐援之子招援復降於賊。僞水師將軍林興珠，自湘潭歸正。

三月，三桂僭號。逆久駐衡州，欲直北而前，則荊州、武昌已爲大兵駐守，不可犯。西招張勇不應，東招耿、尚二藩皆不得志，徘徊日蹙，慘慘悲傷。賊黨哀其意，相率勸進。三桂自念日暮，及未死，姑稱帝以自娛。議既定，卜吉三月朔。晦日，大雨，鹵簿儀仗，泥污不堪，藉松針於大壇，以待行事。昧爽天霽，五色雲見，三桂大喜，以爲得天。是日，乘馬出僞宮，冠翼善冠、衣朱衣，登壇行袞冕禮畢，乘輦返。僞國號周，僞元昭武，改衡州爲定天府。冊妻張氏爲后、應熊庶子世璠爲太孫。加郭壯圖大學士，仍守雲南；設雲南五軍府兵馬司，改留守爲六曹六部。晉胡國柱、吳應期、吳國貴、吳世琮、馬寶等大將軍，封王屏藩東寧侯，予尚方劍，餘晉爵有差。

大有奇書云：衡山岳神廟有小白龜。六僮如錢，多歷年所，土人以爲岳神。使者敬而祀之，

藏之神幃中，藉以占卜。涓吉祀神，呈輿圖於神前，祀龜所向。龜蹠跚循走，總不出長沙、岳、常之間，復至滇而止。再三拜禱，三復如之。

僞詔至永昌，先公謂安福伍柳曰：僞元昭武，拆昭字爲斜日刀口。日斜不久，刀口不祥；武之文，止戈也；賊亡無日矣。

八月，舉雲南鄉試，中式僞舉人七十三名。

十八日，三桂死。時吳國旗（？）軍□□、胡國柱軍郴州，賊衆匿喪不發，尙衣、尙食如平時。召國柱返衡州，推國貴總軍務，而使國柱入滇迎世璠奔喪。國柱至滇，郭壯圖等以滇爲根本重地，力阻世璠勿輕出；國柱大哭於東郊數日，卒不許。

僞中書盛王臣侍左右，自僞號以及病死，嘗與健言甚詳。今滇志作十月，三桂死此。因匿喪之故，而誤作十月也。當以王臣之言爲確。

三桂既死，吳國貴謂諸將曰：從前所爲大誤，今日之計宜舍滇不顧，北向以爭天下。以一軍圖荊州，略襄陽，直趨河南；一軍下武昌，順流而下，經略江北。吾輩勿畏難、勿惜身，寧進死，毋退；拚死決戰，剗中原之腹心，斷東南之漕運。即令不能混一，黃河以南，我當有之。諸將俱重棄滇，馬寶首梗議，一唱百和，計遂不行。

九月，僞后張氏死。

十月，衡州發喪。



十一月，世璠僭號。郭壯圖等奉遺令立之，築壇於古城，國柱代祭，陰風疾起，燈燭俱滅。世璠召顧命大臣曹申吉〔等〕入滇輔政，皆託故不行。惟申吉入滇，計欲乘機歸正，事洩死。

十六日，僞將軍杜輝謀歸正，爲吳應期所僇。

十八年正月，世璠僭元洪化。

十六日，我師敗吳應期於岳州。岳州恃湖爲險，每歲秋冬水涸，大兵樓船不能入，賊得出沒湖中，故不即敗。林興珠降，進策決新堤灌水以通舟。於是，綏遠將軍蔡毓榮偕提督周邦寧、萬正色等大會舟師，棋布洞庭。又於布袋口樹柵截湖，絕其餉道。水陸聯營綿亘百里，賊兵赴援者皆不敢進。初，賊糧甚豐，應期擁倉庾不發，折價縮值以給軍，而轉賣高值入私橐。長圍既合，糧盡軍饑，應期潰圍奔常德。是春，大兵復平樂。

五月，郭壯圖斂民戶錢給軍需，按戶加徵，富者酷刑拷索，怨聲載道。初，三桂專制，各直省協餉歲四百萬兩，其籍沒諸土酋財物及遣私人貿易四方之所得不可計數，以此得結客養士。及後用兵，所費不資。前積既竭，所獲黔、滇賦稅，不足以充興軍；每有調發，往往以餉絀掣肘。財匱師老，以至於亡。

六月，大兵進南寧。

二十七日，敗吳世琮於新村山。

吳國貴死於黎平雙井鋪。時，賊營山上，國貴將中軍馬寶、王緒分列左右。味爽，大兵整衆出，距賊里許而陣；馬寶爲以高臨下，往無不克，請出戰。國貴不許，閉壘休士。日中，大兵人馬俱疲，不可進，又不可退。王緒復請戰，國貴熟視，方許之。鳴鼓勒兵，忽飛礮中額死。

王屏藩死於保寧。將軍瓦爾喀駐兵城外蟠龍山，屏藩遣將絕我師餉道，我師棄城走。屏藩率衆分道追劫，乘勝襲陷漢中府。平涼提督王輔臣，逆黨也，驍勇敢戰，士馬精強，與甘州提督張勇並稱陝西名將。輔臣受三桂命反，應屏藩。十二月二十六日，詔諭陝西總督哈占、提督張勇、王輔臣云：逆賊有僞劄、僞書潛行煽惑者，當曉諭官兵百姓，令其首擧。汝等皆朕擢用股肱之臣，捍禦邊境、綏輯軍民，惟汝等是賴。其悉知朕意。詎輔臣受逆將軍印，竟反。屏藩雖踞漢中，大將軍圖海堅守寶鷄，屏藩不能北越合輔臣。賊將高拱宸等先後犯秦，皆敗而退。王公良入漢中，屏藩舉爲四川總督，屬其調川中兵以定三秦，期之以鄴侯故事，而公良不能也；屏藩大失望。先是，輔臣反，陷州縣，西郵震動；張勇以邊兵討之，勝負略相當。輔臣恃勇，易視大兵，被陷各州邑相繼克復，毫不介意。大兵進逼平涼，十萬之衆環於城外，畏其勇，不迫。輔臣日飲酒高會，嘗巡城，舉足加馬鬣，睨外壘曰：是何能爲！姑緩其死，稍遲，當盡了耳。其驕如此。亡何，糧盡軍饑，屏藩遣陸道清、陳國良援之，兵敗就擒。既食盡，平涼軍民閉門降。

輔臣敗，屏藩氣索。大兵旣平隴，得專力南征。三桂死，賊謀日亂。川中餉援不給，屏藩不能支，遂借吳之茂、陳君極等盡棄前所得州邑，南走保寧。奮威將軍王進寶等提兵恢川，復保寧，屏藩與陳君極自殺。吳之茂、王公良、譚宏、楊來嘉等俱以次降，川中悉平。王輔臣之敗也，自刎未死；大將軍圖海馳入城救之，得不死。後畏誅，卒自殺。

十九年，世璠東行，駐貴州。大兵恢復川、楚，郭壯圖使線域留守，自扈世璠出貴州。世璠僞后，郭壯圖女也；世璠年少，國事決於壯圖。壯圖挾椒房之密，專權用事，衆多不平。

二月，舉會試於貴州，以陳循爲第一甲第一人。

綏遠將軍蔡毓榮自武陵進師。三月甲午，次寧香館，分兵五道：一由辰州坪，一由巫溪，一由倉溪，一由郭家溪；自以大兵進攻辰龍關——地勢險峻，李本深扼要以守，我兵不能仰攻，許以平黔、破滇後，即以平西王爵之。本深脫出，降。我師入關，乘鋒遂北，磊石關、馬鞍關、馬溺關、芙蓉關，一日而復。別將從武岡進者，由黃茅嶺、蓼溪泡，口瓦塘；從辰河進者，由麻一汛，清浪、自溶俱克捷。癸卯，毓榮師次灰窰舖。甲辰，至辰州。

四月丁丑，賊守沅州者奔還鎮遠，爲死守計。

五月，范齊韓拒戰陶郅山，我師敗之，獲齊韓。

六月，四川提督王之鼎援永寧，賊衆我寡，被圍數匝。三閱月，糧盡援絕。重九日，賊以火藥轟陷之，鼎被執，自刎不死，昇至貴陽，夏國相等說降不從，被害壯門川主廟前。同時死者，總兵何成德等十二人。

田進學起兵。進學，蒙古人，以天津鎮總兵貶騰衝營副將；逆反，降之。僞永昌鐵騎前將軍羅維明，統兵苛虐，部下李成村鼓噪，殺成村，敗死。進學代維明爲前將軍，鎮永昌。窺逆勢已頹，謀與周元同反正；娶元女爲其第四子婦。元字孟祥，上饒人，累官參將。三桂反，調兵逗遛不赴，削其柄。九月二十五日，進學以元爲中軍，起兵反正。

十月甲午，蔡毓榮師次周倉坪，賊兵憑高拒守，分道攻之，賊夜遁。  
壬午，我師進重安。

二十日，臬司李公興元卒。公繫獄六年，世藩立戊蒙化，郭壯圖忌之，檄僞總兵張光令、僞同知胡溥、遊擊文安世殺之，籍其子蔭秀、萃秀、奇秀家屬九十六人，没入昆明。時，蔭秀有子繼祖，十歲；秀奇有子緒祖，生方三日。有左從甫者哀之，與其內兄弟熊奎章、熊奎聯匿二子於他所。後蔭秀、奇秀俱被害，惟萃秀得免，而二孤亦以從甫無恙也。

十月朔，永昌有白氣二丈許見於西南，月餘而沒。

二十日，田進學敗，僞將軍趙某至，進學不能禦，周元被執死，進學遁入某土司。趙大索，土酋以進學首獻；趙疑不信，逮其第三女驗之，女捧首大哭，乃斂兵。

世璠還雲南，大兵鼓行而前，韓天福拒戰平越，敗績。世璠遂遁。

十二月，郭壯圖殺僞楚王吳應期。世璠還滇，應期亦奔曲靖；居常嫉壯圖專憤，一有詞，謀入滇城則廢之。壯圖遣線域援黔，至交水，給應期勞師而縊之，並縊其子世琚、世珉於昆明。

二十年正月，線域拒戰江西坡。是役也，提督桑格、前鋒陳珀中礮折足，將士損傷過半，大敗不能軍；而其實未交鋒也。江西坡，崇隆險峻，曲折盤旋；繞山而上，如螺紋然。賊負險山，以象迎戰；我師見象出，即驚潰。蔡毓榮遣紅旗督戰，衆奔不可止，紅旗亦返奔，走兩日夜方止。死屍山積，大約死於賊者十之二、三，顛踣死、踐踏死、自相格殺死者十之六、七。今坡下鋤犁，往往見白骨云。

二月初二日，我師大破賊於黃草壩。正月之戰，我師雖挫，諸衆繼進者日多；線域不能支，棄險西走。僞將軍何繼祖等扼黃草壩以守，而我征南大將軍賴塔偕副都統勒貝、都統希福、馬齊、趙連、護軍統領顏黑里、副都統洪實錄、祖植椿、兩廣總督金光祖、福州將軍馬九玉等由泗州城奪石門坎，拔安籠所，繞出賊後，遂大破之。

十九日，又遣平寇大將軍固山貝子章泰率六兵至雲南。賊衆議堅守，俟迤西援至，

然後一決；壯圖不聽。時，貝子章泰營歸化寺，寺西北金馬山、正北鸚鵡山、寺左右虎岡、城北陋山皆我師壁壘。壯圖出兵重關，遣李殺牙、胡國柄等悉選精甲過河，犯貝子軍甚銳。將軍賴塔、總督趙良棟等縱兵來擊，將軍穆占尤奮勇力戰；賊隊中象忽反踐其軍於金汁河，官兵從之，陣斬胡國柄於金馬寺外。壯圖斂兵，僅存二十七人入城。

四月初四日，先公詣軍前，巡撫伊闢（字崑來，山東新城人，順天乙未進士）問下城策。先公曰：公用人太寬，投誠之人盡予原任；今安寧、晉寧、昆陽、呈貢四州縣悉以舊員領之，此皆逆黨子弟也。昆池南北百里往來舟楫，絕無查詰，豈有父兄受困於內而子弟不爲之轉輸者乎？闢曰：謹受教。越一日，四州縣皆委隨營之人，自此賊餉遂絕。

六月，胡國柱等自殺。國柱走姚安，部卒潰散不能軍。都統希福、提督桑格等逐賊至永昌，國柱同王緒、李匡由金沙江至永順之交，窮荒乏食。將死，決之王愈擴。愈擴曰：君侯不見落花乎？或續紛栖席之上，或狼藉泥塗之中。語未畢，國柱遽曰：是！是！先生愛我，敢不受命？明日，引帛，謂其家人曰：吾備位大臣，死固當。雖然，吾懼人之索我不得而累及無辜也。命從者出告於衆。其屍既絕，王緒舉奠盡哀；遂傾私財散從者，揮之去；積柴置火藥其下，與李匡登柴縱飲，飲酣，緒謂其僕曰：若告我二妾，彼可以無死者也，宜速去。僕致命二妾，已先懸巾爲纒兩端，並縊死。緒聞狀，慨然曰

：彼亦能死耶！趣僕曰：可矣！遂發火。

王愈擴，字若先，廬陵人；爲韓大任乞援入滇，遂客國柱幕。先國柱一日死。死後二十年，廬山隱士查轍請乩仙，愈擴忽附乩；轍再拜曰，先生死於滇，何以至此？判曰：星子已歸我骨矣。訪之信然。星子，其僕名也。

七月，擒馬寶。寶自遵義走尋甸、奔楚雄，都統希福、提督桑格敗之於呂合。寶走姚安山中，領兵數窘我師。我師恨入骨，欲生得之以甘心。桑格遣說客招降，備儀從以迎之。寶出至姚安府城，幅巾深衣，八人扛輿過市，大言曰：我不出，爲累者必衆；我不惜一死，救此一方民。色厲詞壯，儼然丈夫。迎者稍失意，輜篁立下，如治其部卒。赴楚雄，桑格郊迎，謬爲恭敬，寶喜不勝。居數日，桑格夜飲，寶忽心動，停杯而泣，涕淚沾鬚，以子自寄爲託。明日，改服入滇，即逮赴京，處以凌遲極刑。噤嘿受刃，及洞胸，始大呼一聲死。夏國相、高啓隆、王永清、廖進忠俱被擒，伏誅。

八月，各路兵會雲南，宣威將軍紀哈里、副都統希福、覺羅西布、勇略將軍雲貴總會趙良棟自金沙江來會，鎮安將軍都統噶爾漢、護軍統領佟雅、副都統得爾德翁文、張長庚自永寧來會。

十月初八日，攻城；賴塔進兵銀錠山，蔡毓榮奪重關及太平橋，穆占、趙良棟、巡撫王繼文奪玉皇閣，遂至東西二寺。

二十二日，余從龍、吳成鰲出降。城中饑，人相食。余、吳二人降，益知虛實。趙良棟攻得勝橋，蔡毓榮攻大東門，林興珠攻草海，賴塔等分兵攻華浦，四面逼城，復令余從龍入城招撫。

二十七日，世璠袞冕御僞殿，自刎不死，自抉喉管，再刃乃死；僞后郭氏殉焉。僞宮中從死者百餘人。城中亂，線域等擁兵入郭壯圖第。壯圖與子宗汾，舉火自焚。壯圖母不死，後爲尼。

二十八日，線域、吳國柱、吳世基、何進忠、萬明等開門降。

三十日，貝子章泰遣穆占、馬齊入城，大兵分守各門，籍沒逆產，具疏以聞。



# 庭聞錄卷六

南昌劉健述

## 雜錄備遺

三桂巨耳、隆準，無鬚；瞻視顧盼，尊嚴若神。雞鳴即興，夜分始就枕，終日無惰容。鼻梁傷痕，右高左低，中有黑紋如絲，非締視不見。忤意，即自捫其鼻。與人語，如疾言，則意無他；或中變，則閉唇微咳，聲出鼻中。以此兩者測，百不失一。好輕財，士人有一長，即收錄無棄。與人計事，相對如家人父子。或有詰難，益喜與相往復，娓娓不倦。生平非盛怒，無疾言遽色也。

初入滇，請開局鼓鑄。

疏曰：雲南市肆，所信惟錢；一日無錢，即稱不便。今蒙頒新製樣錢到滇，方興鼓鑄，旋行停止。在滇省所鑄無多，寶泉、江寧之錢，無能轉達而至，不足以供人民日用之需；是以該司有懇請鼓鑄之議也。以臣愚見，滇省懸處天末，錢法通滯，自與別省無關。況今省中漢土樂行新錢，此於交易所涉尚淺，而於聲教遠被所關甚大；鼓鑄誠不宜缺。合無將雲南省城與大理府之下關現爐十八座減去八座，量存十座；於省城設七座、下關設三座，鼓鑄新錢，給散使行，俾人民有交易之便、遐荒仰國寶之尊，似於錢法有裨也云云。

平西府制，擬於帝居；千門萬戶，極土木之盛。又造亭海中，名近華浦。又爲園於西郊，名安阜園。園內書屋一所，名萬卷樓；古今書籍，無一不備。刻開疆疏草，自侈平蠻功績，期垂永久。塑像於報國寺，在左庶布袋和尚下。像將巾，松花色，衣錦邊；右手撫膝，左執卷，面左顧。

修玉皇閣，獲窖金五十餘萬兩。老君殿圯，捐資重建，易神座，獲窖金百餘萬兩。其他十萬兩以內，因土木而發者甚多。

西寺落成，大享文武官。鹽道趙廷標平日好爲詩，三桂請咏金剛。廷標口占曰：金剛本是一團泥，張拳鼓掌把人欺；你說你是硬漢子，你敢同我洗澡去？三桂大笑，亦心知其諷已也。

作白牡丹詩，記室代筆也。特示朱中丞。中丞亦乞人次韻，三桂歎賞，以爲奇才，且屬中丞更爲索和。首及李臬司，臬司謝不能，中丞強之。臬司曰：公之不能文，無異於王；我之不能文，無異於公。中丞赧然而止。

三桂有三奇物；一虎皮，一大理石，一帽頂。虎皮白章黑紋，得之寧遠，即騶虞皮也。大理石屏二，沐氏舊物也。一高六尺，山水木石，渾然天成，似元人名筆。一羞小，山巔一鶯、溪旁一虎，上下顧盼，神氣如生。帽頂大紅寶石，徑寸、長二寸許；光照數丈，炎炎如火。

六禮公出乘輦，閉行多騎馬；宮中乘女轎。應熊歸省，亦出郭迎。福金張氏，關東人，自奉儉約。嘗歎曰：昔作嫁衣裳，吾母嘗吝一紅裙；今若此，豈非命耶！應熊，張氏出。

福金貌寢而性妬，三桂頗憚之。布政司崔之瑛亦同病，常侍坐便殿，言及家事，彼此相憐。之瑛哽咽，三桂亦欷歔不已。

八面觀音與圓圓，並擅殊寵；故宗伯南昌李明睿妓也。宗伯侍兒十數輩，聲色極一時之選，而八面爲之魁。其曹四面觀音亦美姿容，亞於八面。先公會於宗伯第，見其歌舞，果尤物也。宗伯老，爲給事高安所得，以奉三桂。辛酉城破，圓圓先死，八面歸綏遠將軍蔡毓榮，四面歸征南將軍穆占。

三桂少時，曾爲毛文龍部將，入國朝，與毛氏不相聞問。浙帥李，強奪毛氏宅，毛氏無如何。一老僕素狎三桂，赴滇訴其事。三桂令李還宅，且責輸金謝毛氏。傅宗龍，亦三桂舊帥也。其子汝，視之如親兄弟。王府門禁甚嚴，汝非時出入，侍衛不敢詰。寧都曹應遴，於三桂有恩；其子孝廉傳燦游滇，三桂以十四萬金贈行。既貴不忘故舊，三事可以愧世之薄夫。

湖廣會元曹石霞，省親雲龍州返，三桂令扶督學何宏中櫬歸里，贈金三千兩，並遺宏中子千金。其以利誘士心，類如此。

自督撫以及守令，時有餽遺。袁巡撫懋功內召，程儀十萬兩。揮金如土，爲防口也。  
李巡撫天浴，嘗有疾，三桂往視曰：先生清貧，不可以口腹相累。自攜茶食往。康熙九年，中丞予告，餽贖三萬金；中丞不受，三桂亦不強也。及抵鎮遠，侍衛賈原贖以待；委之舟中，疾馳而去。

予督、撫用年家弟帖，司道用侍生帖。

朱中丞入滇之初，爲蠹役沙象德所蠱，以賄聞。又事三桂禮過，年後悟，力改前轍，遂爲所疾。

胡國柱，字擎天，號怡齋，順治甲午舉人。與夏國相、衛模、郭壯圖，皆三桂婿。吳應期，三桂姪。

吳國貴從守寧遠日，嘗力戰被傷而血不出，歸營乃仆。有老人郭某，言人休咎，往往有驗，軍中呼爲郭見鬼。先數日，募人拾石子十餘擔，人莫知其意。至是，置國貴於地仰臥，壓以石子；越二日，血出而甦。

吳國貴所將卒正甲一名、副甲五六人不等，皆以年二十以外、四十五以內者充之；非風雨，無三日不訓練。所造皮盔、皮甲、刀矢、小鉛子，皆不能入行營。如需確曰，即仰盜伐之。

馬寶，字城璧，秦人。少小時，即力敵成人。父令牧羊，有司牧者攘其羊，寶怒，斃之拳下。有司牧逮訊，寶曰：我童子也，焉能斃彼？有司見其幼，亦疑死者不由寶，置獄中，不加桎梏。先有巨盜在獄中，寶脫其械，同逸爲盜。爲人反覆，號兩張皮，狡黠善戰。唐初，有驍騎將馬三寶；人羨其勇，亦以三寶呼之。寶雖起羣盜，好與士大夫遊。次子自援，恂恂儒雅，諳韻學，有詩集行世。

韓六任，字非有。能詩，好食雄黃。

胡心水，字太乙，國柱之叔父。居京師，散財結客，專刺密事報滇。

王緒，字繼志。美丰姿，垂髮委地。溫雅如書生，及疾呼搏戰，丈八蛇矛盤旋若飛，無不辟易。

陶繼志，其年最老；部卒精銳冠諸軍。

吳三枚，三桂從弟也。滇城探丸胠篋之徒，皆以爲淵藪。

馬雄，陝西回種，僞授廣西提督懷寧公。

劉茂遐，字元初，四川諸生。劉文秀得之，以爲僞中書。將軍劉之福，即茂遐子也。

方光琛，字獻廷，明禮部尙書一藻子。城破，擒斬。

王公良，遼東賈菜傭也。初以隊長從三桂，後僞授仁威將軍。自蜀返，與先公善，

使其子爲弟子。先公嘗以反正說之，公良歎曰：我自知且暮死，顧人遇我厚，義不可負耳。大兵至，自焚死。

蹇而泰，字文定，昆明人，本邑庠生。少爲孫可望所聞；可望敗，削髮安寧虎邱寺。名著，不能匿，復入平西府。而泰博學，善談諧；三桂或盛怒，而泰微詞解之，恒水釋。在府中，專管圖籍。滇破，趙良棟攜之入都。曰此吳逆宮中賬簿也。以故諸將所擷取者皆不能匿。

王四，吳商也；恃三桂勢，在貴州所爲多不法。總督甘公理其罪，逐之出境，盡反所奪廬舍、子女；三桂勿能留也。

旗員多領資貿易，王章京以私鹽過彭澤，縣令李遙持之。三桂備極調停，鞭王一百，事乃解。

藩下甲士，嗜利無恥，其術百出。有某甲士者，叩一所識富翁門；自謂早孤，年少不諳事，欲拜翁爲父，受教誨。翁佯遜謝，而心實喜，冀藉藩下以自壯，終許之。擇日拜父，執禮甚恭，事翁若眞。翁益喜，並資給之。久之，並挈其婦來；又久之，一切所與往來之人皆至矣。翁日費不交，謝遣之，不可；哀懇厚贈，乃去。此風一開，滇城錢奴半受乾兒之累；即城外富戶，亦有墮其術者。

府廳公出，甲士衝道而行；甚且跳躍旋舞，故作狂態。先公始至，甲士狃故習；先

公怒，叱隸扑之。甲士罵曰：汝何官，敢辱藩下人？先公曰：若藩下耶？加扑十。自是，先公出，不敢無禮；或誤犯，恐多責，甚有自諱爲藩下者。

三桂父子異趨，父蓄異謀，而應熊則欲終守臣節、保全祿位，所以規諫無不至。康熙九年黃口以三桂六旬，赴真稱觴；應熊患其愆戾逆謀，使人遮之於鎮遠。三桂聞而止之，黃口中道返。反計決，遣李恕、張鑣召應熊。應熊徘徊不果，日飲泣不止。恕與鑣以其側室子世璠奔雲南。

招江西巡撫董衛國。三遣使，不返。

招甘州提督張勇。勇之在滇也，三桂待之有加禮。藩下諸少年不平，召勇食，烹蚬雜麵中戲之；勇以是怒。使至，中軍王進奮然斬使，焚書絕三桂。

徵各土司兵。滇中土酋多富於財，三桂每年勒助餉，金銀以皮盔爲量。至是；又勒助兵，土酋不堪命。

使人僞爲永曆獻骨之議，卜地營陵。又修永曆嫡母陵。王氏葬南寧三江口。先有寶城三十步許，隴山城高不及肩；三桂外築土圍，周一里許，建寢殿三楹及寢門。

平時文職官有公事謁王府，府中必具食。反之日，各官釋縛後，仍予食如舊日。一官戰慄，齒相擊，格格有聞，竟席手不能握箸。三桂聞之，笑曰：何膽薄至此耶！李梟司、劉同知，眞漢子也！

先公被執審事堂，項及手足，徧體縲綬，每夜甲士二十人張燈以守。二十三日夜寢，覺通體脫然；呼問甲士，大驚，覓鎖鈕諸物，得之褥下。

大兵逼雲南，世璠潛易祖柩；自郭壯圖數人而外，無知真骨所在者。城破後，掘逆塚，知其僞；徧求之，一日而得十三屍，盡焚而灰之。傳聞真骨瘞銅壁關外。

僞宮財物充斥，籍沒裁紙折疊小刀，多至於數庫。

三桂祖塋在關東，卜地時，形家曰：此於地理，貫不可言；所惜者，一脈三斷節耳。吳氏自吳驥以下，惟三桂以疾終，他皆非命死。說者謂是斷節之應。

滇中以瀾滄江橋爲最，李定國燒斷以拒我師，吳三桂用竹筏過兵至永昌；既逐定國，始動帑修之。



## 弁言

這本「明季荷蘭人侵據澎湖殘檔」，是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印的「明清史料」乙編、戊編裏所載紅夷檔案以及明熹宗實錄裏的紅夷資料編輯而成的。

關於紅夷的檔案，在「明清史料乙編」第七本裏載有八件，「戊編」第一本裏載有兩件。這十個文件竟有六件是殘缺不全的。我把這些文件彙攏來仔細閱讀之後，纔知道「乙編」第七本六二四頁的「澎湖平夷功次殘稿」和「戊編」第一本一—三頁的「澎湖平夷功次殘稿（一）」和「澎湖平夷功次殘稿（二）」。

又看出「戊編」第一本第三頁的「兵部題兵科抄出福建巡撫南、巡按姚會題殘稿」和「乙編」第七本六〇三—六〇七頁的「兵部題行條陳澎湖善後事宜殘稿」也是一個文件的前後兩部分；因而又把這兩件放在一起，改稱爲「兵部題行條陳澎湖善後事宜殘稿（一）」和「兵部題行條陳澎湖善後事宜殘稿（二）」。

「明清史料戊編」第一本第一頁載有「天啓紅本實錄殘葉」一頁，也是記述紅夷事情。這個「殘葉」和南京國學圖書館影印的「明實錄」第四七五冊「熹宗實錄」卷二十八天啓三年四月壬戌日下所記紅夷事完全相同。我把影印本的「熹宗實錄」略加翻閱

，隨手又抄出六個有關紅夷的文件。其中福建巡撫南居益的奏捷疏原出「兩朝從信錄」，「實錄」於天啓四年十月己亥日下用雙行小字轉錄了「兩朝從信錄」的這個奏捷疏。後面還附了「從信錄」作者的註字，敘述南撫臺發兵攻剿紅夷的經過。再將這個奏捷疏和「明清史料乙編」第七本六〇二頁所載「彭島紅夷拆城遁去殘稿」對看之下，又知道這個殘稿後面的殘缺部分恰巧見於「從信錄」的奏捷疏。換句話說，「從信錄」的奏捷疏只節錄了原本奏捷疏的最後一部分，而原本奏捷疏就是「明清史料乙編」第七本所載的「彭島紅夷拆城遁去殘稿」。因此又把這兩件放在一起，一件改稱「福建巡撫南居益奏捷疏殘稿」，一件稱爲「福建巡撫南居益奏捷疏節錄」。

在將上述幾個殘稿整理之後，又連同那些見於「熹宗實錄」的紅夷資料，按照年月次序加以排列，便能看出天啓年間中國對付紅夷侵犯的情形。現在且作一個簡略的敘述：

據天啓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實錄」所載福建巡撫商周祚的奏疏，紅夷自天啓二年六月入我澎湖，專人求市。因爲所請不遂，就駕舟騷擾福建沿海。他們雖被官兵堵截，頗有殺傷，但還要求互市。商周祚止允他們遵照舊例在咬啣吧和閩商貿易，決不許在我內地另開互市之名，並且諭令速離澎湖，不許夷舟在我汛守之地拋泊。

「實錄」雖於天啓三年四月初三日記商周祚「以紅夷違諭拆城徙舟報聞」，其

實他是受了副將張嘉策的欺罔，紅夷並未撤退；所以六月二十六日「實錄」又載商周祚的奏疏，就說紅夷背了「拆城徙舟」之約，只得速修戰守之具，準備驅逐了。

天啓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實錄」上載了南京湖廣道御史游鳳翔的奏章。游鳳翔是福建人，對於紅夷侵據澎湖和閩中所受禍害，說得非常痛切。他還附帶的參劾中左所副總兵張嘉策的欺罔撫臣，意欲遷延以成互市。兵部因此將張嘉策革職，並令查勘澎湖、中左、浯嶼、銅山各處守汛失事將領。其時福建巡撫商周祚已經卸任，新任巡撫南居益已經到職。所以同一天的「實錄」上又載有南居益的奏疏，報告紅夷仍舊據彭築城，要挾互市。他認為「羈縻之術已窮，天討之誅必加」，只有「略抽水兵之精銳五千，列艦海上，以張渡彭聲討之勢；仍分布水陸之兵，連營信地，以爲登岸豕突之防」。兵部贊成他的主張；熹宗皇帝也有聖旨，着他「督率將吏，悉心防禦，作速驅除」（俱見天啓三年九月初五日「實錄」）。

經過幾個月的準備，渡彭搗巢的計劃果然現實了。根據南居益的奏捷疏和「兩朝從信錄」的敘述，討夷舟師是從天啓四年正月裏開始出發的，接着還派遣過兩次援軍。逐步布置，到六月十五日便誓師進攻，直逼夷城。七月十一日，夷酋豎起白旗投降。十三日動手拆城，二十八日拆完，夷舟十三隻遁往東番（臺灣）。於是多年逋寇，一旦剷除。

「實錄」記南居益奏捷的奏疏在天啓四年十月十八日。奏報平夷功次和條陳彭湖善後事宜，當然都在奏捷之後。「彭湖平夷功次殘稿」首尾仍有殘缺，看不出奏報的年月。幸而「兵部題行條陳彭湖善後事宜」的兩個「殘稿」拼湊起來却完全了，知道是在天啓五年四、五月間辦的。足見紅夷一案，在天啓五年五月應告結束了。那知並未結束。原來太監魏忠賢恨南居益疏中無一字歸美於他，而勘功按臣姚應嘉又未稱頌一語，他便把這次平夷的將吏功次一概抹殺，連所陳彭湖善後諸款也都擱置未行。直到魏闖失敗，南居益起爲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纔在崇禎二年三月間再陳閩事始末，由兵部題請叙功，了却紅夷一案。南居益的「謹陳閩事始末疏」是從「兵部題行彭湖捷功殘稿」裏面抽出來的；因爲先看了這個奏疏，再讀彭湖捷功的兵部題稿，頭緒較爲清楚。

以上出自「明清史料」和「熹宗實錄」的十四個文件，是關於天啓年間荷蘭人侵據彭湖的事實。此外，還有崇禎七年的四個文件，都是從「明清史料乙編」第七本抄出來的。現在也把這四個文件的內容提出要點：

先是，福建巡撫鄒維璉咨照兵部說：紅夷初犯南澳、攻中左，繼窺海澄、圍銅山，他一聞警報，就檄調鄭芝龍等帶領舟師進剿，前後生擒紅夷一百多名。先將偽出海王一名和夷目十三名檻送京師，餘夷暫收閩獄，且待春和起解，或卽就近正法

。這批俘虜送到之後，兵部隨於崇禎七年正月初七日將夷酋呷吧咩吧咩等十四名發交巡捕提督衙門監固，初八日題請擇吉獻俘。初十日奉聖旨批准了。

福建巡撫鄒維璉和巡按路振飛又曾爲守備傅元功剿夷陣亡，合疏請卹。據稱：崇禎六年九月初六日，陸鰲守備傅元功在古雷吉釣灣與紅夷作戰，初獲勝利，繼被銃斃。他們認爲這樣奮不顧身的人，應當優卹。結果由兵部於崇禎七年正月十一日題請褒贈參將職銜。二十五日奉旨照准。

最後一件是兵部於崇禎七年六月間覆議福建巡撫路振飛題報紅夷突犯南澳、泉南等處，確查失事情形的題行稿。據福建各級官員逐層的勘報：紅夷於崇禎六年六月初一日進犯南澳。相持到初六日，我船被焚十隻，我兵僅焚夷哨船六隻，把總范汝樛被彈打傷，目兵死了十七人。防守南澳的副總兵程應麟不但不據實報警，反而飾功冒賞。六月初七日，夷船突入中左。中左是游擊張永產的汛地。其時游擊鄭芝龍方從廣東剿寇回閩，閣船燻洗，張永產也在泉州料理會剿船械，不意紅夷猝至，兵船被燒掉十五隻。他們都因此受到降級的處分，戴罪圖功。七月初八日，夷船復犯中左。張永產應兵抵禦，乘勝窮追。後來還與鄭芝龍獲得料羅大捷，建有殊功。而漳屬備總韓登壇等，或斬夷級，或焚夷舟，或擒活夷，也各有所表現。只是程應麟無功可贖。因此兵部議將程應麟革職，張永產、鄭芝龍復其原銜，韓登壇等量行

## 紀錄。奉旨允准。

綜觀上述三個片段的事實，足見崇禎六年，紅夷又曾騷擾漳泉。可惜資料不全，不知料羅大捷發生在這年幾月，戰況如何。更不知巡撫鄒維璉所稱生擒的一百多名紅夷，是否料羅大捷的成果。

「明史」「和蘭傳」對於明季荷蘭人和中國的關係有一個較為完整的敘述，所以取爲本書的「附錄」。傳中所記萬曆三十二年紅夷初據澎湖事，大概是以張燮「東西洋考」卷六「紅毛番」爲藍本的。此文已見本叢刊第一一九種「諸蕃志」的「附錄」。沈德符「野獲編」卷三〇也有「紅毛夷」一則，述及萬曆年間紅夷謀通貢市的事情。「東西洋考」卷八「稅璫考」中又有一段記載稅使高竄謀納紅夷通市的事情。這兩個敘述都可供參考，所以也附錄在本書之後。沈有容往諭夷酋事，本叢刊第五六種「閩海贈言」卷二載有陳學伊作「諭西夷記」、李光縉作「却西番記」和池浴德作「懷音記」，都是寫得有聲有色的文章，尤其值得參閱。除上述這些文字外，關於萬曆時期的紅夷交涉就沒有更原始的資料足供參證了。

「和蘭傳」記天啓年間紅毛番侵據澎湖事頗有錯誤。傳謂「天啓三年，果毀其城，移舟去」；這是誤信了「實錄」所記巡撫商周祚「以紅夷遵諭拆城徙舟報聞」的緣故。其實紅夷並未在這年撤離彭島。傳又謂天啓四年南居益遣軍攻剿，紅夷退去，「獨渠師

高文律等十二人據高樓自守，諸將破擒之，獻俘於朝」。參以本書所輯資料，此說似有疑問。

按「熹宗實錄」天啓四年十月己亥日下轉錄「兩朝從信錄」敘述彭島攻剿紅夷之文，謂豎白旗請降的夷酋名叫「牛文來律」。又謂紅夷被迫拆城，於「舊高文律所居」的大樓不忍拆毀。足見這座大樓是高文律舊日住過的，不是拆城之時高文律等據城自守。據南居益「謹陳閩事始末疏」，夷酋高文律是在攻剿彭湖之前被擒於廈門港口的。南巡撫曾具疏以聞，謂「俟蕩平之日，俘解闕下」。彭島既平，果將高文律等解京，熹宗皇帝還「祭告郊廟，御門受俘，刑高文律等於西市，傳首各邊，以昭示天下」。

「和蘭傳」說到崇禎時期的紅夷事情，對於崇禎六年紅夷之犯漳泉、巡撫鄒維璉之獻俘京師以及鄭芝龍、張永產的料羅大捷，都沒有詳晰的敘述，只籠統的說了一句「崇禎中爲鄭芝龍所破，不敢窺內地者數年」。未免失之簡略。

不僅「和蘭傳」有舛誤略漏之處，就是「明史」裏的南居益、沈有容、鄒維璉、路振飛等傳，關於夷事也都記得簡單。這本以荷蘭人侵據澎湖爲中心的史料集倒有相當的價值；可惜缺了萬曆年間紅夷初據澎湖的原始資料，而現存天啓、崇禎時的文件又多殘缺不全。因此，這本書被題爲「明季荷蘭人侵據澎湖殘檔」。（百吉）





# 明季荷蘭人侵據澎湖殘檔

福建巡撫商周祚奏（天啓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紅夷自六月入我澎湖，專人求市，辭尙恭順。及見所請不允，突駕五舟犯我六敖。六敖逼近漳浦，勢甚岌岌。該道程再伊、副總兵張嘉策多方捍禦。把總劉英用計沈其一艇，俘斬十餘名。賊遂不敢復窺銅山，放舟外洋，拋泊舊浯嶼。此地離中左所僅一潮之水。中左所爲同安、海澄門戶，洋商聚集於海澄，夷人垂涎。又因奸民勾引，蓄謀并力，遂犯中左，盤據內港，無日不搏戰。又登岸攻古浪嶼，燒洋商黃金房屋船隻。已遂入泊圭嶼，直窺海澄。我兵內外夾攻，夷驚擾而逃。已復入廈門，入曾家澳，皆即時堵截，頗被官兵殺傷。進無所掠，退無所冀，於是遣人請罪，仍復求市。蓋雖無內地互市之例，而閩商給引販咬啣吧者，原未嘗不與該夷交易。今計止遵舊例，給發前引原販彼地舊商，仍往咬啣吧市販，不許在我內地另開互市之名，諭令速離澎湖，揚帆歸國。如彼必以候信爲辭，亦須退出海外別港以候。但不係我汛守之地，聽其擇便拋泊。惟嚴防要害，內固吾圉，倣北地清野之法，收斂人畜，伺其侵犯，或乘下艇，或誘登岸，以計擒之。如彼奉約無擾，我但治以不治。

詔兵部：看議來說。

——錄自「明實錄」第四七四冊「熹宗實錄」卷二五。

天啓紅本實錄殘葉（卷三十三第六葉）

（天啓三年四月）壬戌（初三日），巡撫福建右僉都御史商周祚以紅夷遵諭拆城徙舟報聞，命該部知之。

按紅毛夷者，乃西南和蘭國遠夷，從來不通中國；惟閩商每歲給引販大泥國及咬啣吧，該夷就彼地轉販。萬曆甲辰（三十二年），有姦民潘秀賈大泥國，勾引以來，據澎湖求市。中國不許，第令仍舊於大泥貿易。嗣因途遠，商船去者絕少；即給領該澳文引者，或貪路近利多，陰販呂宋。夷滋怨望，疑呂宋之截留其賈船也，大發夷衆，先攻呂宋，復攻香山澳，俱爲所敗，不敢歸國；遂流突閩海，城澎湖而據之，辭曰自衛，實爲要挾求市之計。然此夷所恃巨艦大砲，便於水而不便於陸，又其志不過貪漢財物耳，即要挾無所得，漸有悔心。諸將懼禍者，復以互市餌之，俾拆城遠徙。故弭耳聽命，實未嘗一大創之也。

——錄自「明清史料戊編」第一本第一頁。

巡撫福建侯代商周祚奏（天啓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紅夷久據彭湖，臣行南路副總兵張嘉策節次禁諭。所約拆城徙舟及不許動內地一草一木者，今皆背之。犬羊之性，不可以常理測。臣姑差官齎牌責其背約，嚴行驅逐。如夷悍不聽命，順逆之情，判於茲矣。惟有速修戰守之具以保萬全，或移會粵中出奇夾擊。但師行糧從，無餉則無兵。去年泉漳及南澳增兵造船，費餉累萬，皆布政司那借別項錢糧以應。近復加造大船大銃，又檄該司借支一萬兩，分發漳泉二府。乃彼中道府，且以新兵枵腹，亟請發帑，而司帑已告匱矣。臣與司道各官再加面議，惟布政司西庫貯有存積兵餉，原備地方緩急，非奉明旨不敢擅動。若以地方積貯之金錢，供地方燃眉之支用，知非皇上之所靳也。

上以紅夷久住，着巡撫官督率將吏，設法撫諭驅逐，毋致生患。兵餉等事，聽便宜行。

——錄自「明實錄」第四七六冊「熹宗實錄」卷三〇。

### 南京湖廣道御史游鳳翔奏（天啓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臣閩人也。閩自紅夷入犯，就彭湖築城，脅我互市。及中左所登岸，被我擒斬數千人，乃以講和愚我，以回帆拆城緩我，今將一年矣。非惟船不同，城不拆，且來者日多。擒我洋船六百餘人，日給米，督令搬石，砌築禮拜寺於城中。進足以攻，退足以守，儼然一敵國矣。

昔宋理宗時，蒙古以玉帶賂呂文德，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文德許之，爲請於朝，開榷場，外通互市，內築堡壁。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至度宗時，蒙古阿木駐馬虎頭山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未幾而襄陽失，東南半壁之天下遂不可支。此往事之明鑑也。

今彭湖盈盈一水，去興化一日水程，去漳、泉二郡只四、五十里。於此互市，而且因山爲城，據海爲池，可不爲之寒心哉？且閩以魚船爲利，往浙、往粵，市溫、潮米穀，又不知幾十萬石；今夷據中流，魚船不通，米價騰貴，可虞一也。漳、泉二府負海居民，專以給引通夷爲生，往回道經彭湖；今格於紅夷，內不敢出，外不敢歸，無籍雄有力之徒，不能坐而待斃，勢必以通屬夷者轉通紅夷，恐從此而內地皆盜，可虞二也。臣鄉自被倭殘破，收復之後，凡要害之處皆設武弁，欽依與名色相間葢置，今不知何故，自各道中軍以及名色把總盡改題爲欽依，一省之內，增至三十員欽依，則必增廩糧、柴馬、輿皂、家丁，所占役冒濫又不知若干。至各道中軍，但每月投文發放，無兵可練，安用此輩？名器太濫，供應太繁，勢必公私俱困，可虞三也。

又言總兵徐一鳴冒矢石督戰，中左所副總兵張嘉策閉城自守，不肯應援。身不至海上，詭言紅夷恭順，欺罔舊撫。甚有言其通夷，必欲遷延以成互市，如呂文德受帶故事者。乞勅兵部議處。

疏下兵部，隨覆：張嘉策先行革職，聽本處撫按提問。縱敵觀望，不止一嘉策，澎湖、中左、浯嶼、銅山各處守汛失事將領，並爲查勘。其占據情形，已奉明旨相機驅剿，必不容一日薦居，爲腹心之疾，是在撫臣督率而力行之。至於欽依把總，濫名器，煩供應，臣部方欲遵舊制，請停止，無容更議也。上是之。

（同日），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南居益疏劾南路副將嘉策蓄縮不堪，所當革任。閩海利害，惟閩人能諳，乞於俞咨臬、陳文揚二人內推一人代之。章下所司。

——錄自「明實錄」第四七七冊「熹宗實錄」卷三二。

### 福建巡撫南居益又奏（天啓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入境以來，有紅夷船六隻見泊風櫃仔。隨又有五舟自咬啣吧來，直入風櫃仔，共十  
一隻。所據客商，仍舊輪撥修城。而後至之夷，狀貌愈險。比前俛首受命之時，局又變  
矣。

又據千總陳士瑛稟稱：蒙差同洋商黃合與二船往咬啣吧宣諭，至三角嶼遇夷船四隻，稱咬啣吧王已往阿南國去，未得回文。又發夾板船五隻，直抵澎湖，要來互市。黃合與力止不允，撥番七名，將二船同夷船齊進大泥。瑛等謁大泥王。大泥會稱：「咬啣吧會各處弔回夾板船，要往澎湖，若不允市，必動干戈」。蓋阿南卽紅夷國，而咬啣吧、大泥皆番種結連，情形昭然可觀。若是，則狡夷之反覆必不可以理諭，互市之要求必不

可以苟從。而彼方依大海波濤之險，挾巨銃堅舟之利，盤據以築城，勾連以內向。而我積衰之兵、不完之器，汪洋澎湃之中，一彼一此，能操其必勝乎？

雖然，羈縻之術已窮，天討之誅必加。申明大義，獎率三軍，就見在營寨之兵，聊爲戰守之具。檄行各道將，略抽水兵之精銳五千，列艦海上，以張渡彭聲討之勢。仍分布水陸之兵，連營信地，以爲登岸豕突之防。第濱海數千里之長，額兵不及二萬，額餉僅三十二萬有奇，內又奉什一節省二萬二千零解充遼餉，奈何免捉襟露肘之虞？無已，於什一節省之數，還其故物，以備軍需。

部覆：如所請。

——錄自「明實錄」第四七七冊「熹宗實錄」卷三一。

### 兵部覆福建巡撫南居益疏（天啓三年九月初五日）

紅毛一種，前撫臣商周祚殫心籌劃，業已頰首就降，指天說誓，自謂拆城遠徙，而何彭城之修築如故？且據續到夷船，露其要挾勾連之狀，則互市之詞詭而不可信矣。惟是夷性最黠，明則奪我商賈，而陰或購我奸人。既斷糴船、市舶於諸洋，將勾日本、大泥於近地。寧可嚮邇乎？但武備積弛，兵食難措。該撫欲嚴營寨以覈軍實，列舟師以振軍聲，而又連營水陸以防衝突。祇因見在之兵馬爲調度，殊省非例徵求，更請存本省節



奉此，依奉該本道看得：紅夷三載之間，精神氣力，悉聚於澎湖，實欲偪□此土，以爲香山澳之續，而頗輕內地，意以爲必不能與之爭。及我師飛渡，前後相望，膽已暗落於帆幟，所以躊躇遷延，不卽鼠奔喙息者，猶以爲習風濤、冒險阻，不過一偏裨能，而大將未必輕往也。四月之後，俞副將、劉遊擊慷慨誓師，攜手鼓楫，軸艫脚尾，旌旗掩濤。彼已相顧駭愕，舉向日之留戀幾望，以爲萬不可得之於窟穴者，一旦蕩爲冷風，灰心於黑水之墟矣。據前後檄報：白旗願降，則七月十一日事也。先從西北起拆銃城，則十三日事也。直抵高文律所居，盡毀門樓，則二十八日事也。而夷舟十三隻所爲望之如山阜、觸之如鐵石者，卽於是日遠遁，寄泊東番瑤波碧浪之中，暫假遊魂出沒，不足問也。是役也，不折一矢，不缺一刃，徒以命將出師，聲靈遐邇，能使數年逋寇，一旦驚逃，海波不揚，邊鄙無聳，視彼功成而骨爲枯、虜滅而水盡赤者，不啻倍之。向非本院排衆議於紛紜，獨建渡彭之策，運神機於幃幄，屢盡推轂之奇，何以能慕奏膚功，復祖宗百年疆土，弘敷遠略，舒廟堂宵旰焦勞，有如今日者哉等因呈詳到職。

據此該職看得紅夷之睥睨澎湖，自韋麻郎始，非一日矣。彼時賴良將講懾，猶能以三寸舌立功。而此番到彭，則會長不止一人，番衆且以千數。築城據勝，實懷久假之心；薦食啓疆，每作橫歛之勢。海天風雨，盡染鯨氛，閩越山川，幾成腥界。安危所係，寧惟半壁藩籬？強弱攸關，幾累靈長社稷。所幸□□□□，將吏同心，共擊揖於中流，



必滅（下缺）……。

——錄自「明清史料乙編」第七本六〇二頁。

### 福建巡撫南居益奏捷疏節錄

「熹宗舊紀」：是月己亥（天啓四年十月十八日），福建官兵破走紅夷，搗其巢，獻俘。而此番到澎湖，則酋長不止一人，番衆且以千數，築城據勝，實懷久假之心；薦食啓疆，每作橫歛之勢。海天風雨，盡染鯨氛；閩越山川，幾成腥界。安危所係，寧惟半壁藩籬？疆弱攸關，幾累靈長社稷。所幸廟靈默佑，將吏同心，共擊楫於中流，必滅此而朝食。往年中左之役，業半盡於殲俘；此日澎湖之師，遂全收夫掃蕩。壓纍而營者三閱月，固知釜有游魚；毀城而遁者十餘艘，已見穴無伏鼠。稍開一面，見天地之包荒；恢復寸疆，亦山河之增壯。蓋惟皇威赫震，神武丕揚，密勿定九伐之謨，樞府佐六師之命；臣等勉承重寄，幸効微勞。銷鋒鏑於中興，願爲箠矢；慰曩旒之南顧，敢作蓬蔂。謹露布以馳聞，知天顏之有喜也。

紅夷之睥睨澎湖，自韋麻郎始，非一日矣。彼時賴良將講懾，猶能以三寸舌立功。而此番到澎湖，則酋長不止一人，番衆且以千數，築城據勝，實懷久假之心；薦食啓疆，每作橫歛之勢。海天風雨，盡染鯨氛；閩越山川，幾成腥界。安危所係，寧惟半壁藩籬？疆弱攸關，幾累靈長社稷。所幸廟靈默佑，將吏同心，共擊楫於中流，必滅此而朝食。往年中左之役，業半盡於殲俘；此日澎湖之師，遂全收夫掃蕩。壓纍而營者三閱月，固知釜有游魚；毀城而遁者十餘艘，已見穴無伏鼠。稍開一面，見天地之包荒；恢復寸疆，亦山河之增壯。蓋惟皇威赫震，神武丕揚，密勿定九伐之謨，樞府佐六師之命；臣等勉承重寄，幸効微勞。銷鋒鏑於中興，願爲箠矢；慰曩旒之南顧，敢作蓬蔂。謹露布以馳聞，知天顏之有喜也。

註：閩久受夷患。但向來飄泊海上，挾市搶掠，猶可追逐。惟據彭島築城，三載以來，進退

有恃。兼以澎湖風濤洶湧難戰，官兵憚涉。雖有中左之創，夷無退志。於是南撫臺力主渡彭搗巢之舉。移會漳泉，募兵買船。選委守備王夢熊諸將士，開駕於天啓四年正月初二日。蘇吉貝突入嶺海港，且擊且築，壘一石城爲營。屢出奮攻，各有斬獲。夷退守風櫃一城。是月，南院發二次策應舟師，委加銜都司顧思忠等統領至澎湖嶺海會齊。嗣是攻打處虛，而夷猶然不去。南軍門慮師老財匱，於四月內又行巡海道親歷海上，會同漳泉二道督發第三次策應舟師。委海道孫國禎督同水標劉遊擊、澎湖把總洪際元、洪應斗，駕船於五月二十八日到娘媽官前，相度夷城地勢。風櫃三面臨海，惟蔣上嶼一線可通。掘斷深溝，夷舟列守。宜先攻舟後攻城，舟不可泊，城必不能守矣。遂於六月十五日誓師進攻。夷恐羈留商民內應，盡數放還。適南軍門又授方略，齎火藥、火器接應。卽日運火銃登陸。令守備王夢熊等直趨中墩札營，分布要害，絕其汲道，禦其登岸，擊其銃城夷舟。又令把總洪際元等移策應兵船泊嶺海營前海面，直逼夷船，候風水陸齊進。七月初二日，夷計無復之，令夷目同通事赴嶺海營面見，求開一路。孫海道同劉遊擊嚴責夷目，回催速還信地，遲則攻剿無遺。初三日，我兵直逼夷城。改分兵三路齊進，而夷恐甚。牛文來律隨堅白旂，差通事同夷目至娘媽官哀稟：『牛文來律率咬啞吧王差齋公文赴投本院，並無作歹，乞緩進師，容運糧上船，卽拆城還』。孫海道恐攻急彼必死鬪，不如先復信地、一網盡之爲穩，姑許之。夷果於十三日拆城，運米下船。止東門大樓三層爲齋高文律所居，尙留戀不忍。乃督王夢熊等直抵風櫃，盡行拆毀。夷船十三隻俱向東番遁去。我師犄角札營，防其復回，並議酌善後事宜。

是役也，同心戮力諸臣則有按臣喬□□、左右布政游漢龍、陸完學、廉使朱身修、參政朱一

馮、副使高登龍、參政孫國禎、沈珣、楊松幹、□使沈萃禎、桂紹龍、胡爾慥、僉事葛寅亮、知府潘師道、□□趙紆、何舜齡、推官林棟隆、簡欽文、知縣李燦然、楊廷詔、劉斯淶、陳以瑞等，武臣則有鎮守副總兵謝弘儀、南路副總兵俞咨臯、遊擊劉應龍、都僉李應山、參將陳文煬、遊擊鄭嘉謨、都僉吳從質、彭湖把總洪際元、把總洪應斗、守備王夢熊、坐營張虎臣、把總陳營等，所宜分別功次陞賞，以慰效力疆場者也。

計解生夷十二名：酋長高文律等，酋目而論那等。

——錄自「明實錄」第四八二冊「熹宗實錄」卷四七。

### 彭湖平夷功次殘稿（一）

（上缺）五慎，投繯春征柳浪，揚塵令肅花營；都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吳從質，草檄雲流盾鼻，雍容風凜戰牙，勞著獻俘，勳垂專閫；彭湖把總洪際元，志挽天河，身凌雪浪，直向蛟螭搗穴，□稱虎豹當關；水標左右翼把總洪應斗，手橫短槊搖邊，夜枕長戈待敵，蜂屯遠徙，駿績高標；加銜名色守備王夢熊，虎穴初探，鯨氛竟掃，渾身是子龍之膽，填胸皆小范之兵；總鎮標下坐營張虎臣，英姿赤箭，偉略青萍，從征已著助勞，任令克稱嚴翼；名色把總陳榮，誓死殲夷，捐生報國，馬革無慙烈士，鴻恩應澤後人；名色把總葉大經，賈勇無前，蹶張敢戰，築壘身先部曲，驅夷聲震島中；軍門標下旗

鼓守備程應璋，凌雲偉幹，淬水雄鋒，龍光樞贊中權，豹略威宣外海；標下中軍今陞南日寨把總歐陽瑞會，承家夙暢詩書，拊卒能同甘苦，出奇斃敵，奏績恬波；標下中軍福州左衛指揮同知雍鑾，滿腹精神，一腔忠義，懋烈丕昭海嶠，訐謨應寄千城；總兵標下紅廠營把總高躍，桓桓雅度，赳赳英姿，從征海嶼馳驅，超距師干振奮；總兵標下旗鼓守備陳國祥，兵書夙習，帥令能宜，兩年中左隨征，一旦彭湖息浪；軍門標下聽用官鎮東衛副千戶吳堯縉，陰符領祕，鈴閣宣勞，奉公不避鯨濤，戮力同平蟻穴；南路中軍名色把總蘇大任，飛帆直抵賊巢，鳴劍嚴敷將令，甘分卒伍，威逐夷鯨；加銜都司顧思忠，敏利青萍，沉雄黃石，海外機宜曉暢，師中號令嚴明；標下贊畫生員陳則賡，夙負鴻猷，敢嘗虎口，雅抱不輕投筆，長籌預定止戈。他如名色把總陳文燦、張國輔、楊應魁、朱樑、宋九龍、劉世燿、謝日昇、方升、郭泰、聽用官魏德、蔡宇、蔡輝、蔡及泉、周瑞、黃龍安、謝廷、張維綱、吳若、李國輔、張懋德、旗牌官黃金章、馬猶龍、何開勳、哨官李大鼎、呂應魁、陳賢、蔡應世、趙元相、蔡春、李惠廷、蔡君及、李耀、鍾堯寵、張義、王進、王應元、林一德、吳建業、吳祥、孔志高、王應龍、李守倫、陳國猷、掌號官張道用、捕盜王仕俊等，久歷戎行之苦，共襄驅逐之功，所當一體叙錄行賞，以示激勸。內如都司吳從質，借箸畫三驅之策，獻俘躬萬里之勞，已最專符，堪撐半壁；遊擊鄭嘉謨，鷹揚奇略，虎視雄威，策後勁以驅夷，贊中樞而掣海；坐營張虎臣，

火攻標擒斬之助，水擊贊犁平之力，隨征獨苦，計績猶多；中軍官雍鑾，鏃矢雄能飲羽，丸泥畫可封關，勞苦從征，雍容制勝；所當加陞一級，以勸賢勞者也。名色守備王夢熊，初渡彭湖，不日成城制敵，長征孤島，經年茹草驅夷，櫛風沐雨勤劬，出鬼入神計畫，逼蛟氛而增奮，振虎旅以奏功；把總陳榮、葉大經，左右宣勤，晨宵匪懈，均歷飢風之患，贊成却虜之勳；除陳榮已故，亟宜優恤，王夢熊、葉大經所當實授職銜，俾鎮彭島，以示酬功者也。書吏張際亨、寫本揭吏吳壘、林國楹、張懋默，查凡報邊倭等功，例有叙及；際亨等從征出海，既辛苦之備嘗，旁午供書，尤拮据之可憫，乞循前例，准與賞勞。

至前任撫院商都御史，當夷氛乍揚，我師未集，難以烏合抗鯨吞，故不得不先諭而除剿。況夷求市爲名，或天恩之所可宥。及夷據彭以請，則國法之所難容。舊撫恩□先後之著，實得撫剿迭用之權。但中途解任，勦局雖見於銅山之俘，而敷施未竟。今撫院爲□□□□□□□□□□□□□□□□鬱勞臣（中缺）勝，摧鋒破敵之勳，則有事彌久而論惟定者（以下與「澎湖平夷功次殘稿二」相銜接）。

——錄自「明清史料乙編」第七本六二四頁。

### 澎湖平夷功次殘稿（二）

(上缺) 武將吏奇收八克，功奏萬全，已(約缺十二字)蒙仰府覆查，而當時運籌決勝，摧鋒破敵之勳，則有事彌久而論惟定者；此皆上臺經文緯武，安夏攘夷，屹砥柱以廻瀾，衽上奠八閩蒼赤，挽天河而洗甲，掌中靖萬里烽烟，績懋錫第，功高圖閣，卑府陞伏下僚，何敢僭爲之頌。惟福州府知府今陞河南副使潘師道，運籌兵甲填胸，禦侮風雷在握，泉州府知府沈翹楚，善後慮周綢繆，保安思徹鞏石；漳州府海防同知趙紓，雄謀水火皆兵，勁氣旌旗生色；泉州府海防同知何舜齡，籌海目空夷虜，折衝胸富韜鈴；漳州府推官今行取林棟隆，壯氣直冲牛斗，雄才立靖鯨波；泉州府推官簡欽文，運籌萬里銷氛，裕餉三軍鼓腹；同安縣知縣李燦然、龍溪縣知縣楊廷詔、海澄縣知縣劉斯球、漳浦縣知縣陳以瑞、輓輸萬竈騰權，經濟八閩安堵；原任福浙總兵官今調廣東謝弘儀、原任副總兵今陞福浙總兵俞咨臯，身似長城，目無勍敵，運火攻於水陣，一搗而鯨穴皆空，妙武緯以文經，九天之鷹揚堪奮；原任水標遊擊今陞南路參將劉應龍，奇謀前席借籌，戮力渾身是膽；原任都司僉書管南日寨事今陞泉南遊擊車應山，撫土情同甘苦，禦夷力有擔當；原任參將陳文煬，填胸素裕龍韜，破浪直清蛟窟；標下遊擊鄭嘉謨、都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吳從質，衝波風靖長鯨，撫劍名符短鷁；澎湖遊把總洪際元、水標左右翼把總洪應斗、加銜名色守備王夢熊，投醪貔虎歸心，擊楫鯨鯢喪膽；總兵標下坐營張虎臣，撫劍風生四座，衝波電掃千夷；把總葉大經、標下旗鼓守備程應璋、原任

標下副中軍今陞南日寨把總歐陽瑞會、福州左衛指揮同知雍鑾、總兵標下紅廠營把總高躍、旗鼓守備陳國祥、軍門標下聽用官鎮東衛千戶吳堯縉、加銜都司顧思忠，摧鋒胸具甲兵，擊楫氣吞溟渤；南路中軍把總蘇大任，縱橫壁壘改觀，指顧烽烟淨掃；軍門標下贊畫生員陳則賡，才堪倚馬，技可剗犀；他如把總陳文燦、張國輔、楊應魁、朱樑、宋九龍、劉世燿、謝日昇、方升、郭泰、聽用官魏德、蔡宇、蔡輝、蔡及泉、周瑞、黃龍安、謝廷、張維綱、吳若、李國輔、張懋德、旗牌官黃金章、馬猶龍、何開勳、哨官李大鼎、呂應魁、陳賢、蔡應世、趙元相、蔡春、李惠廷、蔡君及、李耀、鍾堯寵、張義、王進、王應元、林一德、吳建業、吳祥、孔志高、王應龍、李守倫、陳國猷、掌號官張道用、捕盜王士俊、循職各任勤勞，竭力均圖報效，所當一體甄錄，以俟區別叙用者也。於內銅山俘獲夷酋而論那等十六名，前蒙本撫院備述前撫院之功，正見善則稱人，功不必自己出盛心也等因到道。

該本道看得：狡夷犯順，占據澎湖，名爲求市，大肆焚劫。自天啓二年發難以來，洋販不通，海運梗塞，漳、泉諸郡已坐困矣，而又加以亡命嘯聚，勾引嚮導，料羅、古雷各地方，夷實逼處，失事屢告，致廬廟堂南顧之憂，此全閩一大患害也。先是前撫院商都御史胥且焦勞，諭剿互用。時則有銅山俘獲而論那等一十六名，進剿之功已自可見，原非專用諭也，天啓三年，撫院南都御史節鉞撫臨，力任剪滅，不數月而親駕舟，周

巡海上，凡險要去處可爲設伏用奇及火攻、水戰者，晰如指掌，會今任總兵俞咨臬受副將之命，於是悉以剿夷專任之，而日與守道朱一馮、海道孫國禎、總兵謝弘儀、同知趙紆、何舜齡、推官林棟隆、知縣李燦然等密計攻剿。遂於本年十一月焚夷巨艦一隻，生擒酋長高文律等五十二名，斬首八顆，其夷衆死於海濤及鎗重沉溺者俱無算。已乃主渡彭之策，檄副將俞咨臬、遊擊劉應龍尅期出海，而海道孫國禎特馳赴中左，會泉、漳兩道督發糧餉，調抽精銳，以促之行。蒙前按院喬御史申嚴接濟，更疏飭玩儒，將吏無不人人兢奮。天啓四年五月初七日，俞副將、劉遊擊到彭。初九日，繇龍文港南太武大墩直抵暗澳，相度形勢，並偵夷動靜，議先攻夷舟，次攻夷城，移火礮伏娘媽宮前一帶山岡。又料理火舟，密布如柵，風櫃、案山、蒔上澳等處，四面皆王師，樵汲俱絕。夷始驚怖，搖尾乞憐，搏顙歸命，拆城遁徙。是役也，曾無亡矢遺鏃之費，血刃膏野之慘，而澎湖信地，仍歸版圖，海洋商漁，晏然復業。此固仰藉宗社之靈，乃本撫院正氣參天，殊勛揭日，措全閩於泰山之安，結前撫兩年拮据之局。於都哉！光昭鼎彝，佇膺封爵，職以管窺，媿未能揄揚於萬一也！維時方岳劬勩，望崇節鉞，則有左布政使陸完學、陞任左布政使游漢龍；綱紀振肅，績最金湯，則有按察使朱身脩；文武爲憲，安攘兼資，則有分守福寧道參政朱一馮、巡海道參政孫國禎、原任海道副使高登龍、分巡漳南道參政沈珣、督理糧餉道副使桂紹龍、分巡興泉道參政楊公翰、屯鹽帶管巡海道僉事葛



寅亮。若陞任福州府知府潘師道、漳州府海防同知趙紆、泉州府海防同知何舜齡、漳州府推官今行取林棟隆、泉州府推官簡欽文、同安縣知縣今行取李燦然、龍溪縣知縣今行取楊廷詔、漳浦縣知縣今行取陳以瑞、海澄縣知縣劉斯球，或首郡而周桑土之謀，或防海而掃鯨鯢之窟，或明刑而饒黃石之奇，或固圉而兼轉餉之績，均應表揚，以俟優異者也。又大將專征，沉涵整暇，則有原任總兵謝弘儀；世傳忠義，謀略冠軍，則有副總兵管南路事今陞總兵俞咨臯；親冒矢石，氣壯山河，則有水標遊擊今陞參將劉應龍。若標下原任參將陳文煬、都司掌印吳從贊、標下遊擊鄭嘉謨、都司僉書管南日寨事車應山，或從征而徧歷鯨波，或獻俘而親趨螭陛，或奮水擊而組練三千，或署泉南而長城百二，均應紀叙，以冀殊恩者也。至如加銜守備王夢龍、澎湖把總洪際元、水標把總洪應斗、總鎮標下坐營張虎臣、把總陳榮、葉大經、軍門贊畫陳則賡，擐甲奮先登之勇，珥筆參樽俎之籌；標下旗鼓守備程應璋、標下副中軍歐陽瑞曾、福州左衛指揮雍鑾、總兵標下把總高躍、總兵標下旗鼓守備陳國祥、加銜都司顧恩忠、標下聽用千戶吳堯縉、南路中軍把總蘇大任，枕戈氣欲吞夷，擊楫心懷報國，勞勩可嘉，叙錄宜亟。又把總則陳文燦、張國輔、楊應魁、朱樑、宋九龍、劉世耀、謝日昇、方升、郭泰，聽用則魏德、蔡宇、蔡輝、蔡及泉、周瑞、黃龍安、謝廷、張維綱、吳若、李國輔、張懋德，旗牌官則黃金章、馬猶龍、何開勳，哨官則李大鼎。呂應魁、陳賢、蔡應世、趙元相、蔡春、李惠

廷、蔡君及、李耀、鍾堯寵、張義、王進、王應元、林一德、吳建業、吳祥、孔志高、王應龍、李守倫、陳國猷，掌號官則張道用、捕盜王仕俟，書吏則張際亨、寫本揭吏吳壩、林國楹、張懋默，既有成勞，均難泯沒。又把總丁讚赴鬪陣亡，把總陳榮勳事野死，相應分別賞恤，以慰忠魂。至如職者，叨守漳南，幸逢盛事，媿無微勞，不敢自叙。漳州府知府汪康謠、泉州府知府沈翹楚，稽其履任雖在夷平之後，然而真品真才、實心實政，目今善後事宜，全藉兩府正官拮据料理，特爲表出，仰候酌詳。其他非奉撫院題疏有名，不敢概及也。再照平倭功次，查會典開載與虜功相等。今紅夷占據澎湖信地，而將吏仰奉天威，提兵過海，迅掃長驅，地方不致被禍，功已奇矣。比照平倭功次，委與相符。備移手本到司，煩爲覆覈轉詳等因。

准此，又准分巡興泉道右參政兼僉事楊公翰關行，據泉州府呈詳覆勘功次緣繇到道，隨該本道看得：澎湖爲漳、泉門戶，實閩南要地也。自紅夷竊據以來，堅城列銃，盤踞雄崖，巨艦利兵游移內地，商漁舉遭荼毒，村落相顧驚逃，疆宇民情，已岌岌乎有動搖之勢矣。幸賴撫院壯猷夙閑，成算蚤定，誓不與之假易，乃決意於剿除，身歷橫海之衝，周覽要害之地，治兵選將，督促渡彭，三師疊進（約缺七字）覘，數月攻圍，勢逼鬪穴之豺虎，計窮氣奮（約缺六字）久狃而忽摧，危疆幾失而復得。維時周（約缺六字）者海道孫國禎、帶管分巡興泉（下缺）。

兵部題行「條陳彭湖善後事宜」殘稿（一）

（天啓五年四月十五日通抄，五月初九日行）

太子太保兵部尙書臣趙等謹題爲條陳彭湖善後事宜、以固邊圉、以垂永利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福建巡撫南會同福建巡按姚應嘉題內稱：據福建巡視海道右叅政兼僉事孫國禎呈：奉臣令牌：照得彭湖逼近漳、泉，實稱藩籬重地。國初設有戍守，後漸荒榛。邇年以來，雖有彭湖、彭衝二遊把總領兵防汛，而承平日久，憚於涉險，三汛徒寄空名，官兵何曾到島，信地鞠爲茂草，寇盜任其憑陵，以致奸人勾引紅夷，據爲巢穴，臥榻鼯睡，已岌岌乎爲香山澳之續矣。今幸大兵渡彭，掃蕩夷氛，信地已復。其戍守久遠之計，合行查議，備牌仰道官吏會同漳、泉二道查照單開款項，逐一議妥，以便題請施行等因。奉此，依奉備行分守漳南道、分巡興泉道並泉、漳兩防館各議覆前來。該本道逐款覆議妥確登答開冊等因到臣。又據該道呈：奉臣令牌：查勘彭湖功次及料理善後事宜，須委精明文臣一員，庶免蒙蔽失實等因。奉此，該本道查得泉州府海防官何舜齡，謀可洗兵，氣能橫槩，盤錯已徵利器，經營尤藉遠猷，合無檄令親至澎湖，細將彼處事體一一查勘，彭島要害幾處應守？防守要害兵將應用若干員名？起造營

房官舍應用若干間？每間應用錢糧（下缺）。

——錄自「明清史料戊編」第一本三頁。

### 兵部題行「條陳彭湖善後事宜」殘稿（二）

（上缺）若干？兩島嶼通計若干里？每里開墾可得若干畝？每畝種穫可得若干斛？以至據採之利、戍守之宜，目下兵士勞逸功能之序，賞罰存汰之用，令其開列書冊，逐一呈報。事定之後，破格具題陞賞。合候詳示，轉行遵照等緣繇。奉批：如議，作速行，繳。奉此，備牌仰本官即便親至彭湖，將彼中事體，一一查勘的確，開列書冊呈報等因去後。隨據本官親詣彭湖，查勘險要，及條畫一切防守事宜到道。本道重加參酌，呈詳到臣。該臣合先後二詳通加參定，刪去繁文，止存要領，列爲十款。謹會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姚應嘉合辭具題，伏乞敕下戶、兵二部覆議上請，賜允施行，庶海邦垂有永之圖，聖明釋南顧之慮矣等因。計開：

一、議澎湖添設路將。夫彈壓重地，須藉將領威權，向第付之二把總行事，無怪被夷侵占幾三歲而若履無人之境也。今應專設遊擊一員，駐劄澎湖，以爲經久固圉之圖，即以二遊兵、兩把總隸之。其兵除兩遊舊兵外，再添遊擊標兵一千一百六十九名，全成一大營，仍聽南路副總兵節制，以成臂指之勢。

一、議戍守中左。照得中左地方，逼近彭湖，居漳、泉二府之間，最稱要害。查南路將官向原駐劄此地，漳、泉水陸信地兵軍並聽調遣。因添設泉南遊擊，而泉屬秦遊衛所分其所轄矣。今慮中左空虛，仍移南路參將劄守，扼漳上游，必須泉南屬其節制，而浯銅、金門、高浦、中左各營所切近地方有警，各官兵軍尤聽不時徑自調遣，方無掣肘。而永寧爲泉州門戶，當移泉南遊擊駐劄，以資控制，尤稱扼要。若株守郡城，何益於海上之緩急哉？今以南路移駐中左，泉南移駐永寧，無增兵之費，而得汛守之資，似屬妥便。但向來路將俱無欽給關防印記，今議南路節制泉南、彭湖兩將，事權不重，難以馭輕，似應收以副總兵衙門兼協守職銜，賜之欽給關防印記一顆，庶將權重而重地賴以彈壓矣。

一、議增兵。照得彭湖遊擊一營，水陸官兵非二千餘名不可。查彭湖，衝鋒兩遊，額設舊兵共九百三十五名。今增新兵一千一百六十九名，共二千一百零四名。議設中標守備一員，轄水兵八百五十七名，領船四十九隻，分屯媽宮等處。左翼把總一員，轄陸兵六百二十四名，屯媽宮□暗澳，分顧太武、案山、龍文港諸處。右翼把總一員，轄陸兵六百二十三名，屯風櫃仔，兼顧蔴上澳、西嶼頭，看守鎮海營等處。俱聽遊擊調度。哨守中標立水哨官六名，左右翼各立陸哨官四名。共二千一百餘名。水陸分布，首尾相聯，亦可以壯軍容而保藩離矣。

一、議增餉。今天下四空五盡，閩地倍甚，增餉蓋難言矣。第兵行糧，從未有增兵而不計餉者。查原澎湖澎湖兩游，每兵月餉九錢。春冬兩汛，到彭防守，每月加給行糧三錢。今議長戍澎湖，不許收汛，回來內地，概給月糧一兩二錢。每兵一年，該餉一十四兩四錢。又議添設遊擊圍隨員役一百名。連水陸新舊兵，通共二千一百餘名，歲餉二萬八千有奇。而船器、衣甲等費不與也。除舊兵原餉外，約增新餉二萬三千兩。見行布政司糧餉道議處。查有洋餉一項，歲計約有二萬餘金。以海洋之稅供防海之用，似屬本分。其有不足者，再查別項無礙者補之。總之，於仰屋之時，曲爲計處，庶不至加派病民，漏卮病官耳。

一、議澎湖築城濬池，建立官舍營房。查得澎湖築城去處，惟媽宮少寬，與風櫃水陸犄角，最稱形勝。合無於此地築城一座，四面各濶三十丈，高一丈五尺，厚半之，約用銀五百兩。城內起遊擊衙門一座，約用銀一百五十兩；把總衙二座，約用銀一百兩。又風櫃仔守備衙一座，約用銀五十兩。遊擊衙門外起蓋倉廩二座，收貯預備米糧，約用銀三十兩。陸兵計一千二百餘名，大約以五名爲一間，該營房二百二十餘間，每間約銀四兩。哨官房舍約起二十餘間，工料各加營房一倍，每間約銀八兩。以上通計用銀二千餘兩，應於餉銀內動支。

一、議澎湖路將之設。越在海島，以控制海防，威臨夷寇，較之沿海各將，宜稍加

體貌，照例賜給敕書旗牌外，念彭島孤懸，羽書鄭重，仍欽給關防印記一顆，以重彈壓。若標下員役，中標守備一員、左右翼總二員外，再立中軍官一員，旗牌官三員，聽用官十員。各員役錢糧，概新增餉內造支，非此不足以重將體、威臨島夷也。至於事權，則尤宜節制於南路副將，庶輕重相維，內外呼應，有臂指之勢，無隔閡之虞矣。

一、議屯田。澎湖險島，越在海外，惟餽運一節，向稱艱險。聞此頗稱饒沃，議者以爲開墾耕屯，可佐軍需。查彭地故沙礫鹹鹵，四面平坦，無高山以闌之。颶颶搏射，不堪種植。惟中墩山南北，及龍文港沙埔沙丘，稍稱肥沃，慮可得田二千餘畝。但驅荷戈之衆，轉而緣南畝，勢必不能。合無懸示，聽官兵自行開墾，所獲子粒，一切不問。俟成熟三年，然後徐議起科。沿海居民有願往者，亦依此法行之。此一議也。又澎湖固漁藪也，若招置沿海漁船，聽其搭蓋漁寮，給與絲票，行什一之稅。以海爲田，固海濱之長利，莫非軍需之借資，何必播植，乃稱屯田哉？此亦一議也。

一、議築銃臺。查得彭島浮於海上，儘稱天塹，其地平坦逶迤，有類蛇勢。岐港零嶼甚多。其汪洋空濶，可以穩泊巨艘。惟媽宮、暗澳澳口，兩山對峙，左爲風櫃仔，右爲西安，計水面相距止五百七十餘丈。而案山鼎立，其中最稱要害。此夷向日據此，以與我爭者也。向爲夷之所必爭，今爲吾之所必守。合無於風櫃、西安、案山三處各築銃城一座。今風櫃業有舊址，修之可用。并西安、案山新築二座，約共費銀三百餘兩。設

有異色等船，睥睨揚帆，三處巨銃一齊俱發，而岸上陸兵，持滿橫槩，以相犄角，此萬全之策也。外如赤嵌、丁字門以北，龍文、蒔上以東，澳小礁多。又如鎮海港外淺內深，夷舟皆不得進，惟輪撥兵船，寄泊哨邏而已。

一、議用人。大海之中，人情憚於涉險。頃剿除之役，非賴大將飛渡，斷難成功。今各官功次，見蒙查勘，無容復贅矣。惟是各色守備王夢熊、名色把總葉大經拚命先登，始終與夷對壘而居。百凡調度，多出夢熊心計，此莫大之功也。自大將班師之後，獨留二官在彼，與兵士臥起風濤之中，略無內顧之私。身既與海相習，情又與兵相安。若使他人代之，則彭事復壞，前功可惜。相應即以王夢熊陞補澎湖遊擊，或以守備管遊擊事，俟三年之後，海波不興，仍加異擢。庶人地相宜，而於懋賞之典亦克當矣。又查澎湖遊把總原屬欽依，彭衝遊原係名色，今既添設一標兵守備，則以標備爲重，而二翼副之。合無以標兵守備改爲欽依，即以葉大經補之。而澎湖衝鋒，收爲兩翼及遊擊下中軍皆作名色，以便地方不時委用。

一、議內地防禦宜嚴。澎湖既復，夷退既無可據之地，計無復闖入內地，自投網羅矣。但吾網繆之計，不可不周。夷人所恃堅舟，若用大銃重四、五千斤，發彈十餘斤者擊之，未有不破。故夷望有銃城，卽揚帆遠去，不敢相近。則沿海塘泊大舟處所，各築銃臺，照夷式造大銃數十門，分發防禦，在在可稱金湯。夷舟堅大；剿滅之法，非短兵



可接，小舟可及，計惟火攻一策。舊年中左已有明驗矣。焚彼一舟，須用火船十隻，臨時處置，斷難卒辦。合無令各寨遊各備乾柴、松楸、藥桶等物，夷來即將見駕兵船，裝備火具，到卽焚之，遞則本船仍舊可以防汛，有急不苦無備，無事不致浪費，是策之最妙者也。有時夷人亦駕小艇，劫掠商漁，登岸侵擾民居。有火船焚其大舟，官兵復擊其小艇，彼此策應，夷已自顧不暇，必不能肆無忌憚也。泊舟之處既築臺列銃，樵汲之地仍設伏伺擒，但使常常戒嚴，彼卽倏來倏去，不過尋常海寇禦之耳，寧復敢竊地嬰城，讓無窮之害哉等因。

又該本官題爲澎湖旣復，海甸方清，而夷倭交通，尙伏近島，謹陳用間方略，以靖餘孽，以永奠南陲事內稱：臣惟海上之患，莫大乎倭；功令之禁，莫嚴於通倭。蓋向者倭奴挾狙詐反覆，久爲祖宗朝所厭棄。嘉靖間，爲禍東南甚烈，閩人至今能言其慘毒之狀。逮後關白作難益蒙神祖震怒，興師討平，申令沿海商民，不得片帆下海，私構於倭。三十年來，天語煌煌，有如星日，夫孰得而干之。然而倭之耽漢財物，怨我閉關，未嘗一日忘中國也。我卽嚴禁通倭之奸，三尺非不凜然，而方禁方生，愈戢愈熾，亦何嘗一日使漢人絕跡於倭奴之境哉？此其過難言矣。海上之民，以海爲田。大者爲商賈販於東西洋，官爲給引，軍國且半資之，法之所不禁也。而風颿一挂，飄飄於萍沆無涯之界，日域月蝕，任其所如，吾烏知商艘之不之倭而之於別國也？其次則捕魚舩艇，村村戶

戶，不可以數計。雖曰禁其雙桅巨艦，編甲連坐，不許出洋遠涉，而東番諸島，乃其從來採捕之所，操之急則謂斷絕生路，有挺而走險耳。利之所在，法有時窮，卒且奈何。聞閩越三吳之人住於倭島者，不知幾千百家，與倭婚媾，長子孫，名曰「唐市」。此數千百家之宗族姻識潛與之通者，蹤踪姓名，實繁有徒，不可按覈。其往來之船名曰「唐船」，大都載漢物以市於倭，而結連萑苻，出沒澤中，官兵不得過而問焉。卽兩汛戒嚴，間有緝獲，而徧地狡穴，窮海鯨窟，烏能盡人殲之使無噍類也。夫我之防倭、防通倭之奸，已若是乎不易爲力矣。而又益之以紅毛夷之難，奸人群而附之，教倭助夷，引夷附倭，夷以所得接濟漢物，盡散賄倭，倭復以耽漢物之心盡力助夷，而夷與倭及海中之寇，合併以成負隅之勢。我百方抽選，僅得兵若干名。彼一呼而獍獍四集，數每倍蓰。我百方輓運，糗糧莫繼，惟苦不足。彼因倭因盜，翻見有餘。是以踰年相持，不能有加。非去夷之難，去倭與寇之難也。臣於時雖勵衆以有進無退、有死無二，而不能不憂心於一彼一此，萬一不利，損威失重，釀害不小。幸及今鎮臣俞咨臯奉副將之命，初莅師中，卽密揭貽臣曰：今倭夷連和，奸盜黨附，我孤軍渡彭，賓主倒置，利害判於斯須，勝負殊難期必。事急矣！此兵法用間時矣！臣問計將安出？咨臯言：泉州人李且，久在倭用事。且所親許心素今在繫，誠質心素子，使心素往諭且立功贖罪，且爲我用，夷勢孤，可圖也。臣初不敢信，因進巡海道參政孫國禎再四商確，不宜執書生之見，掣閩外

之肘，遂聽其所爲。而倭船果稍稍引去，寇盜皆鳥散，夷子立寡援。及大兵甫臨，棄城遁矣。臣始服咨臯之識不在古名將下。陳平之間楚，李靖之間突厥，先臣胡宗憲之間王直於倭，率是道也。臣前疏第緣前鎮臣謝弘儀所報者而敷奏焉，咨臯此段苦心尙未叙入，使上將伐謀之功隱而不彰，臣之罪也。

近據諜者言紅夷消息，尙泊數船於東番，收拾餘燼，將有事於呂宋。夫呂宋，我之屬國，今商民乘春水解纜赴呂宋者甚衆，遭於洋必無幸矣。可虞者一。東番、倭寇之藪，今雖暫異於夷，久之啖夷利，勢將復合，小則劫洋，大則要市，浸假而更如前日滋蔓難圖。可虞者二。卽無論紅夷、東番之寇率倚倭陸梁，附於夷，固爲我患，不附夷亦自能爲我患。臣密問鎮臣，若能使夷寇相殘，我徐收漁人之利乎？能使根荑盡除，百年之內不患夷，竝不患倭乎？鎮臣曰：唯唯。向者行間之局，政猶未已，且將圖之。惟是海上人多，口不達用夷攻夷之指，謂我爲生事於倭也，謂借資於寇也，非藉廟謀發縱，嫌於自用。儻有黨奸之人，從旁出蜚語撓之，惑亂視聽，何以自白？臣聞之，且喜且歎。夫人臣之擔荷疆事也，將久安是計，豈且暮小康足愉快哉？苟利社稷，遑恤其他。臣甚嘉鎮臣之意，且念業有明效，何可不使終竟其緒，而畏懼人言，遺患後來，非計之得也。謹會同福建巡按監察御史姚應嘉昧死上聞，伏乞勅下該部覆議。如果臣言不謬，亟令鎮臣乘此機會，益復廣行間諜，俾得操縱如意，不爲旁議所搖，庶幾制倭夷於掌股之上。

，貽閩海以百世之安，而東南半壁悉有嘉賴矣等因。天啓五年四月十一日，俱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十五日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爲照防海之難難於防陸，以海濫延袤，受敵多也。且大洋浩渺，往來飄忽，乘風駕汛，莫知其時。故信國經略以來，所在設墩置戍，皆以扼其登岸，窮其入腹。獨春月條風，西帆最便，於是爲出汛會哨之法，以禦之海外。而無奈玩敵已極，蒙蔽日生，出汛則偷安於淺窪，會哨則影射於近島。而百里之外，大將不敢知偏裨，偏裨不敢知兵卒，兵卒安敢知番舶？於是截商而劫，擇土而居，以恣其所爲。直待斬築堅完，屯聚滋臺，而始惕然報聞也。今紅夷盤據澎湖爲海上肘腋之患，撫臣克抒壯猷，躬親調度，爲能大張撻伐之威，討平鯨鯢之浪，俘虜巨慝，還我版章，誠惟聖主威靈，師臣武力所致。如其不然，而聚國族，長子孫焉，其作舟用火望遠之精倍於澳夷也，澳夷方懼息避之，可比擬哉。且聞其俗好殺、好刦、好勝，我已驅之，虞其厚集而重來，我已俘之，更虞其深怒而思復。宜乎撫臣之條議上請矣。臣部通觀而深計之，有必當與之工作；如築城於媽宮，築銃臺於風櫃、於西安、於案山，而官舍、營房、倉廩之無不備。有必當分之信地；如移泉南於永寧，移南路於中左，駐遊擊於澎湖，駐守把於媽宮、於暗澳、於風櫃，而蒔上、龍文、太武、西嶼、鎮海、案山之無不顧。有必當重之事權；如澎湖則設遊擊，南路則收副將，中標則准欽依，而勅書、旗牌、關防、官役、圍隨之無不悉。以屯

以漁，各有要領；處餉處費，各有徵實。增兵止於千餘，請將止於二弁，求之有方，應之亦易。而嚴守內地，用火焚舟，多制銃臺，尤屬肯綮，亟宜成造。但今人語銃則佛郎機滅虜砲、大將軍止矣，語臺則望墩、箭樓、敵樓止矣，並未肯合而用之也。試語之以合用，不惴惴於墻壁之易傾，卽皇皇於苗頭之難準，而此豈可以語銃、可以語臺？銃臺之用，在於兩相得也。撫臣身歷之，是以心許之耳。若果行此，則銃有銃法，臺有臺法，頗足費大將之參求。處處濱海，在在設防，頗足費大將之修舉。工作創興，難於事精而費省，道里遼遠，難於令立而心齊，頗足費大將之經畫。務使主果可以待客，逸果可以待勞，將狡夷且聞風自遁。不然，而猶驚伏免窺，結連島嶼，我又及有餘力，以掃榻側之臥夫，則用間出奇，悉惟閩外，既難預度，亦何嫌疑？海不揚波，臣部且拭目觀矣。既經具題前來，相應酌議覆請，合候命下，將王夢熊量加守備職銜，管理澎湖遊擊事務，葉大經量加小把總職銜，管理中標事務，左右二翼把總，並中軍聽用各官，及增兵、處餉、移駐、修建、築臺、製器、屯漁、嚴備等項事宜，悉聽該撫逐款舉行。至於勅書、旗牌、關防，聽各衙門照例請給，以重事權。仍轉行一體遵奉施行。緣係條陳澎湖善後事宜，以固邊圉，以垂永利，澎湖既復，海甸方清，而夷倭交通，尙伏近島，謹陳用間方略，以靖全孽，以永奠南陲，及奉欽依該部知道。天啓五年四月十九日，郎中方孔炤、主事徐日久。

兵部爲條陳澎湖善後事宜，以固邊圉，以垂永利事：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云云等因，天啓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太子太保本部尙書趙等具題，二十六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抄捧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一咨福建巡撫，合咨前去，煩照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一體欽遵查照施行；一咨都察院，合咨貴院，煩爲轉行福建巡按御史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一體欽遵查照施行；一咨禮、工二部，合咨貴部，煩爲查照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一體欽遵照例請給施行；一咨戶部，合咨貴部，煩爲查照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一體欽遵查照施行；一劄付王夢熊、葉大經。天啓五年五月初九日，署司事郎中張杰。

——錄自「明清史料乙編」第七本六〇三、六〇七頁。

### 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南居益謹陳閩事始末疏

爲微臣因勞賈罪、忤奸見抑、謹陳閩事始末、仰希聖鑒、更乞皇上南顧海邦、終臣愚計、以永奠南服事：臣以西土堅儒，荷蒙四朝參養，服官中外幾三十年。於天啓二年二月內，繇太僕寺卿管東路少卿事，蒙熹宗皇帝擢臣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地方。其時紅夷作亂，占據澎湖，築城營壘，僞立不拔之基。乘汛出沒，虜掠商艘，焚燬民廬，殺人如麻，與國爲敵。沿海震驚，官兵觀望，但恃撫諭一道，以圖徼倖。而海上奸民，且利夷金錢，交通接濟。法紀旣已蕩然，封疆幾爲淪沒。當時南北臺省交章論閩事者，無

不謂東南半壁，岌岌乎有薦食之慮矣。

臣以菲才，謬膺簡任，奉熹宗皇帝嚴旨：地方有事，不得過家遷延，欽此。臣星馳至海上，審視情形，料理戎事，始知澎湖爲海濱要害，屏蔽八閩，通呂宋、琉球、日本諸國必泊之地，商漁舳舻，日往來以千數。先朝設有兩營兵馬，提防甚備，誠重之也。自紅夷弄兵其上，我兵將不敢窺左足於汛地，商漁不啻墮魚腹於重淵，浸假而數年之後，根穴日固，掃除更難。小之則粵東香山澳，大之則遼左撫順城也。

臣具疏言狀，法在必劓，而苦於軍興無資。因前撫臣商周祚題動布政司庫存積銀兩，復綴詞上請。奉熹宗皇帝俞旨：紅夷狡詐，爲慮方深，巡撫官著督率將吏，悉心備禦，作速驅除。有不用命的俱以軍法處治。其奸徒倚勢非爲，貽害地方，訪實重處。一切安攘事務，俱便宜行。庫銀准照前旨動支。該部知道。欽此。

臣日夜焦勞，與前按臣今起陞太僕寺少卿喬承詔及諸文武將吏選練兵卒，製造舟器，爲聲討之計。夷仍遣奸商池貴持夷書重賂營臣，臣焚賄斬使以絕其狡計。第相度進剿之勢，見大海澎湃中，萬難接濟。戰夷舟堅銃大，能毒人於十里之外，我舟當之無不糜碎。即有水犀十萬，技無所施。乃多方用計，誘夷舟於廈門港口，生擒夷首高文律等，並斬級六十名，用火攻燬其舟，夷卒之死於焚溺者無算，精銳略盡，氣勢始衰。餘黨之在澎湖者，奄奄釜魚，知其無能爲矣。乃具疏以聞，且言擒獲夷首高文律等，俟蕩平之

日，俘解闕下，聽候宸斷，以威四夷。奉熹宗皇帝聖旨：該省剿夷奇捷，南居益運籌制勝，懋著勤勞，總兵官用心督率，併有功文武將吏，俱候事平優叙。兵部知道。欽此。

臣仍躬涉海濤，抵於金門島，連發兵將三千，銜鱸繼進，逼處夷壘，且攻且守，凡八閱月，而夷食盡計窮，始悔過乞降，拆城夜遁，彭島盡平矣。捷奏，奉熹宗皇帝聖旨：據奏，紅夷屢敗，俘獲酋目，餘衆遁逃，地方寧靖。一應善後事宜，還加意料理。前後功次，着照例查叙。該部知道。欽此。臣查照前疏，始將擒獲高文律等俘解闕下，蒙熹宗皇帝採廷臣議，祭告郊廟，御門受俘，刑高文律等於西市，傳首各邊，以昭示天下。臣仍欽遵前旨，將一切善後事宜，備細條陳具題。奉旨下部已久。其用過餉銀，先後四年間，據布政司開報，逐年逐項，有總有撤，總計兵餉工料用過一十七萬七千有奇。以彼軍興之大，爲時之久，銖銖兩兩，皆從臣與地方各官苦心撙節中，僅費若干。給放支銷，皆經原任左布政使今起改光祿寺卿陸完學之手。臣於復命之日，具疏奏銷，並該司原冊繳進御覽。自謂犬馬微勞少畢，臣分可幸無罪矣。

至天啓五年五月內，臣聞報推陞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直魏璫竊弄之日，漸蓄逆謀，希圖封拜，凡遇邊功，無不攘爲己有，恨臣疏中無一字歸美，而勤功按臣，則今起陞太僕寺少卿姚應嘉也，亦復不稱頌一語，臣遂與喬承詔、姚應嘉、陸完學俱嬰奇禍，以次矯旨嚴譴削奪。奸黨忌臣微勞，惟恐勘疏在部，死灰復燃，將共事將吏，或巧中以軍



政，或株連以門戶，半被顯斥，以爲下石微臣張本。又將前項用過兵餉銀兩，借名助工，朦朧矯旨，差官盡數索之閩庫，以爲陷沒微臣身家之計。臣於此時，以拚闔門性命，駢首覆盆之下矣。賴彼中撫按據布政司冊報覆奏詳明，祇將庫銀一十二萬交付差官解進，璫意乃止，臣始得以偷生苟全，延至今日，躬逢聖明御極，除奸起廢，復得與承詔等三臣荷蒙賜環，再造餘生，捐糜矢報，儘有餘地。其於前事，可置勿言矣。

惟是以微臣一人之故，波及同事，舉將吏功次，一概抹殺。回思數年枕戈露宿於鯨濤飄浪之中，不知死者幾人，生者幾人，纔爲國家復得澎湖一塊疆土，爲閩人除却百年隱禍。當時非藉有功鼓舞，假功令激發，安所得其死命而用之？自臣去後三、四年間，海波不恬，寇盜充斥，鄭芝龍雖強，何如紅夷，而流毒轉稔，一矢鈔加。雖緣將領之恇怯，亦繇卒伍之灰心。夫不賞於前而責效於後，即使韓白登壇，亦無如此不兢之人心何矣。今臣與三臣徼恩聖朝，再霑雨露，而共事諸臣及荷戈之士，尙抱沉鬱之歎，臣等何以自安？

且臣條畫善後諸款，出自苦心，參諸輿論，舉而措之，或亦可以少裨疆場，卒戢海氛。無奈身既見斥，言亦見廢。一得之愚，原無足重，以區區保障之計，格而未行，如地方何。今喬承詔等三臣見在班行，及閩士大夫之服官輦下者，皆可問也。臣心甚樸，臣言甚質，不敢一毫粉飾，妄蹈欺罔之罪。伏乞勅下該部，查將前按臣勘疏，仍與具覆

，以示激勸。中間或時久事異，曾經優叙，後乃附逆債績者，不妨分別另議。再查臣條議善後一疏，如果有裨地方，亦乞酌議具覆，以垂海邦永利。其用過庫銀，查照原冊，覆覈清銷。至於微臣受國厚恩，愧無寸報，七尺之軀，皆屬上有，絲縷之伐，何敢自居，但期心迹稍明，無負同舟之人，即退處林壑，以安餘分，有餘榮矣。緣叙述前事不敢太略，致字數踰格，統惟聖明鑒管。

崇禎二年三月初十日奉聖旨：南居益剿夷制勝，著有成勞，並有功將士，著遵前旨查叙；善後事宜，並與議覆；用過庫銀，覆覈清銷。該部知道。欽此。

——錄自「明清史料乙編」第七本六二八—六三〇頁。

### 兵部題「澎湖捷功」殘稿

（上缺）南道副使兼右參議胡爾慥慎同執玉，謀切徹桑，黃堂夙藉徽猷，碧海猶資遠略；署巡海道事屯監道僉事葛寅亮，介節孤峰峭立，奇曾萬甲森羅，經世才高，籌邊績偉；以上諸臣，或贊襄兵食，或力任驅馳，共佐平夷，勞績最著，俱當加價一級，仍賜賞賚，以風有位。內孫國禎職專視海，運籌決勝，以成歸穴之功；朱一馮代攝興泉，竭蹶督師，以收焚舟之績；諸臣之供事雖均，二臣之濟變則異，所宜特加超擢，以示優異者也。

若夫府縣諸臣，則原任福州府知府今陞河南副使潘師道，談兵腹裕千軍，足食計宏萬斛，三山福曜，列宿羽儀；漳州府海防同知趙紆，長才遠馭，天南碩畫，尤周海表，風嚴鱷徙，波靜魚閑；泉州府海防同知何舜齡，計安疆圉，家視樓船，折衝已効兼才，善後更徵遠畫；漳州府推官今行取林棟隆，折獄明同照覆，談兵捷若懸河，品冠李官，望隆蘭省；泉州府推官簡欽文，清節凌霄獨鶴，弘猷捲海雙龍；司李神明，刺桐福曜；同安縣知縣今行取李燦然，批卻雄才萬斛，控氛異政五年，誦遍蒼生，望高青瑣；龍溪縣知縣今行取楊廷詔，深膏雉錦春輝，遠略蜃樓波謐，名芬海國，品峻雲霄；海澄縣知縣劉斯堦，邑與紅夷伊邇，謀同碧海俱深，百雉枕安，六鯨戴重；漳浦縣知縣今行取陳以瑞，百計以靜紅氛，一心而保赤子，循良獨步，經濟名流；以上諸臣，或效力於烟波之中，或謀畫於島嶼之外，建績厥均，超擢宜亟。內何舜齡當夷甫退，善後是圖，輕七尺如鴻毛，駕一葉於鮫室，周旋咨度，爲人所難，尤宜特與優叙，以示激勸者也。

其在將領，則原任鎮守福浙今陞廣東總兵官謝弘儀，滿腔忠赤，八面威稜，搆長策於師中，一炬奏斬俘之績，運奇籌於海外，孤軍收恢復之勳，身許國以靡他，志滅夷而朝食，鷹揚罕儷，麟閣堪圖；原任南路副總兵今陞福浙總兵官俞咨臯，家傳韜略，世篤忠貞，慷慨誓師，破鯨濤於萬里，智謀料敵，探虎穴於孤帆，立清橫海之腥氣，克復久淪之疆土，兵無血刃，世仰標銅；以上二臣，一居中調遣，一渡海廓清，勞動居多，報

酬宜厚，所當晉秩優賚，以彰庸庸之典。內愈咨臯家世閩人，習知海務，尤宜久任，責成善後，以終前美者也。原任水標遊擊今陞南路參將劉應龍，雄風捲霧鞭霆，壯略排山倒海，偏師深入，侵地旋還，功不亞於元戎，例宜蒙乎上賞；都司僉書今陞泉南遊擊車應山，叱咤鋒摧百戰，睥睨膽敵萬人，夷在目中，劍橫天外；軍門標下聽用隨征原任參將陳文煬，沉機淵湛，妙略雲蒸，揮戈欲靖海氛，借箸足資帷算；軍門標下遊擊鄭嘉謨，才雄武庫，識妙智囊，中權料敵多奇，絕島馳名甚赫；都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今陞直隸永生洲參將吳從質，輕裘雅望，赤箭英標，擒夷業藉多謀，俘獻尤資獨力；澎湖遊把總洪際元，禦敵勇騰破浪，揚舡力奮犖庭，瀚海金城，將壇赤幟；水標左右翼把總洪應斗，熟試危疆，長操遠慮，矯箭必穿蛟窟，揚帆立靖鯨波；加銜名色守備王夢熊，雄姿赳赳，勇略桓桓，提戈勢奮排山；擊楫功名破壘；總兵標下坐營張虎臣，吐納六師壯氣，卷舒八陣新籌，約束惟嚴，馳驅允效；名色把總陳榮，智諳陰符，心懷裹革，氣奮紅毛立剪，功成白骨已枯；名色把總葉大經，縱橫有律，顧盼多奇，驅氛蚤渡樓船，駢旅宵馳醜類；軍門標下旗鼓守備程應璋，激烈渾身是膽，施爲滿腹皆兵，志銳投鞭，勇襄搗穴；標下副中軍今陞南日寨把總歐陽瑞會，胸藏萬甲，目破七書，傳宣細柳令嚴，震壘扶桑膽落；標下副中軍福州左衛指揮同知雍鑾，橫槩軍容整肅，運籌輜略優閑；敵學萬人，才堪一面；總兵標下紅廠營把總高躍，研精黃石一編，勇賈青萍三尺，力能禦侮

，品擅登壇；總兵標下旗鼓守備陳國祥，膽略衽金嚼鐵，才謀叱電鞭霆，領袖龍襄，筆管鱗介；軍門標下聽用官鎮東衛副千戶吳堯緒，島上揚戈膚敏，軍前宣令嚴明，幕府騶張，材官翹楚；南路名色中軍把總蘇大任，身狎風濤，技精弧矢，督陣克揚組練；長驅立掃腥羶；加銜都司顧思忠，浩氣揮戈耀日，雄風擊楫吞江，惟敵是求，餘勇可賈；標下贊畫生員陳則賡，妙算風生羽扇，奇謀雲湧旌旄，效著焚舟，功成掃穴。他若名色把總陳文燦、張國輔、楊應魁、朱樑、宋九龍、魏世耀、謝日昇、方升、郭泰、聽用官魏德、蔡宇、蔡輝、蔡及泉、周瑞、黃龍安、謝廷、張維綱、吳若、李國輔、張懋德、旗牌官黃金章、馬猶龍、何開勳、哨官李大鼎、呂應魁、陳賢、蔡應世、趙元相、蔡春、李惠廷、蔡君及、李耀、鍾堯寵、張義、王進、王應元、林一德、吳建業、吳祥、孔志高、王應龍、李守倫、陳國猶、掌號張道用、捕盜王仕俊等，奔走各效其勞；擒退共成厥績，均當叙錄行賞，以示激勸。內吳從質、鄭嘉謨、張虎臣、雍鑾，或獻俘闕下，獨著勤勞，或于役軍前，各殫心力，並宜加陞一級，以示鼓舞之微權。王夢熊、葉火經、陳榮，首渡先鋒，長驅孤島，膽力出衆，勞績居多，除陳榮物故亟宜優恤外，俱當加以實授，以膺守彭之重寄者也。

至於前任撫臣商周祚，睿謬夙聞於臈陞，深仁猶洽於閩邦。當紅夷突至之時，正海溢久安之候，舟師器械，十無一備，不得不先言諭而徐議剿。後見夷心叵測，內備漸脩

，銅山一創，卽生俘而論那等一十六名，夷自是不敢一舟逼岸，皆戰局也，曷嘗偏言諛乎？特中途解任，未竟厥施。今撫臣南居益於功成之後，追憶前人之勞，而發爲易地皆然之論，誠見之真矣。夫銅山之俘既經獻闕，例得叙，臣不敢爲周祚叙，但謂前日之解組，既泯其苦心，則今日之論明，應竟其遠略，所當亟爲起用以愜輿情者也。前按臣喬承詔，當入閩之初，值夷氛之熾，禁嚴接濟而奸知懾，疏飭儒將而士知奮；具載撫臣原疏中。近奉欽譎，何敢揚叙？但前後事體，似不相掩，雷霆雨露，一惟君父所施，臣不敢擅爲之叙，亦不敢隱而不言也。前道臣沈萃禎亦在叙疏中，後因奉旨降級，不敢叙入，非意遺也。其外漳州府知府汪康謠、泉州府知府沈翹楚，郡當瀕海橫濤，身作列城保障，善後攸賴，履任方新，不敢概叙。若軍門書吏張際亨、寫本揭吏吳壘、林國楹、張懋默，既有從征繕寫之勞，似合役滿聽選之例，謹因查勘而備悉之。

至於地方失事情弊，行據該司勘詳，獨是料羅、古雷孤懸海外，紅夷突然登岸，將卒率爾抵敵，其官兵之殺傷、人畜之被虜，不盡無也。查得失事遊擊陳奇偉，已經撫臣題參提問，哨官王和、羅曜等當卽處斬梟示，始末情形，具載撫臣課疏，並無隱匿情弊。惟料羅血戰把總丁讚被銃陣亡，正氣猶生，幽魂可憫，當與澎湖死事之陳榮一體優恤者也。

若撫臣所稱平倭功次，遠者不可復考，伏查會典開載倭功事例，內以衝鋒破陣，或

逼下船，或追出境，皆作奇功，則據地薦食之夷，比流突爲甚，攘夷還地之績，較堵截似難，是可以定錄叙之案矣。

臣去秋奉命入閩，正值夷舟初徙，且幸且慮，日討桑土而申傲之。直以諸臣後事之網繆，券其前事之捍禦，迄於今海波不揚，踰半年。且勘劉久至，不敢稽滯，以懈任事之心。用是恪遵功令，據實甄叙，或陞或賞，分別入奏，總於撫臣原疏之外，不敢濫增一人、妄引一例也。

但臣所勘者在勘已前之功，而臣所慮者更慮日後之事。夷從東番，雖非中國之地，而一葦可渡，尙伏門庭之憂。沿海奸民，望窟穴而赴之甚易；猙獰赤髮，得勾引而來也何難。惟期文武大小諸臣，感念國恩，勿忘薪膽，共綱戶牖，諸所善後，着實舉行，將聖明南顧之懷，永永可舒，而微臣獲以珥筆之役，裹止戈之烈，有餘榮矣。既經該司會勘前來，相應具題，伏乞勅下該部覆議，上請施行。天啓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又該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南居益奏爲微臣因勞賈罪、忤奸見抑、謹陳閩事始末、仰希聖鑒、更乞皇上南顧海邦、終臣愚計、以永奠南服事（文見前件）等因。崇禎二年三月初十日奉聖旨：南居益剿夷制勝，著有成勞，並有功將士，著遵前旨查叙；善後事宜，並與議覆；用過庫銀，覆覈清銷。該部知道。欽此。

欽遵，兵科參看得：國家鼓舞將吏，止有此賞罰之典；罰必當罪，賞不移時，其來舊矣。南巡撫等之剿紅夷也，寄性命於驚濤之上，縛鯨鯢於駭浪之中，且也獻俘大廷，上告九廟，何如其鄭重也。止因一語不及逆闖，遂使五年束之高閣，幾何不灰勞臣之心而解將士之體哉！目今聖明在上，加意封疆，辨別流品，即當日不肯獻媚而急於徼功，益知其實心任事而奏報非妄。間有憤於引轅，原無玷於此局。況蜀事已有前規，此舉詎容延緩？抄出，速之！三月十八日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除文職原任巡視海道參政歷陞登萊巡撫孫國禎已經閑任，原任漳浦縣知縣行取福建道御史陳以瑞、原任同安縣知縣行取福建道御史李燦然俱爲民，武職原任福建總兵俞咨臯釀寇棄城、已經逮問、現擬大辟，並革任提問等官與勘疏有名功未顯著者俱刪削不議外，爲照匪茹紅夷，妄窺赤縣，地在西洋之北，道從南海而東，念載以前，類呼肆劫，漸通乎滿刺、蘇門，遂達乎爪哇、呂宋。是以東西各島，大小諸洋，旣失馬頭於濠鏡，遂開兔窟於澎湖。政值遼黔之警，致煩廊廟之憂。所幸天祚聖明，人兼文武，乘風破浪，大創於中左、銅山，投珠碎鏡，不貸乎池貴、文律。此真艱險不避，皆忘身而忘家；忠勤可旌，應懋官而懋賞者也。事經勘報，叙稿久成，緣忤逆璫，致令寢閣。恭逢堯舜在上，公道大彰，事久而論已定，罰必而賞難稽。如撫臣南居益，則命將出師，定謀決策，躬涉波濤，平城復地，澎湖之捷，俘獻闕廷，奇功首叙。商周祚則先事綢繆，撫剿



互用，銅山之功，不可泯沒，叙宜次之。御史喬承詔則嚴禁接濟，協力剿除，飭將理餉，年半勤劬，厥功偉哉！姚應嘉則綜核詳明，守正不阿；游漢龍、陸完學、高登龍、朱一馮則宣力勩勞，拮据兵食，皆應分別陞賞。內朱一馮既保福寧之障，復署興泉之篆，身泛洪濤一千餘里，夜以繼日，直拚性命，而收蕩平，似應功過相準，仍聽聖裁者也。若總兵謝弘儀、參將劉應寵等，皆不避風波，冒矢石敵愾之志，咸足嘉尚。把總洪應斗、陳榮，百戰竟爾捐軀，優卹奉有明旨，所當破格，以示激勸。伏乞命下，將南居益（貼簽）特加優異，商周祚（貼簽）仍候起用，喬承詔（貼簽）量加賞賚俟論，姚應嘉、游漢龍、陸完學（貼簽）量加，朱一馮（貼簽）功過相準仍聽，高登龍（貼簽）量賞起用，謝弘儀（貼簽）定奏薦起用，劉應寵、王夢熊（貼簽）優加賞賚，葉大經、李大鼎、呂應魁、李惠廷、李耀（貼簽）分別陞賚，（中缺）崇禎二年閏四月十三日郎中方孔炤、協理清冊郎中李繼貞。

——錄自「明清史料乙編」第七本六二七、六三〇頁。

### 兵部行「福建巡撫鄒咨」稿

兵部爲剿夷獻俘以揚天威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福建巡撫鄒咨前事內開：差官陳其蘊等押解紅夷酋首呷唵吧哇等一十四名緣絲到部送司。看得紅夷酋首，奉





題請移會禮部，擇日俘獻施行。一咨禮部，合咨貴部，煩照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將應行事宜，希各轉行知會，俟刑部審明，題請擇吉俘獻施行。一劄付巡捕提督，合劄本官，遵照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將原發夷會呷呷吧哇等十四名，多撥的當軍壯，同原解官陳其蘊等押赴刑部收管施行。一手本內府承運庫，合用手本前去內府承運庫，煩查原解官陳其蘊等解送夷書十本、夷劍十把，地圖二紙、羅經一個，逐一查明交收，仍希回文過部，以憑備照施行。崇禎七年正月十二日，郎中胡鍾麟，協贊司事郎中鄒毓祚管理冊庫員外郎湯一堪。

——錄自「明清史料乙編」第七本六五九頁。

### 兵部題行「兵科抄出福建巡撫鄒題」稿

兵部尙書臣張等謹題爲守將慷慨剿夷、陣亡可憫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崇禎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福建巡撫今革任鄒題前事內稱：崇禎六年九月十一日，據分守漳南道參政施邦曜報：據漳州陸鰲哨官朱昆報稱：夷賊連日登岸，本官傳元功料可制勝。初六日，隨弔官兵渡江登岸，至戌時直至古雷吉釣灣，見有夷鳥大船一雙，近在岸傍。即督昆等帶領衝鋒兵三十餘名，放銃上船喊殺。夷衆忙亂跳水者、下艙者，被我兵殺死無數，擒獲三十餘名，斬級十餘顆。本官欲候天明收功，焚舟取級大捷，未肯

收金。及黎明，陡被夷賊各下小艇，四面包圍。衆兵拚命攻打數合，銃彈如雨，鋒刃相接。朱昆脚膝被銃傷重，傅元功被銃立斃，哨隊帶傷甚多，其獲活功死級，盡被奪去，只帶夷級一顆、賊級三顆收回。除將首級另解海防館外，其死傷目兵，候查明另報等情到道。該本道看得：守備傅元功不奉軍令，遽以孤軍輕試夷賊之衝，陷敵身亡；亦繇自取。但其慷慨自任，目無強敵，甘以身試於鋒鏑，其一腔熱血，視貪生畏敵之弁流，相去萬萬，其志誠壯其情可哀也。優卹之典，出自憲裁等因，呈詳到臣。

該臣會同按臣路振飛看得：紅夷兇狡，未易獨當。臣駐海上已一月，大兵未集，諸將莫利先出海，而六鰲守備傅元功獨以孤軍襲夷舟，生擒斬級，功已垂成，以貪全勝之故，守候天明，反爲夷敗；被銃陣亡。痛哉壯哉！其慷慨男子之事哉！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當方張之寇，較之全軀保妻子之臣，雖敗猶榮。如元功者，有志未遂，可哀可美！尙當優卹，以勸死士。臣謹據實拜疏以聞，伏乞皇上勅下兵部查覆施行等因。崇禎六年十一月初十日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

又該福建巡按路振飛題爲備總陣亡，乞卹忠勇事內稱：看得國家有敢戰之士，然後海宇收底定之功。若守備傅元功者，當夷寇之衝，奮不顧身，獨以孤軍直入，維時已有吞夷之志矣。斬馘擒獲；功已在我，乃遲回計度，欲收全勝，反爲夷襲，竟至殞軀鋒鏑，洒血溟瀚。雖壯志未酬，而一片忠勤，自可媿懦夫而寒夷膽。恤死勸生，知聖恩必不

斬也。謹會同撫臣鄒維璉拜疏上請，伏乞勅下兵部查覆施行等因。崇禎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

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閩海紅夷，素稱兇狡，非設伏出奇，難以制勝。近如陸鰲營守備傅元功，探有夷舟，率兵追襲，先經斬獲，幾成奇功，竟以衆寡不敵，被銃身殞。雖其不俟大兵，類於輕敵，而孤軍刃賊，慷慨足嘉。今該撫按合疏請卹，相應量褒職級，以慰忠魂。至於陣傷官兵，併行該撫量賞示勸可耳。既經具題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將傅元功照例褒三等，加贈參將職銜，係流官。崇禎七年正月十一日，郎中胡鍾麟、協贊司事郎中鄒毓祚、管理冊庫員外郎湯一湛。

兵部爲守將慷慨剿夷等事，該本部題云云等因。本部尙書張等具題，本年正月二十五日奉聖旨：是。傅元功准贈參將。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一咨福建巡撫，合咨前去，煩照本部覆奉明旨內事理欽遵查照施行。一咨都察院，轉行福建巡按御史。崇禎七年正月二十九日，署司事協贊郎中鄒毓祚、管理冊庫員外郎湯一湛。

——錄自「明清史料乙編」第七本六六〇頁。

### 兵部題行「兵科抄出福建巡按路振飛題」稿

太子少保兵部尙書仍加俸一級臣張等謹題爲馳報夷船突犯據實糾參以責後效事：職

方清吏司案呈崇禎七年五月初九日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福建巡按路振飛題稱：崇禎七年二月十六日據福建按察司經歷司呈奉本司帖文，崇禎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蒙臣案驗，奉都察院劄割，准兵部咨：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臣題前事等因，崇禎六年八月十三日奉聖旨：據奏夷船突犯，舟師被控，該撫鎮道及汛地各將領平時何無偵探備禦？着設謀奮銳，刻期驅剿自贖，魯應魁已有旨了。併程應麟等俱着議速奏。路振飛職任巡方，將吏有不稱的，即應參處，何云非所敢議？失事情形，着詳查據實具奏。兵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院。准此，除魯應魁等聽兵部議覆外，劄行本官；遵照明旨內事理，將失事情形，詳查確實具奏等因；備劄前來。奉此，備案行司，即便行會漳、泉二道，速將紅夷突犯南澳、泉南等處失事情形，逐一確查，據實具詳，以憑回奏等因，抄呈到司。蒙此，本月二十八日，又爲夷難突發，臣言已驗，謹糾疎防召侮之實，以責剿夷贖罪之效事，蒙臣案驗，奉都察院劄割，准兵部咨：職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福建巡撫鄒維璉題前事等因，本年八月二十日奉聖旨：巡撫身任封疆，事權甚重，何云人微言輕？且既揣知事變，即應嚴飭將領實圖備禦，豈弛防致誤，飾稱言驗，便可卸責？鄒維璉玩泄殊甚，着吏部併查道府等官議處。鄭芝龍狂夷敗衄，應否圖功贖罪？閩海鎮帥關係不小。魯應魁一籌莫展，屢被糾參，兵部竟不核覆，是何緣故？併張永產俱着速議處。其失事情形，仍着巡按御史確查具奏。欽此。又該福建巡撫鄒維璉題爲漳將剿夷屢

捷，謹據實報，以少慰聖懷事等因。崇禎六年八月二十日奉聖旨：夷氛方熾，雖報微挫，然我兵焚舟損將，所失不小，何云軍聲大振？程應麟着戴罪圖加自贖。仍着路振飛確查實情具奉。鄒維璉一面督勵道將，亟圖剿禦，不得玩飾。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咨劄前來，依奉遵行間，又蒙本院劄付：准吏部咨同前事，行查該道府等官職名報部，以憑議處等因，備劄前來。奉此，案行到司，遵照明旨內事理，速將前後查勘失事情形，逐一從實勘明，不得隱飾，及該道府等官職名，一併查明具詳，以憑奏報等因到司。蒙此，依蒙移行分守漳南道、分巡興泉道，將南澳、泉南等處失事情形，從實查勘，併取該道府等官職名，開報通行繇覆去後。

續准分守漳南道右參政施邦曜手本：據漳州海防同知吳震元呈稱：該卑職查得六月初六日，紅夷突犯南澳，以焚船報聞，卑館即奉本道憲票，星夜馳往玄鐘協守，並查當日功罪情形，已經具詳在案。其自六月初一日以後，夷船大小二十餘隻，陸續拋泊外嶼。官兵見勢大難敵，固守陸岸而不敢挑釁。至初六日，夷難突發，賊船夾攻南澳，官兵拒敵血戰而死者一十七人，把總范汝樛中彈重傷。彼此各發銃打，先燒謝奇一船，又延燒四船，而我亦焚夷哨三船。至夜，用居民張憲治等之計，復以五船燒其三船，其夾板大船，明早遂遁。南澳孤城，藉以得完，而居民亦保無登犯焚劫之禍。其當日所燒之三船，見有船底可驗。其當夜所燒之三船，黑夜深洋，彼此付之一炬矣。自後該將先奉本



院速收榆效之憲牌，又奉本都院發銀雇船、堵擊立功之令牌，又蒙本道調黃應中之兵協援守城，而使其專力於堵擊。而九月二十日以後，夷船大敗，零寇南奔，該將會不聞有追逐擒斬之捷也。與之以立功之路，而不能爲贖罪之圖，卽該將何能以自解焉。其功罪實實如此等緣繇到道。據此，該本道覆查得南澳、中左，南北相距四百餘里，順風須二日程。中左屬泉，南澳屬漳潮兩府。屬泉者應聽興泉道查核。本道所應覈，惟南澳而已。南澳在閩粵交界之間，其地距岸四十餘里，海中突起一山，有司照管不及，故設一副將，帶閩粵之銜，領兩省水陸二兵以控制之。先事誠備，臨敵禦侮，皆該將事也。乃夷船於六月初一日起陸續入汛，澳將程應麟卽撤漳玄鐘遊並粵柘林寨之兵以禦之，相持至初六日，夷與賊併力夾攻，寨遊併力出禦。漳屬遊兵迎戰者，計船一十三隻，目兵六百餘名，彼此火銃交發。然夷船高大，我兵船低小，不能仰攻。兼以夷銃猛烈，謝奇一船先被夷焚，又縱火反風自焚船四隻，目兵被銃死者一十七名，把總范汝樛亦被彈傷。我止焚其夷哨三船。館查是實。船兵隨登岸，謹守澳城，夷船仍泊不動。旅因居民張憲治等所請，復將兵船五隻扮作火船，夜半與柘林寨兵同往。據報又焚其夷船三隻。第黑夜海洋，有無莫憑。及本道行查，該將執漁人拾有夷袴、夷桶等項，以爲焚船之證，終不如斬獲之有實據也。惟夷船隨卽開駕，不可謂非焦頭爛額之力也。故本道查參該將，謂雖與東手待斃者有間，實與功不敵過者同科。議寬以責其後效。蒙本院疏參，責其戴罪

自贖。此該將之定案也。然必有功，方可自贖。今本院激勵將士，併力南征；又蒙撫院親臨漳郡，發銀該將雇募民船，以補焚失之數，令其堵截竄夷。本道隨檄黃應中之兵，以壯聲援。立功正在此時。夫何夷船被兵大挫，擒斬彙彙，敗北南下，該將竟不能一矢相加遺，並無寸功可贖，是則所當議處者也。等因。繇覆到司。

准此，又准本道手本：據同知吳震元呈稱：南澳一案，已經具文另詳外，查得六月十六日，韓登壇青澳港擒斬紅夷二人，夷級小功，夷衣見在卑館，玄鐘所親驗解道者也。二十六日，袁德、周之祥刺嶼打石澳擒斬夷香一顆，焚燒夷船一隻，本道親在海澄，當日解驗者也。六月二十四日，湯日昭擒獲生夷十六名，蒙本道發海澄縣審係香山澳夷。然澳夷亦夷也，外夷闖入內地，且此時不先不後，適與紅夷相值，汛地官兵，自當擒解。但與生擒紅夷之功，似有分別，應聽憲臺處分者也。等緣繇回報到道。據此，查得夷自六月初旬入漳泉汛地，撫院所題漳將剿夷疏內事，皆本月中事也。今奉旨確查，本道身在事中，各將功罪，焉敢一字隱飾，以自陷欺罔？如疏內載罪之程應麟，其得失情形，已詳覆於按院疏內。惟是撫院見其能率衆力戰，故列其名於報功之列。然究竟謂其當戴罪責成之意，未嘗不與按院同。該將自當奮力勉勵，以圖後效，乃今夷船已經別將力戰奏捷，該將無寸功可立，自當議處，又何說之辭？若韓登壇青澳港斬夷二級，已經解驗行館，再核無僞者也。袁德、周之祥在刺嶼澳擒夷一級，攻焚夷哨船一隻，本道在海澄

親驗無欺者也。湯日昭生擒一十六名夷，始獲時不獨該總報爲夷也，卽旁觀者莫不喜眞夷之就獲也，撫院越在數百里之外，聞該總之報，我無一兵之失，一舉而生擒十六夷，寧不謂有功，故卽據報入告。及本道發海澄縣查審，始知爲香山澳夷，風飄入閩。然其來何偏與紅夷值，又屬可疑。本道再行文廣東海道，查其來歷，據覆稱係澳夷是眞。夫澳夷則不可殺也。然越界入汛，則法應報也。湯日昭不可言功，亦無罪可議。此皆本道見之前詳，見在院案可查，更無一字欺誑者等因回覆到司。

准此，又准本道手本：惟照本道所屬惟漳，則惟知言漳而已。查撫院所參夷難突發一疏，事屬中左，非本道所轄，職名無從查覆。除南澳失事情形，別文查覆外等因，又回覆到司。

准此，又催准分巡興泉道參政今降級管事會櫻關稱：看得紅夷所志在市易，並無他腸。去歲駕船入內地，無敢有侵犯。此番突入中左等處，焚燒鄭芝龍與張永產各戰船，蓋求市而不得，遂憤然於一逞。此失事之情也。鄭芝龍部下焚過船十餘隻，張永產部下焚過活銅遊船五隻。是時，鄭芝龍新自廣東剿賊回。是日，正在中左閣船燴洗。紅夷自外順風順潮而入，瞬息數百里，實出我不意。而張永產則奉撫院軍令，調兵往北路會剿香賊。是日，正在泉州城下與本道料理兵食船器等物。泉南所選領兵北援者，乃活嶼把總薛震來。活嶼與郡城密邇，卽活銅等遊之精兵亦多挑選到泉，以待啓行。而泉城去中

左二百里，尤有鞭長難及之勢。此失事之情形也。鄭芳龍剿夷之功，爲海上數十年奇捷。張永產擒活夷十名，兼擒賊六十四名，論功除芝龍外，莫多於永產者。蔡全斌卽張永產部下之把總，亦戮力於料羅與有剿夷勞績者。鄭芝龍不但當復級，並當優擢。張永產縱不得陞遷，功過相準，當復其原級。蔡全斌新任數月，亦當還其原官。但蔡全斌之才，宜陸不宜水耳。若道府，則本道與知府樊維城是也。法當席藁，聽朝廷處分，不敢別置一喙矣。本道更有說焉：此番紅夷之闕，除鄭芝龍船隻外，在中左不過失五船而已，並未嘗登岸侵掠人民也。七月初八日，夷乘風復突中左，張永產與同安知縣熊汝霖，親執刀督兵禦之於海干，夷纔登岸，卽被我兵彈死十餘名，又焚其尖尾等船，夷卽時返走揚帆去，未嘗動我居民一木一草。張永產與熊汝霖復親率舟師追之，直至外洋，兩日兩夜而後返。雖其時南風用事，彼順我逆，未能得志於彼，然夷自是再進泊舊浯嶼凡二十日，與中左相望，未敢復發片檣逼中左。若非張永產守禦有方，安能得此？本道七月十一到中左，亦與夷對壘相守者。夷駕船別去，而後本道歸，親見其情狀。當時尙以官兵之不進爲怯，夷去後復猖獗於他處，乃知張永產保障之功甚大也。蓋失事本小，且與張永產無干，而中左一帶之安堵無恙，則皆其力。本道不敢不爲一言等因回覆到司。

准此，隨該本司署司事福州兵備道右布政使張天麟覆看得：紅夷之犯漳泉也，起於求市而不得，故憤而以兵攻我。一時艤艦巨艦，出我不意，乘潮衝突，風颯一日數百里

，倏而南澳，倏而中左，焚舟燬器，海壖騷動。致蒙撫按題參，聖明詰問。凡有地方軍旅之任者，誠無容卸責。然而得失可以參觀，成敗難以概論。就中情事，有可得縷陳者。蓋漳之有南澳，泉之有中左，猶堂澳之有門戶也。故各置閩帥以彈壓之。南澳則有程應麟，中左則有張永產，其責任均也。六年六月初一日，夷犯南澳，至初六日，挾賊夾攻。夷船高大，我船低小，火銃交發，謝奇船先被焚，因而延燒四船，我亦焚夷哨三船。至夜，又計以五船焚其三船，夷尋遁去。是役也，把總范汝樛被彈重傷，官兵戰死一十七人，夷之死者亦相當。此則南澳之情形也。初七日，夷至中左。時遊擊鄭芝龍從廣東新回，聞船燬洗，以圖北伐。張永產亦在泉城料理會剿船械。中左去南澳數百里，夷船乘風卒至，出於意料所不及。是日，芝龍部下焚船十隻，張永產部下焚船五隻。此則中左之情形也。厥後十六日，夷犯青澳港，韓登壇擒斬夷二人。二十六日在刺嶼打石澳，袁德、周之祥擒斬夷首一顆，焚夷船一隻。二十四日，湯日昭擒生夷十六名，雖審係澳夷，然何以適與紅夷值，則不可謂非夷也。其在漳者如此。及七月初八日再突中左，張永產與同安知縣熊汝霖合力禦之，彈死夷十餘，焚其尖尾等船，夷即退走。永產、汝霖窮追兩晝夜乃返。其後夷游移舊浯嶼間，不敢正視中左，則一擊之力也。其在泉者如此。合而論之，均一夷之發難耳。其犯南澳與犯中左，狂逞之勢，初無甚異。故本院疏參概責程應麟、張永產、鄭芝龍以圖功。蓋芝龍雖無汎地之責，而船器被燬，同一失事

。撫院夷難一疏，似專督芝龍。而漳將一疏，亦未始不責應麟以戴罪自贖。總之，顛倒鼓舞，以期諸將桑榆之收耳。無何，料羅之役，芝龍果建奇功，焚其巨艦，俘其醜類，爲海上數十年所未有。張永產擒活夷十名，又擒賊六十四名。惟南澳寂然無聞焉。所以道館查勘，不能不於應麟致不滿耳。此則功罪之大凡也。夫功多則當捐其罪而論功，鄭芝龍是也。功不多則亦當準功而原其罪，張永產及韓登壇、袁德、周之祥、湯日昭是也。予之以贖罪而卒無成功，程應麟其奚以自解？該道館身在事中；其聞見無不確，本司因得據成案而次第之。至於道府職名，奉旨專在泉屬，該道曾櫻、該府樊維城，一則監軍多幃幄之籌，一則措餉有緩急之賴，泉南一區，藉二人保障者方大，實難以失事苛求也。蔡全斌聽別案歸結等因呈詳到臣。

該臣看得：崇禎六年六月內，紅夷之初犯南澳、復入中左也，地方雖未見蹂躪之慘；船兵亦曾有損失之形。維時臣據警報，便已從實疏聞矣。今奉明旨，著臣將失事情形詳查具奏。若不矢公矢慎，稍涉隱飾，臣義所不敢出也。謹直陳其概。夫漳之有南澳，猶泉之有中左也。其地同，則其設官禦侮無不同。及查南澳汛地，係副總兵程應麟守之。自六月初一紅夷入犯，相持至初六日，彼此始彈銃交加，究竟我船被焚十隻，我兵僅焚夷哨船六隻，把總范汝穆復爲彈傷，身幾不免，目兵死者十有七人。使當時爲應麟者，我早見預防，力而驅之海外，南澳無恙，中左亦無恙矣。卽不然，失事之後，據實報

警，力圖後効，雖有敗衄之愆，而無欺飾之罪。乃不惟不居罪也，反飾以爲功。今經查明，功則何在？撫臣鄒維璉素以賞不踰時自信者，見報即發二千金散賞。若非道臣施邦曜真見應麟之罪，力阻而留之漳浦，若許金錢被應麟白手驅去，後何以訓焉？此南澳失事之情形也。迨六月初七，夷遂乘風助順，突入中左。中左則係遊擊張永產汛地也。鄭芝龍歸自廣東，船在彼閩岸燻洗，被夷焚燒十隻。張永產見在泉城料理兵食，聽調部將蔡全斌遇敵，船竟被焚五隻。此中左失事之情形也。故臣當日報疏，俱以戴罪立功上請，政予諸將以自贖之路，責以榆效之收。無何，七月初八日，夷船復犯中左。張永產至同安知縣熊汝霖力能磨兵禦之，把總葛定竟以衝鋒戰而死，焚夷尖尾等船，夷衆亦多彈死。又復乘勝窮追，夷亦遠遁，中左賴以奠安。此卽自贖之明效，故不論。嗣後料羅大捷，與鄭芝龍又各建有殊功也。卽漳屬之備總，如六月十六日韓登壇亦有青澳港之斬獲二夷；二十六日袁德、周之祥有刺嶼打石澳之報斬夷一級、焚夷一船；二十四日又有湯日昭擒生夷十六名，細查係廣東香山澳屬夷，因風飄入，維時臣正巡興化，頗悉其詳，故不敢率爾題報，業經道臣施邦曜移文廣東道查明，見有議釋文案可據。然是夷也，雖與日昭後獲十四名之眞紅夷有間，惟是屬夷亟應宥釋，而後獲之眞夷則見在候誅矣。獨南澳副總兵程應麟，自紅夷入犯，責令戴罪以來，一似袖手旁觀，半籌莫展，始欲掩罪而冒功，後又無功以贖罪，眞不能爲該將解矣。此戶兩地失事情形及各將功罪，實實如

此，謹據實以聞。

抑臣更有請焉者：中左船隻焚失，此海上專耳。武臣游擊張永產、鄭芝龍今俱經降級圖功，而一帶居民安然無恙，地方耳目難掩，若該道曾櫻、該府樊維城深藉保障之力，況比來又各著有成績，伏祈聖恩寬宥，以勸任事者也。除蔡全斌另疏奏結外，既經該司具詳前來，相應具題，伏乞勅下該部查議。陣亡把總葛定，併議優恤施行等因。崇禎七年五月初八日奉聖旨：兵部覆議具奏。欽此。

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紅夷憤逞，突入南澳，副總兵程應麟，其信地也。初櫻賊鋒，輒致敗衄。乃乘賊之退飾功冒賞，貪狡甚矣。及責令其戴罪圖功，猶然一矢不加，無功可贖。則南澳何地，安用此懦弁爲哉？中左始雖失事，然賊再犯之時，張永產能磨兵力禦，乘勝窮追，地方藉以安堵，庶幾桑榆之收。嗣後與鄭芝龍復有料羅大捷，亦功之不容泯者。此外如韓登壇等，或斬級，或焚舟，或生擒澳夷，若諸弁亦見勇敢一班矣。今據當日之情形而覈議之，則在應麟一籌莫展，飾詐偏工，合行褫革。張永產、鄭芝龍功多於過，先經降級，相應請復原銜。韓登壇等四員量行紀錄，以觀後效。至於該道臣曾櫻、知府樊維城悉心保障，著有成績，無容苛議。若陣亡把總葛定，志期殲賊，奮不顧身，照例優卹，以慰忠魂可也。謹奉旨覆議，相應覆請。伏候命下，將程應麟革職回籍，係流官。張永產、鄭芝龍准復原級。韓登壇、袁德、周之祥、湯日



昭本部紀錄。曾櫻、樊維城免議；葛定係流官，照例褻三等，贈遊擊將軍。馳報夷船突犯，據實糾參以、責後効事，崇禎七年五月二十六日，郎中張士第、協贊司事郎中鄒毓祚、管理冊廣員外郎鄭觀光。

兵部爲馳報夷船突犯等事，該本部題云云，崇禎七年六月十七日，太子少保本部尙書仍加俸一級等具題，二十六日奉聖旨：程應麟着革職回籍，張永產、鄭芝龍准復原級，韓登壇等該部紀錄，葛定贈遊擊將軍，曾櫻等免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一咨福建巡撫，合咨前去，煩照本部覆奉明旨內事理轉行各官一體欽遵施行；一咨都察院，轉行福建巡按御史。崇禎七年六月三十日，郎中鄒毓祚、管理冊庫員外郎鄭觀光。

——錄自「明清史料乙編」第七本六六一—六六五頁。



## 附錄

### 和蘭傳

和蘭又名紅毛番，地近佛郎機。永樂、宣德時，鄭和七下西洋，歷諸番數十國，無所謂和蘭者。其人深目、長鼻，髮、眉、鬚皆赤，足長尺二寸，頤偉倍常。

萬曆中，福建商人歲給引往販大泥、呂宋及咬啣吧者，和蘭人就諸國轉販，未敢窺中國也。自佛郎機市香山，據呂宋，和蘭聞而慕之。二十九年，駕大艦，攜巨礮，直薄呂宋，呂宋人力拒之，則轉薄香山澳。澳中人數詰問，言欲通貢市，不敢爲寇；當事難之。稅使李道卽召其酋入城，遊處一月，不敢聞於朝，乃遣還。澳中人慮其登陸，謹防禦，始引去。

海澄人李錦及奸商潘秀、郭震久居大泥，與和蘭人習。語及中國事，錦曰：『若欲通貢市，無若漳州者。漳南有澎湖嶼，去海遠，誠奪而守之，貢市不難成也』。其酋麻韋郎曰：『守臣不許奈何？』曰：『稅使高梁嗜金銀甚，若厚賄之，彼特疏上聞天子，心報可。守臣敢抗旨哉？』酋曰：『善』。錦乃代爲大泥國王書，一移梁，一移兵備副使，一移守將，俾秀、震齎以來。守將陶拱聖大駭，亟白當事，繫秀於獄。震遂不敢入。初，秀與酋約，入閩有成議，當遣舟相聞；而酋卞急不能待，卽駕二大艦直抵澎湖。

，時三十二年之七月。汛兵已撤，如入無人之墟，遂伐木築舍爲久居計。錦亦潛入漳州偵探，詭言被獲逃還；當事已廉知其狀，並繫獄。

已而議遣一人諭其會還國，許以自贖，且拘震與俱。三人既與會成約，不欲自彰其失，第云『我國尙依違未定』。而當事所遣將校詹獻忠齋檄往諭者，乃多攜幣帛、食物，覬其厚酬。海濱人又潛載貨物往市。會益觀望不肯去。當事屢遣使諭之，見會語輒不競，愈爲所慢。而案已遣心腹周之範詣會，說以三萬金餽案，即許貢市。會喜，與之盟，已就矣。會總兵施德政令都司沈有容將兵往諭。有容負韻智，大聲論說。會心折，乃曰：『我從不聞此言』！其下人露刃相詰，有容無所懼，盛氣與辯，會乃悔悟。令之範還所贈金，止以哆囉噠、玻璃器及番刀、番酒餽案，乞代奏通市。案不敢應。而撫、按嚴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誅。由是接濟路窮，番人無所得食。十月末，揚帆去。巡撫徐學聚劾秀、錦等罪，論死、遣戍有差。

然是時佛郎機橫海上，紅毛與爭雄，復汛舟東來，攻破美洛居國，與佛郎機分地而守。後又侵奪臺灣地，築室耕田，久留不去。海上奸民闌出貨物與市。已又出據澎湖，築城設守，漸爲求市計。守臣懼禍，說以毀城遠徙，即許互市。番人從之。天啓三年，果毀其城，移舟去。巡撫商周祚以遵諭遠徙上聞，然其據臺灣自若也。

已而互市不成。番人怨，復築城澎湖。掠漁舟六百餘艘，俾華人運土石助築。尋犯

廈門，官軍禦之，俘斬數十人。乃詭詞求款，再許毀城遠徙，而修築如故。已又泊舟風櫃仔，出沒浯嶼、白坑、東椗、莆頭、古雷、洪嶼、沙洲、甲洲間，要求互市。而海寇李旦復助之。濱海郡邑爲戒嚴。

其年，巡撫南居益初至，謀討之。上言：「臣入境以來，聞番船五艘續至，與風櫃仔船合，凡十有一艘，其勢愈熾。有小校陳士瑛者，先遣往咬啣吧宜諭其王。至三角嶼，遇紅毛船，言咬啣吧王已往阿南國，因與士瑛偕至大泥謁其王。王言咬啣吧國主已大集戰艦，議往澎湖求互市；若不見許，必至構兵。蓋阿南卽紅毛番國，而咬啣吧、大泥與之合謀，必不可以理諭。爲今日計，非用兵不可」。因列上調兵足餉方略。部議從之。

四年正月，遣將先奪鎮海港而城之，且築且戰。番人乃退守風櫃城。居益增兵往助。攻擊數月，寇猶不退。乃大發兵，諸軍齊進。寇勢窘，兩遣使求緩兵，容運米入舟，卽退去。諸將以窮寇莫追，許之。遂揚帆去。獨渠帥高文律等十二人據高樓自守。諸將破擒之，獻俘於朝，澎湖之警以息，而其據臺灣者猶自若也。

崇禎中，爲鄭芝龍所破，不敢窺內地者數年，乃與香山佛郎機通好，私貿外洋。十年，駕四船由虎跳門薄廣州，聲言求市。其酋招搖市上，奸民視之若金穴，蓋大姓有爲之王者。當道鑿壕鏡事，議驅斥，或從中撓之。會總督張鏡心初至，力持不可，乃遁去。

。已爲奸民李葉榮所誘，交通總兵陳謙爲居停出入。事露，葉榮下吏，謙自請調用以避禍，爲兵科凌義渠等所劾，坐逮訊。自是奸民知事終不成，不復敢勾引，而番人猶據臺灣自若。

其本國在西洋者去中華絕遠，華人未嘗至。其所恃惟巨舟、大礮。舟長三十丈，廣六丈，厚二尺餘，樹五桅；後爲三層樓，旁設小廳，置銅礮。桅下置二丈巨鐵礮，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世所稱「紅夷礮」，卽其製也。然以舟大難轉，或遇淺沙，卽不能動，而其人又不善戰，故往往挫衄。其所役使名「烏鬼」，入水不沉，走海面若平地。其舵後置照海鏡，大徑數尺，能照數百里。其人悉奉天主教。所產有金、銀、琥珀、瑪瑙、玻璃、天鵝絨、瑣服、哆囉噠。國土既富，遇中國貨物當意者，不惜厚資，故華人樂與爲市。

——錄自「明史」卷三百二十五「外國傳」(六)。

## 紅毛夷

紅毛夷自古不通中國，亦不知其國何名，其地在何所。直至今上辛丑（萬曆二十九年），始入粵東海中，因粵夷以求通貢，且于澎湖互市，不許。次年，又至閩海。時稅監高宗肆毒，遂許其市易；以撫按力遏而止。至歲甲辰（萬曆三十二年），徐石樓學聚

撫閩，忽有此夷船近海孀住泊。時漳州海商潘秀等素商于大泥國，習與紅夷貿易，且恃稅監奧主，因先世于舊漳嶼通貢市爲辭；兩院仍拒絕，遂罷議。而通番奸商私與互市，與呂宋諸國無異，距今又十五六年矣。彼日習海道，而華人與貿易亦若一家，恐終不能禁。說者又以廣之香山嶼夷盤踞爲戒，似亦非通論也。

當此夷初至內地，海上官軍素不習見，且狀貌服飾非向來諸島所有，亦未曉其技能，輒以平日所持火器遙攻之。彼姑以舟中所貯相酬答。第見青烟一縷，此卽應手糜爛，無聲迹可尋。徐徐揚帆去，不折一鏃，而官軍死者已無算。海上驚怖。以其鬚髮通赤，遂呼爲紅毛夷云。

次年，復漂洋出粵東，迫近省會。粵人謀之香山嶼諸貢夷。皆云：彼火器卽精工，萬無加于我曹，願首挫其鋒。比舳艫相接，硝鉛互發，則香山夷大衄，所喪失以萬計。及誘其登岸，焚其舟，則伎倆立窮。自此相戒毋犯。嶼夷因與講解議和。往來大浸，聽其敗鬻。然終無敢以互市請者。

自來中國惟重佛郎機大礮，蓋正統以後始有之，爲禦夷第一神器。自此夷通市，遂得彼所用諸礮。因倣其式並方製造。卽未能盡傳其精奧，已足憑爲長城矣。

其人雙瞳深碧，舉體潔白如截肪。不甚爲寇掠。亦有俘執解京者，大抵海上諸弁誘致取賞，非盡盜也。近且駸駸內徙，願爲天朝用，亦亘古未有之事。

——錄自沈德符「野獲編」卷三〇。

### 稅璫考摘錄

（萬曆）三十二年，澄商潘秀、郭震等攜渤泥國王文以和蘭夷求市爲請，稱渠錦囊所載舊浮嶼元係彼國通商處所，乞修故事。夷舟徑趨澎湖。當事者嚴絕之。紅夷則遣人厚賂（高）宋。大將軍朱文達者，與宋厚善，嘗以其子爲宋乾子。宋謀之文達曰：「市幸而成，爲利不貲。第諸司意有佐佑。惟公圖之！」文達喇喇向大吏言：「紅夷勇鷲絕倫，戰器事事精利，合閩舟師不足撻其鋒，不如許之」。宋遣周之範往報夷，因索方物。夷酋麻韋郎贈餉甚侈，並遣通事夷目九人赴省，候風未行。參將施德政已奉憲檄遣沈有容諭夷無爲細人所誤。德政整兵料羅，少候進止。麻韋郎知當事無互市意，乃乘風歸。宋竟上疏爲夷乞市。上俞中丞及御史言，置璫疏不納，海上人悉北向稱萬歲。宋聞之頓足曰：「德政乃敗吾事！」

——錄自張燮「東西洋考」卷八「稅璫考」。